

谨以此文献给运河两岸人民

我那美丽的家园

张荣超 谢昕梅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那美丽的家园 / 张荣超, 谢昕梅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214-25501-3

I. ①我… II. ①张…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8234号

- | | |
|-------|--|
| 书 名 | 我那美丽的家园 |
| 著 者 | 张荣超 谢昕梅 |
| 责任编辑 | 李兴梅 |
| 装帧设计 | 石志春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15 |
| 字 数 | 160千字 |
| 版 次 |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25501-3 |
| 定 价 | 70.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运河，
不是生母，
便是乳娘。

——题记

运河，像是大地的一条主动脉，浇灌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两岸人民……

—

父亲昨天因给李丰收抬棺吃了不净的饭食，肚子拉得站不起来。父亲睡在顶门的小凉床上，高大的身躯顶上一只黑瘦的头颅，像是后安上去的木偶，瘦长的膀臂也显得与身体极不般配，床上躺着的犹如一堆用皮裹着的骨头，看起来有些怕人。热气一阵一阵吹来，将父亲干瘪的瘦黑脸庞吹得像是一张没有气息的铅笔素描。母亲坐在院子的枣树下一边唤着鸡，一边理着青菜，不停地叨咕，“你图省那毛把钱，就睡那等死！”母亲叨咕叨咕却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开口骂了起来：“那个死鬼李丰收死就死了，还阴魂不归，叫我当家遭罪，我还得去找那个李寡妇讨要药丸钱……”父亲一听母亲要跟人家胡来，像触电一样爬了起来：“你就是一个胡桃桃，我拉肚子关人家死人李丰收甚事？又关着人家李寡妇甚事？我这就去大队卫生所撮药，小儿，跟大走！”

母亲最了解父亲，遇什么事只要她一发狠，父亲就会抓紧去做。因为母亲是村庄上有名的胡桃桃，有时候不太跟人讲道理，她人矮而瘦小，村上人都叫她“精神猴子”，有理没理都不饶人。父亲怕她惹事，所以大小事情都顺着她。

我跟在父亲后面，经过一片玉米田地时，父亲捂着肚子说：“小儿，你就站这田头等我，大去拉稀屎。”

我呆呆地站在玉米田头，稠密的玉米田里传出玉米叶片摩擦的



沙沙沙沙响声。快要成熟的玉米扛在秸秆上发出亮铮铮的金黄，父亲拉屎的嗯嗯叽叽的声音不时地传来，正当我望着无边无际的大片玉米田胡思乱想的时候，却听到了田里传来吵骂声：“刘老三，你他妈当我是痴子呀？你蹲守在田里多长时间啦？你这是拉屎吗？分明是想偷大黍棒（玉米）。”

父亲传出低沉可怜的哀求声：“老翁呀，我都拉（肚）一两天了，快拉死了，去不去见李丰收还难说，我偷什么大黍小黍的呀？”

“你甭给我装蒜，这可是集体的庄稼，不要想蒙混过关。”老翁的声音被热浪不停地推向田头。

“嗯……我肚子疼喏……疼死我了……”我一听父亲哼喊着疼得受不了，我赶紧走进玉米地，可玉米地里密不透风，只能感觉到父亲喊叫的方向，但无路可走，我只有拼命地将玉米叶片层层扒开，艰难地往前挪。可只听那看青老翁大叫：“你刘老三，三四十岁的东西就知道游手好闲，想来偷集体粮食……”

我一听老翁在恶语伤害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母亲骂人的那一招拿了出来：“操你家八代，你老翁等着，看我不打掉你门牙……”

父亲一听是我在怒吼，停止了哼喊，发出微弱的声音说：“不准胡嚼骂人，老翁吃屎，你也吃屎呀？”

老翁矮矮的个头，炭黑的胖脸，花白的胡茬，头发硬乱得像一堆豆秸秆，说起话来不像六十多岁的老头，中气实足，鬼叫：“刘老三偷大黍嘞，快来人喏……”

老翁边喊叫边背起粪箕准备走，情急之下，蹲在地上的父亲一把拉住了老翁的粪箕，并哀求地说：“翁大爷耶，你不能走！”我从玉米行的夹缝中瞄到了他们，我见父亲拎着的短裤未来得及穿上裤腰，还挂在捶粮棍一样的大腿上，他死死地拽着老翁粪箕不放，而老翁虽六十出头，但比起瘦弱的父亲还是显得体壮力大，但我更清楚，父亲拉了一两天稀屎，力气都耗光了。正当老翁准备溜走喊



人时，他的粪箕被我抓住了。

父亲哀求说：“翁大爷耶，我刘老三明人不做暗事，穷死不偷东西，你就不要败兴我了，中不中？”

我一边死死地拽着粪箕，一边死死地拉着老翁的短裤，老翁发出公驴一样的叫喊：“老子誓死保卫集体财产，你父子俩有本事跟我去大队部讲理！”

正当你推我搡时，老翁的粪箕里的半码嘴青草给抖掉了，接着就掉落花生藤、玉米棒、鲜嫩的山芋……

老翁像戳进了铁钉的猪尿泡，软软地趑倒在玉米秸秆上，再接着就跪倒在地上，声泪俱下：“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刘老三，饶了我吧！”

父亲顺手掰下一只半青半黄的玉米叶片，揩了屁股，穿好了裤子。我见父亲的两腿之间的地上有一团黏稠发黑的稀屎，我就厉声地指责老翁：“你他妈真的是没长眼吗？我大拉的不是屎吗？那是什么？”

父亲双手卡着腰望着我说：“小孩子怎么说话的？都十来岁的人了，还像看青一样不知好歹。”

老翁连连磕头：“刘老三，饶了我吧……”

父亲笑笑说：“真拉屎的变成了贼，你看青的真贼反倒变成了英雄，你再叫来人呐！再叫人来抓贼呀！叫呀！叫！”父亲一边手指老翁，一边有气无力地喊着。

老翁哭哭啼啼地说：“我儿子国庆昨天给李丰收抬棺也吃坏了肚子，我就想着弄点新粮给国庆补补的……这些东西你都拿去吧……”

父亲有气无力地笑笑说：“你儿子需要补，我不需要，我一补就变成了贼，你就是英雄了，但，你儿子补没事……”

这时，我觉得父亲要放走老翁，我揪住了老翁的一只耳朵说：“逮到贼就要交给大队，我们老师说的，走！去大队！”



老翁鬼叫着抱住父亲的腿说：“刘老三耶，你们祖孙八代都是好人，你就行行好，放了我吧！我儿子也拉得撑不起腿了，还躺在家里呢。”

父亲冷笑笑，双手卡腰，摇晃着瘦黑的像木偶一样的头颅说：“你儿子是真拉稀，我蹲这大黍地就不是真拉稀，就是偷集体粮食，你这心是人心还是驴心？”

我一脚踩在老翁的后背上，大声吆喝：“他能坑人，就让他去见大队书记！”

老翁转身抱住我的双腿鬼叫：“好孙子，你跟我家孙子大宝都像亲兄弟哟，你让我去见了大队书记，我这一家不就砸蛋了吗？”老翁提到孙子大宝，我突然觉得这脚下去有点重。在小学我跟翁大宝是同学，我们还是难兄难弟，大宝语文差，我数学差，上次考试，我数学零蛋，他语文零蛋，老师不但赏了我们几个耳光，还夸我跟翁大宝是“双黄蛋”。妈的，后来我跟大宝放学回来路上才知道老师不是表扬而是嘲笑我们……

老翁话音刚落，只见父亲捂捂肚子说：“小儿，走吧，饶他，揪他见了大队书记，他家就完蛋了，他家完蛋了，对我们家也没什么好处！”

父亲见我手不松身不动，拽我一下，又鬼叫一声：“哎哟，亲妈耶，疼死我了……”

老翁赶紧收拾粪箕：“刘老三，我老翁不白你……”

二

大队卫生所本来是一男一女管着，女的不在。门前挂着一块斜歪着用黑墨汁在老黄硬纸上写的几个字“八堡大队卫生所”。只见



父亲抱着肚子叫唤：“大华耶，疼死我了……”邱大华拿来体温表让父亲夹上，父亲铁青着脸说：“我是肚疼，夹这屁东西当药用呀？”邱大华又拿来听诊器，让父亲躺到木条椅上给听听，父亲咬着牙叫道：“你这邱大华，摆弄来摆弄去，也不给我下药，我这肚子都拉一两天没止了，再拉就撑不住了……”

邱大华笑嘻嘻地说：“平时嘴挺能，劲嘟嘟的，几泡薄屎拉过现原形了吧？”

父亲捂着肚子，低着头喊：“大华耶，快包药哟。”

只见邱大华从药柜上拿下三个瓶子，从中分别倒出三种白色药片放在桌上的三张浅黄色小方纸上，一边包，一边说：“土霉素一顿一颗，胺茶碱一顿一颗，阿托品一顿一颗，一天三顿。共计一毛二分钱。”

我上前去拿药，刚拿起一个纸包，邱大华望着父亲说：“刘老三，一毛二，钱呢？”

父亲大叫：“疼死了……”

邱大华又笑笑说：“你这病真一半假一半，拉个肚子比女人做月子动静还大。”他一边说，一边端来冷开水，将三包药拆开，分别拿出一片说：“吃下去就好了。”

父亲抓起邱大华手中三个白色小药片放进口中舌头上，抿了一口冷开水，只见他高大的喉骨猛烈地滑动一下，药片下了肚，坐在木条凳上歇着。

大约一袋烟功夫，父亲挪了挪屁股，似有动身的迹象，邱大华赶紧问：“刘老三，好点没？”

只见父亲哼哼叽叽地说：“还是疼……”

邱大华用粗大白嫩的右手伸到父亲粗糙黑瘦的肚皮上摁了又摁，“还想拉吗？”

父亲说：“只是疼，我还拿什么拉？再拉就要拉出肠子了。”



邱大华笑笑说：“回去再吃两三顿药就好了，食物中毒了，给李丰收抬棺的十个人，一个都没跑掉，我去查过了，都是霉豆饼惹的祸，拉完也就没什么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回去养养身体好去苦工分！”

父亲问我：“药拿着没？”

我点了点头，想扶一把父亲，父亲摆摆手说：“见不着！”

邱大华见我们准备走了，眼珠子睁的比铜钱还要大，忙问：“一毛二分钱药费呢？”

父亲低低的声音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哪？有钱昨晚就来看了，我是熬不住了才来，家底子也没这么多……”

邱大华的脸色紧张起来：“那怎么行？一毛二分钱给不齐，最少9分！”

父亲摇摇头说：“我能给你5分就算满光了，哪个有毛愿做秃子呢？”

邱大华脸带怒气地说：“我这药成本也不止5分，你最少得给7分！”

父亲坚持着：“我刘老三不瞒不骗，只有5分钱！”

邱大华气愤地叫道：“你把药片搁下，吃下肚就算给狗吃了，我不要那个钱了……”

这时，门外又传来：“疼死我了，亲妈耶……”

父亲幸灾乐祸的样子，在木凳上欠了欠身体问：“国庆呀，你肚子也疼呀？”

翁国庆比父亲小岁把，平时我去他家喊翁大宝上学，总能见到他憨厚的微笑，虽然个头矮小，但特别有精神，讲话像队长一样有气势，一讲话眼睛睁得好大，像是与人吵架，特别是他左鼻沟上有一黑痣，黑痣上长着一撮黑毛，庄上人都叫他“一撮毛”，谁与他的儿子打架，只要一喊“一撮毛”，大宝就会跟人拼命，认为喊“一



撮毛”是对他大的一种侮辱。就像有人在我面前喊“猴子”一样，我就知道这是骂我妈的，因为我妈在庄上给大人叫惯了“猴子”，其实“猴子”不叫“猴子”，叫“精神猴子”，但庄上人不会夸人只会损人，“精神猴子”是表扬、夸赞，一旦把“精神”两字去掉，“猴子”就不是夸奖而是侮辱。我们庄上，几乎人人都有小名，也有“混名”，这些混名大部分是以人的缺点命名，但是也有说反话命名的。我跟大宝在一起，如果打骂仗，他不敢喊我“猴子”，我不敢叫他“一撮毛”，因为知道双方都有短腿，相互揭短没有情趣。

翁国庆一屁股赶到父亲边上，虽然鬼叫“亲妈耶，疼死我了”，但他的脸上因为有肉，反倒觉得像是微笑，他将一只手重重捶在父亲腿上说：“你这个刘老三呀，还没去见李丰收呀！”说着，翁国庆反而笑了起来。

父亲软软地说：“我没去见李丰收，我去见你大了！”

翁国庆又给父亲腿上一拳，嘻嘻哈哈地说：“看青老头有什么好见的，看你这架势，像是走李丰收那才回来！”

父亲冷冷地说：“李丰收叫我找你大，抓紧将他送去的……”

翁国庆见父亲不友好，又捂肚子喊：“疼死了，我亲妈耶……”

邱大华伸手摸了摸翁国庆的肚子问：“不胀吧？”

翁国庆喊：“就是你妈钻心疼呐……”

父亲用右手摸摸翁国庆的头发，笑笑说：“你这个翁国庆胆子不小呀，胆敢骂赤脚医生，邱大华，拿毒药毒死他。”

邱大华笑笑说：“跟你害一样的病要下一样的毒药。”说着就拿着三张小方纸放在桌上，又从三个药瓶中倒出小药片：“土霉素一顿一颗，胺茶碱一顿一颗，阿托品一顿一颗，一天三顿，吃过就好。”

父亲斜瞟着邱大华说：“国庆肚子疼得比我重，要下好药重药。”

翁国庆接过药丸问：“多少钱？邱先生。”

邱大华说：“跟刘老三一样病，一样药，都是一毛二分钱。”



翁国庆将药装进布衣口袋说：“记账，天把送来！”

邱大华笑笑说：“记账，记账。”

父亲撇撇嘴，斜望着邱大华，又瞟了一眼翁国庆，用右手在翁国庆的后背上使劲一捶：“你俩什么关系呀！”

翁国庆鬼叫一声：“唉哟喔，你这个刘老三，想死呀？”翁国庆翻身起来，抓住父亲的右手，将父亲摁趴在木凳上，左手撑着，右手在父亲的屁股上雨点般地拍打。我见翁国庆打父亲，上去拽着翁国庆的两只耳朵向后拉，翁国庆鬼喊鬼叫骂道：“小兔崽，老子踢死你……”

父亲哈哈笑了起来，“揪掉他的狗耳朵。”

翁国庆气喘着说：“老子要不是拉了两天稀屎，就凭你这父子俩，六条腿，跟老子拼，跟捏小鸡一样！”

邱大华哈哈笑得右手捶后背，指着翁国庆说：“你这个‘一撮毛’尽是瞎嚼嗓根子，刘老三加上儿子只有四条腿，怎么就变成六条腿啦？他们是什么怪物呀？”

翁国庆睁大眼睛，坏笑着指指腿裆说：“还有这个呢！”

父亲直不起腰咳嗽，一边咳嗽，一边用右手去摸翁国庆的头发，口里含糊糊地嘀咕道：“一撮毛，你滚吧！”

翁国庆见父亲起身，怕父亲缠他，赶紧撮撮裤子说：“滚就滚，我去睡‘猴子’。”父亲摸起趿拉着的旧鞋向出门的翁国庆甩去。

翁国庆疯笑着冲出卫生所，一头撞着了正往卫生所来的翟兵，二十出头的翟兵，高高的个头，方圆的脸蛋，浓浓的眉毛，黝黑的皮肤，给人一种中看的感觉。他见翁国庆慌慌张张的样子，忙问：“大哥这样干嘛？”

翁国庆被未来的妹夫问得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地嚼了一句：“被刘三狗咬了一口，”嬉皮笑脸地跑了。

翟兵进了卫生所，跟父亲打了招呼：“刘三叔病啦？”父亲点点头。



邱大华见翟兵坐下，忙问：“你哪里不舒服？”

翟兵眨巴着眼睛，半天憋出一句：“浑身都不舒服！”

邱大华冷着脸站在桌边，翟兵的眼里似有刀锋。

父亲问：“翟兵，有哪儿不舒服告诉大华，让他帮你治一治！”

翟兵望望父亲，望望邱大华，一言不发，拔腿走了。

父亲也撮了撮裤子准备往外走，邱大华嘬嘬嘴说：“钱呢？”

父亲很痛苦的样子，一边扶着我，一边从短裤的口袋里摸出磨得铮亮的5个1分硬币，说：“就这个……”

邱大华冷笑笑说：“赖我账？记你7分账以后还！”

父亲将腰直了直，拍了拍邱大华的左臂问：“翠莲没来呀？”

邱大华像触了电，忙解释：“刘老三呀，你怎想起说这话，这话可不能乱嚼，尤其当孩子面，这是砍头大事，可不敢乱说……”

邱大华浑身发抖，一边说，一边将桌上铮亮的硬币拿了一枚塞给父亲说：“以后可不敢乱嚼……”

父亲将那枚硬币攥在手心，拽上我说：“给你邱叔叔说声回见。”

出门后，我问父亲，那个叫翟兵的怎么浑身都不舒服，连个药丸都不拿就走了？父亲说：“大华那里没有心疼药。”

走在回来的玉米田头，我忽然又问父亲：“翠莲是哪一个？”

父亲说：“你这孩子家，问这干嘛？”

我又问：“老翁待你那样，你为什么放了他？”

父亲说：“不为什么？”

父亲的肚子大概是好得差不多了，脚步快了起来。他一边加快脚步，还一边对着玉米地吹口哨，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拖在脚上的海绵拖鞋被甩出老远，父亲回过头望我轻轻一笑说：“这孩子，哪天能知道个好歹哟……”



三

霜降过后，天气渐渐地凉了下来。冬播的小麦都已出芽，栽植的油菜已成活生长，这些嫩嫩的青绿为满湖的光秃平添了一片生机与活力。

今天晚上，无疑是整个村庄，乃至周边村庄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公社电影队到我们大队来放电影，电影队的人看中了我们队一顺坡的社场，这个社场因运河堆坡而建，向上是宽阔的运河堆顶，向下是流淌不息的运河水，这个社场因风水好而一用数年，一来社员将打下的秸秆堆放到宽阔的运河堆顶；二来依湖而建好扬场，河水流淌，湖风泛起正是社员打谷扬场的好去处；三来防止社场失火。一旦有火情出现，河水挑来就可扑灭。因队场宽阔，运河滩涂不在计税面积范围，队里有规定不让社员圈种，整个运河堆顶坡面就变成了社场。电影布幕放在近水边，观众依坡而坐，不需板凳，社员看戏也自觉，青壮年往堆顶、高处坐，这些青壮年不仅是为老人、妇女、孩子让出离布幕最近处，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形成一个严实的保护屏障，自觉地保护着村庄上的所有老人、妇女、孩子。

父亲带着我和母亲来到社场，社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湖风渐大，河水发出哗哗的响声，围绕着神奇的放映机，四字形广场，放映机两侧留出两条通道，父亲对母亲说：“你带小儿去前面坐吧，我留在最后面！”父亲说：“小儿跟妈走。”我们刚坐下，白色布幕出现加映新闻，新闻很短，接着布幕上就出现了《渡江侦察记》，讲述的是一九四九年春末，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某部为配合大军作战，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部署，与江南游击队接上关系，敌人怀疑江堤有问题，命令情报处长会同保安队长侯登科率人马搜捕。吴老贵巧妙地通过封锁线，击毙侯登科。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侦察

员以民工身份混入敌人江防要塞，巧取江防工事图。敌情有变，为探明虚实，侦察员们机智应变，摸清榴弹炮阵地部署，驱车返回途中，被敌情报处长识破，周长喜壮烈牺牲。敌人张网搜索，吴老贵与小马乘天黑过江传送情报，吴老贵为掩护小马牺牲，小马不辱使命，及时送回情报。

电影放到快一半时，夜风渐大，运河水也像滚滚长江昼夜不停地流淌，湍急的水流声，让观众打起了寒颤，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看到荧幕上共产党侦察部队准备过江的镜头，可正当观众们为荧幕上的过江部队担心害怕时，后面的观众却发出了阵阵的争吵声。

翁国庆忍气吞声地问：“你邱大华不好好看电影，刚才去哪了？”

邱大华笑笑说：“我看电影，有小便去了河边，解个小便也要向你汇报呀？”

翁翠莲哀求着翁国庆说：“哥，你就不要再嚷嚷了，我不是在这好好的吗？”

正吵闹时，只听邱大华鬼叫：“我亲妈耶。”邱大华被人从后面用木棍打了一下。

翁国庆气愤地问妹妹翠莲：“你刚才上哪儿充军去啦？”

翁翠莲委曲地说：“刚才嫂子说肚子疼回家去了，让我把大宝带着，我就拉着大宝给嫂子送出大场……”

翁国庆叫道：“那么碰巧，就碰上邱大华啦？”

父亲赶紧上前扶起邱大华说：“打什么人呢？有话好好说嘛！”父亲一边扶着邱大华，一边用右腿勾了一下翟兵，翟兵见势头不对跑了。

翁翠莲哀求地说：“是碰巧见着邱大华了，嫂子肚子疼正好问问他有没有妨碍，邱医生帮嫂子看了看说没什么，嫂子就回了，我跟大宝就回来看电影了。”

翁国庆气愤地说：“翟兵到我们家找你看电影，就是不见你鬼



影子。”

邱大华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奸笑笑说：“这电影场地也不会是你翁国庆家的吧？去撒泡尿还要向你报告。”

翁翠莲气愤地喊道：“你邱大华能不能省点心？”

翁国庆手指邱大华的脸骂道：“迟早抠你的眼！”

这时，有人插话说：“看电影就好好看电影，跑电影场来吵什么？闹什么？”

有人说，在家哪敢沾边呀，到电影场，起码偷偷摸摸好办事。

也有人说，做鬼事哪里不能做，草堆跟前，山芋窖里，实在不行就去老翁看青棚里。

这句话着实伤到了翁国庆脊梁骨，只听翁国庆鬼叫道：“你妈的，小三碗，你这个猪狗不吃的东西，你指桑骂槐也就罢了，你直接指名骂我，看我不打断你肋骨！”

小三碗是喂牛大爷的三儿子，大名刘德义，二十多岁的青年，游手好闲，村庄上的人都叫他三坏。

小三碗手卡腰向翁国庆：“你要是敢打我，我就把在你大看青棚里看到的事情全兜出来！”

翁翠莲和邱大华一起去拉翁国庆，一边拉，翁翠莲一边哀求道：“哥耶，你就不要再惹祸了……”接着手指小三碗说：“你大看牛，事情更多，你们家锅底掀过来更黑！”

邱大华嘿嘿着说：“有话好说，回家再讲。”

翁国庆上去给了邱大华一记响亮的耳光说：“有甚话好说？老子要抽你筋扒你皮！”

围观者一阵大笑，电影场里几乎是分成两块，前面在看电影，后面在看吵架。父亲慢慢腾腾地说：“你小三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有那本事就说，没那本事装熊就老实点不要开口！”

邱大华上前拽了父亲一下说：“刘老三耶，你一辈子放不出一



个响屁，就不要煽风点火了好不好呢？”

父亲大声叫道：“你邱大华是什么熊意思？小三碗要讲老翁瓜棚里逮狐狸捉黄鼠狼这些事跟你有甚瓜葛？对吧！小三碗！”

小三碗见翁翠莲不让他，也泄了气，站一边只当没听着，看电影去了。

这时，翁翠莲哭闹着死拖硬拉翁国庆：“哥，我们回家吧！”

有人鬼叫：“电影不看，可以看看医生嘛！”

场上一片坏笑。

父亲又点火说：“小三碗，你有种就把看青棚里的事给说清楚，不说你连狗熊都不如……”

场上一片鬼叫：“说呀，小三碗，看青棚里干嘛啦？”

小三碗的嘴里像被塞进了棉团，窝囊半天也没敢吐出一个周正字来。

正在争吵中，忽然从邱渡口方向传来喊叫：“救火啦……翟三瞎家失火啦！”

只听队长葛跃进站在人群中大喊：“你们电影不看，有精神吵架，现在除了老人、妇女、孩子留下看电影，其他爷们赶紧跑步去三瞎家救火……”队长话音刚落，一部分青壮劳力走出人群，排成长龙，准备出发。但也有大部分青壮劳力死赖在地上，双目紧盯前方电影布幕，葛队长说，看来你们这些东西都是跟人不吃一井水的玩艺，翟三瞎隔三岔五来给大家剃头剪发，他家失火，你们还能坐得住？

这时赖坐在地上的父亲站起来，惊讶地大声喊道：“真他奶缺德，三瞎家失火了，还能坐这看电影，不去救火的全是王八蛋！”

大家一声：“啾……”

村庄上一百多名青壮年手持火把，排成长龙，一路飞奔，前往火场。

夜风越来越大，翟三瞎家的堂屋上的火苗直往天上窜，只见火



光下人头攒动，有的用瓷盆将水向冒火处泼，但由于人矮墙高，大部分水泼不到着火点，反而使房屋周围地面湿淋淋，地面滑人不堪，有人喊：“瞎三爹跟瞎三奶在东房间，翟小西、翟小东在西房间，再不救出来就烧死了……”

只听葛跃进队长大叫：“八堡六队爷们，分成东西两组，一组随我救小孩，一组由刘老三指挥救老人。”

父亲是一个人前表现欲望十分强烈的人，葛跃进之所以让我父亲指挥救老人，一来葛跃进认为父亲比较尖刻，平时一贯难领导，别人指挥不了，就连他葛跃进也不例外，二来父亲周围的青壮年，大部分都跟他交情深广，关键时候，父亲说话他们听得进去。还有一点，葛跃进认为父亲是一个爱表现喜欢穿高木屐的人，一向不愿被别人领导，相反大小事情都想做个小头目。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恶毒之处，葛跃进心里在想，两个老不死的人，给烟灰一呛，是死是活都难料定，如果你刘老三从火里拖出两具死尸，我看你还纵不纵，跳不跳！父亲接到葛跃进的命令，浑身抖了一下，接着挥手道：“东边的爷们给我从东山头搭人字梯上去，掀掉柴草，滚进火里救人……”

十来个青壮年围挤着，人梯已经搭了起来，但没有人敢上屋顶，父亲急了：“怕死的乌龟蛋们，老子上……”父亲话音刚落，就有六七个青壮年抬起父亲撮向了第三层人的肩膀，父亲站上了柴草屋顶，被呛得直咳。父亲是一个救火高手，前年本队翁为礼家失火，火势盛得没人敢沾边，父亲将一床棉被放进水缸湿透，围在自己身上冲进火里，一下子救出了一老一小，队里人都说父亲应该算英雄，可葛队长说：“算什么英雄，救一两个人算什么？又不是上战场打鬼子！”父亲一笑了之。父亲这人关键时候管用，但平时又给人感觉没用，窝窝囊囊的样子，没有个正经时候。

火势越来越猛，靠近门前的泼水人多得盆盆相撞，火随风涨，一片鬼哭狼嚎，听不清任何一种声音，嘈杂得跟放牛场一样，正当



大家唉声叹气发出失望声、主家哭嚎声不绝于耳时，木门里蹿出一团火焰，父亲两个夹肢窝紧紧地夹着两位老人，从火中奔了出来，两位老人哼哼着凄惨的微弱声音，这时有人喊：“大家赶快泼水……”结果所有盆里的水集中泼向一堆火焰，邱大华指挥人员：“赶快将三人抬离现场！”

翟大爹、翟大奶和父亲被抬离了现场，卫生所组织人员上前救护。

火场里又蹿出一团火焰，葛跃进两个夹肢窝分别夹着两个孩子奔出了火堆，大家又是集中泼水……

父亲与队长葛跃进被卫生所收治挂水，老人和孩子被送去公社卫生院救治。父亲和葛跃进两人的头发都被烧焦，父亲的脸部也被烧伤，两个人躺在木凳上吊水，夜里，卫生院里静得连老鼠打洞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葛跃进气喘十分困难，他问父亲：“刘老三，我估计我们俩要去见李丰收了。”

父亲冷笑着说：“我做梦，只听李丰收说见到你了。”

葛跃进气愤地说：“李丰收说见到你了！”

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我做梦，李寡妇去找李丰收，没想到碰到了葛跃进，还跟葛跃进睡了一觉！”

葛跃进气喘着骂道：“你这个龟孙子刘老三，我堂堂一个队长，去睡一个老寡妇呀？你想要老子的命呀……”

这时邱大华严厉地吼道：“都快被火烧死了，还涮油嘴，还要不要命啦？”

三瞎女人煮了十来个鸡蛋送来卫生所，给葛跃进6个，给父亲5个。父亲闭着眼说：“瞎三嫂耶，这鸡蛋就不要给我留了，葛队长要紧，他救你家两根哭丧棒，我救你家两个棺材瓢子……”

葛跃进冷笑着说，“你刘老三就是会帮倒忙，你一贯做不了什么好事，才让你去救两个棺材瓢子的……”

邱大华站在两个被烧伤的患者中间，望着他们烧焦的头发，裹

满白纱布的头颅，看着他们相互不买账地小争小吵，劝说不成，也顺着掺和进来，邱大华笑笑说：“葛队长高明，你让刘老三去救两位老人，是用心良苦……”

父亲似说梦话：“葛跃进你是坏透了顶，我刘老三救不救出来两个老人都不落好。”

葛跃进也似梦中呓语说：“救出两个棺材瓢子，三瞎家养不起拖去你家，哪个叫你救他们的？”

父亲骂了一句：“你妈的。”

三瞎女人剥好鸡蛋喂父亲，一边喂一边说：“你刘老三是好人，天下都难找！翟家八辈子都会谢你呢！”

父亲歪了歪嘴说：“这还差不多，这鸡蛋吃下去也舒坦。”

邱大华给葛跃进喂鸡蛋，一边喂一边说：“三瞎八辈子都谢你，这两根哭丧棒多亏你！”

葛跃进放大声音说：“这两根哭丧棒我没舍得让刘老三去救，要是让他救了，他连这鸡蛋都不吃了……”

邱大华问：“那他要什么？”

葛跃进说：“他要睡三瞎女人，三瞎女人在村里最俊！”

三瞎女人葛金花是芦塘人，年轻漂亮，青年时人称运河滩“一剪梅”，看中了三瞎子的手艺。她心灵手巧，一年到头，总是为三瞎子惹祸揩屁股。村庄上的人说她轻点重点从不跟人计较。

父亲听后，嘴里的鸡蛋喷了三瞎女人一脸，三瞎女人说：“葛队长的舌头没烧烂呀？”

邱大华笑笑说：“你们干脆出院吧，哪是住院呀？就是来吵架的！”

三瞎女人说：“那哪中呢？他们伤得那么重！”

父亲冷冷地说：“我们是公差，你邱大华胆子比驴胆还大，想赶我们出院？”



葛跃进摆摆手说：“不能去家，去家了，三瞎女人就不敢喂刘老三鸡蛋了，家里母猴子还不啃了她……”

三瞎女人拍了拍手，爬了起来，生气的样子说：“我去家炖鸡汤来喂狗。”

葛金花刚出门，遇见了家里侄儿翟兵，问：“小兵子有事呀？”翟兵冷着脸说：“想打架！”葛金花放下手中提篮，拽着翟兵说：“好侄子，有什么回家说，打什么架？跟婶子回家！”

邱大华听门外吵吵，刚走出门，又想退回去，可翟兵挣开葛金花飞起一脚踢在邱大华的小肚子上，只听邱大华鬼叫一声坐到地上，葛金花赶紧拉着翟兵急匆匆地离开了。

父亲累了，不知不觉打起了呼噜，葛跃进一听父亲打呼噜，他将右手在半空中招了招：“大华耶，我的脸怎么像开水浇的？”

邱大华气喘着说：“你睡一会儿就会好一点，才换过药，你讲话太多，脸上肌肉尽量少活动……”

葛跃进冷冷地说：“大华你的声音不对头。”说完，也打起了呼噜。

后来，大队将救火事迹报到了公社里，公社将材料报到了县里。听说，县里的态度很明确，救火是很平常的事情，又没烧死一个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公社原原本本传达了县里精神，公社后来决定表彰队长葛跃进，给他发了一个奖状，父亲落了一个口头表扬，在全大队广播里宣传了一下，父亲听到广播后，笑笑说：“救两个棺材瓢子还要广播表扬，又不是救两根哭丧棒。”他这话，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四

雪下得睁不开眼，通向队部的路上积着半人深雪，所有树木上



都长长地挂着雪白的冰串，沟塘也都盖上厚厚的冰雪。运河宽阔的河面上站立着枯萎的柴草被暴雪掩映成了一株株没有生机的白幡，湖水结冰失去了往日流淌的生机与活力。农田里的重要标志物是坟墓，在村庄上看一家一户低矮的房屋被积雪覆盖，与这空旷田野里被大雪覆盖的坟墓有着惊人的相似，坟墓按照东西排列，从运河闸向西我可以一户不漏地数出那些坟头都是谁家的，如果略有怀疑呢，不要紧，再闭眼想一想，从庄头想起，看看谁家的边上是挨着谁就清楚了，在阴宅这边也是按着这顺序排列。我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李丰收的坟头有人动过，满湖旷野的坟头都覆盖着积雪，而唯有李丰收的坟头没有。我将这事深藏在心里，回家后，将这事告诉父亲。

父亲说：“这大雪天，连个路眼都没有，你冲湖里去干嘛？”

我说：“我想去大田里逮野兔。”

父亲问：“野兔除非是死兔能让你这熊孩子给逮着。”

我说：“这运河滩上有的是野兔，有一只野兔差点让我逮着，撵到李丰收坟跟前，野兔钻坟里了。”

父亲笑笑说：“你就嚼舌根子能干，你要是将嚼舌根子这劲头用在读书上，也不至于算术考零蛋。”我翻了个白眼说：“我的语文不是很好吗？”父亲软笑笑说：“30分也算很好？”我心想，有这30分就不错了。翁大宝语文考了零蛋，数学考了15分，我比他高强一倍呢！

父亲不相信野兔钻进李丰收坟里这个事实。母亲从柴草堆上扯来一抱柴草将屋里熏得浓烟滚滚，火盆里的火苗旺盛地向上窜着，屋子里很快就暖和起来，母亲将我摁在木凳上，接着就强硬脱掉我的棉织毛窝，担在火盆上一边熏烤一边唠叨着：“养他一个痴子，雨雪天人往家跑，你奔野湖里钻，冻死就让野狗拖走了，你跟你大一个熊德性，脑子挤坏了，尽做反着事。”

父亲用一根鸡蛋粗的木棍挑了挑火盆里的柴火，让快要熄灭的



柴草又燃起了旺盛的火苗，他对母亲的比鸡骂狗毫不在乎，反而笑笑说：“头发长，见识短，这个八堡大队大几百户人家，你从头到尾数数，正着走路的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这是世道撵着的，好哭的孩子有奶吃，皮子户家里有陈粮，只要能将家撑住又不被批呀、斗呀、打呀那就是条龙，有时候脑子给挤坏了，那不一定是坏事，冤死都是聪明鬼……”

我稀里糊涂地听着父亲的自说自话，母亲撇撇嘴说：“穷掉脑袋了，还有心思油嘴滑舌。”

父亲将木棍在火盆上搯了搯，火星像节日里炸鞭飞舞着，他忽然问我：“小儿呀，你老实告诉我，那只野兔真的钻进了李丰收墓里？”

我点点头。

父亲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雪下那么大，野兔就是跑出来也不会钻进李丰收的坟墓里，再说李丰收的坟墓是夏天刚埋的新坟，结实得很，野兔怎么可能钻进去？父亲又说：这满野湖的坟头……父亲将木棍忽然扔到一边，严肃地望着我，我觉得父亲怪怪的，母亲见状，嘲笑着说：“神经病说犯就犯，这大雪天满野湖都是野兔，你也不能去逮！”

父亲咬了咬牙，似乎要将一只野兔咬死，望着我微微笑笑问：“你怎知道那个野兔钻进去的坟就是李丰收的？”

母亲从一只黑色的深坛子里用小碗舀了一碗绿豆，淡淡地说：“绿豆兑青菜，中饭后，你爷俩就滚去队房牛圈烤火去，家里的柴草也不宽裕。”

父亲诡秘地笑笑说：“中午馏点山芋吃吃就行了，晚上青菜炖野兔，叫大儿也回来吃。”

我一听父亲说炖野兔，口水马上就流了下来，可母亲笑笑说：“兔屎你都见不着。”说着母亲就去了伙房，伙房就在主房的边上搭了一个木草棚，里面搭了一口笨灶锅，锅门只能蹲下一个烧火做饭的

人，锅后也只能站下一个做饭炒菜的人，人站在伙房里，大人还得将头始终低着，因为伙房的顶部很矮，一檐坡，三根行条木担在主屋的墙上，一头朝地，一头靠墙，是一个三角形的伙房，母亲在伙房做饭的动静，我和父亲坐在火盆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绿豆在黄盆里淘洗的声音，白菜在刀板上切拉的声音，母亲扯草送进灶肚的声音像是一个人在夜间舞蹈，动作虽然很简单，但很协调，这种做饭交响乐有点像深夜去偷瓜的感觉，先是匍匐前进，接着摘瓜、捆瓜，慢慢爬出瓜地，动作很连贯，我喜欢听这种简单的交响乐。

父亲将头向我靠近说：“小儿呀，午饭后，就跟你妈说，去队房烤火了，准备去拎那只野兔……”

我觉得父亲说去拎那只野兔，似乎有点玄，好像那只野兔不是活的，是死野兔，或者是活的，但那只野兔已经装进了父亲的兔笼里，我忽然又想到，满野湖的坟墓都是白雪压顶，唯有李丰收的坟墓上没有积雪，反而像是一群人都穿着衣裳，只有李丰收是一个脱得一丝不挂的野鬼，我说：“大哩，我还有一个秘密没告诉你。”

父亲微笑说：“你小子比老子还鬼嘛？有什么秘密？”

我脱口而出：“李丰收坟上一点雪都没有，像是脱了衣服的野鬼。”

父亲的脸色陡变，他伸手摸了摸我前额说：“不烧呀！”接着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怎么可能……”

父亲拽住我的右耳说：“我早就说过，大雪天不能出去，没有大人跟着会出事的。”我说我们几个小孩一起去的。

绿豆青菜粥吃得很草率，边吃边烤着火，父亲望着头发凌乱、满脸锅底灰的母亲说：“你再去弄些干柴来，火盆里只剩死灰了，将屋子烘烘，大儿去他大姑家一回来还不冻得手脚发麻？”

母亲眨着白眼珠反问：“大儿去他大姑家还能不饿肚子，回来做甚？雪下得不睁眼，哪还有干柴呀？你带小儿饭后滚牛棚去！”

父亲诡秘地一笑说：“小儿，走吧，爷儿俩陪老水牛去！”



五

趁着母亲不注意，父亲扛起了靠在山墙上的一把铁锹，还带上一只柳编的互笼，互笼里塞了几条平时逮鱼的渔网。我跟在父亲后面，觉得父亲像是一名上战场的指挥员，我是一名士兵，这个部队也就官兵两人，父亲走路的姿势也像当兵的，更像军官，父亲字正腔圆地唱着：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我也跟后哼着。雪真大，父亲前面探路，积雪被我们踢得四处飞，天上还下着雪，我看见父亲二八开的头发上溅满了雪花，路是看不到的，只能凭着父亲的记忆，靠杂树，靠田里的坟头，靠被积雪覆盖的深塘，深塘边上枯瘦的芦苇……是这些田野记忆把我和父亲带到了田野深处。

刚到运河闸，就能远远地望到没有积雪覆盖的李丰收的墓地。父亲脸冷着自言自语说：“看来，真他奶奶出鬼了，满湖都是成堆压岭的积雪，怎么李丰收的墓地就没有积雪，看来李丰收真的没有死，有可能李丰收正在地下烤火。或者说，李丰收死了，但他的阴魂还留在人间，恐怕是死鬼被饿急了，出来找食吃……”

我被父亲说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上前抱住父亲的腿，哆哆嗦嗦地说：“大哩，我怕，我怕鬼。”

父亲粗大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望着朝南方向的一块没有雪覆盖的墓地说：“怕他个熊，李丰收活着的时候就怕我，在铡牛草时还给我揍过。”



我浑身冷得像掉进冰窟里，一团一团的雪花飘得人心烦，我哀求说：“大哩，走家不？”

“晚上炖野兔，要是怕鬼真是兔屎都吃不上了，走，有大在，鬼算什么东西，一锹下去，人都得死，更何况死鬼呢？”父亲的话很有煽动性，不知不觉，我已随他走向了田野深处。

脚踩在深深的雪地里，心却悬在头顶之上，两肩将头扛着，浑身抖得不能自己，在快接近李丰收墓地时，父亲大声唱了起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的心里格登一下，只见父亲像在演《林海雪源》，他破雪飞奔，雪花溅得四处纷飞，我惊呆了站立在田野，只听父亲大叫一声：“狗日的李丰收……有胆量来与刘老三比高下！”他一边大叫，一边将带锈的铁锹像勇士攻碉堡一样插入李丰收的坟顶。

我见父亲已经攻下李丰收的坟顶，也来不及多想，将脚下的雪踢得飞溅，很快与父亲会合，我发现李丰收坟头附近有一大片耕地都没有积雪覆盖。父亲指挥我：“快将网子拿出来！”父亲像战场上的指挥员，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和我将渔网箍在坟头，三层网将李丰收的坟头箍得密密匝匝，别说野兔，就是野鸟都无法逃掉。

坟头上密密麻麻的渔网像战场上拾下的重伤员，头颅多处中弹被纱布缠得死死。父亲端来几锹雪放在墓前、推平。放下铁锹跪在雪地，又拉了拉我说：“小儿，跪倒，给李丰收磕两个头，大雪天光顾他老人家，连个烧纸都没带，还要从他坟里弄走野兔，按说动不得，但又反过来说，野兔野兔，是野兔就不能算他李丰收死鬼的，我不逮它就会跑掉，跑掉还不照样让旁人炖了，话说到，李丰收他就不会怪我，就如野兔跑进了他的家，但他家又没炖它也没扣它，我逮了炖，炖了吃，就与他死鬼无关了……”

父亲神神鬼鬼的动作让我发笑，几个乱头磕过，只见父亲拿起铁锹，将锹柄插入坟头一个碗口粗的黑洞，父亲大叫：“小儿，对

面那个窟窿看好，野兔肯定从那出来……”

我不顾坟头上稀薄的烂泥，趴在离洞口很近的地方，两手扶在网上，父亲一边使劲地透锹柄，一边厉声吆喝：“天灵灵，地灵灵，野兔在眼前，小锹柄伸一伸，让你野兔无处藏身……”

父亲搞怪的动作和自言自语让我发笑，但父亲厉声叫道：“小儿，别吱声，你那头是野兔出口……”

父亲话音未落，“嗖”地一声，浑身漆黑的野兔钻了出来，被渔网死死地网着，头也抬不起来，我赶紧勒紧渔网把野兔抱在怀里。父亲扔掉铁锹，三步并作两步，像英雄擒获俘虏，很有成就感地从渔网里把野兔掏了出来，抱在怀中，野兔不安地冲撞父亲，表现出明显的抗议，可它的抗议没撑多长时间，让父亲不耐烦了，父亲冷笑着说：“野惯了吧？不是李丰收的鬼魂扑你身上啦？想跑呀？行！”只见父亲几步走到铁锹面前，拽着野兔腿，将野兔的头狠劲地向铁锹头攒去，铁锹头发发出“咣铛、咣铛、咣铛”的几声脆响，也听到野兔“哦嗷、哦嗷、哦嗷”几声哀怜的惨叫，父亲将黑兔扔进一片白雪中，就见一片洁白的田野里冒出一既黑又红的景象，父亲累得双手拍了拍尘土，坐到锹柄上，喘了一会儿，望着坟头发呆，忽然，父亲站了起来，说：“小儿呀，我怎么觉得李丰收当时埋的坟头没那么大呀？”父亲接着用脚跺了跺脚跟说：“还有，这脚底下，怎么就没有积雪的……”

我被父亲莫名其妙的话吓得半死，赶紧跑到父亲身边，抱着父亲的腿说：“大哩，赶紧回家炖野兔吃，天就要黑了。”我边说边将眼睛紧紧地盯着躺在白雪中那只刚刚咽气的黑野兔。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有大在不怕，今晚野兔让你吃个够。我们马上就回，你去野兔边看着，我再来看看，还有没有野货……”我听话地来到野兔边上，两手摸着毛茸茸的带着体温的野兔，心里觉得很难过，好端端的野兔，转眼就死在了这里，也不知野兔是不



是和人一样都有个家，如果有家，家里人会不会找它？也不知野兔有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找不到父母会不会哭泣？我有想哭的感觉，但又想，没有野兔的锅里，光有大青菜，那也不新鲜呐，哎……

父亲用铁锹在坟边像排雷一样，小心地一边向地下插锹，一边侧耳听着什么，我望着父亲怪怪的样子说：“大哩，你怎像小兵张嘎里踩地雷的样子。”父亲冷着脸，咬着牙，话从牙缝中被挤了出来：

“小儿呀，我看李丰收这个坟墓确实出鬼了……”

“大哩，你甬吓我，我们回家炖野兔吧！”我哀求着说。父亲将铁锹直直地插在坟边，缓缓来到我边上，左手摸着带有余温的野兔，右手抚摸我的头发，摇摇头上堆积的雪花说：“这晦气天，雪怎就不能消停点的？”正说时，野兔两只后腿猛地向后一蹲，父亲毫不迟疑地说：“看来这个野种没死透，还得扒了它的皮，死透了，全身凉了反而不好扒皮。”只见父亲拿来铁锹，将将死的野兔脖颈对准锹口，两手使劲一挣，野兔血汨汨地流在雪白的地上，顿时，荒芜的原野象早春来临，一株玫瑰在怒放，野兔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正当父亲熟练地扒着兔皮时，坟墓里传出了和野兔同样的惨叫声“叭嗷……叭嗷……”父亲迅速放下剥了一半皮的野兔，两眼死死地盯着坟墓，蹲在一旁的我早已魂飞魄散，那坟墓里发出的惨叫，既像野兔，又像婴儿啼哭，于是我浑身发抖，父亲那雪亮的锹口像是铲进了我的喉咙，疼痛难忍，我死死地抱住父亲，哀求父亲：“大哩，赶紧回吧！”

父亲推开我，踢了一脚扒了一半皮的野兔，扛起铁锹，两三步就走到了坟边，只见他，又一次跪倒在坟前，一边磕头，一边叨叨：“李丰收，你不是小气鬼，如有得罪，你多包涵，日后多照顾你家人……”磕完头，说完话，他又将锹柄插入坟头，一边插一边叫喊：“小儿，看住对面那个窟窿，快，还有野兔……”

我来不及多想，像一名战士，跌跌爬爬来到坟前，趴在洞口边



上，两只手按在洞口两侧，只听父亲又怪声怪气地喊叫：“天灵灵，地灵灵……”

这次，没有刚才那么灵验，父亲的几声咒语就将一只鲜活的野兔引了出来，父亲在重复着那几句咒语，锹柄在坟头上里里外外游弋着，当我侧眼望到那只可怜的野兔，刚才还是活蹦乱跳，与这白雪大地形成反差，像雪地盛开的一朵黑玫瑰时，我反倒希望，这坟里不再有野兔或者其他东西跑出来，我望着那个黑洞洞的窟窿说：“你千万千万别再出来了……”可父亲的锹柄几乎要把坟头掀开，坟头的抖动带动了周边泥土的晃动，我见父亲不停地抽动锹柄，不停地念咒语，我就站了起来，望着对面的父亲说：“哪有什么野兔呀？回吧！”

父亲气喘吁吁地摇摇头说：“明明听到野兔的叫声。”

我说：“是那只死了的野兔被你扒皮时……”我一边说，一边望着父亲，可我的视野里远远地出现了两个人的身影，在大雪纷飞中往大田深处艰难地走来，我说：“大，你屁股后面有人！”

父亲警觉地调转头，眯亮着眼，一时将脸上的残雪抹去，一时用右手遮挡着漫天的雪花，只听父亲像发现了敌情一样，严肃地对我说：“小儿，不好，李丰收死鬼的女人、孩子，这大雪天来干嘛？快！收拾渔网，带好家伙，赶紧向南撤退……”

六

越过七八畦小麦田埂来到了田中间的东西中沟，中沟很深，秋季干旱早就没了存水，但沟里被西北风卷了满沟的积雪，一脚踩下去快将我的头都淹没了，只听父亲大声喊道：“小儿，抓住我的锹柄。”父亲将互笼放在雪地上，慢慢地将我拽到了沟坡上，但我的



脚下怎么也不踏实，一直向下滑，我说：“大哩，太滑了，撑不住，我还是到田埂上去吧！”

父亲说：“小儿呀，战场懂吧？来的那两个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朝田埂上一坐，目标不就暴露啦？”

我摇摇头说：“李家人怎叫敌人呢？”

父亲摇摇头说：“你不懂，卧倒，他们快到墓地了，我就奇了怪了，这个大雪天，李丰收女人这个老寡妇来坟地干嘛？”

我抢嘴问：“雪下这么凶，她来干嘛？”

父亲冷笑笑说：“她来抓野兔呀！”

我咕噜了一句：“准你抓野兔就不准人家抓野兔？”

父亲眉头皱了一皱，舒缓着倒吸一口气说：“这老寡妇，李丰收在时，天天吵，天天闹，说李丰收喜欢看青老翁女人，这死了，雪天还来哭坟，这坟里肯定有鬼！”

我最怕父亲提到鬼这个字眼，一提到鬼我就冷，浑身冰凉，我哆嗦着身子，脚在雪地里不安地上下颤动，我再一次哀求父亲：“大哩，快点回家吧！我又怕又冷又饿，快撑不住了……”

父亲趴在沟坡上一动不动，双眼紧盯着前方，头上被乱雪覆盖，已看不到几根黑发，只听父亲低低的声音说：“小儿，戏开演了，你看李丰收墓前。”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望去，两个身穿黑衣服的人虾着腰在墓地四周捣腾着，也看不清在做什么，雪越下越大，满旷野湖里，能见的生命也只有我和父亲，还有坟边挪动的两个人，那只本来活蹦乱跳的黑色野兔已经死在了父亲的铁锹下，我的心像掉进了冰窟，对父亲手指的“坟戏”已经没有了半点兴趣，更何况，那两人在坟边也没演什么戏，纷乱的雪花挡住了视线，能见的也就是人影的晃动，像有星星的夜晚，有两个亡灵在游动，但父亲的兴味似乎越来越浓，忽听他奇奇怪怪地问我：“小儿，你还记得上次去卫生所，你问我翠莲是谁？”



我点点头。

父亲兴趣十足地手指前方说：“老翁女儿，这个老翁女儿大雪天的，不去卫生所找邱大华鬼混，怎么跟李寡妇来上坟呢？”

我满脑子像灌满了糨糊。

坟墓前的两个人不停地在坟墓四周转动，不时地站起，又不时地趴下，在纷乱的暴雪里重复着一些粗笨的动作，不一会儿，我的眼前一片洁白，坟边的两个人很快消失。父亲神神叨叨地说：“小儿，敌退我进，走，去坟边看看！”

我被父亲连拖带拽从中沟里上了岸，可双腿麻木得不能站立，坐在雪地里，父亲一手拿铁锹，一手拎着互笼，只有嘴能帮上我的忙，父亲笑笑说：“从李丰收坟边走过就回家炖野兔，兔肉可香呢！”

我满嘴口水流着，望着父亲的互笼，感觉野兔像是下了锅，劲头从脚下生起，拽着父亲的铁锹柄站了起来，跟在父亲的后面，循着父亲的脚印，向坟边走去。

父亲的脚步越来越快，脚印越来越深，积雪在他的脚下发出格格巴巴的脆响，我缩着头跟在后面，半睁着眼，瑟索着身子，当我麻木的身子被暴雪裹挟得疼痛难忍，像死期快要来临时，却听到了父亲清脆的歌声在原野响起：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父亲挺直腰板，歌声在湖野肆意飞扬。李丰收坟墓的周围和坟顶已被大雪覆盖，但可见高高低低被动过土的迹象。父亲让我站立不动。他像一名侦察兵，将铁锹在地上慢慢地插下去，拔上来，再慢慢地插下去，又拔上来，这种重复的动作，我觉得既无聊又好笑，但父亲做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呲牙咧嘴，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父亲围绕坟墓周围侦察了两圈，也许没发现什么，只见他小心地趴到堆满积雪的坟头，用双手小心地扒开比较突出部分的积雪，

父亲一边扒雪，一边微微笑笑说：“李丰收呀，我老三算服你了，弄半天，活人缺粮少柴，你倒好，藏那么多大黍棒在这里……”

我一听父亲叨咕叨咕，就有了实质内容，并看到父亲像擒了一个俘虏，在半空中竖着一个金灿灿带着泥土的大黍棒，这时，我心中产生了对父亲的无限敬仰，觉得此刻的父亲非常伟大，我觉得他像一名凯旋的英雄。父亲从坟顶上不时地抠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黍棒。

我望着散落在雪地里的金色大黍棒发呆，心想，李丰收睡在这泥土里要这些粮食干嘛，难道鬼也要吃粮食？又想，这些大黍棒怎么会藏到李丰收的坟墓里？难道鬼真的会在黑夜间出来找食吃？想着想着，我又是浑身鸡皮疙瘩，我哀求着父亲说：“大哩，大黍棒这么多了，快走吧，拿不动了……”

父亲嘿嘿嘿嘿了几声说：“我给这些窟窿盖好就走。”

回来的路上，天已黑了下來，星星挂满了天空，但雪映下的夜空如昼，脚下的雪坚硬了许多，脚踩在雪地上透心地凉，我瑟索地跟在父亲身后，父亲的筐里塞满了大黍棒和那只死了的野兔，背在身上发出吱吱吱吱的声音，父亲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怕得要死，我总觉得后面有鬼跟着，我甚至觉得那只死兔就是一个黑鬼，手里拿着铁叉，嘴里喊着刘老三还我粮食，耳朵里比脑子里还要乱。我将头扛在两肩上，像是得了虐疾打摆子，盲目地套着父亲宽大的脚印，被动地向前走着，只听父亲大声问我：“小儿呀，我问你，刚才上坟的那两个人是哪个？”

我说：“不知道！”

父亲哈哈大笑，说：“一个是死鬼李丰收的女人李寡妇，一个是老翁女儿翠莲。”

我稀里糊涂地问：“她们大雪天上坟干嘛？”

父亲笑笑说：“找食吃！”



我满脑子糨糊，李寡妇上坟情理之中事情，老翁女儿翠莲又跟死鬼李丰收什么牵扯？理不清我也不想问，恨不得一步岔到家。父亲见我不吱声，高声唱了起来：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刚走到庄头，就见山芋窖方向传来了吵架声音，父亲揪着我的耳朵说：“小儿，别吱声，翠莲跟她对象翟兵在吵架。”

翠莲低沉着声音说：“你如果感觉我不好，我们就分手吧！免得疑神疑鬼的。”

翟兵大声喊道：“我家过了上百块钱四十礼，就白白地让你耍啦？”

翠莲说：“天知地知，我为人不做亏心事……”

翟兵说：“外面人都说邱大华跟你的……”

翠莲说：“别人嘴我管不了……”

翟兵说：“更难听的是你怀上野种！”

翠莲的哭声听得人心寒……

七

雪没有停的迹象，午后的天空让漫天的雪花布置成密密匝匝的渔网，一片白雪的世界让人感觉到睡眼朦胧。父亲见母亲掖着大袄棉袄，坐在火盆边上冲盹，望我挤了挤眼，又咂了咂嘴，示意我出门。

我轻手轻脚地来到门外，乱雪直往我的衣领口里钻，一阵凉意袭来，像无情的刀刃割在我脸上。父亲也轻手轻脚猫着腰走出草屋，带上了铁锹、渔网、互笼等捕猎工具，父亲俨然一位士兵阔步在漫天大雪里，我掖着破棉袄，一路小跑，紧盯父亲的足迹。乱雪纷飞，



一片洁白的世界，也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塘，哪里是田野。

我跟在父亲后面，瑟缩着身体，呼出浓浓的白雾，父亲没话找话地问我：“小儿呀，野兔好吃吗？”

我说：“不好吃逮它干嘛？”

父亲咯咯地笑笑说：“今晚还要炖它！”

我心想你就吹吧，难怪村庄上的人都叫你三吹，有影没影都吹，野兔在哪里？你凭什么说晚上就有野兔炖啦？湖里到处都是死兔吗？这些野兔专门等在那里让你去逮吗？抓鱼还十网打鱼九网空呢，你儿子是小孩不假，但你也不能当痴小孩去糊弄吧。我没好气地软声软气地说：“湖里到处都是死兔吗？”

父亲见我识破了他的伎俩，回头瞟了我一眼说：“你怀疑老子没本事逮到野兔吗？”

我边走边摇摇头说：“我是怕晚上吃不着炖兔肉心里熬得难受。”

父亲不吱声了，但脚底踩雪的声音更加脆响了，不一会儿就听到父亲的发狠声音：“老子真就不信邪哩，逮不着野兔，就是逮一只狼子（黄鼠狼）也要逮着，奶奶的，狼子肉放油锅一煎，香你妈三庄四邻，比野兔好吃多了，还有那一张狼子皮还能换十斤八斤粮食哩，你他妈的，走着瞧！”

父亲的自言自语，包括那口气，分明是想向我示威，认为儿子就不该不相信老子，哪怕就是吹牛也要相信那是真的，似乎自尊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我很后悔，觉得父亲弄到野兔也罢，弄不到野兔也罢，但他内心还是想弄只野兔让我们全家解馋，尤其是我，一个痨病胎子，有吃有喝就没病没痛，没吃没喝就浑身不自在。我有些后悔地巴结着父亲说：“能逮只麻雀都行，总比在家烤火费柴要高强。”

父亲擤了一把鼻涕扔在白雪上，吁出一口白气说：“你小子，人小鬼变大，倒还懂得不少。”



不知不觉，我们又翻过了一道中沟，跨过三道田埂，来到了一片披着银装的乱坟地。在李丰收坟前，父亲望我一眼，就自顾自地跪地磕头，我见父亲磕头，我也顺势跪下磕头。父亲小声说：“李丰收，你这死鬼，活时死要面子，连人家一根草都不沾，这下可好，做了鬼，还变成了贪吃鬼，将粮食偷埋在坟墓下……”

我转头望望父亲问：“你怎断定人家李丰收做了鬼还偷粮食的？老是在人后说坏话不好，这是你告诉我的，今天你就是背后说人不好！”

父亲站了起来，弹去了双膝上的乱雪，我也随之站了起来，父亲说：“我没背后说他不好，我这不是站在他坟前说的嘛，这死鬼偷粮食是事实，上次从他坟上挖走的大黍棒还能是假？”

我冷笑着说：“你偷了人家李丰收的大黍棒！”

父亲冷着脸，咬了咬牙，手指着李丰收的坟顶说：“这是赃物，我是起赃！”

我又冷笑着说：“起赃，那大黍棒怎么不交公，倒是拿去家了？”

父亲抬起的右手又放下，父亲放下铁锹，双手背后，低坑着头，沿着李丰收的坟墓周围转着圈，像侦察兵，又像是在排雷，小心地察看，我也跟在他后面，没看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起码我没发现有野兔的痕迹，也没有黄鼠狼的痕迹，估计父亲内心已经失望了，甚至内心已经后悔不该早早地就显摆晚上炖野兔，没有野兔就烧黄狼肉，估计牛皮是吹炸了。

父亲忽然站直了身子说：“这坟边上午有三个人来过。”

我莫名其妙地问：“你怎知道有三个人来过，这三个人来没来过跟野兔、黄鼠狼有关系吗？”

父亲像没听见我问话，或者是故意不理我，只听他大声喊道：“李丰收哩，别怪我刘老三不给你死鬼面子了，你这坟里的粮食都是看青老翁跟你寡妇女人伙起来偷埋的唷……”



我呆在一边，只见父亲一边叫喊，一边抡起铁锹深深地扎进李丰收的坟头，坟土像散了架的粮囤炸开了，坟头里装的尽是金黄的大黍棒，浅褐色的花生，还有彤红的山芋，都是些上好的主粮、油料呀。我惊呆了，心想，哪来那么多的粮食？我也来不及考虑很多，问：“大哩，这么多粮食，怎么弄去家呢？”

父亲得意地抓起一把花生塞进我手里，嘬嘬嘴：“一边吃去。”父亲也抓起了一把花生，先是剥了几粒花生米塞给我，接着就自剥自吃，望着一堆粮食在傻笑。

花生是个好东西，一把花生吃完了，我拍了拍手，示意没了。父亲又抓一把给我，接着他用互笼满满地装了一互笼花生，一边装一边奸笑着望我：“回家炒花生吃，不比炖野兔差吧？”

我满意地点点头。

父亲摸起了铁锹向坟头扔土。我问：“那么多花生、粮食，你埋它干嘛，不弄去家呀！”

父亲一边用劲地挖土覆盖，一边笑笑说：“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我问：“不是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弄去家炒了吃呢？”

“以后你就懂了。”父亲用铁锹将李丰收的坟头圆好，又从远一点的地方弄来了些许的雪撒在坟头，又将坟周围脚印用雪给推平，坟墓及其周边恢复了原貌。

父亲从互笼里掏出两把花生将我棉袄口袋塞得满满的，笑着说：“边走边吃，回家跟你妈，跟庄上小孩，跟其他任何人不能说这些事，听到没？”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

夜里，我肚子疼得要命，母亲让父亲赶紧背我去大队卫生所，父亲敲了半天门，只听里面传来懒洋洋的声音：“谁呀？”

父亲喊道：“李阿姨值班呀，我小儿子肚子疼得直叫喊。”



卫生所的门打开了，借着雪光，只见李阿姨穿着一条蓝格子睡裤，牙床发出格格打颤声，她让我们先坐着，她慢慢地摸回了里边那间屋子，点着了罩子灯，一边往我这边走来一边轻声慢语地问：“是吃了脏东西了，还是冻受凉了？孩子。”

我捂着肚子，只叫疼，父亲主动为我代言说：“下午去雪地疯了一下午，恐怕是受凉了。”

李阿姨伸出细嫩的右手摸了摸我的额部说：“不热，拉不拉肚子？”

我摇了摇头。父亲说：“不拉！”

李阿姨拿来了手电筒，掀开了我的棉衣，将细嫩的手在我肚子上摸了摸，又用两个手指弹了弹说：“不胀。”

父亲问：“弄点药吃吃呀？”

李阿姨说：“用不着吃药，你去家弄点热水，我给你一个盐水瓶，灌上大半瓶热水，用布包一下，别烫着孩子，将热水瓶放到肚脐眼位置，一觉睡醒就好了。”

李阿姨照着手电筒又回到睡觉的房间，拿出一个盐水瓶，她检查了一下橡胶瓶盖说：“不漏气，好着呢，一定照这样去做。”

我站在木凳上刚趴上父亲的背准备回家，只见雪地里冒出一个女人，闯进门就叫：“邱大华呢？”一边叫一边往睡觉房间闯。

父亲将我放下，李阿姨的手电筒直照着那女人的眼：“冯桂花，你那么凶干嘛？大华这半个月都不值班，最近夜班都是我！”

父亲乘势进入李阿姨房间，劝说道：“大华医生不值班，你跑人家李医生房间闹什么？”

冯桂花用自己带来的粪勺插在黑洞洞的床下，一边凶狠地搅着，一边大叫：“邱大华，你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个把月不去家碰我……”

李医生见冯桂花耍胡赖，用手电筒照照她的脸，冷笑笑说：“床底没有，找老鼠洞挖挖看看，还有那边尿壶里也看看。”

父亲真是个奸虫，这时候竟然笑得出来，一边哈哈大笑，还一边指着盛放医疗弃物的废纸篓说：“这下面也看看。”

冯桂花见理短，气泄了下来，反问道：“我男人不去家吃饭不去家睡觉，我不到这里来找来闹，我到哪里找去哪里闹去呢？”

李医生冷笑着说：“偷鸡贼到处都是，哪知道是偷哪家呢？”

冯桂花四十出头，中等个头，面部微黑，细瘦腰段，剪着齐耳短发，庄上人都叫她“二刀毛子”。冯桂花的面部一下子气得阴沉难看起来，“你李医生什么意思？哪个是贼，哪个是鸡？我问你呀？”说着，冯桂花的粪勺就往李医生身上砸去，父亲眼疾手快，粪勺柄一把被父亲死死地攥在手里，父亲气喘着说：“半夜三更的，你们在这里吵什么？这事与人家李医生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你冯桂花来卫生所找大华，大华又不在这里，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在这里闹事，要是人家李医生反过来不让你，你没有任何理由可讲，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歇着吧！”

冯桂花见父亲一直顺着李医生说话，气愤地指着父亲说：“你刘老三算哪根毛，她李医生是你什么人？你这样护着她？”

父亲笑笑说：“你理亏，别胡搅蛮缠，防着人家李医生撕破你的嘴。”

李医生气愤地指着冯桂花说：“你冯桂花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走，卫生所出什么事由你跟邱大华负责，我不愿跟你这种不讲理的人还讲什么道理。”

冯桂花用粪勺头在地上敲出了声音说：“你把邱大华交给我，要不，我就不走了。”

父亲指指外面的雪地说：“大华出诊去了……”

冯桂花斜视着父亲问：“刘老三，你看到大华去哪家出诊去啦？”

父亲说：“只知道他背着药箱出诊去了，就是不知道是哪家？”

冯桂花死死地缠着父亲：“你刘老三必须给我交待出下家，要不，



你就别想走！”

父亲冷笑着说：“我带孩子来看病，又帮你们拉仗，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

李医生见冯桂花死不讲道理，望父亲摆摆手说：“你去吧！与你无关，让她在这里闹，我马上找大队书记去，就说邱大华多天不来卫生所，多天也不去家吃饭睡觉，也不知上哪打野去了……”

冯桂花一听李医生要向大队书记报告邱大华的情况，吓得呆了神，将紧攥的粪勺铛啷一声丢了过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凄惨地叫道：“姑奶哩，我的亲姑奶哩，说一千道一万，这可使不得呀，这可使不得……”

冯桂花不但没找到邱大华，还弄个灰溜溜，给李医生磕头赔礼，悻悻地走了，一边向门外走，还一边不停地嘱咐：“一定请李医生帮他瞒着，这事让大队书记知道了，全家就完了，一定请李医生帮他瞒着……”

父亲将冯桂花送到门口，将粪勺递给了冯桂花说：“大华花心，大姑娘都争着上，不会拿你‘二刀毛子’当回事的……”

父亲这话着实伤了冯桂花的心，冯桂花踏着积雪，像夜间送葬，哭声充塞着夜空。李医生冷着脸指指父亲说：“你这个刘老三，就是怕事小，你说这话干什么？”

父亲奸笑着说：“你看她刚才那个无赖样子，又是要人哩，又是不让过关哩，大华明明是跑野窝去了嘛！”

李医生掖了掖白大褂说：“这话没有真凭实据，可不敢乱说唷！”

父亲点点头说：“知道，知道。”

父亲背着我走在结冰的土路上，夜空在银白的积雪掩映下一览无遗。快到庄头的时候，我的肚子疼得受不了，我赶紧告诉父亲：“大哩，我肚子疼唷，好像要拉屎。”

父亲赶紧蹲了下来，将我放了下来，说：“你蹲下拉吧！”我



一边拉一边鬼叫着：“疼哟……疼哟……”

父亲蹲在边上说：“在卫生所还说你不拉肚子，怎么这么短时间就拉啦？”

正当父亲扶着我准备回家时，忽听不远处传来哀哀的啼哭声。父亲将我横放在腿上，蹲那一动不动地小声说：“不讲话，有情况……”

声音越来越大。我小声问：“这是女人的哭声哩。”

父亲小声说：“翠莲的哭声，前面草堆边上的生产队山芋窖里传来的声音。”

寒气逼人，我的肚子里像有两条死鱼在里面撑着，疼得受不了，我哀求父亲：“大哩，赶紧回家甯，疼得受不了了。”

父亲说：“背你走吧！”

母亲生气地问：“你去卫生所看个肚子，像是跑去了台湾，没了音讯，整天到底在盘算什么？”

父亲嘿嘿着说：“小儿肚子疼得厉害，挂了青霉素，观察来观察去的。”父亲一边撒谎，一边右手拽拽我衣襟，意思是帮着他哄骗母亲。我早习惯了父亲的“说话技巧”，我没有吱声，滚进了被窝，父亲为我灌好了热水瓶放到我肚脐上，又找了两颗药片，胡乱地让我吃下，不一会儿肚子就开始响，响了就开始放屁，屁放了以后觉得舒服多了，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八

父亲在母亲面前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说谎者，第二天起来，母亲问：“小儿呀，肚子好点没？”我点了点头。母亲望了望父亲，父亲心虚地说：“我带着小儿睡，在我怀里焐了一夜，能不好吗？”母亲又望望我。父亲不停地向我挤眼，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了，我



早已应对自如，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要不说话，没有任何态度，父母亲就会会心地一笑。

其实，父亲说了鬼话，他是天亮才回来的，睡到我小床上打了一个吨的功夫就起床了。早饭后，父亲说：“去湖底找点青菜，连猪带人将就着吃点。”母亲说：“满湖积雪，你去找魂的吧！”父亲笑笑说：“人挪活树挪死，哪怕就是能扯一把青草回来喂猪也是好的。”母亲撇撇嘴说：“你以后死了，一定让孩子将你这张嘴割下来，埋到泥里就可惜了。”

父亲望我挤了挤眼，我就跟在他后面走出了家门。父亲踏着正在融化的积雪，溅起泥水喷落在我身上，我赶紧跑了两步，与父亲平行向前，父亲放慢了脚步。太阳照在身上，有久违的那种暖洋洋的感觉，父亲问我“小儿呀，肚子是不是真不疼啦？”

我气喘吁吁地说：“真的不疼了。”

父亲笑笑说：“乍吃花生花生，太油腻，就会拉肚子，再碰着花生只能吃一把，不能吃多。”

我一听父亲说有花生吃了，腿底又有了劲，我说：“这下慢点吃，装到布叉里，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

父亲满意地说，“你小子，从来都是跟我一条心，有些事情千千万万不能乱说，你妈是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防着她点。”

我见父亲对我如此信任，就问：“夜里那个女人哭哭啼啼，到底是哪一个？”

父亲顿了一下，说：“翠莲。”父亲接着说：“翠莲这孩子怪可怜的，母亲去世早，去年人家将她介绍给翟兵，两个孩子很般配，四十礼都过了，怎么又插进来一个邱大华，邱大华三十几岁的熊人怎能伤天害理去坑害一个黄花大闺女，真他妈不要脸的东西。”

我嘿嘿着说：“还是花生好吃。”

父亲气愤地骂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就你妈知道吃！”



行至运河闸，父亲古怪地叫了一声：“卧倒！”接着我们就趴在一个沟埂上，父亲指着南边乱坟岗说：“看到没？三个人。”

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分明看到了李丰收坟墓边上有三个人。

父亲说：“奇了怪了，老翁与李丰收以前不对光，我做民兵营长时，这两个家伙在民兵训练时差点动起了刺刀……”

我冷笑着说：“他们又不是三岁小孩，打什么仗？”

父亲笑笑说：“庄上人都说李丰收是翠莲的大（爸）！”

我问：“老翁女儿怎么又变成李丰收的女儿啦？”

父亲诡秘地一笑说：“小孩子，懂个屁事呀！”

我自言自语地说：“雪化了，田里那么难走，他们来做甚呢？”

父亲说：“侦察侦察再说。”

老翁四下里望望，就动起了铁锹，几锹过后，三个人就蹲了下去……大约一袋烟功夫，只见看青老翁又用铁锹从边上挖土填埋，填埋严实了，又从另一畦麦地端来几锹乱雪撒在泥土上。老寡妇跪下磕了头，接着老翁也跪下了，但女孩呆站着没有跪下磕头。远远见着老翁拍了拍双手，又指指东，指指西，指指北。接着就见老翁向北走，寡妇向东走，女孩向西走……

父亲咬咬牙奸笑着说：“老狐狸，我刘老三早就拿定了证据……”

我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证据？”

父亲说：“他们偷了集体的粮食！”

我反问：“你怎知道是偷的粮食？”

父亲说：“老翁看青，又掌管队里的公粮大印，他不敢把偷的粮食弄去家，还有这些粮食都是收获时直接从田里弄好就埋下去的，根本就没运到队里去，所以队里人怎么也不会发现。”

“那，那老翁为什么将偷来的粮食埋到李丰收坟里？”我越来越觉得模糊。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你还小。”



三个人都已消逝在白茫茫的雪野深处，父亲弹了弹身上的乱雪说：“出发！”

我们翻过了左一道畦右一道坎，李丰收的坟墓周围布满了脚印，父亲直接将铁锹插入坟墓边上的一堆乱雪，几锹下去，就挖到了塑料布，父亲说：“看来，他们偷的粮食不会少，不仅仅是坟头那一点，坟墓周边都窖藏了粮食、花生、山芋一类东西。”

我问：“怎么办？”

父亲说：“暂时不吱声，让我多想想。”

我说：“他们偷那么多东西，还不去大队报告？”

父亲攘了攘头皮说：“不能，千万不能，你也千万不能乱说。”

我纳闷了，既然父亲发现了老翁和李寡妇偷了那么多粮食，为什么不报告？既然不报告又内里去偷偷查他做甚，真是多此一举。

父亲将铁锹伸在地下试探着，说：“这个地方藏的像是山芋。”接着父亲又挪动了几步，又将铁锹猛插下去，几锹下去，又试到有塑料布，父亲说：“这里像是大黍棒。”父亲又来到坟头对面的空地，这里的雪没有被动过，父亲用铁锹先铲去一片雪，然后使劲用锹将表层土铲开水缸口那么大窟窿，不时就听到锹口摩擦出丝溜丝溜的声音，父亲说：“这个窖子藏的是花生。”

父亲累得满头是汗。我问：“你弄这乱七八糟干嘛？又不报告？”

父亲又将山芋窖、大黍棒窖填好，端来了乱雪撒上。将花生窖打开，发现塑料布里有成袋成袋花生，父亲就拎出了一个尼龙袋，笑笑说，这个够吃一段时间了，接着就将尼龙袋打开，将花生倒进互笼，又将尼龙袋放到塑料布下，小心地回填土，填实后，父亲又站在鲜土上踩了几下，端来乱雪撒匀铺实。父亲叹口气说：“老子一冬春都跟你李丰收打交道。”

我的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些什么，但又觉得什么也不明白。

父亲从互笼里掏出一把尚好的花生给我，说：“只准吃三个，



装到布叉里，等一会再吃，防着吃多了又肚疼。”

我点了点头。

九

到了庄头，碰到了翠莲，原来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叫翠莲，庄上人都叫她“大翠子”，我总认为翠莲是翠莲，大翠子是大翠子，原来大翠子就是翠莲，大翠姐平时对待我们庄子上的小孩都非常好，她见人就笑，红扑扑的脸一笑就现酒窝，非常好看，细细的身段，屁股圆圆的、大大的，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两条腿长长的，胸前像装着一千个谜，抖一下就像是说一个故事，人家大翠姐讲话细声慢语，你在村庄上听不到她讲一句粗话，每句话都像冰糖。不了解实情的人，没人会相信大翠姐就是看青老翁的闺女，庄上人都说翠莲不像老翁，白皮肤，细高条，会讲话，惹人疼。背地里有人说翠莲活像死去的李丰收。当然没人当这两家人的面说这些闲话。

翠莲见到父亲，红着脸问：“三叔还没吃晌饭呀？”

父亲笑笑说：“还没哩，翠莲去卫生所呀？”翠莲的脸像大红布一样，大步遛走了。

我觉得父亲有点得意，但我心里有一种难说的滋味，总觉得有一根鸡毛插进气管里，我也不知道该跟父亲说什么。

刚到家门口，就见翠莲用吊粉布包一撮东西慌慌张张跑了过来，说：“小弟呀，姐家里省着一把花生炒了送你吃。”

父亲笑笑说：“这孩子，贵钱贵物送这干嘛？”一边说一边推辞。母亲出来了，笑着抚摸一下翠莲说：“这孩子脸冻得通红，快进屋烤烤。”

翠莲低着头说：“婶，我不进屋了，这把香花生省给小弟吃。”



母亲笑笑说：“翠莲这孩子，自己舍不得吃，还省给我家小儿吃，真难为你想着。”母亲接下翠莲的香花生，翠莲就大步地走了。

中饭时，母亲莫名其妙地问父亲：“奇怪不奇怪，太阳走西边出来了，这个翁翠莲跟我家连口水的来往都没有，怎么就想起送一撮香花生来了？”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父亲又望我挤眉弄眼，父亲的挤眉弄眼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有时也向母亲挤眉弄眼，在卫生所时跟李阿姨也挤眉弄眼，大家对他的这种习惯都已经适应了，但作为他的儿子，我只要见他挤眼，就觉得他在暗示我，千万不能乱说。好歹，我也是一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东西，这是母亲生气时骂我的。

父亲却振振有词地说：“翠莲作为大姐姐送点香花生给小弟弟尝尝有什么奇怪的？处庄各邻居，你对我好，我对你就会好，你对我甩，我比你更甩，那还叫什么邻居？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说明近邻比亲戚还重要呢！”

母亲摇摇头说：“你嘴能，没尿有屁的东西，三分情理讲到人，有本事教你儿子也长一张铁嘴，一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东西。”

晚上，月亮高悬，大队部里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上级精神，说是安徽有个小岗子村几十户农民联名给中央写信，要分田单干。整个会场嘈杂得像放牛场，大队部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有的人说：“地分到户，产量肯定比现在高得多。”

有人说：“多个屁，单干了，谁是领头人？”

有人说：“队干就十来个，个个是干部，人人吃闲饭，都靠老百姓养着供着。”

有人说：“分田单干，队里就那么几条牛、几张犁，分到户，三四户一头牛怎么用？地还不撂荒？”

有人说：“分产到户，人人都是队长，种什么？怎么种？全由自己说了算，饿死跟别人不相干！”



有人说：“分田单干了，集体事情由哪个问？”

有人说：“分田单干了，家家都要去人看青，这还得了！”

有人说：“我们这些没心没肺的人不想单干，跟大家一起混日子，少盘脑子。”

有人说：“大集体队为基础，有一个大山芋窖就行了，分田到户家家都要挖地窖窖山芋，这可怎么行？”

有人说：“分田到户，一分田就分心，以后哪里还有生产队呀？想开个社员会，都开不起来，全队想统一个思想都没办法统一，还不乱成散沙呀。”

有人说：“分了地，就分了心，社员之间还不开始勾心斗角呀，集体主义还有光芒吗？”

众说纷纭，鸡鸣狗叫，只听大喇叭里传出声音：“各生产队，回去组织讨论，开春前田地必须分到户，春节期间各生产队报分地方案，大小队成立工作组，公社也给各大队派去工作组，希望各队抓紧稳妥进行，散会。”

我和父亲走在人群中，听到有人谩骂：“这狗日天说变就变，这土地分分合合，日子刚刚过上了点头绪又要变，这一分，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记工员、保管员、会计、民兵排长、队委们怎么办？”还有人嚷嚷：“当兵的父母还记不记工分？五保的老人还记不记工分？看青看场的还记不记工分？”

吵闹声中有人低低地哭泣，“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哟，天又要塌下来了……”

父亲拉着我加快了脚步，父亲脚下的声音越来越大，走了一会儿，父亲放开了我的手，迈起了军步，放声唱了起来：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早饭吃得很草率，母亲将稀饭下山芋端上桌，父亲将他碗里的一块大黍疙瘩夹给我碗里，又用竹筷在油坛子里抹了一筷头猪油放我碗里搅了搅说：“吃吧！以后全家早上都吃水饼搅猪油。”母亲撇撇嘴说：“拿你命换呐！”父亲得意地说：“有的人好日子是过到头了。”还没放下碗筷就听队长葛跃进扒着嗓门鬼叫：“开社员会啰……”

生产队的破犁铲倒挂在队房后面的一棵斜倒在汪塘里的死柳树上，铁锤敲打在破铲上的声音比平时吆喝群众上工还要尖响，刺得人耳膜难受，也不知道葛跃进这个队长是有意使劲敲那破铲，还是心中有什么不痛快，社员们纷纷走出家门，以前开社员会多数都是一家出一个人，也只记一个人的工分，多去也没用，除非队委那几家，去多少人就记多少工分，其他社员只能去一人记一人工分。

我缩着头跟在父亲后面，忽然父亲转回头，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儿呀，腰挺直走！”

我们刚走近门前汪塘就迎头碰上了喂牛大爷，他是队里饲养员，喂牛大爷真名叫刘崇才，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因为饲养集体耕牛，不缺吃不缺喝，养瘦了耕牛，养肥了饲养员，满脸肥肉，一点皱纹都没有，养了一身骚劲。在队里没人叫他名字，都称他“喂牛的”，孩子称他“喂牛大爷”。只见喂牛大爷慌慌张张地用布兜背着些牛草往家赶，父亲与他点点头，彼此嘴里都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喂牛大爷背着我们加快了脚步，父亲拉着我向队房走去，一边走一边说：“那个牛草下边是粮食，吃巧食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我知道父亲跟喂牛大爷不对光，要怪就怪父亲得理不饶人。去年春天，家里的母羊产小羊，父亲去队场扯一把软草给小羊身体铺一下，刚扯了一把金黄的麦穗想往家走，被喂牛大爷上前夺了下来，父亲陪笑说：“老羊下了，扯把软草给小羊垫屁股……”可喂牛大爷冷着脸说：“集体巧讨惯了……”



父亲软笑笑说：“我一年到头就来扯这一把麦穰，你还说我讨巧惯了，你家哪天不是吃陈粮烧陈草的？”

喂牛大爷硬硬地说：“我有陈粮吃，有陈草烧，那是我自己的，没像你这样，一把草也要扯集体草堆。”

父亲灰溜溜地走了，可刚走到队房后面，却碰上了吴翠平。吴翠平，不到四十的年纪，胖乎乎的，矮矮的个头，圆胖的脸上长着一对乌黑好看的眼睛，嘴巴圆圆的，更让男人动心的是胸前，一走动就上下抖动，动静很大，像要掉落下来的大冬瓜，给人一万个想法，她是我的一个远房婶婶，正在用布兜背着牛草往家去了，父亲折回头找到喂牛大爷说：“大哥哩，我那雪白的小绵羊才下下来，没有软草可不中哟……”

喂牛大爷冷笑笑说：“你家小绵羊就是拿到金銮殿里去下，跟我有啥瓜葛呀，可那软草甭说是一把，就是一根，你也别想拿走。”

父亲软奸细腻地笑笑说：“翠平铺床也不该用那么多牛草呀……”

喂牛大爷手里捧着一把绿豆瑟瑟地掉落到地上，哆哆嗦嗦地问：“你老三乱七八糟说什么？”

父亲咳了一声，蹲了下去，一边拾捡着绿豆，一边说：“粮食呀，都是老百姓活命的粮食，糟蹋可惜了……”

喂牛大爷的两条腿在春风里瑟瑟发抖，嘴唇青紫，上下打着架，望着父亲发呆，父亲将一捧绿豆拾捡好后放进他的手里，喂牛大爷转过脸，将绿豆塞进大腰棉袄的口袋里，跌跌撞撞地走向金黄色的麦穰草堆，一边扯一边小声说：“小绵羊要紧，身下要铺厚实点，甭冻着受凉，好容易一年一窝……”喂牛大爷扯了一大抱麦穰，望望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边走一边说：“进了棺材都不能瞎嚼舌根子。”

父亲望我挤了挤眼说：“我一个人抱不了这么多，小儿帮我抱一点。”



我觉得喂牛大爷怪怪的，又觉得父亲也有点怪怪的，这软草，一时抱，一时不抱，一时给，一时不给，我倒觉得喂牛大爷挺好的一个人，就因我们家小羊下了，就将金黄金黄的软草给了我们那么多，别说小羊打个地铺，我觉得铺床都够铺上两张的。回家的路上，父亲冷冷地说：“小儿呀，任何地方都不能乱说哟。”

我反问：“说什么呢？”

父亲说：“什么也不说！”

这件事以后，我就感觉到，我们跟喂牛大爷家越走越生分了，喂牛大爷只要见到父亲的人影就离得远远的。甚至在队房里闲扯时，两人对面不啻西瓜皮，相互之间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

有一次，我分明看到喂牛大爷将吴翠平骑在牛槽上，初夏的牛房里热得难受，可他两个人就是不怕热，脸朝上脸朝下地瞎捣鼓，我和几个玩童见到这么一堆白肉觉得挺好玩的，就抓起草木灰一齐扔了过去，可喂牛大爷光着腩摠住了我，其他几个人都跑得远远的，后来，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大人，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牛房，最让我不敢去牛房的关键是，喂牛大爷当时撂下话说：“你妈的，下次再看到你，就用尼龙袋装起来扔进牛粪池沷肥！”

我一想到喂牛大爷那句狠话，我就吓得夜里睡不着觉，总是做恶梦，多次被恶梦惊醒，每次恶梦都是喂牛大爷骑着一个白白的小毛驴，用尼龙袋背着我，将我塞进粪池的梦境，我想哭想叫想骂都不能，一梦醒来浑身是汗，终因害怕，夜里不敢上床睡觉，后来，父亲说：“我陪你睡吧！”

结果，夜里还是做恶梦，父亲见我浑身是汗，并且梦中坐起来喊：“快救我，喂牛大爷来了……”

父亲从我梦话中得知是我的魂丢了，这魂就落在喂牛大爷身上，父亲问剃头匠三瞎子，三瞎子说：“这事简单，你用小褂将小儿头蒙着，天黑以后，让他妈拖着小耙子，去喂牛大爷家门前屋后叫唤，就说：“小



儿耶，别怕哟，鬼走溜，你回来哟……你呢，就跟着女人话应着‘回溜’……”

三瞎这人是村庄里有名望的人，全大队的男女老少剃头刮胡差事全他一人承包。三瞎是翟家兄弟中排行老三。高大的个头，乌黑圆亮的眼睛，跟他的外号正好相反。他的外号由来原因多得很。比如说，三瞎睁眼说瞎话，有没有那事他都能编出来。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他平时给庄上人洗头的碱块，一个碱块让全大队人洗了一年多，结果有一次掉落地上，跌成了几小碎块，被父亲拣起来一看不是碱而是小滑石，父亲拿碎石片大叫“大家看哟，三瞎的碱是小滑石……”庄上的女人平时没少被三瞎油嘴滑舌，在场的女人递递眼色，将他抬起来塞进牛槽里，裤腿里全灌进了草木灰。三瞎最出名的故事，有一次为妇女队长顾美丽剪长发，因是夏天，顾美丽说剪短点凉快，顾美丽刚生了小孩，还在吃奶，胸前肥大，顾美丽说：“前面齐头姑剃短点。”三瞎用剪子略剪了几下，拿起一只小圆镜放在顾美丽额前问：“顾队长，漂亮吧！”顾美丽从镜子中不仅没看到齐头姑，相反看到的是自己两只大白奶，顾美丽将脏兮兮的围布摘了下来，一把揪住了三瞎的右耳朵，一边使劲拽，一边大声骂：“你这个三瞎子，不但眼睛，屁眼都该瞎！”惹得众人大笑。关于三瞎的传说有一百种，庄上人只要想编什么瞎话，就会说：听三瞎讲什么什么的，好像三瞎说的假话是受到法律保护一样。

但是，三瞎为此也惹来不少烦恼，有的人说：庄上哪个男人跟那个女人睡觉，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怎么睡的，说得跟真的一样，再问，有什么证据？逮贼捉脏，捉奸捉双，说的人就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三瞎亲口跟我说的，为此，男女双方分别找三瞎算账，有时三瞎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父亲相信三瞎子的话，晚饭后，父亲搀着我说：“小儿呀，走，出去走走。”母亲拎着竹篮，竹篮里放着半碗清水，煮了两个鸡蛋，



放了一双竹筷，点了一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竹篮口上用一张白纸盖着。拖着一把小竹耙，父亲搀我走在前面，刚到喂牛大爷家后，父亲诡秘地捂着耳朵说：“小儿呀，玩个捉鬼戏，你就蒙这衣服在头上，不许吱声，我搀你到哪就哪，不许笑，眼闭着，听到没？”

我想，父亲这人就是鬼鬼叨叨的样子，随他怎弄，心里乱糟糟的，我嗯了一声，就被一件单衣蒙住了脸，滚圆的月亮看不见了，眼前一片黑，眼睛不闭着又能怎样？父亲搀着我，在喂牛大爷家前屋后绕圈圈，只听父亲嘴里轻声叫着：“小儿不怕溜，跟着大大妈妈回家溜，大鬼小鬼都跑走溜……”

母亲拎着竹篮，拖着小竹耙应声道：“回来溜……”

“小儿不怕溜，跟着大大妈妈回家溜……”

“来溜……”

“小儿不怕溜，跟着大大妈妈回家溜……”

“来溜……”

“大鬼小鬼跑光溜，小儿回家溜……”

“来溜……”

父亲怪异的声音跟猫叫一样，在这阴森森的夜晚，确实能将大鬼小鬼赶走，但我的心也一直悬着，我就在想，这大鬼小鬼到底在哪里呢？怎么就知道在喂牛大爷家里呢？难道我看到的一堆白肉在牛槽上乱跳，那就是鬼吗？还有，梦里见着的骑着白驴的喂牛大爷也是鬼？正当我胡思乱想不得其解时，传来了喂牛大爷女人的声音：

“奶奶的，哪个在我门前鬼呀神呀的？”

喂牛大爷的女人是庄上有名的老泼妇，仗着自己男人是饲养员，在庄子上走路都横着，望人眼都斜着，尤其是与邻居之间，三天两头因为地边争吵，常常抄起粪勺去将邻居家锅碗砸光，是庄子上人人讨厌的女人，庄上人都叫她“泼妇”。

父亲并没有理睬那个泼妇，声音反而大了起来：“别怕溜，小

儿回来溜，大鬼小鬼进家门溜……”

母亲声音也大了起来：“回来溜……”

泼妇走近母亲大声叫道：“半夜三更的，你来咒哪个？哪家有
大鬼小鬼？”说着就去夺母亲手里的竹篮，只听“铛啷……”一声
脆响是墨水瓶跟水碗碰撞的声音。

父亲大叫道：“好了……好了……就要这声音，本来这大鬼小
鬼没人认领的，鬼叫了，有人领了……我们回家睡觉吧！”

母亲又应一声：“回溜……”

我们往家走，但泼妇的骂声很难听，在庄子上空飘来飘去，像
鬼魂一样不散，进家门时，父亲对母亲笑笑说：“三瞎子说了，这
样效果最好，有人出来骂大会，就证明他家有鬼，这鬼被泼妇领去
家了，从这以后，管他喂牛家不安不顺，泼妇这个女人就是不省心，
让她骂去吧！小儿，我们睡觉养精神！”

从那晚以后，喂牛大爷家三天两遍吵，鬼魂附在泼妇身上以后，
她整天整夜去队房里捉鬼，喂牛大爷本来手里有很大的权力，可以
支配牛草、牛料，可以随便烤火，可以支配牛尿牛屎，队里那些吃
巧食的女人，尤其像吴翠平那样的女人不在少数，喂牛大爷把牛房
像皇宫一样经营着，可以说，在生产队像喂牛大爷那样会支配权力
的人并不少。

一个阴雨濛濛的秋后，天渐凉，但耕牛还没到要烤火的季节，
泼妇大摇大摆地背着粪箕去队房扯牛草回家烧锅烤火，队房的草堆
很大很高，金黄的麦草把泼妇的粪箕堆成了一座小山，泼妇满意地
膘了膘小山一样的麦草，试了三次也上不了肩，太重了。泼妇又膘
了膘牛房，牛房的墙窗里冒着青烟，泼妇心想，又有老牛要下仔了，
喂牛的肯定忙坏了，但她又想，叫喂牛大爷的帮她把草送回家就赶来，
也不会耽误什么事。

泼妇走近队房，一推木门，里面闪着，泼妇心想，这牛房里明



明是烤着火，还关着门，要是队长、会计知道了，一定会治他半死，上面早就说了，牛房烤火时，一定要开着门，防着失火烧死耕牛。泼妇推了推结实的木门，耳朵靠在门缝上听了听，只听得女人说“给劲……”又听喂牛大爷叫道：“快了……”

三瞎子又来队房剃头，喂牛的给他装了斗把花生，请他算一下，这鬼出在哪里，怎么就老是出事？为啥做点喜欢事就让泼妇发觉了，剃头三瞎子一边剥着花生，一边撇撇嘴说：“你家女人鬼魂附身，鬼精得很，你做不得一点坏事……”

“有法破吗？”喂牛的焦急地问。

三瞎子说：“这要看是什么鬼？哪家鬼？”

喂牛的买来了鸡鱼肉蛋，三瞎子坐在上席，几杯老酒下了肚，将白眼珠向东侧（左边）方向翻了翻，像被滚烫的鸡蛋噎了一下，半天憋出一句话说：“鬼在东边！”

喂牛的忙问：“是哪家出的鬼？”

三瞎子又夹了一块肥肉嘟囔了一下，喉结骨碌一下，把肉咽下去了，三瞎子用右手食指带劲而肯定地点点桌子说：“这是一个小鬼，很凶，如果不注意，你喂牛的会倾家荡产，猪死人亡，人财两空。”

喂牛的喝了杯中酒说：“三瞎子师傅，你赶紧帮我破了吧！要什么都紧着你！”

三瞎子将杯中的酒一骨碌倒进了肚，竖起右手，在空中划了一下说：“十斤带壳花生保你平安无事。”

喂牛的红赤着脸说：“今夜，有一母牛要下仔，后半夜时你到队房来，给你十斤最好的花生。”

三瞎子眯着小眼笑笑说：“来，喝，花生这边到手，那边帮你捉鬼！”



十

初冬的太阳照在人身上，让人非常舒服好受，母亲坐在门前纳着鞋底却冲起了盹，忽然面前一道闪电划过，母亲醒来时吓了一身冷汗，只听母亲一声惊叫：“鬼！”

父亲从屋里出来，将母亲扶进屋，放到床上，顺手摸了一下母亲的额头：“你怎么发烧啦？”

母亲的脸色快跳了出来，吓得嘴唇青紫，半天说了一句：“老鬼……白鬼……一丝不挂的老鬼……”

父亲纳闷，大白天的，怎么能出鬼呢？父亲拿来温水帮母亲擦了一把脸，又将被子拉好说：“你是受凉了，又做了恶梦，睡一觉就好了，我看着你，放心睡……”

母亲打起了呼噜，父亲小心走出房间，走到门前，抬头左右望了望，阳光温和，天空湛蓝，午后的时光让人感到非常舒畅，但院内枣树上一张巴掌大的红纸着实让父亲大吃一惊。

父亲像防着踩雷一样慢慢地迈着碎步，枣树粗黑的干上放出潮湿阴暗的红光，那张用黑墨汁画成的鬼符斜贴在枣树上，看到那鬼符，父亲心中陡生疑窦，原来是有人在我们家院中动了手脚，难怪母亲梦中见鬼，惊吓哆嗦……

父亲将鬼符小心揭下，又掰指一算剃头匠三瞎子应该在五队剃头，父亲将家门轻轻地拉合，背上粪箕粪勺，来到五队队房，牛房门前男男女女在排队剃头，三瞎子一边神气活现地侃天侃地，一边为群众理着发，父亲将粪箕放下，拎着粪勺走近三瞎子，三瞎子脸色陡变，只听正在理发的一个老妇女惊叫一声：“拽我头发了，死瞎子，你真瞎呀！”

父亲没吱声，只是向他招招手，意思是让他出来一下，三瞎子



心领神会，一边给老妇女赔礼道歉，一边随父亲走出了人群，站在一个麦草垛边上，父亲掏出鬼符问：“这个缺德事只有你三瞎子能做得出，现在好了，我女人大白天活见鬼了，浑身哆嗦，在家蒙头大睡了，你得给我破了，要不就砸了你的剃头挑子。”

“刘老三，刘老三，你我兄弟多年，你还是我翟家大恩人，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你要是砸了我这挑子，让我还有什么脸面在这大队混世？你快快将那张鬼符拿到喂牛家门前烧了，鬼就脱身了，那个鬼就回到喂牛家人身上去了……”三瞎子的嘴说起来就没有停顿，整个驱鬼方案就那么简单，贴一下，鬼来了，烧一下，鬼走了，他真是个神仙，鬼像是装在他的口袋里，想让鬼落哪就落哪……

我们家与喂牛大爷家的纠葛都是因这鬼不鬼的东西在永无休止地摩擦，可是到了年根底忽然听说三瞎子死了，还听说死的时候舌头伸在嘴外面拖得好长，家人怎么也塞不进去，父亲说：“三瞎子嚼一辈子舌头根子，说一辈子鬼话，死了，舌头根子就应该伸出来让老鼠给啃了，让狗给咬了。”也因三瞎子死了，我们家跟喂牛大爷家的鬼仗也就打结束了，但内心的争斗永远没有结束。

队房里挤满了群众，平时开会，一家只来一个人，而今天就不同了，几乎是男女老少，家家关门上锁，队房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牛槽上坐满了大人小孩，就连耕牛身上都骑着阿猫阿狗。队长葛跃进哭丧着脸说：“社员们，社会主义大集体就快完蛋了，马上就要分田单干了，按照上面要求要分完地、分完队里公房公产，就连耕牛也要分，以队为基础的大集体解散以后，各种各样的地，各上各的工，这集体主义的上工铃就不敲了，这集体主义下工的哨子也就不吹了，这记工分的小本子也不用了，这算账分配的算盘也不用了，这盖公粮的‘公平’大印也不用了，喂牛的不要了，看青的解散了，妇女队长去壶吃饭了，民兵排长放下枪不训练了，总的说，分了地，



这小队不在了，主心骨也没有了……”

这时，从角落里传来哭声：“我看了几十年青呐，这地分了，不让我看青，我怎么活呀……”老翁的哭声像母牛放屁，哭声从鼻孔里往外冒。

群众议论说：“这老翁离了看青就活不成了，讨了一辈子巧，这些讨的巧都来自我们老百姓呀！”也有人说：“看青比做会计还实惠，粮食没成熟就进他的灶，进他大人小孩肚里。”还有人说：“还能交到人情，换到女人睡。”乱纷纷时，又听一人骂道：“分他奶奶的什么地？他们要分他们分，我们队不分，还走集体化道路，要是分了地，这个小队还不变成一盘散沙呀！”

这时有人议论说，上面有政策，分不分不由你队里说了算。也有人说，管他呢，猪不能替羊死，分就单干，不分就合在一起操蛋。

小队会计翁品德跳起来骂道：“奶奶的，家无主，扫帚捂，分了地还不乱了套，你家种旱地，我家栽水田，水包旱，旱夹水，还怎么搞农业生产？不分算了……”

有的群众认为小队会计说话有点道理，不过分了地这小队会计就没了，他这官就干到头了，吃香的喝辣的也就结束了……

小队会计话音未落就又有一个人队委跳了起来：“这地死活不能分，分了地，那公粮哪个去交，那爱国棉哪个去完成，那个大小河工哪个还去出工出力……”

这时，另一位队干部也跳了起来，将纸卷的烟蒂扔在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黏痰骂道：“分了地，还不到处偷鸡摸狗，这治安由哪个来负责！”

这时有一群众说：“庄子上少了一个小队干部就会少一群偷鸡摸狗的人，不信，你这小队干部下台看看……”

这时，这个小队干部调转身子，在人群中寻找损他的人，老百姓哄堂大笑。有的人说，你就是个偷鸡摸狗的贼。



父亲坐在一头黄沙牛边上，说小队干部坏话的人是小三碗，父亲怕小三碗遭到报复，将黄沙牛的耳朵猛地一拽，只听黄沙牛“嗡吨……”一声长叫，吓得满屋人都站了起来。小三碗免了一场报复。小三碗拽拽父亲的衣襟，小声说：“人行好事，不忘前程。”父亲软笑着说：“老子前程广大得很呐，牛尾巴有得拎。”

队长葛跃进大声喊话：“大家不要瞎操蛋了，上级是要求我回来传达分地精神，研究分地方案的……”

就这样，会议一直开到太阳悬在头顶上，也没开出什么结果。

春节到了，农家都在忙着过年，贴对联贴年画，庄上的门联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内容：“分田到户，各干各的”；“联产承包，队委取消”；“分田单干好处多，吃巧食的一锅端”；“不管猪猫狸狗，地一分都平等”；“队长娘会计娘不干活照分粮，土地一旦分到户谁也不照顾”。队长还端着往年的架子两手插裤腰，嘴里含着香烟从庄东往庄西晃着，心里想，地说分还没分到户呢，还能不张家央央，李家求求，王家拉上喝两盅，翁家订个日子吃年茶……他两手从裤袋里拿出来搓了搓，捂了一下耳朵，冰冷的天气一点年的迹象都没有，想岔进人家烤一下手，喝个热茶，可庄子上家家在贴门联，里里外外忙活着，大人小孩，也不见有人搭理他，葛队长心里生着闷气，心想，你奶奶的，要是土地分不成再讲，一个个的，听说土地要分到户，个个都神气得跟鬼一样，走着瞧，老子这队长干几十年了，吃香喝辣一辈子，那几百亩土地，哪一寸不是老子说了算，就你妈老鼠打个洞还要跟我打个招呼，埋个死人，还要看老子脸色。天，陆地就变了，往年一到年跟前，老子在庄子上走不动路，庄东到庄西，一个来回走过，几个口袋里塞满了花生糖果、香烟，订好了正月十五之前的年酒席，今天就他妈碰着鬼了，走了半条庄子，连个搭理的人都没有，就连几条恶狗也不打个招呼，队长想要是恶狗跟着咬，起码主人跟着打狗吧！主人打狗总得央着去家坐坐喝杯水吧，烤个

火吧！队长摇摇头，叹叹气，正准备调转头回家时，真的碰上了死鬼李丰收家的那条恶狗，汪汪地狠叫，葛队长的棉裤脚差点被咬坏，看青老翁拎着粪勺跟着恶狗后面骂道：“狗日的，咬什么东西！”

李寡妇也跟着赔罪说：“葛队长呀，这死狗恶得狠，也不认得个人，伤着你没？”

老翁连忙赔礼，语无伦次地说：“大人不计小人过！”

葛队长轻蔑地指指寡妇，指指老翁说：“合在一起过年呀？好好过，年后看青，吃救济都还有你们的份！”

老翁一听这话，心想，看来地又不分了，撂下打狗棍就去拽葛队长：“队长耶，天冷得要命哟，赶紧进屋烤火喝茶……”

李寡妇也听出了门道，本估计地一分，这队长就没用了，想不到，队长还有权让她吃救济，她上前跟老翁一起去拉葛队长进门烤火喝茶。这时，葛队长也没了选择，本来这两个老烂瓜走到一起就是浑身臭味，但一条庄子，从东到西，没有第二家叫他央他，他只有硬着头皮进了李寡妇的家门，一盆冒着白烟的劈柴火，烘得屋里暖烘烘的，李寡妇端来木凳让队长坐下，就着火盆，队长拉开双腿，将火盆半夹在腿裆，双手在火盆上方托着，舒服了一袋烟工夫后，说：“老翁，年后，不论地分不分，你仍然给我看青，李嫂子你的救济还照吃，这组的天还由我撑着，我说了算，没有我姓葛的办不了的事，有的人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疼人，总认为地分了，队产分了，队就不在了，陡地开始神气了……”

老翁连连点头，赶紧将一整包春节供应玫瑰牌香烟塞进队长棉袄口袋说：“队长过年抽！”

李寡妇笑吟吟地端来簸箕，将炒好的香花生一把一把地往队长口袋里塞，队长似乎又找到了往年过年时的感觉，心里热呼呼的，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队长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官话十足地说：“一定要过个好年，来年好好干嘛！”



老翁、李寡妇送走了队长，回到屋里，相互望了望，李寡妇哭丧着脸说：“地分了，他还管什么用呢？”

老翁也垂头丧气地说：“就算我为了他人情吧！”

老翁捋了捋满是头屑的额顶，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说：“要是地分不成呢？”

李寡妇将烧火棍往火盆边一靠，惊诧地说：“不假，要是队长说话真的还顶用呢？”

老翁死皮赖脸地在李寡妇脏兮兮的胸前破棉袄上搓了一把，也不知李寡妇棉衣里的皮肉到底有没有感觉，但李寡妇发出一声粗恶的暧昧话：“德性，夜里装什么死？”

老翁胡茬下的豁牙大嘴一边流口水，一边奸笑笑说：“怕你的儿子媳妇敲门……”

李寡妇手指着老翁的头顶问：“那昨夜去你家，又装什么死？”

老翁叹口气说：“对房就住翠莲，我怕动静……”

李寡妇冷笑笑说：“你怕动静？你怕翠莲？翠莲怎么就不怕你……”

老翁有点生气地问：“你这死女人，怎么说话呢？我那孩子还是黄花闺女呢！”

李寡妇撇撇嘴说：“是黄花闺女，没人说她不是，这都快晌午了，她也该回来跟你一起过年了？她人呢？”

老翁又叹口气说：“这死丫头，成天疯转，她妈死后，就娇惯坏了……”

李寡妇摇摇头说：“一个馒头煮熟吃，她像这样疯下去，你恐怕没法收场……”

老翁惊讶地将李寡妇的右臂死死地拉着问：“我家翠莲怎么啦？”

父亲带我去小队会计翁品德家写门联时，翁品德非常客气地说：

“今年写门联就不收你香烟了，以往在一起混世，有不周不全的地



方你要多包涵。”父亲推让了一会儿就将香烟装回口袋，连连点头说：“翁会计，你一贯对我家好着哩。”

经过生产队山芋窖时，听到了有女孩一抽一抽的委曲声，走近山芋窖时，里面传来一男人劝说的声音：“我是医生，一定帮你弄掉，放心，你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回家过年，过了年，我就帮你弄掉！”

我看父亲撇着嘴的表情，好像又得到了什么狗头金，闻着肉香，也顾不了那么多闲事，径直往家赶。

十一

春节刚过，县里和公社的联产承包分地工作组就进驻到大队来。土地分完分公产，先是分耕牛，我们家抽签是与李寡妇家、喂牛大爷家共用一条老水牛，抽完签，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下扁了……”

喂牛的看了一眼父亲，嘴里嚼嚼骂骂地说：“说见鬼就见鬼。”说完连连向起尘的地上大口大口吐痰，好像他准备了一肚子黏痰想在父亲面前吐！

李寡妇笑吟吟地走到父亲面前说：“你是厚道人，我们各牛腿，心里舒坦！”

父亲嗯了一声，没作过多解释。

牛粪池边打了起来，葛队长的女人见分牛抽签抽中与妇女队长顾美丽两家绑牛腿，趁顾美丽不注意，气愤地将这个常与自己男人打野的女人推入牛粪池里，好在牛粪池里有水不多，又结了冰，不过跌在牛粪池的冰面上面子难看，罪也难受。葛队长见自己女人耍泼，发起了平时队长的洋威：“日亲妈的，造反了不成，打死你这个X养的……”



队长拉着女人推来搡去，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扇耳光、打脸鼻的动作，队长心想，作为一个队长与女人发生争吵打架，还不惊坏了全队人，全队社员肯定会一起拥上去，拉开队长，劝说女人，甚至还有人会奋不顾身地跳进牛粪池拽上顾美丽这个30出头嫩汪汪的女队长，可队长想到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全队的社员都放下了手中的活，把他们三个人的表演当作一场社戏在观看，还有人起哄：“打呀！一个大女人，一个小女人，看你护着哪一个？”

“啾……不打就是驴掬出来的……”

“啾……有本事打粪池里那个嫩女人……”

“啾……队长打老壳子溜……”

队长恼羞成怒，一使劲将大女人摔倒在地，踹上一脚，伸手去将顾美丽拉了上来，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你们这些狗狗日的，骑驴看账本——走着瞧！”队长撂下这句话，扬长而去，顾美丽从粪池中被拽上来后气得脸色青紫，在一群人的“啾……”吼叫声中，捂着脸跑了……

队长女人睡在地上打滚，一群人围看，父亲上前拉了拉队长女人说：“还哭？队长跟女队长找地方那个去了！”一群人哈哈坏笑，队长女人一听父亲说这话，像疯了一样，爬起来就往家跑，一边跑，一边骂：“顾美丽……老娘死了也不放过你……”

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的山芋窖就长年空着。山芋窖的内部构造很简单，除了阴暗，其他与地面上房屋构造差不多。空着的山芋窖变成了村庄上男男女女赌钱的场所，公安抓得严，经常有庄子上聚众赌博被抓被罚被打的，山芋窖里非常隐蔽，庄子上一到晚饭后，几乎家家户户男人还有部分妇女就会聚集在这里赌博，吹牛侃天，一混就是大半夜，有的男人是真的在山芋窖里赌博吹牛看热闹，但也有的男人就不是。

队长葛跃进自从土地、公产分了以后，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有



说不出的失落感，早晨起来，总要走到汪塘边上那棵斜歪着的死柳树边上，尽管大集体时当作上工铃用的破铁铲已经被人偷去卖了，但他还是绕那棵死树转上两圈回家才能吃得下早饭的，即使外面刮着大风、下着大雨他也如此，他的女人骂他神经病，但他的神经始终就盯在那棵死柳树上。一到晚上呢？葛队长首先要到老队房、社场边上转两圈，认真而严肃，再接着，葛队长就会从组的庄头开始，一家一家地默数着，当然不像以前，他想推开谁家的门随时可以推开，因为那时他有权力推开，他是队长找社员谈事。现在就不行了，前一阵子，进了顾美丽的家门，被美丽男人胡传帮扇了几个耳光，还写了一封保证书在人家手里攥着。葛队长又走到顾美丽家的门前，见小窗里透出了灯亮，就小心地走近窗子，他也清楚顾美丽最不喜欢养狗，她有洁癖，略微脏一点的地方顾美丽都懒得沾边，胡传帮之所以要打他葛队长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女人，让葛队长的老女人推进了肮脏的牛粪池，胡传帮积郁了好长时间的一肚子怨气，打他葛队长算轻的，前后账算一算，闹了他都不解恨。

葛队长将耳朵竖着听着，屋里传出了他非常熟悉的女人的特殊声音，他的心像钻进了无数只蚂蚁，下身在不安地抖动，他将裤裆抵在墙上，裤子与墙面发出啾啾的声音，土坯墙向下撒着碎土，不一会儿，屋里声音消失了，葛队长心里的蚂蚁也搬家了，下身也安稳了。葛队长摇摇头，清醒了一下，心想，撂在没分地时，你胡传帮算什么？顾美丽我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田头地边，草堆麦垛，牛槽草屋，哪里没有她顾美丽的叫声，反过来说，你胡传帮吃亏了吗？全队的巧活轻活你拣着做，就连教夜校、搞扫盲、刷墙字那些不出力还赚多工分的事哪样跑了你？地一分，人心也分了，葛队长气愤地掏出下身将一泡臊尿刺在墙上，愤愤地走了……

自从分了地，父亲也像游魂一样，每到晚上就骗母亲说：“我

去山芋窖看人家推牌九。”母亲明知道劝他没用，也就每次都点点头，象征性地说一句：“早点回来。”

有一次，父亲一路咿咿呀呀地唱着哼着，不知不觉就来到卫生所的附近，煤油灯放出稀稀疏疏的豆光，让人感觉到卫生所有人值班，父亲倚着卫生所窗下的一棵老柳树，不声不响地蹲下，望着头顶上的密密麻麻放出寒光的星星，夜露洒在脸上，感觉有点凉，屋里的灯亮忽然吹灭，父亲心里一紧，心想，“医生值班正常是不熄灯的，怎么早早就熄灯了？”再接着，就听到有闷闷的声音。

接下来，卫生所里传出来惨人的啼哭声，父亲将耳朵贴近了窗户，邱大华的声音有些颤抖：“翠莲，我求求你，不能哭，防着外面有狗，要是让外人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我俩就都活不成了……”

翠莲的哭声不仅没小，相反变大而凄凉：“你再不带我跑了，我就不活了，天渐渐暖和，脱下棉衣，肚子就出怀了，我拿什么还能护住肚子？我妈要是知道我偷嘴怀上了野种，她在地下还不窜出来撕我脸呀？我大要是知道了还不外面这棵柳树上吊死呀？翟兵三天两头找我麻烦，庄上人知道了还不笑掉牙，那些长舌女人还不骂死我呀？我……不活……了……”

“你千万不能这样，要不我死给你看……”邱大华求饶不能，只得拿话吓唬翠莲。

翠莲慢慢地平静下来：“那你打算怎么办？”

邱大华说：“我帮你弄掉！”

翠莲说：“我不敢，去年你弄死了邱大花，你这个兽养的，堂姊妹都敢睡，睡了还给弄死！”

邱大华慌了神，连说：“翠莲翠莲，这个舌根千万不能乱嚼，千万千万不能乱嚼……”

翠莲的声音变大了起来：“怎么不能说？邱大花是不是你堂妹？邱大花是不是你帮引的产？邱大花肚里的种是不是你的？邱大花是

不是你用擀面杖将她孩子擀死失血太多死的……”

邱大华的声音像夜空里抖落的寒露，既不成句，更显冰凉：“你揭我老底呀？开初，是我逗你的？是不是你送上门的？”

翠莲气愤地骂道：“你妈的，是不是我打摆子，你把我挂了药，我迷迷糊糊就让你睡了？”

“那也是你送上门的嘛！”

翠莲的声音更大了：“姓邱的，你太缺德，这个大队到底有多少闺女让你糟蹋了，你当我不知道？这事弄不好，我就是死了，也要让你臭！”

邱大华冷笑笑，半天说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你让我臭，我让你跟你大，还有李寡妇一齐臭！”

接下来翠莲就只有哭声，没有说话，邱大华的劝说声音也渐渐地小了，听不清到底说些什么？

一袋烟功夫过后，父亲脚底发凉，起身跺跺脚，推了一推木门，又推了一下，大声喊道：“李医生在吗？李医生……”

半天没人开门，父亲又走到窗户下，大叫：“李医生……”

邱大华发出松软的腔调：“干嘛的？……”

父亲大叫：“喔，大华值班呀……”

邱大华趿拉着鞋拽开了门闩，问：“倒气呀？不让人活着？半夜三更的，你游魂呀！”

父亲奸笑笑说：“这不，我家母猪打摆子厉害……”

邱大华气恼地问：“你家母猪打摆子，不去找兽医，找我做甚？”

父亲说着就坐到了竹凳上，没有灯亮，但能感觉到邱大华喘气的急促，父亲哀求般地说：“你让我半夜三更上哪去找兽医，你那奎宁丸给几颗回去让母猪吃吃睡一觉不就好了？”

邱大华哭笑不得地说：“你是兽医？奎宁丸也能瞎吃？吃死了怎么办？”



父亲冷冷地说：“我家母猪关键是怀孕了，要是个空壳子我就不问它了！”

邱大华呆站了半天，空气在卫生所里几乎是停止了活动，邱大华感觉出胸闷，父亲听到邱大华后退了两步，一袋烟功夫，邱大华镇静了一下问：“你要几颗？”

父亲说：“吃一顿就好了！”

邱大华说：“给你三颗，吃死不怪我哟！”

父亲冷笑笑说：“母猪吃了会不会打胎？”

邱大华停顿了一会儿，吱吱唔唔地说：“我又不是兽医！”

父亲说：“你拿药给我吧，吃掉了胎位不要紧，只要保住老母猪就行！”

邱大华打着手电筒，包好了奎林丸，冰凉的手颤抖着，将药交给了父亲：“你回吧！”

父亲说：“药我拿到了，不走干什么？”刚说完，父亲又问：“钱呢？”邱大华哆嗦着说：“不要钱！”

邱大华接着说：“防着路上有恶狗！”说着，父亲前脚出门，后脚还在门槛上，就听木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父亲出了门就将一包奎林丸扔到田里去了：“我家母猪才不吃你这熊药呢！”说着就唱了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父亲夜里走路常唱的歌就是这首，大概唱歌能帮他壮胆，特别是走黑路，走近坟边，草堆边，远处有黑影，周边有动静，他就唱这首歌，他的歌在黑夜里像幽魂飘进了卫生所……

邱大华关上门，身子哆嗦着，掀开被窝，翠莲缩成了一团，憋屈了半天的闷气像洪水一样宣泄：“这日子……我真的……熬不住了……”她放声大哭，让邱大华手足无措，只得死死搂住翠莲说：“放心，翠莲，我会弄好的……”

下半夜时，翠莲推开了家里的草帘门，吊着心，轻手轻脚地往



西房间挪着步，可再轻的脚步也瞒不住彻夜未眠的父亲，看青老翁捏着手电筒来到翠莲房间，既疼爱又气愤地说：“翠莲，这人世上，闺女家千千万万不能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翠莲坐在床上，捂着有些突出的肚子说：“大大，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老翁说：“要想人不知……”

翠莲说：“庄上人嚼舌根我挡不住……”

老翁说：“有的人是坑我们，嚼舌根，想看我们父女笑话，有的人是想我们好，怕我们出洋相！”

翠莲上下牙打着架，赶紧钻进了被窝，斜躺了下去，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大大，我是怕你一人孤单，要不……”

老翁呆站了半天，声音沙哑地问：“翠莲，你这话，我听不懂，是大大对不住你，自从你妈走了后，我任由你性子，关照你少，可你千千万万不能做糊涂事情呀！”

翠莲又莫名其妙地问：“我不做糊涂事，还能做什么？”

老翁叹口气说：“好话不出门，坏话行千里，外人装作我们不知道，我们装作外人不知道，其实，前后三庄哪个是痴子？到最后只有一个人是痴子……”

翠莲虽在被窝里，但浑身像掉进了冰窟，颤抖着说：“大大，我自己惹事自己收！”

天快亮了，夜反而更黑，李寡妇疼了一夜的肚子，实在撑不住了，去了卫生所，可卫生所里，门从里面闩着，邱大华正在跟找上门来闹事的妻子冯桂花打闹，李寡妇推了两下门，见没人开门，就倚在窗户下那棵柳树上听动静。

邱大华骂道：“你这个死女人，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个影子，我邱大华死也不会再要你！”

冯桂花一边哭，一边打闹，传出气愤而肯定的语气：“那个婊



子翁翠莲怀了你的野种，我要让你们不得好死！”

邱大华声音高亢：“你防着人家撕你嘴！”

冯桂花理直气壮地吼：“要是假的，你跟我去翁看青的家里对质！”

邱大华骂：“你去找死呀！”

冯桂花说：“肯定有人找死！”

……

李寡妇忽觉肚子不疼了，抬起头往看青老翁家赶，老翁家的草帘门也不隔音，李寡妇听清了老翁与翠莲的对话，待到老翁点了烟锅回到东房间，咳嗽声音传出窗外，李寡妇用平时接头暗号引出了老翁，老翁唉声叹气地问：“天都快亮了，急急撩撩做甚？”

李寡妇靠着老翁的耳朵说：“我肚子疼去卫生所，遇着邱大华俩口子正在屋里吵架，冯桂花一口咬定翠莲怀了邱大华的种……”

老翁一听这话，烟袋从口中掉落在地上，抖落着星星点点的火苗，头脑一嗡坐到了地上，李寡妇赶紧坐在地上，攥着老翁的右手乱掐，一边掐一边慌了神地叫着：“老翁，老翁，老翁，你怎么啦？”

李寡妇摸摸老翁的手脚都冰凉了，吓得浑身发抖，她想，假如老翁死了怎么办？老翁死在自家门前，本来也没大碍，要是有人知道了老翁的死与她有关，那该怎么办？要不，赶紧喊老翁闺女翠莲？可翠莲要是知道了内情怎么弄？翠莲不能叫，翠莲会把所有罪过上到李寡妇头上，李寡妇心想冤有头债有主，到时候，落个杀人犯罪名。李寡妇又想，也不能眼看着老翁就这么一个大活人转眼死在自己面前。要赶紧去找邱大华救他，可李寡妇又一想，这事终究是邱大华惹的祸，邱大华驴心有病驴心有数，俩口子又正因这事在闹，如果去叫他，一来他自己心里有鬼不敢沾，二来他的女人冯桂花正好就此大做特做文章，就势将火点起来，到最后真的就只好收场了……

李寡妇伸手摸了摸老翁的胸心，心好像还在跳，但怎么也喊不醒，



天麻麻亮了，东边有人影，背着粪箕趁早拾粪，李寡妇心想，赶紧走，清水不沾，沾这浑水也不好收拾，李寡妇用老翁烟袋向地上磕碰出声音，东边拾粪的人好像已经听到了这边有动静，李寡妇赶紧隐藏在边上的草堆里。这人起早拾粪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父亲惯用的手法是起早拾粪，天亮前去队房牛粪池边乘没人赶紧装上一粪箕牛屎就往家跑。父亲听到动静向老翁家门前走来，父亲见前面有一堆黑影，空咳了一声，见没有动静，又用粪勺远远地钩了一下，见是软绵绵的东西，父亲心想，不好，老翁起早上茅房跌倒了，父亲赶紧放下粪箕粪勺，摸出火柴划亮了，照了照老翁的脸，又摸摸老翁的头，父亲心中一紧，总觉得老翁像是死了……

父亲摸起老翁的烟袋，塞了一袋旱烟，猛地抽一口，吹在老翁的脸上，老翁的鼻孔动了一下，父亲心想，这鬼东西没死透，父亲试着想背起老翁，试了两遍也没背动，父亲想背老翁去卫生所，找邱大华看看，弄点药，打一针也许就回过来了，但父亲没使上劲就跌了一跤，骂道：“老翁这个熊种，看青偷吃那么胖干什么？”

父亲想喊人，但父亲一想不对头，这天还没亮，跑老翁家门前干什么？老翁真要是死了，公安第一个要抓的还不就是自己。但又想，老翁好端端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一跌撂了命？也许去卫生所还有救呢！但，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背走老翁……

父亲将一锅旱烟吸完，使尽全身力气，将老翁拖回了屋里，也来不及将他送进房间，送进房间也没用，父亲抱不动老翁上床，父亲就慌慌乱乱地从东房间将破棉被抱了出来盖在老翁身上，赶紧逃离了现场。

天亮了，村庄上躁动起来，父亲将满满一粪箕牛粪倒进自家粪池里，他没有回家吃早饭，而是反常地又背起粪箕从屋后向西走去，父亲在老翁的门前屋后转来转去，心想，老翁可能真的死了，但怎么听不到翠莲的哭声？难道翠莲不在家？父亲反复想着，这个老翁

要是真的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可又怎么办？这个翠莲即使夜里出去疯，肯定是下半夜去了卫生所，可这都天亮了，总该回家了吧！正当父亲心中没有答案时，见李寡妇从东边草堆边上，拎着菜篮子慌慌张张地往西走，父亲问：“李嫂去找老翁呀？”

李寡妇低着头，什么也没说，走了过去……

父亲又从门前向屋后慢慢吞吞地走着，粪勺与粪箕之间不停地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当父亲从屋后跨过草房西山头正准备向屋前走时，只见邱大华穿着白大褂，后面跟着翠莲急急忙忙往屋里走去……

大约过了一顿饭功夫，邱大华若无其事地告别了翠莲。翠莲站在门前，双手髻着，泪眼涟涟地目送着邱大华，邱大华大声地说：“翠莲放心，你大没有大病，就是早起上茅房跌晕了，没有大碍，歇息就好了！”邱大华走得快望不见人影了，可翠莲还站在门前。

父亲背着粪箕追上了邱大华：“大华早晨舒服呀？”

邱大华懒得与父亲搭话的样子说：“大清早的，有什么舒服不舒服的？”

父亲软软地说：“老翁是心病！”

邱大华冷冷地问：“你是医生呀？”

父亲咬了咬牙说：“难道你没数？”

邱大华脚上放快了速度，将父亲撂了一大截。

父亲气愤地骂道：“糟蹋了人家闺女，还装你妈没事人一样！”

十二

三月初八，正是清明节。父亲早早就去了集市买了几样菜，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嘴里流着口水。半晌时，父亲抱草点火烧锅，母



亲就站在锅台边忙乎起来，又是煎，又是炒。我问母亲：“妈耶，家里也不来亲戚，你弄那么多小碟子干嘛？”

母亲笑笑说：“家里不来亲戚，你大今天要去祭拜先人。”

我问父亲：“祭拜甚人要带那么多菜？”

父亲一边添柴烧火，一边笑笑说：“今天我要去跟你老太、老爹、二老爹、三老奶喝两杯……”

我摇摇头说：“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些爹呀、太呀、奶呀的？”

母亲哈哈大笑说：“那些都是死了的长辈。”

父亲严肃地说：“清明节，就是添坟祭祖的日子，你等会儿跟我一起上坟去。”

我伸手从小碟里抢了一块瘦肉塞进嘴里，母亲没有阻止我，笑笑说：“你忍一会儿，跟你大上坟，烧完纸，磕过头，那些长辈只受磕的头礼，不吃东西，这些肉呀、蛋呀都紧着你吃……”

我怀疑地望望父亲，父亲也微笑着点点头，但这次父亲没有挤眉弄眼，我索性也就相信他一次。

阳光很好，运河滩涂春潮涌动，人吼牛叫，满野湖都是春耕春种春管春牧的人群。沿着运河大堤两侧是葬坟设墓的地方，从古到今，死人葬坟都讲究风水，运河大堤两侧通风透光，林木繁盛，春来鸟语花香，秋至硕果飘香，祖先们尽享运河流水给他们带来的吉祥。中饭前，排列整齐的坟头上飘起了袅袅烟火，与村庄上家家烟囱上的炊烟相映成趣。

父亲带我先到离运河闸最近，也是最高爽的一处坟墓前蹲下，父亲从竹篮里拿出四个小碟，一碟是瘦肉炒韭菜，一碟是炒鸡蛋，一碟是冷炆牛肉，还有一碟油炒花生米。

父亲用铁锹从茂密的麦田垄上铲了些泥土培在墓前，堆成了一个四方形土堆，然后恭敬地将四个小碟摆放在泥土堆成的桌子上，又在四个小碟前方摆了四只酒杯，放上四双筷子。接着，父亲从一



只尼龙口袋里掏出两串像元宝一样的灰纸，再从另一只尼龙口袋里掏出一把金黄的麦草，将元宝纸摊放到麦草上面。父亲说，这些金条和元宝都是烧给我爹我奶的。一切准备停当，父亲从口袋里摸出火柴，抽出一只黑头火柴杆，一边划擦火柴，一边推我说：“小儿，跪下。”接着我就与父亲并排跪在一堆火前面。

父亲低声说：“我大我妈呀，今天是清明，我跟你们孙子来给你上坟了，烧点纸送点钱给你们，在那边好好过日子，不要委屈自己，天凉加衣，病了寻医，相互照应，处好邻居，风大不要下水，浪急不要行船……”父亲一边说，一边将锡壶里的酒倒进四个酒盅，又将酒盅一盅一盅倒进旺盛的火里，接着拿起一双筷子，将四个盘里的菜分别夹了一两块放进火里烧，火快熄灭时，父亲说：“小儿磕头！”

我问：“磕几个？”

父亲说：“要学着，磕四个响头！”

我记着母亲那句话：死去的长辈只受磕头礼，不吃东西，我只要磕了头，这四个小碟全归于我。

我磕了四个头。父亲用铁锹在麦田埂上开土，一锹一锹的鲜土覆盖在坟头上，不一会儿一座新坟就完成了，父亲又用新开来的三个大小不一的土块放在坟顶上，在土块上压上了几张灰色火纸。父亲叫我：“小儿，你人小，拿不动铁锹，就用手抓几把鲜土撒在坟上就中了。”

我按父亲的要求，抓了几把鲜土围着坟头转了一圈。

父亲一边整理碟筷等物，一边嘱咐说：“我大我妈呀，我们现在好过了，有了地，有了儿，家像家，人像人，这不，你们孙子都这么大了，好着呢，你们放心吧！”

中饭前后，村庄上家家户户都在上坟烧纸添坟，整个运河堤两侧白烟四起，祈福嘱咐声响彻运河滩涂，路上的行人，携老搀小，扛锹提篮，脚步匆匆……



青黄不接的春天，让人觉得日子难熬，度日如年。可父亲三天两头傍晚出动，鸡叫头遍时像游魂一样背回些花生、大黍、山芋。

清明那天夜里，父亲蹲在李丰收的墓前，先是烧了纸磕了头，接着就开始破土取东西，忽然从不远处扔来一个土块，正砸在父亲的头顶，父亲的头顶闷实地被击出了响声，父亲觉得天旋地转，半天骂了一句：“鬼日出的，你到底是哪一个？”父亲用手电四下里照，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父亲赶紧跪了下来，一边磕头一边叨咕：“李大哥，李大哥，老三有所得罪，今年分地头一年就闹春荒，家家缺粮断炊，我家负担重，来找你借点稀饭粮，收下还你……”

父亲将手电放在坟顶，照着铁锹位置，很快，父亲就从坟头掏出了一个尼龙口袋，父亲一试，是带壳花生，心想，有这一袋花生，拿去集市卖了，一春灯油火耗就够了，刚才那重重的泥块碰击全然忘到了脑后，父亲正用铁锹还土，从麦地站起两个人，原来老翁和李寡妇就埋伏在不远处的麦田里。

李寡妇亡命地扑向父亲，破口大骂：“你这个缺德鬼呀，半夜三更挖我家老头墓呀，今天我就跟你拼啦……”

父亲被李寡妇的哭喊拉扯一下子弄懵了，父亲倒在齐膝深的麦田里，半天没反应过来，正准备爬起来，被老翁一脚踩在了腰上：“天下最缺德事让你做绝了，你再能哪！你不是喜欢纵呀跳呀的，能不够的东西……”老翁一边在父亲身上使劲，一边恶狠狠地咒骂。

李寡妇对老翁说：“这个刘老三本来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他陪我家老李……”

父亲一听这话，大声吆喝道：“你这对狗男女，这坟里埋的是什么，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们，半年前，我就清楚了一切……”

老翁一不慎被父亲反摁在麦田埂上，父亲迅速抢回手电筒，对准李寡妇大声叫道：“你这个老东西，你是省油的灯吗？老李一倒头，你这老东西就没闲着一天。”接着，只见父亲跃身上前一巴掌掴在

李寡妇脸上，紧接着就将李寡妇推搡到老翁边上，厉声吆喝：“你这一对狗男女，整天都在偷鸡摸狗，装什么好人？再装呀！”父亲又给老翁一个耳光。

李寡妇趴在老翁身上大声哭诉：“饶了我们吧……你行行好……老李死了我也没有盼头……”

父亲冷笑着：“我一向大公无私，我一直紧盯你们一对盗贼，在庄子上装模作样，表面可怜巴巴，内里你们在做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要把你们偷鸡摸狗的事报告给上级！”

老翁赶紧爬了起来，又跪下，拽了拽李寡妇，也跪下，连连给父亲磕头，连声喊：“饶了我们……”

父亲双手叉腰，说：“我平时，总觉得你们俩不容易，一个死了老头，一个死了老婆，合在一起舒舒服服过过日子，哪晓得，你们在一起是在干这种见不得人的鬼事！”

李寡妇哭哭啼啼地说：“我一个寡妇人家，有什么主见，老李一死，就指望老翁……”

父亲冷笑笑，说：“老李不死，你也没闲着！”

老翁上前，将尼龙口袋的尘土拍了拍，拎到父亲面前说：“你走吧，这坑我来填！”

父亲笑笑说：“你老翁尽走蹩脚路，家里家外的……”

老翁的舌头在嘴里憋了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见父亲背上花生拎起铁锹要走，连忙拽了拽父亲的裤腿，跪下磕头：“兄弟你好人行好运，修子修孙……”

父亲冷冷地说：“你也要修子修孙，不过要修正统的……”

父亲走了一会儿，觉得离老翁和李寡妇已经远了，他蹲了下来，坐在麦田埂上，但仍能听到坟上传来的声音，父亲心想，鬼人做鬼事、说鬼话，还是坐下来听听。其实，父亲心里也发毛，刚才是多么危险的一局棋，差点下砸了，父亲回想起来后背都湿了，像从水里刚

捞上来，身上发出一股腥馊的汗味，关键时刻，父亲既沉着又冷静，在被老翁踩在脚下、李寡妇下毒心想弄死父亲给李丰收陪葬的凶险情况下，父亲击中要害，指出一对狗男女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从气势上击垮了一对狗男女，到最后，他们跪地求饶，求父亲放他们一条生路。

父亲听到坟头上李寡妇的哭闹声、老翁的劝说声，但这些哭闹声和劝说声也让父亲不安。首先，这半夜三更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挖坟偷盗，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因这事造成死了人，第一个倒霉的便是父亲，还有，父亲本身的行为也是偷盗，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父亲越想越害怕，他坐在田埂上，后悔一不该来，二不该背这包花生，如果不拿这包花生，还有后话好说……

父亲心情坏透了，坟头的得意陡然变得像这黑暗的夜一样阴沉，他做贼心虚，也不敢打着手电筒，磕磕碰碰地来到运河闸，又坐了下来，腿底像灌满了铅，重得抬不起来了。

凉风一阵阵地从田野深处吹来，季风的透凉，让父亲打了一个寒颤，他感觉到自己背回来的尼龙口袋不是花生而是李丰收的骨灰，他感到透心地凉，感觉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尼龙口袋，手皮感觉明显是花生，但他心里总觉得是李丰收没烧透的骨刺，他战战兢兢地从口袋里抠出一只花生，剥了壳，放进嘴里，慢慢地嚼了几下，觉得没有花生味，感觉满嘴都是骨灰的烧香味，父亲连连吐了两口，又用右手给自己连扇了两个耳光，顿时清醒了许多，正准备起身再走，却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声音。

李寡妇不再哭泣，但声音可怜兮兮：“翁大哥呀，这苦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那个坏种要是告了我俩，那还不如拽根头发吊死算了。”

老翁压低声音说：“他大婶呀，你想过没有，刘老三今晚是挖坟掘墓偷东西，在这世上，还有比挖坟掘墓偷东西再缺德的事吗？”



李寡妇说：“那个东西比狐狸还猾，他要是不承认挖我家墓偷东西呢？”

老翁说：“那个尼龙袋都让他扛走了，他不承认就不承认啦？”

李寡妇唉声叹气地说：“反正我不蹲底，总觉得日子是过到头了……”

老翁也唉声叹气地说：“要不这土地分到户，也出不了这些事情，摺在以前，队里队外看青就我一人，哪个龟孙子也沾不了边，自打这地分到户以后，家家户户都像猴子一样，哎……这世道变的，真他奶奶的家无主扫帚，这个生产队是完蛋了……”

父亲回到家，将一口袋花生藏在自家的山芋窖里，在门前连吐两口黏痰，边吐边骂：“晦气，晦气。”

天快亮的时候，母亲起来倒马桶，刷完马桶正往家走时，忽然听到庄西头传来哭喊声，再细心一听是李寡妇的二儿媳妇：“我的亲妈呀……你怎就想不开的……是什么鬼追着你走的……”

母亲没有回家，循着这哭声，来到了李寡妇家，只见院里已挤满了人，慌手慌脚地将挂在枣树上早已凉透的李寡妇往下放。李寡妇穿了一身士林蓝的春秋服，脸已变形，脸色青紫，眼睛圆睁着，鼻子歪着，舌头外露，她的两个儿子和儿媳慌忙地为她整理头发，将她冷硬的舌头往嘴里塞，眼睛怎么弄也合不上，母亲走上前去，跟李寡妇两个儿媳说：“不能硬弄，用温湿毛巾捂上一会儿再弄……”

庄子上笼罩着悲伤，虽然李寡妇上吊自死不是这庄子上的首例，但她是土地分到户第一个自死上吊的女人。母亲到家后，慌乱地忙好了早饭，叫全家都来吃早饭，父亲问她：“你怎不吃的？”

母亲冷着脸说：“李寡妇怪可怜的……”

父亲夹着的一个山芋掉进碗里，溅得到处是稀饭，冷冷地问：“大清早，怎么就李寡妇可怜了？”

母亲说：“李寡妇上吊死了。”



父亲重重地将碗放下，口不择言地问：“她怎么能上吊死呢？”

母亲奇怪地望了望父亲问：“你这话怎么讲呢？”

父亲觉得说话有点乱，赶紧补充说：“我说李寡妇不容易，是什么事情让她绕不过这次，非要走这条路呢？”

队长葛跃进召集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给李寡妇办丧事，正吊的日子就选在三天里。第二天庄上十个强壮劳动力去给李寡妇开墓穴，与李丰收合葬，可这墓穴一开，让庄上的男女老少大跌眼镜，李丰收的墓地里开挖出几十包（尼龙包）花生、玉米棒、山芋，还有绿豆等等一些粮食。

有人鬼叫：“还有重要文物溜！”

老会计翁品德扔掉铁叉走了过来，拿起一看，“这是大集体时候保管公粮的‘公平’大印。”

一男子大叫：“这‘公平’大印是看青老翁保管的，怎么弄到老李坟里的？”

正在操持李寡妇丧事的葛跃进听说李丰收坟里挖出那么多东西，赶紧骑上破旧飞鸽牌自行车，咯吱咯吱地来到田头，扔掉自行车，来到坟前，这场景让葛跃进大吃一惊：“我的亲妈呀，这个坟里真的出鬼了……”

翁品德靠近葛跃进，低声地说：“葛队长，这事怎么办？你要尽快拿主意。”

葛跃进深深地叹口气说：“容我多思量！”

李丰收的墓地变成了粮行，摆放着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葛跃进手里拿着那把“公平”大印说：“坟里挖到这个……”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李丰收坟里挖出大量东西的消息很快让公社公安知道了，公安特派员腰里别着一把乌黑的手枪，大盖帽上的五角星红得刺眼，虽然年近五十的年龄，但穿上那身公安制服就显得特别精神，他在坟边首先与葛跃进握了握手，他的白手套白得



跟他黝黑的脸庞形成较大的反差，只见葛跃进连连点头，问：“王特派员，您看这事怎办？”

王特派员从坟的四周左看看，右看看，点着了葛跃进敬上的一支“飞马”牌香烟，眼睛巡视着这些出土的物件，又巡视着围在坟四周的人群，一言不发，只顾抽烟。

烟抽完了，王特派员顺手拿起那块“公平”大印，连连点头说：“这事好办！”

葛跃进忙说：“李寡妇明天就下葬了，这事恐怕得抓紧。”

王特派员一改和善，双手叉腰，凶狠地望着葛跃进说：“下葬？下什么葬？这里的事情可大着呢！”

葛跃进被吓得浑身哆嗦，连连陪着不是：“听特派员的，按特派员要求做！”

第二天，王特派员带来了十多名警察，围绕李丰收的坟墓拉起了警戒线，可警戒线的外围站着上千个男男女女在看热闹，当然，按照王特派员的要求，公社、大队都来人协助破案，将村庄上男女老少都组织到李丰收坟墓现场来。葛跃进的队长权威又发挥了作用，他在村庄从东向西扯开嗓门喊：“庄上的男女老少都给我听好了，按上级公安要求，全体人员都去李丰收墓地破案溜……”葛跃进即使不鬼叫，村庄上也挂不住一个人，因为自古以来，村庄上就没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更没惊动过那么多公安，这种不花钱看热闹的事谁又能放过？

队里原来一帮队委又被葛跃进组织起来，每人发一“值勤”红袖标，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组织好，不得拥挤推搡，不得吵闹。

忽听王特派员叫喊葛跃进：“你把原来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拎到前面来排排队，查查人头……”

葛跃进叫喊：“我队全体社员都挤过来排队……”随着葛跃进的一声令下，脚下的麦田发出嗞啦嗞啦的摩擦声。父亲紧紧地拽着我，



低头瞟了一眼葛跃进，轻声说：“乖乖，一个李寡妇惊动那么大阵势呀？”葛跃进撇撇嘴，冲着父亲小声说了句：“少说句把话没人说你是哑巴！”父亲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发现，父亲从来没有今天这么老实过，天并不冷，但他拽我的手冰凉，身子还不时地颤抖着……

葛跃进从庄子东头第一家开始点名，结果发现有几户人家不在，葛跃进赶紧向王特派员报告，王特派员掏出小本本记了一下，又点了点头。

田头停满了公安的警车，李丰收的墓周围围满了警察，有照相的，有用塑料袋取土的，他们将所有出土的粮食和其他物件全部装上了警车，剩下两辆空车准备从庄上带人，车辆直奔老翁家，可老翁家草帘门紧锁着，十几名警察将老翁家包围了，可搜来搜去，屋里面连一根鸡毛也没留下……

公安局通过排查，同时失踪的还有老翁的儿子翁国庆、儿媳翟金花，孙子翁大宝，女儿翁翠莲。公安到卫生所想了解情况，才发现邱大华也失踪了。公安带走了翟兵，可翟兵一点不惧怕，反而高高兴兴地与庄邻挥手上了警车。

父亲站在运河闸上，望着喧闹的村庄，心中甚是不安，他远远地望着村庄上一群男女披麻戴孝送走了李寡妇，父亲感觉到李丰收与李寡妇汇合后游魂出坟，死死地盯着他。父亲不敢回家，他躲到老翁破败的看青棚里，除了任由寒冷和饥饿惩罚之外，夜间难熬的是恶梦中的李丰收和李寡妇找上门与他的清算……

十三

天黑了下來，村庄像死一样沉寂，母亲做好了晚饭，吆喝着全家坐下来吃晚饭。父亲洗了一个从菜园中刚薅出来的新鲜萝卜，洗



净后，又倒了半壶山芋干白酒，端坐在方桌的东侧，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就着手里的新鲜萝卜。我跟大哥、小妹分坐在桌子的另两侧，吃起了热气腾腾的萝卜粥。母亲望着被萝卜和老酒辣得头额冒出热汗的父亲，有些不屑地说，你要像老翁父子一样每月都有票子进家，我也炒几个热菜让你上床前喝上几杯，歇歇身子骨，可你就是舍不得这个烂摊子。你看看，这三个追命鬼两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眼看都要花大钱了，可家里除了一折粮食，还有什么？地里长的也只好穿衣吃饭，人情来往还靠我涮锅水一年淘两头小猪，要不，这个家还不顾头顾不了腩？

父亲放下酒杯，丢下半截萝卜说：“我走了，这三个追命鬼你一人带？七八亩田地你一人种？人情来往你一个人去应酬？”

母亲放下碗筷说：“你瞧瞧这个村庄上四十几户人家，除了你一个四十来岁的年轻人整天像游魂一样，还有几个？你从东庄到西庄给我找找看……”

父亲叹口气说：“前天邱大华又给我来信了。”

母亲撇撇嘴说：“你就是正事做不了，鬼事做不完，那个邱大华公安没逮着的原因，就是你，做鬼事通风报信，他一个不干净的男人，还带着老翁黄花闺女跑了，家里守着一个，外面养着一个，这种男人，也只有你刘老三这种不上路数的人跟他做盯屁虫……”

父亲黑阴着脸问：“你说够没？人家邱大华怎么啦？家里守一个，外面养一个，那是人家的本事！你还没看到人家上一个月又给大老婆冯桂花寄了四百块，四十张大团结你见过没？”

母亲将饭碗带劲地朝桌上一摔，嚷道：“我没见过那么多大团结，可人家冯桂花见着了，冯桂花是家庭妇女吧？人家为什么见着那么多钱了？那是人家男人有本事赚钱养家呀！你呢？你整天像游魂一样，东庄转转，西庄溜溜，看看这个庄子上，还有几家土坯墙草房？就连那几个无儿户也都翻盖了草屋，改成了瓦房！你除了一张臭嘴，



还有什么本事？”

父亲望大哥瞅瞅，又望望我，再望望小妹，最后盯着我的脸问：“成绩提高没？”

我心想，父亲就是一个逮不着兔子杀狗吃的人，他被母亲训了之后，没话可说了，找孩子消气，大哥是一个老实头，被打被骂只会哭和跑，小妹又太小，好像只有我一个人适合他消气。我头也不抬地吃着粥饭，像没听到一样，父亲拿起半截萝卜在桌上敲敲说：“妈的，养一个聋子！我问你，成绩怎么样啦？”

我怕父亲气急败坏伸手打我，赶紧抬了一下头，佯装才听到的恭维样子说：“还可以。”

父亲冷笑着说：“你他妈的，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报笑不报丧的东西，听说上一个月两门不及格……”

我摇摇头说：“初中课程，你懂什么？”

父亲见我反抗，说他不懂，伤了他的自尊，伸手打我，可手没落到我头上，便被母亲从半空中托了起来，母亲大声喊道：“没尿有屁的东西，有本事走出这二亩三分地去撒野，跟自家女人孩子撒什么野？”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父亲带着我和大哥，来到了运河堤上的坟岗，站在运河闸上向北望去，满目葱绿，油菜花已零零星星地露出花蕊，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妈让我出去打工赚钱，我也多次想甩手走出家门，可每次下不了决心的倒不是家而是这田里的坟呐……”

父亲带我们来到爷爷奶奶的坟上，祖坟坐落在一片茂盛的小麦田中央，田埂上是零零星星的油菜花，坟上是绿油油的野草野菜，由于长年的雨淋，坟头上的泥土已经冲涮淤平，要不是那块冷冰冰的墓碑，还真的没法找到祖坟的位置。父亲挥锹将坟周边的泥土挖起再覆盖到坟上，坟的周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沟壑，泥土一



锹一锹地被铲覆上坟头，坟头慢慢地向上攀升，坟身也慢慢向四周扩展丰满，黄岗土在父亲的锹下变成了一个圆锥形的斗笠扣在旷野的绿色葱茏中。父亲将三张黄表纸夹在两块四方形的黄岗土中间，并慎重地安放在坟头上，接着父亲将坟身上高高低低的土块整理平坦，将薅起的野草野花拾起来扔进了一片茂盛的麦田。

父亲围着坟墓转了三圈，脸色沉重。父亲用铁锹在田埂上开出四块方方正正的黄岗土，土上夹带着星星点点的油菜花儿，又将四块泥土在坟墓东南角的位置堆砌成了一个“吃饭”的小方桌，四块泥土堆砌好后，用铁锹将泥土拍平，一个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的泥制方桌成形后，父亲笑笑说：“大子、二子都过来，跪下，准备给爷爷奶奶烧纸磕头。”只见父亲从尼龙口袋里掏出灰色的元宝纸和黄色的黄表纸摊放在金黄色的麦穗上。

我问父亲，烧这些有什么用？父亲指指金黄色的麦穗说，这个黄的麦穗在阴间是金条，灰色元宝纸代表银元宝，这黄色的纸代表零花钱。

大哥因不慎重，对父亲的解释发出嘻笑声，被父亲踢了一脚，说：“不成器的东西，你爷爷奶奶肯定生气了。”大哥被踢重了，蹲在一边呜呜咽咽地哭。父亲气愤地嚷道：“都快上高中的人了，还不晓得个好歹，这是来给你爷爷奶奶上坟，还嘻嘻哈哈笑得出来，花钱念书学知识呢，有什么用处？”

父亲一边叫嚷批评大哥，一边将带来的四个菜摆放在用泥土刚堆成的小泥桌上，一盘是米糕，一盘是油炸小果子，一盘是煮鸡蛋，一盘是凉拌萝卜丝。

纸烧了起来，映红了父亲粗黑的脸庞，只听父亲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大呀……妈呀……我就要离家打工赚钱去了，现如今，村庄上也没几个周正的男子汉在家死守这几亩地了，孩子要念书，种地要交“三两五钱”、农业税，就连养猪也要交生猪税、包槽税，

买个自行车还要交自行车税，还交什么教育费、水利费、民兵训练费、扫盲费、擦枪费、五包老人费，没人能说清要交多少种费用，就一百多项呀，负担重得儿子快挑不动了，眼看庄上人家都翻盖了茅草屋变成了大瓦房，我们家还是外甥穿舅奶鞋——老样子，再不出去赚钱，这家就箍不住了，我一旦出了门，多则年把，少则三五个月都来不了这湖滩地看你们了，你们要好好保重，相互照应，春天风大，别受凉了，烧点钱给你们，都给收好了，我再穷也不能让你们忍饥挨饿，儿子不孝呀……”父亲的声音低沉到最后一句就哭出了声音，接着他将四个菜分别夹一点放在火上烧，又将白酒倒了几盅浇到火上，快熄灭的火焰猛地向半空蹿了一下，所有的祭品化为一股青烟上了天。父亲重重地磕了四个头，父亲对跪在左右的两个儿子说：“磕头！都给你爷爷奶奶磕头！磕四个响头！”

十四

快到清明时节，一个微风轻拂的午后，队长葛跃进上门通知母亲说，送信的来了，说有我家一封挂号信、一张汇款单、一个包裹。

母亲笑笑问：“那这些东西呢？”

葛跃进说：“你家刘老三寄的肯定是贵重物品，再说那挂号信、存单也都要村里开证明去邮局才能拿到。”

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说：“谢谢葛队长！”

葛跃进没话找话说：“运河滩那块小麦田里，数你家麦子长势最差，黄瘦得跟女人贫血一样，草比麦多，草比麦高，看来，刘老三一走，靠你一个人真的还不行！”

母亲笑笑说，地里也长不出金子，800斤小麦跟600斤小麦，也就是悬殊一二十块钱。母亲冷笑笑说：“现在队长还抓生产呀？”



葛跃进撇撇嘴说：“刘老三是种田好手，虽然嘴上油一点，但也算手一份嘴一份，这田地到了女人手里，只见草在疯长，就是不见麦苗长高，离了男人，女人算个球？”

母亲见葛跃进嘴里尽是胡言乱语，狠劲地吐了一口，接着唤起了看家小黑狗：“狗狗狗……”一条不胖不瘦的小黑狗轻飘飘地跑到母亲身边，摇着尾巴，母亲对小黑狗说：“没用的东西，当咬的时候装你妈什么死？”

母亲轻轻地踢了一下小黑狗，小黑狗心领神会地上前死死地咬住了葛跃进的裤脚，葛跃进气愤地说，不识好歹的女人……小黑狗汪汪汪汪地将葛跃进送走了，母亲哈哈大笑说：“这狗礼数全的，将你葛大哥送去家门口了……哈哈……”

母亲关好了门，背起了粪箕直奔运河滩的麦地去了。一路上，春潮涌动，牛驴上路，青草在牛驴的咀嚼后冒出奶一样的白汁，放牛的老人孩子，将牛散放在沟埂上吃着青草，老人孩子聚集在田埂上，一位老者满头银发，黑白相间的胡须拖到了胸口上，微胖的黑红脸洋溢着春天落霞般的喜气。老者在给孩子们讲村子的来历，母亲将粪箕放到一边，坐到一个女孩边上，抚摸着孩子问：“老爷爷讲的是什么？”

女孩笑着说：“老爷爷还没正式开讲呢，老爷爷说，要讲我们村子的来历。”

另一男童说，爷爷讲古今。

老爷爷望着母亲笑笑说：“哄这些孩子玩的，放几天假，这些孩子会疯跑，刚才还你追我撵疯着呢，这不，听我说要讲《八堡传说》，都过来了。”

母亲笑笑说：“李大爷讲了几十年古今，听你讲村子的传说还是第一回，我倒要听听你还能讲出什么新花样。”

李大爷笑着将一支洋烟点着了，干咳一声说，“猴子”你听……



母亲往沟里吐了一口说：“这苦老头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油，说着母亲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大爷叫李冲锋，七十多岁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战斗英雄，家里的箱底里收藏着好多的军功章和证书，但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在村子里，享受着运河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传讲着村子里发生的家长里短……

母亲笑笑说：“李大爷你讲呀，再不讲孩子们又要耍疯了。”

李大爷扔掉了烟蒂，清了清嗓门，望着母亲鬼鬼说说，你们听我说……

三月小阳春，太阳斜挂在苦楝梢头，宽阔的运河上，波光粼粼。懒洋洋的驴马啃够了柴草，在白果的皮鞭吆喝下，向着城隍庙缓步走去，屁股后面的太阳慢慢地落入了运河。父亲刘崇德负责着城隍庙的打理，庙的左边上就是白果的家。

白果刚把一群驴马赶进圈舍，就瞧见父亲刘崇德急匆匆地走进了马舍，“白果，刚才邱渡口杨万才来上香求子，听说邱摆渡的娘快不行了。”

白果惊讶：“邱奶奶前些时候还不是硬朗着吗？怎么陡得就要不行了呢？”

白果父亲摇摇头说：“邱长财摆渡一辈子，也没看吃一顿饱饭，穿一双跟脚鞋。”

白果拴好驴马，两手相互拍了一下烟尘，说：“这怎得了，我得去瞧瞧。”

白果母亲刘翟氏踮着三寸金莲走了过来，撇了一下嘴说：“你小子心事重，水仙奶奶不行了，你着急甚？找着茬子去见水仙的吧？聘礼才过去个把月，水仙八月里才过门，你可别让邱家说出话来。”

白果父亲笑笑说：“我这小子脑子灵验，他妈做贼都要光鲜！”

白果红着脸，望着一旁的父亲和母亲，走向了河边，解开了木



橹绳索，划着木船，拂着晚风，顶着逆流向北驶去。

小船驰入了邱家渡，白果熟练地拴好小船，爬上了岸，借着皎洁的月光，白果推开了水仙家的草帘门。

“哪一个？”这是邱长财的声音，既软又涩，像是床头那盏快熄的油灯。

“我，叔叔。”白果一边应着，一边扫视着低矮的茅草屋。

床上睡着气若游丝的奶奶，透过那盏像睡着了的油灯，看着快要没有气息的老人，水仙和母亲邱杨氏都趴在老人的床边哀伤叹气，父亲邱长财一边搓着麻绳，一边低沉着声音说：“恐怕是撑不了天亮就要去你家给信了……”

水仙听父亲说着丧气话，哀伤地叫喊：“奶奶呀——你不能死——水仙离不开——你呀！”声音撕心裂肺，撕碎了茅草屋，传到了运河的水面上，成群结队的水鸟发出呱呱呱呱的哀鸣声。

李大爷的脸色凝重，语气低沉，这时的运河上微风泛起，河滩上的青草随风飘舞，孩子们围拢着李大爷，一双双期盼的眼神，急急地催问着李大爷：“后来呢？”母亲也挪动着身子，靠近李大爷的边上，忙着问：“那后来呢？”李大爷咳了一声，又点了一支卷烟，轻轻地吸上一口，抖动着长长的胡须，不紧不慢地说……

白果走近水仙，抚摸着水仙乌黑的头发说：“我们不让奶奶死。”

邱长财叹口气回应：“你又不是郎中。”

水仙抓住白果大叫：“白果哥哥，你救救我奶奶……”

白果伸手去抱奶奶，邱长财走上前来，厉声叫道：“你这孩子，想做甚？天乌黑，这运河堤又窄又陡，一路野兽出没，再说，快死的人啦，找神仙也救不活，你就让她安安稳稳地去吧。”

白果抱起了奶奶，说：“水仙，来，帮哥一把，我们走水路，去李义口，那里有一李郎中，我们芦塘的翟宝奎就是他瞧好的，快……”



水仙和白果抬着奶奶上了小船，邱长财也划上了小舟紧随其后，船在河中行。水仙不时地唤叫：“奶奶，奶奶，你可撑住……”邱长财也不停地叫唤：“娘……娘……白果下心救你了，你修到好孙女婿了……”

白果听得心里发热，一边使劲划船，一边让水仙多叫唤奶奶，不能让她睡死了。

赶到李义口，寻找到李郎中，鸡已叫了头遍。

李大爷到底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又经历过战争，扛过枪受过伤，所以讲话时间长了出现了气喘，母亲伸手给李大爷捶后背，一边捶一边说：“人老了就不要撑着，好好呆在家里歇着！”可李大爷咳青了脸，停了一会儿说：“孩子们都跨过长江去了，以前是跨过长江打老蒋，现在是跨过长江去赚钱，反过来说，不赚钱守着两亩田地能穷死，哎……”李大爷将烟屁股扔了，地上冒出一阵散乱的火花。孩子们待不住了，忙问：“后来呢？”母亲说：“李大爷太累了，明天再讲！”孩子们说：“明天上学了，一上学吃住在学校就是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孩子说：“李爷爷讲得比老师作文课好听多了。”李大爷微微笑笑说……

奶奶几日服药就下床走路，逢人便说：“城隍庙里有活菩萨，那可是我孙女婿……”

水仙去柴草丛里找来野鸡、野鸭蛋，聚了一箩筐，逼着父亲带她去城隍庙烧香，感恩心上之人。

六月，天气闷热难挡。东南方向的黑云如猛虎来袭，带来了冰雹和狂风，刘崇德赶紧动员全家将所有粮草、衣物及时转移到庙里。顿时运河夹滩上的十多户人家，除了离城隍庙近一些的躲进了庙里，其余人家都难免遭祸，邱长财家的老老少少，要不是扣在渡口的两根缆绳网住了全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风雨过后，白果在父亲的帮助下，将满船的柴草、粮食、衣物及时地送到了邱家渡，可让白

果不能接受的一幕出现在眼前，原来的房屋寸草不留，水仙家老少正抱团痛哭。白果见状，挽起了水仙，为她拭去泪水：“水仙妹妹，别哭了，天灾无情，这不，粮草衣物我都送来了。”

这时，运河滩上一阵乌鸦飞过，麦苗也随风摆动，运河滩上一片沉寂，几个儿童的呜呜哭声打破沉寂，孩子们被故事中的白果所感动，被人世间拥有的这种真情所触动。李大爷歇了一下接着说……

这时，奶奶拉过白果，搂在怀里痛哭：“你就是我们邱家的神哪……”

白果拉过邱长财商议，准备重苦三间茅屋。

白果不分白天黑夜地从龙窝塘砍树锯树，每天往返三四个来回，几天工夫就凑齐了建房用的型条木。

个把月的功夫，白果与父亲还有十几家庄邻一起动手，整型条的整型条，涮柴草的涮柴草，邱家渡口上又呈现出三间高大敞亮的柴草屋。白果还从灯塔村大地主刘宝天家买来了一只带镜的梳妆匣送给水仙，放在新房里，水仙嬉笑着说：“白果哥哥，这里面有你也有我，有这面镜子，这天下就完全属于你，属于我了。”白果红着脸说：“等到中秋，你过了门，我们共同建一片属于你、属于我们的小天地。”

水仙紧紧地抱着白果的右臂说：“我们现在就有自己小天地啦，就是这只镜子嘛！”

白果笑笑说：“这个天地太小啦，将来，我要给水仙妹妹造一个大大的天地哩！”

七月的盛夏正是嬉水纳凉好季节，热辣辣的太阳照在水面上，运河上水鸟阵阵，渔歌声声，采莲采藕，下网捕鱼捉虾，好一派人间景象。水仙坐在船头，白果划着船儿，一颗颗莲子抖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堆满了小小船舱，白果清了清嗓门，望着两岸碧绿的屏障，大声唱了起来：



运河水来漫河床 / 白果家住在芦塘 / 小船划过邱渡口 / 水仙坐在荷叶上。

水仙将一颗莲子竖在半空，望着前方高耸的银杏树，也大声唱了起来：

运河水来连天长 / 水仙家住东岸上 / 小船划过城隍庙 / 远望郎君水中央。

这时，水仙和白果的对唱引来了几十条小船围拢过来，有的大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水仙四周打量一下，抖落掉头上、脸上、衣服上的水珠，手指指船仓，调皮地说：“这个没满，回家挨打哩……”

哦……一片乱叫声之后，孩子们七手八脚地又向白果的船仓里扔莲子、嫩藕、鱼、虾……接着就听河面上清脆的女声响起……

运河水来浪打浪 / 口唱渔歌眼望郎 / 捧朵浪花撒开去 / 波连波来浪压浪……

这时，河面上百鸟齐鸣，渔歌飞扬，小木船划水击浪，相互追逐，男女声共同鸣唱，反复吟诵……

口唱渔歌眼望郎哩……波连波来浪压浪唷……

正当孩子们玩得尽兴时，河堤上传来了急促的牛角号声，并一声比一声急促，接着就听到了远处传来：“赶快集合喽……到城隍庙拜神仙，西南出现龙尾喽……”

白果抬头向西南望去，就见一片乌云堆积，一条龙尾在乌云的上面清晰可见地摆来摆去，又听，一孩童大声吆喝：“不好了……涨水了……赶快上岸……”

李大爷望着不远处静静的运河提高嗓门说……

“河水涨得好凶呀，赶快向城隍庙方向，我们一起祭拜水神……”

白果大声吆喝，到了城隍庙，只听刘崇德大声喊道：“诸位乡邻，龙尾已现，河水暴涨，请大伙走出庙门，一起面向西南龙尾，烧香



求龙，伏水镇妖，留我百姓活命……”

城隍庙门前和银杏树下，整齐地排列着众乡邻，齐声叩拜：“请诸神显灵，伏水镇妖，留我百姓安身……”

这时，运河里传来咆哮的涨水声，狂风四起，黑云堵塞了眼前所有的白光，龙体变大，龙头出现，由黑变白，在黑云堆里翻滚，像被开水烫伤一样，局促不安，张牙舞爪，一时伸尾，一时摇头，浑身摇摆，鳞身越来越近，一团黑云将龙体拥至运河上空。只听一声霹雳巨响，高大的银杏树出现断裂，庙顶瓦片像一片锉牙声。龙身不安地将头向西伸去，可头部一伸，却将尾部系在了银杏树上。这时，庙前银杏树下一片哭喊声，正当此时，跪在白果边上的水仙，轻飘飘地，双手被龙尾缠绕着，慢慢地迈过银杏树顶，向半空似飞似游地远去……

白果猛地抬头，去拽水仙，可只拽下水仙的一只绣花鞋，这时只听得白果大声疾呼：“水仙……你回来……”

龙身渐渐隐去，水仙被一堆黑云慢慢地淹没，又随一声巨响，黑云散去，咆哮的运河水渐渐地平息，众乡邻纷纷议论：“这可是水仙救了我们！”

李大爷咳个不停，母亲又帮他捶捶后背，孩子们焦急地问：“老爷爷，那后来呢？”李大爷连连点着头，稍微歇了一下说……

白果抱着水仙留下的一只绣花鞋失声痛哭，乡邻们左劝右劝不见效，邱长财一家哭得死去活来，刘崇德夫妻见儿子白果如此伤心，连连给庙里诸神烧香磕头，求神显灵，归还水仙，可所有计策全使完了，水仙还是没有回来，日子一天天过去，运河堆的城隍庙前，银杏树下不停地传来：“水仙……你在哪里呀……”凄惨的唤叫声响彻白昼……

一日傍晚时分，运河岸边突然停止了“水仙你在哪里……”的唤叫声，接着河面上传来了凄苦哀婉的白果独唱：



运河水来连天长 / 桨声落进水云乡 / 拾颗莲子胸前抱 / 两心相印到天荒……

这时，孩子们哭成了一片，就连母亲也哭了，李大爷也不顾孩子们的啼哭，接着讲他的故事……

两心相印到天荒哩……两心相印到天荒哟……凄婉的反复吟唱持续了很久……很久……

刘崇德划着小船向北寻找，邱长财划着小船向南寻找，在一片芦苇柴密集的地方发现了白果的小船，可只见船上摆放着水仙的一只绣花鞋，白果不见了踪影。七天过后，白果的尸体出现在邱渡口的岸边。

刘崇德和邱长财两家悲恸欲绝，决定在运河东岸选择一块高爽地，将白果和水仙合葬，水仙的一只绣花鞋陪着白果的尸体就落葬在大运河与古黄河的夹滩里。

李大爷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用脚轻轻地踏了一下土地说，白果的墓地大概就在我们所坐的这个地方。孩子们懂事地齐刷刷地肃立着。李大爷接着说……

水仙伏水镇妖，白果以死殉情的故事感动着运河沿岸的每一位乡邻，每年水仙升天、白果殉情的日子里，坟墓上烟雾缭绕。清明时节，远近乡邻前来添土祭祀，渐渐地坟墓高过了运河堤顶。

乾隆四十九年盛夏，乾隆南巡时，通过民间私访，为白果和水仙的墓地题写“伏水镇妖”四个大字作为碑名。乾隆帝继续南下，附近百姓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此地是皇帝御赐碑名，肯定是个风水宝地，从此人丁兴盛，槽畜兴旺。

李大爷深深地叹口气说：“孩子们，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呀！”



十五

天渐渐地黑了下來，李大爺望着十幾個村莊上的孩子說，都趕着豬牛羊準備回家吧！母親攙扶着李大爺下了一個土坡，李大爺掙脫了母親說：“哎！你說這個村莊還叫村莊嗎？以前窩在一起窮得吃不上飯，現在有得吃有得穿，又沒有了家，這過的都是些什麼光景？”

母親笑笑說：“人一生一世哪有那麼多如意，將就着往前走唄，您老是南征北戰的英雄，見過世面的人，想遠點想開點，過一天得一天壽，想開去……”

李大爺想挺直身子，連挺了兩下，沒有挺直，深深地嘆口氣說：“死的死了，打工的打工去了，剩下我跟孫子在家，這還算個家嗎？”

母親背起了糞箕，吆喝着是一群孩子說：“天快黑了，都趕緊回家吧！要不，爺爺奶奶又要找翻天了。”

剛到莊頭，就聽到一陣急促的吵罵聲，李大爺坐到一个石碾上歇着，拽緊了牛繩，氣喘着對母親說：“‘猴精’呀，這莊子亂了，你听听，吵罵成一鍋粥了。”

母親搖搖頭說：“又是那幾個能不夠的女人。”

李大爺氣喘着吆喝着陸續到了莊頭的孩子們說：“都快歸窩去吧！扣好你們家的豬牛羊，別跑了，還要防備小蠱賊……”

母親走近李大爺說：“我送你回家吧！”

李大爺從石碾上想站却站不起身，有些淒冷地對母親說：“讓我再坐坐吧！去家也冷清，我的孫子小駒平時住校，放假、星期天就去同學家玩，說人家有電視看，家里就我一個老头，我一個人去家也見不着做晚飯，自從兒子兒媳去了南方打工賺錢，這個家就剩一個空壳了，我就等於沒有家了。我那孫子跟我一句話也沒有，一



个学期看不到几次，每到晚上我也不吃晚饭就上床了，也不知我儿子大锁俩口子在外打工什么情况？也不来封信说一下，空荡荡几间大瓦房，除了牛呀、鸡呀、狗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母亲说：“你坐这会受凉，要不，你去我家，我两个儿子住校，女儿小芳放学回家陪我，家里热闹些。”

李大爷说：“家也不能撂了，牲牲口口的怎么弄？”

母亲说：“鸡是散养的，知道上圈；狗是活的，到处跑饿不死；你这条牛值几个钱，扣到我家黄牛一起，也不缺那一把牛草。”

李大爷长叹一声：“哎……”

母亲从李大爷手里夺过牛绳说：“这死老头，还傻呆什么？起来走呀！”

运河上的晚风吹来，让人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寒冷，麦田的清香夹杂着油菜花的香味在这倒春寒的初夜里游荡。村庄上的炊烟已经升起，所有的鸡鸣狗叫都让一群打骂的声音淹没了。

风越来越大，星星放出寒光，路边的小草被露水浸泡着，李大爷跟在牛的后面，母亲在前面牵着牛，到了家门前，母亲喊了一声小芳，小芳吱地一声拉开门，蹦蹦跳跳地迎了上来，母亲说：“叫李爷爷。”小芳叫了一声李爷爷，李爷爷高兴地应着。

母亲扣好了牛，加了牛草，将李大爷引至堂屋，说：“李大爷，你就坐这桌边，望着小芳做作业，我去东庄看看，那几个女人还吵不吵，吵了就劝劝她们不能这样跟疯子一样，顺便走庄头称二斤豆腐让您老喝两盅歇歇脚。”

李大爷坐了下来，将烟锅里装满了烟叶说：“小芳呀，老爷爷抽烟你嫌弃吧？”小芳笑着摇摇羊角辫说：“老爷爷，我不嫌弃。”

小芳听着李爷爷吸烟的滋溜滋溜的声音捂着嘴在笑。

李大爷问：“小芳你笑什么呀？”

小芳抬起头笑着说：“李爷爷吸烟的声音有点像知了叫的声音。”



小芳又补充了一句说：“好听！”

李大爷笑着将烟锅在地上磕了磕，冒起了一连串的零散的火星，李大爷说：“知了的声音很尖，李爷爷吸烟的声音哪有那么好听呀？”接着李大爷问：“小芳呀，你们学校都几点放晚学呢？”

小芳说：“五点半，我是六年级，下学期就读初中了，放学迟一点，到家吃晚饭不迟。”

李大爷问：“你们小学生放学是不是都要家长接送呢？”

小芳摇摇头说：“离家近的五六年级不要接，四年级以下都要家长接送。”

李大爷问：“那家长都不在家呢？”

小芳鼓起嘴巴，放下笔，托起双腮说：“那就只有住校啰。”

李大爷问：“住校的孩子多吗？”

小芳点点头说：“好多好多呀！”

母亲急急忙忙地拎着竹篮进了门，气喘吁吁地连声说：“无聊，无聊，真是无聊……”

李大爷正想开口问话，小芳跑过来抱住了母亲的双腿，连声喊叫：“妈妈，妈妈，我饿了……”

母亲双手抚摸着小芳的马尾辫说：“要不这样吧，李大爷你帮我添柴烧火……”

母亲在锅后不一会儿就忙了几个菜。柴火映红了李大爷的脸庞，李大爷说：“穷一点无所谓，一家老少团团圆圆在一起才是过日子。赚钱盖房还不就是为了过日子，如果钱赚到了，家散了，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笑笑说：“不要说这些没用的，儿女在外拼死拼活赚钱养家也不容易，做老的，也该知足。”母亲一边说，一边就将几个菜摆上了桌子，母亲拿来了三双竹筷摆好，从粮囤里掏出一瓶白酒，放好了酒盅、酒壶。母亲说：“今晚我陪你老人家喝几杯。”



李大爷端着酒杯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粗糙的黑脸在白炽灯的光晕下放出黑红的光。李大爷喝下一杯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儿女在身边该多好！我都记不清什么时候这样子喝过酒了……”

小芳望着李爷爷眨了眨两眼，伸筷夹了一块被母亲用猪油煎黄了的豆腐放到李爷爷的碗里，小芳说：“李爷爷少喝点酒，多吃一点菜。”

母亲望着小芳笑笑说：“养闺女比养儿子强，我那两个小子，调皮不听话，打倒三撞倒两，大子还好一点，那个小二呀，跟疯子一样，他大一走，可了得，除了来家要钱，其余时间不是在学校就是游魂，我都愁死了，没人能管的野种。”

李大爷望着小芳，颤抖的手夹起一块豆腐放进嘴里，嚼着嚼着，眼圈发了红，接着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李大爷难以控制情绪的波动，赶紧端起酒杯，也不说话，一口就将酒喝了下去，呛得咳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抗日战场上的老兵呀……我只流血流汗，我不流泪，哪怕敌人的枪口对准老子的头，眼都不眨一下，可现如今呀，老啦……老得不知好歹啦……”

母亲从锅里盛了一碗粥端上桌说：“李大爷呀，酒就不喝了，吃点粥饭……”

母亲见李大爷低着头既不吃也不喝，就挑起话茬说：“刚才我去了庄头，今天下午挑起事端打架的是队长葛跃进的女人。胡传帮女人顾美丽，村医邱大华女人冯桂花，这两个女人的男人都打工去了，她们利用村部的房子办了一个留守儿童之家，放学了，节假日放假了，就将这些没人看管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辅导作业，可队长的女人晚饭前拿着粪勺打到了村部，先说顾美丽跟葛跃进发生关系了，与顾美丽打成了一团，接着冯桂花去拉仗，拉着拉着，队长的女人又反过来打冯桂花，说自从邱大华去打工以后，葛跃进的魂就被冯桂花勾走了，再后来，顾美丽与冯桂花联手打队长的女人，队长的女人屎

和尿淌了一地，跟死猪一样，被卫生所李医生找人抬去治疗。哪知，队长的女人被抬走了，顾美丽跟冯桂花又打了起来。”

顾美丽骂道：“你冯桂花就是个老妖婆，男人邱大华睡了自己堂妹妹，又拐走了翁翠莲，你这个没人要的女人又来勾引葛跃进，我看你是一个不拣嘴的骚货！”

冯桂花抡起队长的女人带来的粪勺，重重地砸在顾美丽的头上，顿时，雪白的脸上披挂上鲜红的血，红白相间的脸上露出两只乌黑凶狠的双眼，冯桂花骂道：“你顾美丽算甚东西，你男人去打工也就罢了，在外不安分，给安徽一个寡妇弄走了，全村人哪个不晓得？就你妈能装洋相，没了男人你腿裆空唠了吧？葛队长就他妈是一条公狗，也不该让你一条母狗独占着！”

冯桂花原估计自己占了上风，见顾美丽坐在地上捂着头，只顾哭泣，放松了警惕，哪知顾美丽两手捂着流血的脸，两眼从手缝中瞟到一个三角形的废砖块，趁着冯桂花得意之时，飞快地拾起三角砖，“嗖”地一下砖块从冯桂花的头上飞过，顿时，冯桂花“妈呀”一声倒在地上。

葛跃进从田里回家，得知打群架一事，赶紧赶往村卫生所，见卫生所门前被一群妇女、老人、小孩围得水泄不通，葛跃进破口大骂：“日亲妈的，都是吃饱撑的东西。”人群让开一条道，葛跃进进了屋，见三个女人都包扎着满头白纱布，吊着针水，坐在三个方向的三张竹条长椅上，像从战场归来的残兵败将。葛跃进不仅没有安抚一句话，相反是破口大骂：“你们三个晦气鬼，就你妈出洋相的东西，要打就照死打，还来这医院治他干嘛，三个人一起手拉手跳运河去吧！运河又没有盖子，真是你妈给我丢人现眼。”

三个女人都勾着头，任凭葛跃进的数落谩骂。李医生走到葛跃进面前说：“你葛队长还叫三个女人手拉手去跳运河，我看你早该去跳运河了，那运河为什么没有上盖子？就是为你方便跳河准备的。



三个女人都是因为哪个的？都是因为什么事情的？你也不怕邱大华、胡传帮回来扒你皮去喂狗！”

围观的人群里有人起哄说：“葛队长本身就是一条骚狗，嘞……骚狗……嘞……葛骚狗……”葛跃进被人群喊叫的没了脸面，转过身，从人群的夹缝中逃跑了。

李医生说：“你们三个女人既可恨又可怜，你葛队长女人，有事没事就去留守儿童之家干什么？你家儿子参军了，女儿打工去了，你又没有孩子读书，你跑留守儿童之家干什么？”

葛队长女人说：“李医生你有所不知，自打这个留守儿童之家办了起来，这两个骚女人就勾走了葛跃进的魂，葛跃进都一年多不要我了，我一要他就打我、骂我，还让我去跳运河，呜……”

李医生撇撇嘴说：“你管不住自家男人，有什么理由来打人家？”

葛队长的女人说：“我男人的魂是这两个女人勾走的，我不找她们，我去找谁？”

李医生冷笑笑说：“公狗都是一样的骚……”

葛队长的女人说：“母狗不翘尾巴，公狗也上不了呀！”

顾美丽狠狠地啐了一口，吐沫中带着淡淡的血红，气愤地骂道：“你拿那条老狗当香饽饽，我才不稀罕呢，算什么东西？就你妈一根快烂到根底的烂黄瓜！”

外面围观的人一阵疯笑，这种无节制的笑声惊飞了屋檐上成群结队的麻雀。

李医生说：“你们都伤得不轻，明天都要去乡里医院打破抗，我这里没有。”冯桂花接着说：“打破抗要花多少钱那？明天吃住葛跃进家，这个烂女人说我给葛跃进睡了，那我就是葛跃进实质上的女人了，反正邱大华跟翁翠莲已经有孩子了，我们的婚姻也是名存实亡了，我跟葛跃进再生上一个就好好过日子……”

“嘞……嘞……葛队长又多一个女人哟……嘞……嘞……”



葛队长女人伸出右手摘掉了针头，正想拽下吊水瓶去打冯桂花，她的手被李医生捂了下来，并笑笑说：“那根烂黄瓜没人再敢要他啦！”

十六

李大爷猛一抬头，丢下竹筷，望着母亲演讲般的神情说：“猴子呀，你说，历朝历代，村庄上哪天出过这么多败类的？这些丢人现眼的事情怎么就公开化了呢？”

母亲摇摇头说：“邱大华扔下女人走了，跟老翁的闺女翁翠莲生了孩子，每个月只寄点生活费回家，婚姻是有其名无其实，葛队长常常为邱大华寄回的信件包裹送到冯桂花家去，一来二往，就传上了这种丑闻。那个顾美丽大集体时就跟葛队长一来二往，胡传帮打工出去后，和一个安徽的小寡妇混一起去了，顾美丽跟葛队长旧病复发了……”

李大爷摇摇头说：“这个村子里纸包着火的事情多着呢。”李大爷问：“那村子里的留守儿童之家几十个孩子怎么办呢？”

小芳趴在桌上睡着了，母亲说：“我给小芳放下睡，李大爷你先坐着。”

李大爷装满了烟锅，点着了，猛吸一口说：“我回去了。”

母亲说：“天黑，我给小芳放下睡就送你回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儿子媳妇还不找上门跟我算账呀！”

李大爷撑起曾经受伤的腿，冷冷地摇摇头说：“儿子？媳妇？他们早已不属于这个村庄上的种田人了，他们……”

母亲笑笑说：“不要瞎说，儿女有儿女的难处，小芳她大也不是去打工赚钱啦，不赚钱，哪来的盖房钱？孩子上学钱？您老的养



老治病钱？地也不是白种的，要承担多少的税费呀？哪儿不要钱？就种这几亩地能穷掉脑袋的。”

刚走出家门，天上就下起了小雨，风刮得人无法站立，天黑得令人发颤。母亲说：“李大爷，你都这把年纪了，去家也是睡觉休息，这夜黑得怕人，我给你送去家，我自己都不敢回来了。再说，小芳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倒不如你在我家住下吧，我西房的两个儿子正好都不在家，你就睡西房间。”李大爷颤抖着身子说：“那不中，我不能这样，给你添太多的麻烦，我过意不去，平时你照顾我够多的了。”母亲笑笑说：“处庄靠邻的，还说这些远的话干嘛？”

母亲从伙房拎来了开水，倒在一个木桶里，让李大爷坐在床沿，将开水倒进了木桶，又去水缸里端来了半盆冷水，将水温兑成不热不冷，母亲的右手从木桶中拿了出来，去给李大爷脱鞋。李大爷的脚像触了电缩了回来，慌慌张张地哆嗦着：“猴子呀，不能，千万不能，我这把老骨头何德何能让你服侍？”

母亲笑笑说：“你比我父亲还要大，你儿女不在身边，我公婆、父母又都早早去世了，服侍你，还不跟公婆、父母一样的？”说着，母亲就硬着将李大爷的两只脚上的鞋子脱了，又脱去了两只破烂不堪的袜子，李大爷的脚散发出像夏天腐烂的生瘟鸡一样的臭味，李大爷直捶自己的胸口骂自己：“老不死的东西，作贱人，糟蹋人，丢人现眼。”母亲将李大爷的双脚按在水里，说：“到底是人老了，没有火了，脚怎么这样凉，你将脚抬一下。”母亲又将开水往里加，一边加开水，一边用手试着，感觉有点烫手了，抬头望望李大爷，笑笑说：“脚放下看中不中？”李大爷的脸上露出少有的满足，说：“种田人家哪有这待遇，一到晚上，抽锅烟就上床，哎，想不到，我这将死的老头还能得到一个不亲不故庄邻的照顾……”

母亲笑笑说：“其实李大爷你是村庄上最让人尊重的老人，扛过枪打过仗立过功，还有荣誉勋章，按理说，国家应该有待遇，怎



么就白白流血没人问了呢？”

李大爷淡淡地笑笑说：“像我一样从战场上回家种田的人多着呢，为国家上战场那是责任，哪有战争不流血的？在战场上没有不流血的士兵。再说了，回家种田也是待遇呀，不上战场，不去打仗，这安安稳稳种地也不可能呀！还有孩子们能安安静静地坐那读书，家家户户过个安稳日子，都是打仗打出来的嘛！又说回来，打仗也不完全为别人，也为自己呢！”

母亲点点头说：“不假，就说这村庄上出去打工赚钱的男男女女，没有平安的天下，打什么工赚什么钱养什么家呀！哎，你是大功臣哟，赶紧躺下睡吧！”

李大爷虽然躺下了，心里却翻江倒海。李大爷想，抗美援朝战争，打仗流血都不怕，可人一旦老了，怎么如此惧怕孤单呢？白天与牛作伴，看着静静流淌的运河发呆，一到晚上孤灯长夜，常常因为思念儿女流泪到天亮……

李大爷翻了一个身，忽然想起母亲给他讲过的下午村庄上发生打架的事情，李大爷不禁唉声长叹。接着他就想到了队长葛跃进，就像一根搅屎棒，他走到哪里就臭到哪里，好端端的一个留守儿童之家被他搅得鸡犬不宁。那么，下一步，这几十个孩子又该怎么办？明天还得问一下猴子，她，这个女人，精明，心眼好，不惹事，叫人欢喜的。

李大爷想着想着，就想到孙子小驹，半年不跟爷爷一起过夜了，平时住校，星期日就去同学家看电视，总是嫌爷爷的脚臭、烟味重、打呼噜，这孩子跟他大大锁一个德性，任性得很，大锁这孩子……李大爷想起这事，忽然浑身上下冒冷汗……

母亲将自家的一条黄牛和李大爷家的那条水牛一起牵进了屋里，扣在床腿上，闩好了门，就着小芳的边上躺下了，可刚躺下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顺畅气，木门就被咚咚咚地敲响，母亲警惕地爬了起来，



摸过了门后的一把草叉，用手电筒对准门缝，向外照了两下，哆哆嗦嗦地问：“哪一个？是什么人？”

门外传来声音，说：“我们是村干部，把门放开，公安来查户口的。”

母亲一听说查户口，一下子吓呆了，问：“查什么户口？”

门外人传话说：“邻村有两个儿童被拐走了，查人贩子的。”

母亲说：“查人贩子来我家干嘛？”

门外人说：“家家过堂，一户不漏，赶快放门。如果不放门，就当作窝藏人贩子论处。”

母亲一听急了，连说：“我放，我放。”接着木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一齐拥入屋里五六个人，有穿公安制服的，还有几个乡村干部。

一个瘦高个头、说话和蔼的公安走近母亲问：“几口人？”

母亲说：“五口人，丈夫刘三出去打工了，两个儿子念中学，住校生，女儿念小学，在家。”

公安说：“请出示《户口本》。”

母亲说：“《户口本》给刘三打工带出去了。”

公安问：“出去打工带《户口本》干嘛？”

母亲说：“外面查户口更紧，外来户没有证明，没有《户口本》工厂都不敢要，说是盲流。”

公安会意地点头说：“这也不假，那就查一下人口吧！”

大家一齐围到母亲房间，两头牛将房间挤得满满的，插不进脚，一个矮胖浮肿的乡干部，有人称他未主任，挤了过来问：“怎么能把耕牛扣在住人的房间里呢？”

母亲说：“村庄上有六七条耕牛都被人偷走了……”

公安对未主任说：“你们联防联控都是怎么搞的？耕牛这样的大牲畜都能偷，还有什么治安保障？”

未主任捂着鼻子，气喘吁吁地望着母亲，带着仇恨的目光说：“就你话多！”



到了西房间，母亲说：“这是庄上李大爷，在我家吃了晚饭，天黑下小雨，我就没让他回去，就安排他住下了。”

李大爷一听来人，赶紧翻了起来，紧张地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公安问：“你叫什么名字？”

李冲锋。

公安问：“多大年纪？”

76岁。

公安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休息？”

李大爷吱唔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

母亲笑笑说：“李大爷是抗美援朝英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我就照顾他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公安说：“没问题，你是学雷锋，我们是查户口，他是人户分离，我们当然要问。”

母亲笑笑说：“那是，那是。”

公安对边上的村干部说：“这位女同志说的都是事实吗？”

没等村干部回答，未主任就严厉地说：“带走！”

母亲傻了，忙问：“带谁走？”

未主任说：“你们家全带走！”

李大爷像战场上的战士，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子劲，翻身下床，指着未主任说：“老子跟你走，与他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公安笑笑说：“老人家息怒！老人家息怒！我们只是要核实情况，因为有流窜犯在我们这里拐卖妇女儿童。”

李大爷冷笑笑说：“刘老三家属说得很清楚了。”说着，李大爷指着未主任问：“你威武什么？有本事去中越自卫还击战战场，给老子拿回一枚军功章，老子给你行军礼！”

未主任冷笑笑说：“硬！就你硬！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必须带走。”未主任望着公安说：“如果不带走，流窜犯在我乡逃了，就拿你是问！”

李大爷跟母亲站在那里全傻了……半天，母亲问：“要不你们就用自行车将李大爷带去，查清楚后再送回来！”

未主任强硬地回答：“不行！你们全带走！”

母亲不依不饶地问：“我女儿小芳呢？”

未主任说：“我怀疑，你和这个老头全是人贩子，这个所谓的女儿就是被你们贩来的儿童！”

母亲指着未主任说：“你给我滚！这是我的家，你这些混账话去茅厕里说去！”

十七

乡里的派出所离八堡村只有不到三里路程，走过运河大堤，穿过一片意杨林滩涂，再走一里砂礓路就到了集镇。母亲背着熟睡的小芳，李大爷拉着母亲的一只膀臂不停地嘱咐：“你慢点，别摔坏孩子，是我给你们带来了灾难，我会找个说理的地方……”

这时，运河水涌起的春潮在这黑夜里翻滚，激起哗啦啦的水流声，不知名的鸟雀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发出令人讨厌的怪叫，刚刚吐露新芽的意杨树枝相互敲打传递着一种怪异的声响，脚下的泥土粘在解放鞋的胶底，加重了行走的难度，运河上的季风吹在李大爷的胸口像战场上的子弹“嗖嗖”地直蹿胸膛，倒春寒也如开战一样残酷地摧残着夜行的人们。

未主任发出指令：“不要讲话，有你讲话的地方！”

母亲气喘吁吁地说：“我女儿明天还上学，你们为什么要对我们孤儿寡母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头这样？”



未主任说：“怀疑你们就是人贩子！”

走到一片意杨林滩涂上，小芳醒了，大声惊叫了一声：“妈妈……我怕……”

母亲赶紧将小芳放了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小芳不怕，妈妈在呢。”

小芳紧紧地依偎着母亲说：“妈妈，我冷，我怕，我们这在哪儿呀？”

母亲冷冷地说：“人家来查我们家户口，说我跟你李爷爷都是人口贩子，带我们去派出所问罪。”

公安说：“问什么罪？这是未主任让我带你们来的，又不是我要带你们的……”

未主任气狠狠地说：“你公安是什么意思？”

李大爷一边咳一边说：“伤天害理呀，半夜三更让一个孩子露宿田野，难道你们都不是吃人饭长的东西吗？”李大爷颤抖的声音在运河滩涂上回响。

到了派出所，公安同志将李大爷安排在一个警室里，把母亲和小芳安排在另一间警室。所谓警室，也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木椅、一张长条竹椅。

公安对未主任说：“安排妥当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未主任说：“我就是去看看那个嘴能的妇女到底有多大能耐？”

公安冷笑着说：“能耐不能耐不是我们公安管的范围，我只问违法不违法。”

未主任冷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派出所跟乡里不对光。”

公安笑笑说：“不对光，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们少数人赌钱、嫖娼，我们知道了就不能不抓，知道了不抓是我们失职，抓了，就得罪了你们。我派出所总不能吃着皇粮不干事吧？”

未主任撇撇嘴说：“那个女人能否让我审一下？”



公安严肃地说：“你就是天王老爷也没权审！”

未主任气狠狠地走了，一边走一边叨咕：“走着瞧！”

公安跟李大爷说：“您老就是本村人吧？”

李大爷说：“我跟刘老三一个生产队的，就隔几家人家，人家照顾我一个孤寡老头，倒给人家大人小孩带来这么大的灾难，真让我这老头不如撞墙死了算了……”

公安说：“李大爷，你别急，我弄清楚了，您老安心休息，明早我去弄点早饭让你们吃了就回去。”

李大爷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去讨个说法。”

公安说：“李大爷，您千万别这样，都是我做得不好！”

李大爷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的心都让狗给吃了。”

第二天早晨，公安就买来了一大盆肉包子，还有热气腾腾的辣汤，坐在派出所里，四个人一起吃了起来，母亲说：“你这小公安，人不错，不像那个未主任，人鼻狗样，从他肚子就能看出，里面装着猪油狗油，不像你，一看就装着墨水。”

李大爷摇摇头对母亲说：“从昨晚到现在，我像做了一场恶梦，我对不起你和小芳……”

母亲问公安：“人贩子抓到了吗？”

公安摇摇头说：“贩卖人口，拐卖妇女儿童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事情，我们只是协查，云、贵、川被卖过来的女孩成千上万，怎么查呀？”

李大爷听说云、贵、川女孩被拐卖过来成千上万，吓得大吃一惊，忙问：“怎么会这样呢？”

母亲冷着脸摇摇头说：“算了，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我要送小芳去学校了。”

小芳左右手各拿一个包子说：“这个我走路上吃。”

公安笑笑说：“剩下这四五个包子都给你。”说着就拿来了档



案袋装好了包子递给小芳，小芳笑笑说：“谢谢公安叔叔。”

李大爷拉着小芳的手笑笑说：“爷爷一起送你去学校好吗？”

小芳像小绵羊一样高兴地跳着说：“好！李爷爷一起去我们学校。”

刚走出派出所，母亲像丢失一样东西，返了回去，对公安说：“有个事情烦你帮个忙！”

公安微笑着说：“只要能帮的忙一定帮。”

母亲笑笑说：“小芳他大在南方打工寄了一个包裹、汇款单，还有一封挂号信，队长通知我去村里开介绍信，你要是能开个介绍信让我去邮局，我就不白跑一趟了。”

公安翻了翻白眼珠，哈哈大笑起来，说：“找公安开介绍信去拿包裹和挂号信还是第一回。”公安接着说：“你又不是派出所的人，户口也不在派出所。”

母亲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公安不知所因，母亲说：“我不是你派出所的人，但你照样把我带来，你说户口吧，全乡的户口哪个不在你派出所？”

公安被母亲的话问呆了，公安连说：“这，这……”

母亲说着就坐了下来，公安很为难的样子，但也没话可说了。

母亲笑笑说：“你们无缘无故地把我们带来，耽误时间就不说了，我如果找你们要赔补精神损失费，恐怕你们会吃不了兜着走，但我看在你这位公安还老实的份上，如果换上那个未主任，我绝不放过他。”

公安有气无力地问：“这介绍信怎么开呢？”

母亲见公安态度好，满脸笑容说：“这很简单，你就证明我是刘老三妻子，是本乡八堡人，不就行啦！”

公安叹了一口气说，第一次碰到你这样会来事的人，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雪白的信纸，挥舞着钢笔，唰唰地几行字就写完了，接



下来，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木头刻的圆圆的公章在嘴角边哈了又哈，带劲地盖在信纸的右下方。公安像生完了孩子一样轻松，叠好了信纸交给了母亲，说：“抓紧去吧！不要耽误了孩子上学。”

母亲连连点头，拿着信纸向外走，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你真是个好人在，你真是个好人在。”

李大爷陪母亲一起送小芳去上学，派出所离学校只有不到一里远，母亲说：“小芳好好念书，将来找个好工作，千万不能像村子里那些女孩出去打工。”

李大爷连连点头说：“小芳这孩子惹人疼，又聪明，书念出来就会有出路，村里那些女孩好多出去打工，钱虽然赚了不少，可人品学坏了，我不相信他们的父母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母亲的脸色严肃起来，她在想，养个女儿如果沉沦到那种地步，有不如没有，母亲把小芳的手攥得紧紧的，害怕小芳像小鸟一样飞了。

李大爷笑笑说：“你们家三个孩子都有出息。”

母亲摇摇头说：“大子成绩好，上个中专，做个吃皇粮的，肯定没问题，我那小儿子就不行了，调皮惹事，跟他大一样油头滑脑，心无正用，也就是个打工料子……”

小芳一听说到打工，特别是要让二哥去打工，她不高兴了，鼓着嘴，气呼呼地说：“我才不要二哥去打工呢。”

李爷爷有些诧异地问：“你一个小孩家懂得什么打工不打工的事情呢？”

小芳停下脚步，歪着头朝李爷爷望去，半天才说：“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四十多个是留守儿童，后十名全是留守儿童，打架闯祸的全是留守儿童，偷同学东西的全是留守儿童。上学期，我们班有三个留守儿童被开除了。成绩好的前五名没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小芳一连串说出那么多数字，让李爷爷和母亲都惊呆了。



李爷爷连连摇摇头，望着母亲说：“村里的留守儿童之家还得要办！”

母亲点点头，不再说话……

十八

从学校返回邮局也就相隔一条沟渠和一条街道。邮局坐北朝南，三间门面，灰黑小瓦，青砖墙面，门前放一个草绿色的邮筒。李爷爷说：“这邮局没有什么变化，当初我去抗美援朝，这邮局就坐落在这个地方，门前就有这个邮筒，家里每次给部队去信，我从部队或者战场上每次给家里来信也都从这个邮局里出，再从邮局里进，看到这邮局，我就会想到去参军、去战场，就会想到信件来往，就会想到来往书信的人和事，就会……”李大爷说着就哽咽了一下，母亲见李大爷有心事，忙说：“少想过去的事情，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要紧……”

邮局柜台里坐着一位白净漂亮的姑娘，笑盈盈地问：“寄信还是取包裹？”

母亲将派出所的证明递给了姑娘，姑娘看了半天，才抬起头问：“怎么从派出所开证明？”

母亲说：“不行吗？”

姑娘笑笑说：“当然行呀！只是头一次见着派出所开这种介绍信。”

母亲的脸上有些得意。

姑娘又问李大爷：“您老是办什么业务？”

李大爷忙摇摇头说：“我们是一起赶集的。”

姑娘笑了笑，点了点头。



姑娘凝视了一封挂号信，说：“请签字。”

母亲上过夜校，签了名字，像画三只小鸟，姑娘笑笑说：“不简单，还会写潦草字。”

母亲的脸上又如春风一样得意。

姑娘又拿出一张汇款单，是父亲寄回的四十块钱，让母亲签字。

母亲还没来得及签字，就转脸告诉李大爷：“刘老三好顾家呦，一下子就寄回了四张‘大团结’。”

李大爷一边叹气，一边竖起大拇指，说：“你家刘老三嘴一份手一份，就是个赚钱料，我家大锁都快半年没寄一分钱，你瞧瞧，他们俩口子出去打工还不如人家刘老三一个人呢，孙子小驹上学的钱还是我借来的，真是打洋工的东西，不顾家，哎……”

母亲望着李大爷摇了摇头，顺手在汇款单上签了字，姑娘拿出四张能削萝卜的十块头票子交给母亲，母亲还有意在李大爷面前抖了抖，才装进口袋里。

姑娘推开屁股后面一扇木门，拿出了一个四方形的包裹，放到母亲面前，母亲急不可耐地签了字，接着就用手去撕包裹，母亲想，今天让李大爷跟着一起来邮局算是来对了，村庄上有几个人能一两个月就会给家里寄钱寄信寄包裹的？我就是让你李大爷看看，我家刘老三是出去打工的，其他人也是出去打工的，打工跟打工的就是不一样，到底不一样在哪里？说不准刘老三疼爱我这黄脸婆，在江南大城市看着了时新衣服，或者好看的头巾，时髦的皮鞋之类，要是这些东西，就比“大团结”还好，就是要让村庄上那些馋嘴女人们说破嘴皮，让她们心里痒痒死，眼馋死，哈哈，叫你刘老三滚出家门，是我这有本事有远见的女人的主意，没有我这有本事女人给你撑起这个家，你能走出家门走南闯北去打工赚钱吗？这叫家有聚钱斗，外有赚钱手。我也要让你李大爷看看，也让他看着心里痒着，再说了，李大爷也会说呀，说我们家刘老三不仅寄了一大笔票子，

还为女人买了衣服、鞋子……

姑娘笑笑说：“这包裹线针太结实，我用剪子帮你剪一下吧！”

正在拆封包裹时，母亲的心情急切到了临产时的状态，李大爷的眼睛睁得头额上只剩下一撮皱纹，姑娘说：“这个包裹套子还是布的呢，可以带回家做鞋底补衣服。”

母亲满意地笑笑，赶紧将包裹里的外套布扯了下来，一双漂亮的女鞋盒上面不仅印着漂亮的中跟女皮鞋图案，下面还注有“上海第五制鞋厂”的字样，让母亲差点高兴得晕了过去，姑娘发出惊诧的呼喊：

“哇，太时髦啦！”李大爷在边上也不停地咂嘴，母亲手忙脚乱地将鞋盒撕开，一边撕，一边嘴里叨咕：“这鞋子怎么那么轻呢？”

姑娘说：“外行了吧！高级鞋子都很轻便！”

李大爷不停地点着头，还附和着说：“就是，就是。”

鞋盒打开了，三个人都惊呆了，鞋盒里码着折叠得整齐的银色的烧纸，全部叠成了元宝状。

母亲的身子直往下沉，李大爷赶紧顺手扶了一把母亲，母亲也来不及多想，以最快速度盖好鞋盒，慌忙地逃出了邮局。

路上，母亲手里拎着的包裹就像拎着一只夏天发臭的生瘟鸡，心里七上八下，她在暗暗地咒骂父亲，一辈子成不了事的蚂蚱，她将牙齿咬得格格响，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在心里叨咕了一句：

“回来弄死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李大爷气喘吁吁地撵了上来，讨好地对母亲说：“我说猴子呀，刘老三寄这烧纸回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再说啦，清明节就要到了，他在想家，想给父母烧纸呢，说明他顾家呀，我要说他寄这烧纸和寄那个四十块钱是一样重要呢！你想呀，四十块钱是寄给你们娘儿四个的，那盒烧纸是寄给他死去父母的，这是行孝呀！”

母亲听着听着就停下了脚步，春天的暖风吹在人的脸上有一股舒服的感觉，运河上的牧羊声响起，河水平静地流着，母亲就着一



条田埂坐了下来，李大爷望着运河滩涂在发呆，母亲说：“李大爷你也坐下歇歇吧！”

李大爷坐在母亲不远的地方，掏出了烟袋荷包，烟雾一圈一圈地向树林中散发着，也像愁云一样在半空中翻滚着，李大爷叹口气说：“哎，真是儿要亲生，地要深耕呀，刘老三还能想到死去多年的父母，可我那儿子媳妇怎么就……”

母亲见李大爷有些伤感了，赶紧挪了挪屁股，说：“李大爷你就不要伤心了，大锁不会要多长时间就会回来，最迟麦收了，他们准会回来收收种种的。”

李大爷紧皱着眉头，连连摇头说：“我也不指望他们能给我做什么，有时就是想孙子小驹。”李大爷说着就去抹老脸上的泪水。

母亲的疑团似乎解开了，又似乎没解开，她忽然说：“李大爷呀，跟你商量个事儿。”

李大爷将烟斗在地上磕了磕，一团散乱的火星丢落在丛生的杂草里，忙问：“什么事？”

母亲的脸上情绪复杂起来，说：“我想说，我想说……”

李大爷着急地说：“你还信不过我？”

母亲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今天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

李大爷皱了皱满脸的皱纹问：“讲什么？”

母亲果断地说：“刘老三寄烧纸的事情！”

李大爷微笑笑说：“行，不说就不说。”李大爷话音刚落，忽然又问：“葛跃进知道你家刘老三寄包裹回来的？”

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婆婆娘娘嘴里没好话。”

李大爷摇了摇头说：“好话都能变味！”

母亲点了点头，没有吱声。一群大雁从头顶飞了过去，母亲昂起头，望了望蔚蓝的天空，笑笑说：“天气真的暖和了。”



李大爷也笑笑说：“春暖花开寒不来，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季节不饶人嘛！”

母亲半天皱着眉头说：“李大爷，这包裹的事，你看能不能这样说，看到我从邮局拿回一个包裹，是刘老三给我买的一双新皮鞋。”

李大爷不停地点着头，笑笑说：“好，好，好，就这样说。”

李大爷忽然想起什么事来，忙问：“你家刘老三的挂号信呢？”

母亲这才想起父亲的挂号信，赶紧从裤袋里掏了出来，一边拆，一边骂：“油嘴滑舌的猪，回来让你跪洗衣板！”

李大爷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母亲看着父亲的信，很简单，父亲自己写的，虽然歪歪斜斜，但上过夜校的母亲全都认得。

老婆：

家里好吧！春上的家庭开支寄四十块，这是找厂里借的。我省吃俭用，又不花花肠子，留足精神多加班，赚钱给你们花。

鬼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去给大大妈妈烧纸送钱去了，今夜我梦到父母对我说，天快热了，找我要脱单的衣服，我想叫你买点纸去烧了，可又一想，你毕竟是儿媳，我才是他们肚肠里出来的，只有我买纸烧了，他们得到的才会多，我买了六毛钱烧纸，叠了一夜，才叠出这么多元宝来，你在烧纸时一定要说，大大呀，妈妈呀，单衣给你买了，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天热换单，运河里春天风大不要下网……我有很多很多话要说，算了吧，你嘴笨不会说，你将这封信跟纸一起烧掉就代表我的话到了，心意也到了……

我想你们了，夜里睡不着，常常起来抽烟，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再好的屋子是别人的，再好的婆娘只能望望……

对了，我告诉你呀，在村里人面前可别乱说，那个冯桂花的男人，赤脚医生邱大华跟未婚青年翁翠莲生了一个小男孩，在老家能被人家骂死，戳全家的脊梁骨，可看青老翁，也就是翁翠莲的父亲，

拿邱大华当神仙捧着，那个翁翠莲的大哥翁国庆在家时恨不得用刀将邱大华砍了喂狗，现在呢，当大爷供着，你肯定要问，为什么？那我告诉你，钱！现在邱大华做了药贩子老板，有了钱！那个翁翠莲变成了老板娘，他们在江南买了房，安了家，哎……

赚到钱我就回家，外面一天像一年，是熬过去的，只有死命地做活，恨不得把自己累倒趴在路上就睡着，否则，夜里太长了，没法熬呀。

不说了，全是泪水。

祝好！

刘三

母亲看完信，哭成了泪人，心疼得像刀剐，她终于忍不住了，失声痛哭起来……

李大爷感到了手足无措，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信里到底写些什么？李大爷是军人，懂得尊重别人隐私的规矩，他转过脸去，不住地吸烟，一边吸烟，一边说：“你要哭就哭吧！不要忍着难受，哭出来少生病，哭出来就好了……”

半晌，母亲抽泣着，低着头，将信平摊在地上，李大爷背着母亲央求地说：“我们回吧！”

母亲过了半天才说：“李大爷，真不好意思，今天让你见笑了。”

李大爷冷着脸说：“他妈的，老子不是人吗？我还能笑得出来？”

母亲停顿了一下，又说：“李大爷，刘老三来信这事也不能说！”

李大爷挠了挠头皮说：“我说这些干嘛？我又不知道刘老三写什么，又说回来，这是你们家私事，也不关别人的事呀。”

母亲擦了擦眼泪，站了起来，说：“那我们就回家做饭吧！你中午还在我家吃！”

李大爷连连摇了摇头说：“这样麻烦你也不是个事。”话音刚落下，李大爷指指母亲手里拿的包裹说：“后天就清明节了，刘老三寄回



来的这包烧纸拿到他父母坟上烧了吧！免得拿到村庄上，再惹出什么事情来。”

母亲望着李大爷诚恳的堆满皱纹的红黑脸说：“这样也好！”母亲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忙说：“要不要吃过中饭去烧纸呢？”

李大爷摇摇头说：“你拿这烧纸回村子里，那些妇女老人要是争着看你包裹怎么办？”

母亲像从恶梦中惊醒一样，噢了一声说：“那就饭前去烧了。”又过了一会儿，母亲说：“去坟头烧纸，也不能烧干巴纸呀，起码要有一壶酒，有四个菜呀。要是烧了干巴纸，刘老三的父母会生气的，他们要是托梦给刘老三，刘老三能不怪罪我？”

这时，风大了起来，意杨林的树梢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声，运河的水面泛起了层层鳞波，湖野的绿色麦浪层层叠叠，母亲的心事也反复重叠，层层掀起微波。

李大爷笑笑说：“要不，这样吧，你这包裹给我，我直接去你公婆坟上，你回家准备些烧纸的酒菜，我在坟前等你。”

母亲微微笑笑说：“这样当然好。”忽又一想，转头对李大爷说：“这鞋盒不能拿去坟上，我要带回去……”

李大爷不解地摇摇头说：“那这烧纸怎么办？”

母亲冷下脸说：“我脱下这外套上衣包着。”

李大爷连连摇头说：“村上的女人牙齿都能耕地，你这样回家，让人看到叫什么？”说着李大爷就脱下了灰色的外套上衣，从母亲手里夺过包裹，将烧纸倒在外套褂上，接着就系成了一个圆形的口袋，说：“你早去早回。”

母亲拎着空着的包裹走了……

母亲刚走到村口，就碰上了顾美丽，顾美丽从一个菜畦上跳了过来，头上还缠着白纱布。

母亲笑嘻嘻问她：“伤得这么重，风又这么大，还能出来瞎逛？”



顾美丽笑笑说：“在家闷，就我一个人，还不如出来跟人家打打骂骂呢！”

母亲笑笑说：“你呀，都快四十的人了，还这样不安分！”

顾美丽见母亲善意地训她，顺手抢下母亲手里的包裹，从包裹里向地上哗啦一下倒出了一只精致漂亮的鞋盒，鬼叫一声：“哇，这刘老三寄给你的漂亮皮鞋呀？”

母亲红赤着脸，昂起头说：“是呀！”

顾美丽动作麻利地打开了鞋盒，惊问：“皮鞋呢？”

母亲哈哈大笑说：“鞋还没到家就给一个表妹借去相亲了。”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这表妹就是一个死要好看的姑娘。”

顾美丽诧异地说：“那么新的皮鞋，自己还没上脚就借给别人相亲了，哈哈哈，猴子呀，你是这村里最好的女人。”又诡秘地指指母亲的腿裆说：“除了这个不给人用，其他的嘛，要心都能剜给人家吃！”

说着就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说：“奶奶的，刘老三打工三天两头寄东西回家，我家那个狗男人胡传帮除了要单衣要棉衣，什么也没寄回来，一样是打工，也不知道他赚的钱都填哪个窟窿里去了。”

母亲指指顾美丽骂道：“你这张臭嘴，都让人撕烂了，还有脸在这胡嚼，不跟你说了，我还得去家做饭，小芳快放学了……”

顾美丽疯疯傻傻向东走去，母亲紧张紧张向西走去，两个女人同时发出哈哈哈哈哈的笑声，笑声附和着运河刮过来的带有潮气的春风在村子里游荡。

十九

母亲做好了午饭，盖在锅里，让小芳回家自己吃后上学，还准



备了四个去坟上烧纸的小菜，扛着铁锹，顺着运河的一个支流干渠，直奔运河闸方向。

在离坟墓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位老人的哭泣声，哀哀婉婉，如泣如诉，伤心至极。母亲想，从没听过上了年纪的老男人哭声，母亲连连吐着唾沫，这时，一只乌鸦从母亲头顶低低地飞过，并发出生厌的“呱呱呱呱”的怪叫，母亲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母亲的心像掉进了冰窟，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像运河水一样在心里翻滚，她选择一个沟埂坐了下来，老人的声音更加清晰，母亲终于辨析出老人的声音，不是别人，是李大爷。母亲心想，这个李大爷是村庄上最有威望、最结实的一个老人，今天出什么鬼？跑到我家公婆坟头哭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伤心事情？

李大爷呜咽的声音越来越大，像运河流水，时紧，时缓，漂流中夹杂着停顿。

李大爷的哭声渐渐小了，但他自言自语地说：“大锁妈呀，你走快十年了，我们抱养的大锁也娶了媳妇，还生了一个孙子叫小驹，小驹可疼人了。可现如今大锁领着媳妇外出打工，很少回家了，这个家也没了家的样子了，小驹平时住校，星期日就去同学家看电视了，我一个孤苦的老头，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但还要为儿子撑个门面，没事了就去田里瞧瞧，近来，上级又叫搬坟了，你的坟头埋在公路边上，说是影响道路两边形象，我都快愁死了……”

母亲越听越不对劲，心想，从来没听说过李大锁是抱养的孩子，也没听说李大娘的坟要搬迁，这李大爷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快要不认识了，母亲想着想着就站了起来，扛起铁锹，大声喊：“李大爷……”

李大爷半天站了起来，嘿嘿着应了一声，接过母亲的铁锹就向爷奶奶的坟上添土，母亲将烧纸倒在坟边，将四个小菜放好，对李大爷说：“你的火柴给我用一下。”李大爷放下铁锹，蹲到母亲身边，躬着腰，低下头，将纸点着了火。母亲说：“公呀，婆呀，

你儿子刘老三给你买的纸，做的菜烧给你，这里还有一封信，话都在里面了，你们要保重自己，好好过日子，家里没你们要焦要愁的，孙子孙女都很好……儿媳给你磕头了……”

李大爷坐在一片纸灰边吸烟，一边吸，一边望着坟墓说：“老哥呀，你们家积德了，儿孙都旺盛得很，又孝顺，你们家过得顺风顺水。可这片坟碍事了，还要搬迁……”

母亲就着一片麦地坐了下来，忙问：“李大爷，你是战斗英雄，按道理，你百年之后可以进烈士陵园的。”

李大爷连连摇摇头说：“这个使不得，这个千万不可以，烈士陵园里长眠的都是战死沙场的烈士，我从战场上回乡务农，过了几十年的安逸日子，死了不能去打搅他们。”

母亲说：“这事可以去问问乡里民政。”

李大爷摆摆手说：“这个千万不能，每一个公民参军打仗那都是天职，保卫国家，保卫人民，那是义务，不可以向国家伸手……”

母亲笑笑说：“难怪村上人都敬重你。”

李大爷摇摇头说：“我一个将死的老头子，有什么敬重不敬重的？”

二十

天气渐渐地暖和起来，运河滩上的麦田像变戏法一样，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绿，运河里的芦苇也拔节疯长，将运河的湖面占去了一大半，捕鱼的人们在两岸的芦苇夹缝走廊里，不时地传出：“口唱渔歌眼望郎哩，波连波来浪压浪哟……”悦耳动听，甜醉了运河滩。

母亲正在田里薅草，顾美丽疯疯癫癫地跑了过来，慌慌张张地



转告母亲：“你们家小芳在学校跟孩子打架，头被打破了，去了乡里医院。”

母亲眼前一黑，差点栽了下去，她镇静了一下，问顾美丽：“怎么回事？”顾美丽冷着脸，摇摇头说：“听说的，我也不清楚。”

到了医院，学校的匡老师正在陪小芳包扎，匡老师是一个老三届，黝黑的红肿脸，没有一点男人相，发出的声音也尖溜溜的像麦芒一样戳人：“小芳她妈呀，这孩子平时很老实的，怎么上了一节课，准备做课间操了，就跟人家男孩子打了起来，那个男孩子也厚道，是个纯粹的留守儿童，父母亲都出去打工了……”

母亲耐不住性子听匡老师唠叨，紧着问：“小芳，伤得怎么样？”

护士说：“重倒是不重，头皮划破了，出了点血，吃点消炎药就好了。”

母亲摸着小芳的头，既疼爱，又气愤地问：“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跟人打架呢？”

小芳呜呜地哭了。

匡老师两手交叉站着说：“这孩子嘴紧得狠，问她为什么打架，她一句话都没有。”

母亲接着问小芳：“是什么原因与那个男孩闹矛盾的？”

小芳不停地摇头，接着就满脸泪水……

包扎结束了，匡老师对母亲说：“你将小芳带回家休息去，明天再来上学吧！我会严肃处理那个男同学！”

母亲手指指匡老师说：“你想得倒是简单，我还得去你们学校，找校长反映情况，找那个男孩子评评理！”

匡老师拉拉母亲的手，连连点头说：“小芳妈呀，我给你赔礼！求你千万不要去学校找校长，你去找了校长，我这个学期的班主任补助就完蛋了，再说，你也不能去找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跟着奶奶过日子，一年多都没人来开家长会，你一找，

他就不念了，学校对流生的考核更严呢。去年，我们学校五六年级的流生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大部分是女生，你说说，这些孩子连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了，将来走到社会上，能有什么用呢？除非去打工……”

母亲一边听着一边望着匡老师，同情地叹了口气，说：“那就算了，但你必须严肃处理那个打人的男孩子。”

回家的路上，母亲问小芳：“头上受了伤，还疼吗？”

小芳摇摇头，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说：“不疼。”

母亲问：“你一个女孩家怎么能跟人家打架呢？”

小芳不吱声，冷着脸。

母亲拉了拉小芳，严肃地说：“妈妈平时跟你怎么说的？要好好读书，尊师爱生，与同学友好相处，心思用在学习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小学快毕业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呀？”

小芳又摇了摇头。

中饭时，母亲煮了两个鸡蛋，剥去了壳，放到小芳碗里，母亲说：“吃吧！好好补补，头上淌了那么多血，会影响你的智力，头还疼不疼呀？”

小芳一边吃，一边皱了皱眉头，说：“妈妈，以后不要再叫李爷爷来我们家吃饭了……”

母亲一听小芳说这话，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忙问：“小芳，你说什么？”

小芳嘟嘟囔囔，含混不清地说：“同学讲得很难听……”

母亲傻傻地坐在小芳身边，将饭碗推了过去，搂过小芳，眼泪扑漱漱流了下来……母亲的心里像运河夏季泛滥的洪水，狂躁不安地流淌。母亲想哭，想喊，想骂……但都像压舱的石头一样死死地控制在心里。

下午的阳光如晒蔫了的白菜没精打采，母亲让小芳自己在家复



习功课，累了就歇歇，自己牵着牛，背上了粪箕去了运河边。母亲让黄牛沿着运河沿线啃青草，自己在沿着运河堤的田埂割些青草作为牛饲料晒干储备，母亲的粪箕没要半天就割满了青草，母亲直起腰身，伸了伸四肢，舒展一下身子，可母亲怎么也看不到自家的黄牛踪影，母亲将镰刀在粪箕上插好，沿着运河堤向南寻找，在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几条牛正在打架，一群老人妇女正在拉拽自家的耕牛，母亲加快了脚步，可正当接近人群时，传来了嘈杂的难以入耳的喧嚷声：“李大爷爬猴精……呕……李大爷爬猴精……”

母亲的头脑里顿时像滚进了一万只苍蝇在嗡嗡地乱叫，腿软软地不听了使唤，一向强硬如石的母亲瘫软着坐到沟埂的青草上，不绝于耳的“李大爷爬猴精，李大爷爬猴精……呕……”

母亲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使劲地咳了一声，猛地从沟埂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两步，她强打起精神，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运河水面刮过来的清新空气，笑嘻嘻地走向了人群，映入母亲眼帘的是，李大爷家膘肥体壮的公牛两条粗实的前腿正将我家那条母牛的后腿死死地夹在中间，母牛发出难听的嗡嗡嗡嗡的怪叫声。李大爷死死地拽着自家公牛的牛绳，但怎么拽都不奏效，气黑了脸的李大爷不停地骂着，你们这群畜牲……一群女人老人见母亲笑嘻嘻的样子，更加放荡地大呼：“李大爷爬呀！李大爷爬呀！呕……”

母亲大声喊道：“你们这帮臭娘们，将好端端的一个李大爷糟蹋成什么样子啦？”

一群妇女发出放荡的淫笑，呕……散了。

夜，死一样寂静，母亲将小芳安顿好了，将牛加足了饲料，关紧了猪圈，正准备上床早些歇着，可村庄上鸡鸣狗叫，一片混乱声传来，母亲赶紧披好外衣，走到山墙边，庄子西头传来清晰的吵闹声，母亲锁好了门，顺着门前的沟溪，迎着运河的夜风，来到了村庄西边的一棵大柳树边上，母亲倚着大柳树，听着一片打闹嘈杂声，

她不敢沾边，她心里暗暗地想着，这个村庄怎么就变成如此可怕的魔窟，我跟李大爷清清白白，他比我父亲还大，我就照顾一下孤苦伶仃的李大爷怎么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竟然在孩子的学校传讲，竟然在成群结队的妇女老人当中传讲，母亲已经没有了勇气再沾惹上这些经不住推敲的烂事。但母亲又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像得了神经质一样，好像只要有争吵的地方就会是讲她与李大爷之间什么什么的事情。

顾美丽满脸杀气地拽着冯桂花的衣襟骂道：“你这条吃屎狗，怎么哪里有臭味都少不了你？邱大华的侄儿媳怀孕了为什么不去流产？我家侄女去打工了，就是因为没有去查环就扒我家粮食，锯我家树，牵我家猪，赶我家羊，对我们家株连九族，对你们家怎么就一样人两样对待呢？不就是你家邱大华有两个臭钱把乡村干部买通了嘛，我举报了怎么啦？一碗水端不平，我就是举报！”冯桂花猛地挣开顾美丽，一巴掌搥在顾美丽的脸上，大声吆喝：“邱大华侄儿媳被你举报已经流产了，你这个缺德鬼，除了心不好，作风也不好，葛跃进是你承包的野狗吗？要想承包扣到你家床腿上去！”

顾美丽抓过冯桂花的衣襟猛地一摔，冯桂花的上衣纽扣哗啦一声全部脱落，露出了胸前所有的东西，只见冯桂花发疯一样将顾美丽按倒在身下，大声骂道：“你这个骚货，要想吃独食，就跟猴子学，去承包一个老头……”

母亲听了冯桂花背后恶语伤她，差点晕了过去！母亲将拳头攥紧，心中的怒火像春潮涌动的运河水泛滥起来，母亲心中骂道：“你这条吃屎狗，老娘不吃你这一杯，死了不就一条命吗？”母亲猛地跨出一步，可让脚下裸露的树根差一点绊了一跤，母亲晃了晃身体，站稳准备冲上去撕破那个女人的嘴，可耳边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小芳的呼喊声：“妈妈，妈妈，妈妈，我好怕……”

母亲将右手在前额上拍了一下，心想，这个时候与冯桂花发生



争吵，就会像沟里倒进的墨汁，满沟发黑发臭，也会像孩子的描红一样越描越黑……

母亲经过李大爷家，门前一片漆黑，母亲看了看牛圈，空的，又看了看锅屋，锁着。母亲轻手轻脚来到主屋，伸手摸门锁，锁链冰冷地耷拉在下面。母亲心想，平时李大爷晚上溜门子都要到半夜，这才刚刚晚饭后怎么早早就关门上闩了？母亲喊：“李大爷……你在家吗？”李大爷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问：“哪个？”母亲回：“我！”李大爷战战兢兢地说：“哦，小芳妈呀，我没脸再见到你啦，我对不起你，以后也不给你添麻烦了，哎……这个村子真是乌烟瘴气……”母亲说：“李大爷，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拿你当父亲待，我不怕……”李大爷哽咽着从屋里传来了哭腔说：“你回吧！我不想坑人，你是好人。”

母亲的心像掉进了三九天的运河……

母亲回到家里，和衣躺在小芳的边上，抚摸着小芳头上包扎的白纱布，心中像倒了的十五味罐，身体像三九天掉进了运河结冰的水里，泪水滚滚而下，抽泣声惊动了熟睡中的小芳，小芳翻了一个身，母亲伸出双手紧紧地搂着她，心中默念着，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我的宝贝小芳，无奈的叹息和抽泣声伴着母亲这漫漫的长夜……

二十一

运河滩上的麦子就要成熟了，油菜花瓣纷纷落下，秸秆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农家人的日月如同运河水一样静静地向南流淌，永不复回。

父亲打工的地方叫周庄，父亲的仓库管理员工作是由翁国庆介绍的。不用说，父亲与翁国庆之间从穿着开裆裤开始就一起生长在运河边，喝着运河水长大，呼吸着运河的季风，血脉里融着运河



奔腾不息的气质，他们生生不息，如沟埂上的野草不屈服于自然，拔节生长。在家时吵吵闹闹，拉拉扯扯，有时因为一犁地，一把草，婆娘们一句话，孩子们一个小小的拳头，两家就会大打出手，像个仇人记上一段时光，可一旦走出那个生养他们的土地，来到异乡，成为异客，他们却变成了一家人，比在家时候的亲兄弟还要亲。他们几乎变成了相互的依靠，无话不说，无事不做。病了叫医生，想家了借着彼此的肩膀靠着，哭上一阵，不吱声，也不安慰，就静静地陪着对方，你哭我也哭……

自从赤脚医生邱大华抛妻别子带走了与他未婚先孕的女青年翁翠莲，村庄上像热锅炒黄豆一样炒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讲够了，慢慢地冷了下来。邱大华三天两头给家里的妻子冯桂花寄钱寄物，冯桂花由当初的要跳井上吊，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与葛跃进三天两头幽会，就是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电影，或者三个女人一台戏，打打闹闹，争争吵吵，日子反而过得有滋有味。

邱大华凭借着自己做过赤脚医生，对药品的了解，做起了药品生意，成为周庄赫赫有名的药商老板。翁翠莲像一头小绵羊温顺地贴在邱大华的怀里过日子，非婚生的孩子弄到了户口，在江南水乡名镇买了两套房子，自己住一套，老丈人看青老翁带着儿孙住另一套。翁国庆把邱大华当作救世主捧着，看青老翁把这个非婚女婿看成是神供着。在周庄这个俊秀的江南水乡，谁不知道邱老板，谁就没长眼，谁就没见识。父亲常常思量着，这个邱大华在村子里，充其量也就是个赤脚医生，他有三头六臂吗？怎么短短几年时间，离开家乡，离开土地，离开运河滔滔南去的河水，就变了腔调，摇身一变成了邱老板，新建了家庭，买了房子，养活着老翁全家，还成了江南名镇首屈一指的老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再看看自己，以前在家的時候，对邱大华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尤其在邱大华与翁翠莲的勾搭上，像做贼一样去逼着人家，做了很多蠢事，说了很多蠢话。



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世道变了，光靠老实肯干已经不中用了，他邱大华靠的是脑子，而自己靠的是一双勤劳的手和忙碌的双脚，可这些勤劳有用吗？”

一场春雨过后，江南的天气由暖和渐渐地变为炎热，父亲居住在仓库的一个角落里，潮湿而不通风不透光。翁国庆下班后走进了父亲的住所，喊道：“刘老三，刘老三在吗？”

父亲一边用蜂窝煤炉热着中午的剩饭，一边应着说：“在呀，哪位？”父亲说着，翁国庆已经手插裤袋，脚踏皮鞋，穿着一身澳式夏装，很有派头地站到了父亲的火炉边，翁国庆连忙干咳了两声说：“这个鬼地方，还不把人住死？”

父亲忙站了起来，望着简易床说：“你坐吧！”又从简易木桌上拿来半包玫瑰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翁国庆，翁国庆连连摇头，手都没有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来，连连撇撇嘴说：“咳嗽，咳嗽，你抽，你抽……”

父亲见翁国庆耍起了派头，心中虽然不服，但无奈得很，谁让人家的妹妹有本事，扯上了一根比钢筋还粗的金条，自己要是有个有本事的妹妹就好了，别说做邱大华的二房媳妇，就是编外女人也行呀，不要说钢筋粗的金条，就是扯上一根稻草也中呀，可上哪去找这样的妹妹呢，想着想着，父亲苦苦地傻笑了一声，伸出右手朝自己的脸上打了一下，说：“这个剩饭，你也来一碗？”

翁国庆撇撇嘴，连连摇头说：“NO，NO，NO……”

父亲的牙根开始痒痒，浑身的不舒服，沾着你妹妹的光，腰杆也能挺起来，要是在村庄上早已被人家骂折了腰……父亲想骂人，想打架，但他手里拿着的铁勺在剩饭里使劲地搅了两下，像在家里搅猪食一样，摇了摇头，深深地叹口气说：“我上一个月找老板借了四十块钱寄回家去了，现在手里吊钱没有，要是有两块钱我都带你去门前小饭店吃饭……”



翁国庆将肥厚的屁股在父亲面前扭了两下说：“两块钱吃个屁呀！”他将右手从裤袋里掏了出来，食指上金戒指闪着金灿灿的光芒，在父亲的眼前晃了又晃说：“我找邱总喝酒，你去给我斟酒，六点半在皇家一号贵宾厅，不见不散。”说着，走了，可刚走几步，又拾回头眨巴着眼睛对父亲说：“刘老三呀，皇家一号是富人去的地方，你把衣服换换，鞋子呢，找一双新的，哈哈哈哈哈……”父亲啐了一口说：“翁国庆，你妈的烧包一个。”

父亲兑了一盆温水站在门前的水泥地板上，从头浇到脚，觉得浑身的轻爽。随即换上了一身全新的工作服，是厂子里发的，只有上次照片寄回家才舍得穿上一回，脚上换上了一双新解放鞋，父亲对着墙上的半块玻璃，用右手当梳子，将潮湿的头发梳理成二八开，父亲对着玻璃诡秘地笑了一下，心想，就我这打扮也不比你邱大华差什么，但父亲又摇了摇头，嘴里骂道：“他妈的，邱大华……”父亲一路哼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向街东皇家一号走去。

邱大华白净的脸有些浮肿，眼睛比以前小了很多，脖子上戴着一条金灿灿的像狗链一样粗的金项链，两只白胖的大手分摆在圆桌的两侧，像老家的鸡啄食一样，有节奏地弹着桌子。圆桌的对面坐着看青老翁，老翁哪里还是老翁呀，毛茸茸的脸蛋刮得光溜溜，浓眉下的老鼠眼瞟了瞟父亲，父亲被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他笑着对父亲说：“刘老三嘛？这是你翁大婶。”父亲傻呆了，父亲心想，在家时，你老翁看到我恭恭敬敬，也从没要充我长辈，村庄上数你家家族最小，孤门小姓，本身就晚一辈，还你妈在我面前耍大牌，又说回来，你女人死了快十年，哪来的什么翁大婶，这个女人分明比你女儿翁翠莲大不了几岁，比你儿媳还要年轻，怎么就变成你女人了？父亲想着想着，正想说什么，坐在边上的翁翠莲喊道：“老三哥，这边，你坐！”

父亲圆睁着眼睛望了望翁翠莲，以前在家的時候，父亲叫她大翠子，大翠子见了父亲都一口一个“刘三叔，刘三叔”地叫着，怎么出来打个工，有了两个臭钱就你妈升了辈分，父亲心里想，我啐，要知道这辈分能上调下调的，让你未婚先孕的也轮不上邱大华，哎……真他妈变天了。

翁国庆坐在父亲对面，指指桌上的洋河普曲说：“老三，开酒，斟酒！”翁国庆命令着父亲斟酒，脸上洋溢着一种得意与满足。

父亲心想，算了吧，反正也不是在村庄上，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没人知道这些，斟就斟了吧，好在自己也能喝上一次不出钱的酒。

父亲望着邱大华笑了笑，从后侧走了过来，将酒杯拿到邱大华边上，满上了酒，父亲将腰有意地躬了一下，左手握壶，右手作了一个请的姿势，说：“邱总，请！”邱大华冷着脸，两手仍在桌上空弹着，既不看酒杯，也不望父亲，平视着看青老翁和丈母娘，好像是天庭降下的判官，始终不开口，视父亲不存在。

父亲又给老翁和他新媳妇斟酒，老翁的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老翁新娶的女人客气地拿过空酒杯说：“谢谢你，我不会喝酒。”

父亲来到翁国庆后面，将杯子挪了一下，挪在翁国庆面前的位置，斟满了酒，父亲见翁国庆龇牙咧嘴地嘿嘿着，诡秘地一笑，手指着杯子说：“倒满！倒满！”父亲心想，李丰收死的时候，正吊那天晚上是哪个龟孙子给我斟酒的？在那个庄子上，大事小事，只要坐到一起，你翁国庆是酒司令专业户，今天这个场合，看把你得意的？看看你们全家吧！妹妹没结婚跟上了一个已婚男人，等不及一样，送上门给邱大华搞出了孩子，再看看你大看青的老翁，老不正经的东西，快进棺材的人了，还找一个跟闺女差不多的女人，怎么就不怕折寿呢，你们家都怎么啦？

有人说，江南的天是水做的，一点也不假，晚饭前还晴朗着，



晚饭后却下起了雨，江南的雨来得很猛，老翁一家都撑着伞，坐上了雇用的三轮车，跟皇帝一样，昂着头，望着车夫的后脑勺，消逝在周庄的街巷里。

父亲心想，几步路，还叫三轮车，老子步行比你们远几个来回，回去也就十分钟工夫，看来，不是天变了，是人变了，真他妈苏修的修！

父亲躺下时，窗外的雨滴声清晰地敲打在玻璃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总在念叨：“老翁，你凭什么让我叫你女人翁大娘？邱大华，你凭什么拿眼梢打量我，拿我当陌生人？翁国庆，你凭什么在我面前拿腔拿调让我斟酒给你喝？哎……变天变地不如人变快，在家还是看青的，出来变成了翁大爷……”

迷迷糊糊中，父亲做起了梦，梦见了运河闸，洪水咆哮，暴雨倾盆，运河失去了昔日的安宁，洪水卷着水草、猪牛羊等牲口的尸体汹涌而下，暴雨中，爷爷奶奶头戴斗笠，手提柳篮，相互搀扶，瑟瑟地站在那片碧绿的麦田埂上痛苦地等待着……

父亲问：“大呀，妈呀，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爷爷说：“你去哪啦？怎么不来看我们！”

父亲说：“在外赚钱养家呢！”

爷爷说：“赚钱也是个正当事，顾家也不能忘了。”

父亲点点头说：“前些日子我不是寄了纸钱让小芳妈去烧给你们了吗？”

奶奶叹口气说：“小三子呀，有钱有什么用处？活在世上的人只知道钱、钱、钱，前些天阎王殿里又送了几个死鬼过来，有的是税费没钱交给逼死的，有的是孩子没有钱交学杂费愁死的，有的是害了病没钱治病死的，还有那个李寡妇偷粮食被发现上吊死的……原来我们生活好好的，不知什么时候，也没经我们同意，就搬进了新家，四处漏风，到处漏雨，这么大的暴雨，屋里全是水，站没站处，



坐没坐处……”奶奶说着就委屈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想不到来到阴间还要受罪……呜……呜……”

运河边的风太大，爷爷怕奶奶听不到，就靠近她的耳朵说：“不要哭，你哭了，儿子见着会难受。我们老两口不要紧，吃点苦受点罪都不在乎，可那几个孙子孙女你要给我照顾好了，小芳被人打了，她妈在村子里受人欺负，两个孙子也不回家，不是住校，就是去同学家看电视，你看看，你看看，人世间不就讲究家庭团聚、和睦相处吗，我把家交给你，你是怎么经营的？死的难过，活的难熬，你这个男子汉做得也太不称职了吧！”

风越来越猛，雨越来越大。父亲不停地点头，当父亲伸手擦了一下渗出的泪水时，爷爷奶奶顺着运河上的一只木桩顺流而下，父亲喊：“大耶，妈耶……”爷爷挥着手里的斗笠，奶奶仍然抽泣着……父亲想跟爷爷奶奶多说几句话，多呆一会儿，毕竟已经阴阳两隔十多年了，但音容笑貌一点也没有变，可梦不让他们长久相处，父亲身体像睡在下暴雨的马路上，浑身上下湿透了，当他睁开眼的那一刻，像触了电，骤然坐起，连连用两手拍打着头部，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父亲开了灯，从塑料桶里舀出一盆水从头到脚浇了一遍，他走进江南下着细雨的春夜里，仰望着暗淡无光的天空，寻找着随着运河水顺流而下的爷爷奶奶……

父亲像疯了一样穿好了衣裤，从柴席下翻出仅存的零用钱，门也不关就奔向了大街，在他冷水浇过的头颅里，忽闪一个念头，连夜回家，因为爷爷奶奶嘱咐他，已经搬了新家，既不挡风也不遮雨，他要到坟上添土烧纸，察看坟墓的完好情况，上不安下不宁，这是爷爷告诉父亲的。

父亲跨过一条十字路口，顺着周庄桥向北来到一个叫幸福园的地方，找到了22-14的门牌，那是邱大华为翁国庆全家买的四合院



住宅，是江南标准的别墅，父亲敲门，咚咚咚，敲了半天，没人应，忽又想，上次来时，翁国庆说，找人要按门铃，门铃通在主人的床头，按一下，主人就知道有人叫，父亲用双手在门框四周摸了半天，也没摸着门铃，父亲叹口气骂道：“翁国庆这个狗东西尽说鬼话。”父亲又在又宽又高的暗红色铁门上从上到下摸，在门的中心位置摸到了一个圆圆的小疙瘩，还没注意，就听得院子里发出“叮咚叮咚……”的呼叫声，父亲被吓了一跳，心想，踩雷了，翁国庆家是个雷区……

翁国庆从四合院里传出“谁呀？”的叫喊声。父亲大声喊：“我！”

翁国庆也不知是真的听不懂父亲的话还是假装听不懂，又补充叫了一句：“你是谁呀？”谁字还咬得特别清晰。

父亲也来不及跟他耍油嘴，直截了当地喊道：“我是刘老三。”

翁国庆来到铁门边，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撇着腔调问：“啥事？”

父亲说：“我想回趟老家！”父亲又补充说：“只有你能帮我！”

翁国庆像被电击了一下，猛地从靠着的门框上站立起来，手指着父亲说：“你发高烧啦？是老家赶集卖青菜吗？这是江南，这是周庄，回家要过长江，坐车都要一天一夜！我说话，你能听懂吗？还你妈三岁孩子一样吵夜！我要睡觉了！”

父亲野蛮地拽过翁国庆，将翁国庆拖出铁门两步远，父亲是怕翁国庆进了门，一关上就全完了。

翁国庆鬼叫，还你妈在家那德性，动手动脚的，我们能不能文明一点？江南一点？

父亲软笑笑说：“翁国庆，你别跟我要嘴皮，我这次回老家，不帮你也得帮！”

翁国庆嘿嘿冷笑笑说：“刘老三呀，这是江南，这是周庄，这是翁府，你跟谁这么说话呢？我问你，你现在有几斤几两呀？俺！我问你呢！你是要秤还是要镜子？我去给你找！”



父亲冷冷地说：“我要连夜回家，大大妈妈托梦给我，说是他们的坟墓漏风漏雨，还说庄上人欺负小芳她妈，又说小芳在学校被人打了，还说两个儿子从来不回家，你说，你说说，我还能蹲得下去吗？我的心都凉透了！”

翁国庆见父亲伤心，也软了下来，说道：“呦呦呦，一贯英雄豪杰，搬动天磨动地的主儿怎么说说就哭啦？你回老家有人挡你吗？没人吧！你去呀！是没有路费了吧？这不难，对于我们家钱不是问题，你说吧，要几十，我进门去给你拿！”

父亲摇摇头说：“我不缺钱，我缺车！”

翁国庆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赶紧说：“缺车？缺车，你找我干嘛？你要是缺飞机也找我，还你妈把我抬到天上去了呢？”

父亲抓住翁国庆的手说：“我从没求过人，也没求过你吧！”

翁国庆笑笑说：“没求过我，但是你那仓库保管员的位子是我帮你找的吧！”

父亲讨好地说：“对对对！现在还要求你帮忙！”父亲接着说：“我想借你幸福 250 摩托，那个车子快，从现在走，明天下午就到家了，比汽车还快呢。”

翁国庆挣开父亲的手说：“去你的吧！我有车吗？那是邱老板的。”

父亲笑笑说：“我知道，大华最相信你，他的幸福 250 只有你去借，只有你开，他放心。”

翁国庆诡秘地一笑说：“可以呀，我去开来，你自己开回去！”

父亲摇摇头说：“我从来不会开，还得请你帮我送回去！”

翁国庆哈哈大笑了起来，说：“真你妈的，有点意思，要我去借车，再由我帮你开车送回去，你以为你是什么人那？你是七级还是八级干部呀？俺！我问你呢？”

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我虽不是七级八级干部，但我是运

河边上的人们，你也是，你全家都是，你全家的根，包括邱大华的衣袍都埋在运河边上，你要知道村子里的人对你们全家的根根结结什么不清楚？但你们外出后一直隐瞒着真相……算了吧！我天亮跟车走，村上人要是问我你们家情况，我只有一五一十地说，我不能睁眼说瞎话骗人。”

翁国庆像被蜂蜇了一下，狂叫了一声：“你妈的刘老三，快给我打住！”

半天沉默无语。天空乌云密布，东南方向闷雷划破夜空。父亲打破了沉寂，只要你送我回去，我还帮你瞒！

翁国庆深深地叹了口气，连连摇着头说：“这事我还得跟大华商量。”

父亲说：“那当然，那当然，我等你回话。”

二十二

父亲坐在幸福 250 的后座上，紧紧地拉着翁国庆的后衣襟，鸡叫头遍就上了路。翁国庆冷着脸给父亲严正声明：“刘老三，我告诉你，这幸福 250 劲大得很，江南人都说，这叫跑得快，死得快，你坐我的车，车和油由大华出，大华说了，一定要厚待刘老三，你一路上的吃喝由我供着，你他妈真像七八级干部似的，不过，安全问题你自己把握，我总不能手握方向盘开车，再去问你后座上的事吧。”

父亲连连点头，不停地夸赞道：“你们家都是好心人，大华人好心好，国庆你不忘村里的旧恩旧情，我老三吃瘪不说怂话，一切按你的要求去做，到村庄上如有人提起你们家的事，暗号照旧。”

翁国庆将牙齿咬得格格响，像有无数的苍蝇被咬死，吞进了肚里，他撇撇嘴说：“村庄上，哪一家锅底翻过来不是黑的呀？就你家亮



堂吗？”

父亲嘿嘿着，软绵绵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就是穷一点。”

翁国庆撇着嘴说：“就穷一点，就是穷一点吗？你女人守住阵地了吗？”

父亲刚坐上幸福 250 的后座，屁股下面像戳了钉子，迅速下车，走向刺眼的车灯前面，拽着翁国庆的中山袋上衣，大声喊道：“你再说一遍！你他妈的恶鬼，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翁国庆空加着油门，恶狠狠地问：“你还走不走了啦？不走就散伙！”

父亲见翁国庆发了火，自己又软了下来，坐到了翁国庆的后面，死死地拽着翁国庆的后衣襟上路了。

天快亮的时候，车开上了长江大桥，翁国庆减速停车，将 250 停在人行道上，卸下头盔，手指着长江里的轮船说：“免费参观一下长江大桥跟轮船。”

父亲望着奔腾的长江在发呆，翁国庆放荡地大笑，接着说：“哈哈，哈哈，你刘老三也有了心病了吧！原来你急屎急尿地要回村庄去，还说什么你大你妈托梦给你，我看你是去家捉奸的吧！”

父亲气得两眼直冒火星，心想，这是长江边上，要是运河边上，老子准让你翁国庆死了喂鱼。父亲将烟屁股向长江扔去，留下一串信号弹般的流火，有气无力地说：“国庆呀，多大啦？”

翁国庆诡秘地一笑说：“跟你差不多呀！”

父亲用右手拢了拢被夜风吹乱了的头发说：“哦，四十岁啦，准确地说四十一，属驴的，注意修行你的嘴，今年你有可能因为这张嘴得灾星。”

翁国庆呆站了一会儿，双手叉腰，望着长江大桥的三面红旗说：“如今也轮到翁国庆挺直腰杆了，那里面哪一面旗帜属于我的呢？”

父亲撇了撇嘴说：“那里面有一面是我们的，但不是你们的，



你们家已经变成资本家了，有了雇工就是资本家嘛！”

翁国庆笑笑说：“我原来一听到资本家这个名词，心里就恨，就想骂！现在呢，你说我是资本家，我反而高兴，做资本家有什么不好，你看住洋房，开摩托，穿尼制服、皮鞋。家里做饭，机面，扫地，都是雇佣工做的。你看我妹婿大华，成立一个公司，用了几十个人，他就是老板呀，就是资本家呀，坐飞机，坐火车，吃西餐，穿西服，打领带，大把大把票子赚着数着，有什么不好？”

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那毕竟是少数，整个一个周庄在打工仔当中，混到大华那样的也只有他一个人，你们全家是烧了高香沾了光，你们全家应该感谢翠莲。”

翁国庆的脸色变得复杂起来，正准备说什么，后边传来了声音：“长江大桥上禁止停车，请您服从交通管理，抓紧驶离大桥。”

翁国庆刚转过脸，就见三名警察标致地站成一排向他行军礼！翁国庆连忙说：“走！走！走！现在就走！”

运河的季风吹来了被多日阴雨浸泡发臭的麦秸气味，细细的雨丝落在父亲的头上，流到脸上，汇集到脖子向下，他陡然感觉到了长期厮守土地的滋味，他大声地喊：“国庆，国庆，你看，这是运河杨树林，这是我们的家呀！”父亲喊着，叫着，像久别母亲的孩子，趴在翁国庆的后背上哭了……

翁国庆在一个低洼的拐弯处突然停下了车，问：“刘老三呀，这路走的不对呀，我们村子里从来就没有修过这条宽阔的道路嘛！”

父亲走下田坡，在运河的滩涂上转悠了一会儿，从滩涂丛林的树木皮质，从河坡的陡缓程度，从沙中带黏的土壤，从沟畦弯直的走向，从田中麦子馥臭的气味，从紧邻运河的一座废弃砖窑，父亲判断，这就是通向村子的道路。回到了幸福 250 车边，父亲说：“国庆，这路没错，应该是刚修的运河大堤。哎，以前哪里有路呀，靠着运河水运输，太不方便啦。”



翁国庆摇了摇头说：“那快到村庄上了，我就不能送你回家了。”

父亲小声问：“你不回家看看？”

翁国庆顿时失去了以往的趾高气扬，像皮球漏了气，有些鼻塞地说：“老家就剩几间破屋了……”

父亲又问：“也不去你妈坟上看看？”

翁国庆呆了半天，叹口气说：“我怕被庄上人看到……”

父亲说：“那你就去家看看吧，好歹是晚上，又下着小雨，庄上人晚上雨天很少有人出门的。”

翁国庆怀疑地望着父亲说：“我戴头盔没人认出我，可你呢？庄上人哪个不认识？”

父亲叹口气说：“那怎么办呢？”

父亲小声说：“国庆，要不这样，你将我带到运河闸那里，我先去给大大妈妈磕个头，说明我来过了，然后陪你去老家，我用带回的旧衣服把头包起来，就在你家门前站站就走，你回江南，我回家去。”

翁国庆想了半天，说：“你去运河闸看看你大大妈妈，我也可以去妈妈的坟上磕个头呀，都快十年没上坟，没给老人家烧纸添纸磕头了……”翁国庆说着就哽咽起来。

翁国庆驾车一路飞奔，顺着运河堤上新修的柏油路一直来到运河闸，父亲大叫：“停车！快停车！这里就是运河闸！”

翁国庆将幸福 250 推到路边，支了下来，卸下头盔，这时运河上清风徐来，春雨细绵，天空像被一张黑幕严严实实地罩着，除了哗哗南去的运河水流声、孤雁的啼鸣声，几乎是一片沉寂。

翁国庆喊叫：“刘老三，你在哪儿呢？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了？”

父亲大声应道：“我去大大、妈妈坟上！”

翁国庆叫道：“这么黑的天，哪里能看得到路呀？”

翁国庆自言自语地说：“那你看去吧！我就不去妈妈坟上了，



摩托车放这里我不放心。”

由于长时间降雨，运河滩涂的沙淤土含足了水分，父亲顺着一条麦田埂向着爷爷奶奶的坟头方向如盲人摸路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缓慢地走去。

父亲总觉得爷爷奶奶的坟墓应该到了，但怎么也找不着坟墓，父亲擦划了两次火柴，都没有发现坟墓。父亲的心里嘀咕说：“大大呀，妈妈呀，你们就不要躲着儿子了，儿子回来看你们了，这回儿子一定给你们房子修好，要让你们住上不透风不漏雨的房子。”父亲嘴里一边叨咕，一边往前探索着挪步，忽然，父亲身体失重，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父亲倒在一片快要成熟散发着馥臭气味的麦田里，麦芒戳得父亲满脸痒痒，父亲慢慢地爬起来，可当他双手着地用力的时候，右手碰着了一个圆滑的东西，父亲将这圆滑的东西从沙淤土里抠了半天，才抠了出来，双手摸了一下，原来是一只空酒瓶，父亲心中一颤，忙从口袋中摸出火柴，划亮一看，的确是一只空酒瓶，父亲用双手将空酒瓶上的泥土剥去，可当他的右手摸着瓶口时，不禁“哇”地叫了一声，我大呀……我妈呀……父亲心想，这个酒瓶分明是打工前上坟烧纸时的酒瓶嘛……

父亲又想，坟就该在这里，父亲蹲了下来，他就围绕着酒瓶的四周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用双手去抚摸，齐膝深的麦田将父亲一次又一次地绊倒，他终于摸到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父亲用双手摸着湿漉漉的土地，高洼不平的土坑里还有冰凉的雨水沉积，父亲想，这是什么地方？他掏出火柴盒里最后一根火柴，划亮了，一看，父亲惊呆了，一屁股坐到一片汪水的泥土上。“我的亲大呀……亲妈呀……难怪你们说屋子透风漏雨了，你们的坟墓弄哪去啦？”父亲坐在一片汪水的沙淤土上，呜呜咽咽的哭叫声伴随着运河水呜咽的流淌声，在夜空中回荡……

翁国庆听到父亲的哭声，吓了一跳，赶紧发动幸福 250，将灯光



向父亲哭声的方向照去。翁国庆轻声喊道：“刘老三……刘老三……你怎么啦？你哭什么……”

父亲哭着说：“大呀……妈呀……儿子对不起你们，我回来迟了，我一定要给你们修最好的房子，不透风不漏雨，跟江南的瓦房一样，跟老翁家住的大房子一样……”

翁国庆走近麦田埂上，小声喊：“走呀，快走，运河边有手电亮光，好像往这边来了，快！快走呀！”

父亲停止了哭泣，跌跌撞撞地像是喝醉了酒，糊里糊涂地走到了运河闸上，等他脱下鞋子磕掉粘在上面的淤土，那个在运河边张网捕鱼的人已经走了过来，手电的光亮照得父亲差点栽了下去，那人厉声地喊道：“什么人？”

父亲一听是老会计翁品德的声音，忙回答道：“翁会计呀？你半夜三更在这野天湖里做什么？”

翁会计走近父亲，父亲递上一支烟给翁会计，翁会计将烟点着说：“原来是刘老三呀，你不是去南方打工了吗？怎么半夜三更来这运河闸做什么？”

父亲来不及多说什么，就说：“我去大大妈妈坟上了。”

翁会计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呀？”

父亲急问：“不知道什么？”

翁会计一边吸烟，一边说：“这公路两侧的坟墓都搬迁啦，集中葬在邱渡口的公墓地去了，是集体搬迁的，因为大部分人家的劳动力都外出了……”

翁会计一边说，一边指指路边的车灯问：“你开车回来的呀？不简单，买摩托啦？”

父亲赶紧回答：“不是，是请江南的一个朋友开过来的。”

翁会计连连点头说：“混得不错，混得不错，能请着江南人开摩托车送回来，我知道你刘老三是个会混事的人，好好干！”翁会



计一边说，一边往公路走，走到摩托车边上时，见边上那个人带着头盔，屁股朝他，就偷偷地摸了一下幸福250的后座，心中嘀咕了一句：“真的是好东西，哎，有钱人呐！”然后就走了。

父亲对翁国庆说：“国庆，请你送我去一下邱渡口公墓地，我大我妈的坟墓迁在那里了。”

翁国庆摇摇头说：“天黑得怕人，现在去公墓地做什么？”

父亲说：“别说天黑，前面就是驾着机枪我也要去，我必须见到大大妈妈的坟墓。”

翁国庆呆站在那里，就是不发动车。父亲问：“怎么啦？邱渡口离这也就二里多路，再说了，你妈的坟墓弄不好也搬过去了，也在公墓地呢？”

父亲话音刚落，翁国庆爬上车“嗡”……发动了摩托，父亲坐在翁国庆的后面浑身瑟瑟发抖，身体像掉进了冬天的运河，从外向内，都凉透了。

公墓地就在邱渡口的边上，下了运河堤走几步就看到一个石砌的牌坊——运河公墓。父亲找到了公墓地的管理员，给了他两块钱，说：“你买烟抽，这半夜三更的也没有小店开门。”管理员客气地将父亲领到了一片乱坟岗的地方，用手电筒指着一个土堆说：“这就是你父母的坟墓。”父亲谢过他，管理员留下手电筒说：“你先用，临走时交到前面值班室。”父亲说：“谢谢啊！”

父亲扑通一下跪在坟前，大声喊道：“大呀……妈呀……我回来看你们啦……”肃静的公墓地夜宿的鸟雀叽叽喳喳地活跃起来，夜风裹挟着父亲的哭喊声向村庄飘去。

父亲顺着坟墓，用手电筒仔细地详查，坟头长了很多野草，掩盖着坟头的泥土，他就跪在坟头，一把一把地把野草薅掉。他一边薅草，一边详查有无被老鼠、黄鼠狼、狗獾等野生动物打的洞穴，看看有没有可以灌水、漏风的地方，坟头的野草全部薅光了，坟头



裸露出来，坟墓周围沟深汪水，坟身有三处洞穴，大概是狗獾洞之类。父亲又来到公墓地值班室找到管理员，借了一把铁锹，说：“我大我妈的坟头露风露水了。”管理员说：“今年春季一直在下雨，雨水也排不出去……”

鸡叫三遍的时候，父亲将坟墓的四周都挖来了新土填实了，将三个狗獾洞堵死了，又从管理员那里买了一块钱烧纸烧给了爷爷奶奶，当父亲走到运河大堤时，翁国庆早已开车溜走了。

二十三

天快亮了，父亲叫开了家门，母亲见父亲浑身是泥水，身体抖得像筛糠，母亲被吓得失声痛哭，我的亲人呐……你怎弄成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

母亲赶紧烧水让父亲清洗，母亲哭泣着用怀疑的口气问：“你是偷人家工地上东西夜里逃跑的吧？”

父亲呆呆地坐在母亲边上，帮着母亲向草锅底添柴，父亲望着母亲消瘦的被柴火映红的脸庞说：“看你说的，我怎么能偷人家东西呢？我是想家，连夜回家的。”

母亲摇摇头说：“想家，你白天坐汽车到乡里下车，大摇大摆地回家多好。你看你半夜回家，还跟猪打滚一样弄得浑身脏兮兮的，像逃难，又像是被人家撵的偷鸡贼。”

父亲苦笑笑说：“我去大大妈妈坟上了。”

母亲惊讶地睁大双眼望着父亲问：“你怎神神叨叨的？真是见鬼了吧！”

父亲连连摇头说：“我真的去了。”

母亲用怀疑的目光望着父亲，一股心酸不禁涌上心头，两行热



泪扑漱漱地滚落下来，她伸出右手放到父亲的前额，哎呀了一声，说：“你发高烧了，快，水热了，你抓紧洗洗上床歇着，我马上去卫生所给你买药。”

母亲帮父亲擦洗完毕，父亲刚刚躺下就打起了呼噜，母亲将薄被盖在父亲身上，右手抚摸着父亲疯长的头发，左手拉着父亲那粗裂的大手，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罐，泪水滴落在父亲黑瘦的脸庞上，母亲抽泣着说：“这哪是出去打工呀？简直就是逃难嘛……”

母亲来到村卫生所，李大爷正在跟他堂侄女李医生小声说着话，见母亲来了，赶紧停止了交谈。母亲说：“李大爷生病啦？”李大爷点点头。母亲对李医生说：“我家刘老三夜里回家了，着凉发高烧，看能不能包点药回去让他吃了发发汗就好了。”

李医生虽有五十出头的年纪，但长得白净，个头高挑，一说话就笑，她问母亲：“那么远路程怎么连夜往家赶，有什么急事呀？”

母亲呆了一下，摇摇头说：“没什么事，就是想家了。”

母亲拿好了李医生递过来的药丸，望着李大爷笑了笑说：“我先回了。”

母亲走后，李医生对李大爷说：“这刘老三连夜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犯得着连夜往家赶？再说了，村庄上的邪言恶语马上就会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李大爷将牙齿咬得格格响，心事重重地说：“我看只有这样，我不能坑害小芳她妈，多好的女人呐，人家是因为照顾我才被这群恶毒女人陷害的。”

李医生摇摇头说：“这话我讲不出去！”

李大爷着急地说：“侄女呀，你是医生，你实实在在说，我这一辈子求你半钱事了没？”

李医生冷着脸摇了摇头……

父亲一觉睡到午饭后，药服了仍然高烧不退，母亲去了厕所边



砍了几棵艾草回来烧了半锅水，让父亲好好洗一次澡。母亲说：“你这高烧不退，我还是带你去卫生所看看吧！”

父亲像孩子一样顺从地随母亲去了。初夏的暖风吹在身上很舒服，一路上，父亲问了他走后家里的庄稼、牲口、孩子、村庄上的零零总总，母亲一一地给他回答。母亲有些疑问地说：“我真的弄不明白，你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半夜三更回家？怎么回家就弄得浑身是泥水？”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已经到了卫生所，卫生所里几个人一起向父亲投来惊异的目光，几乎同时问父亲：“刘老三回来啦！什么时候回来的？”

父亲有气无力地坐到竹椅上，平视了卫生所里的几个人，不停地点了点头，微笑着，示意回答大家的问候。母亲说：“李医生，我家刘老三吃了三顿药了，还是高烧不退。”

李医生用白净柔软的右手在父亲前额试了试说：“是发热，量一下体温吧。”接着就将体温表夹在父亲的右腋下。

李医生走向正在挂水的李大爷，问：“好点没？”李大爷没有回答李医生，而是问父亲：“刘老三什么时候回来的？”

父亲微微笑笑说：“夜里。”

母亲将父亲的上衣领整了整说：“想家了，没出息的东西，人家翁国庆一家在外发了大财，他却发了一身抖病回来了，真是个穷命鬼呀！”

李大爷接过话茬说：“钱有什么用？我都快撂命了，儿孙边也不沾。”说着李大爷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父亲见李大爷如此伤心，忙问：“你怎么啦？病得很重吗？”

李大爷摇摇头，李医生为李大爷一边挂吊针，一边说：“抗美援朝战争夺去了叔叔的两只睾丸，所以他的排尿系统会经常出毛病，这次非常严重，其实叔叔这辈子生活得很清苦，想不到婶婶早早就走了，抱养的儿子一点感恩心情都没有，自从去了江南，除了寄两

次钱回来，逢年过节也不回来看看……”

李医生的话像马蜂窝遇上了热水，一下子炸开了来，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秘密，李大爷是个没有睾丸的太监，儿子李大锁是抱养子？他的侄女李医生也够大胆的，这样的个人隐私怎么能在这种公开场合说出来呢？为什么不让他带进棺材里去？父亲指着李医生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这样说，李大爷心里怎么能接受得了？”

母亲也诧异地走到李大爷身边，用衣袖为李大爷擦拭着满脸泪水，安慰说：“哎，人生怎么过都是一辈子，好死不如赖活着，宁愿世上挨，不去土里埋，你也没什么悲叹的，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有需要时还让我来照顾你。你是战斗英雄，你比我公公婆婆还要大，我就当自家长辈服侍你。”母亲一边说，一边望着父亲，父亲也同意地点了点头说：“应该的，应该的。”父亲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李大锁千不该，万不该，出去就不问李大爷的事了。”

第二天清晨，当太阳还没有升起，运河水呜呜咽咽静静流淌的时候，村庄上却传来了噩耗，李大爷在家门前的枣树上吊死了……

在送走李大爷的日子里，那些长嘴舌仍没有停止过对李大爷死因的挖掘与歪曲，尽管李医生已经按照李大爷的要求公开了在战场上失去两只睾丸的事实，但是愚昧与孤独助长着这些肆虐的谣言……

父亲帮助母亲收完了麦子，又去了一趟邱渡口运河公墓地，母亲一边烧纸一边叨咕：“大呀，妈呀，你们要保佑刘老三在外赚钱养家，让他不要焦心，我会经常来给你们送烧纸钱……”

父亲一边磕头，一边说：“大耶……妈耶……我赚够了钱就回来，我还把你们接回去，还让你们跟运河闸为邻，到时给你们修一个漂漂亮亮的墓园。我还要给你们树墓碑，让你们能看到村庄上的炊烟，听到运河水流声……”



二十四

母亲说：“小儿呀，你大哥再有个把月就高考了，家里近些日子开销大，前天卖了一个肥猪，好不容易攒了四百多块钱，昨天下午，村里来要‘三粮五钱’、农业税，七七八八一算，一头猪还没够，眼看家里就要花大钱了，你哥近来身子又弱了，高考前我还得给他补补身子，调理调理。”

我问：“妈妈，你是不是又要叫我给大大写信要钱呀？”

母亲走近我，抚摸了我一下，说：“小儿呀，天虽暖了，也不能穿这么单呀，这样会感冒。”

我望着原本乌黑油亮而如今变得满头银发的母亲在发呆。我清楚这个家里，原来挑大梁的是父亲，可父亲走出家门，外出打工，除了要钱，寄钱，借钱，别的忙他是帮不上的，大哥快要考大学了，我明年也将走进考场，妹妹也快中考了，一家人就靠母亲种几亩田地，养两头肥猪，母亲的头发怎能不白……

母亲点点头说：“还不止这一件事情！”

我怀疑地抬起头，丢掉了手中正在做的作业，问：“妈妈，找大大除了要钱，还能有什么事情？”

妈妈叹口气，摇了摇头，似乎有眼泪落下，我心疼地拉了拉她的手说：“再过几年，我们家就不会这么难了。”

母亲又摇了摇头，说：“难，我不怕！没钱，我也不愁！”

我不解地望着满脸愁云的母亲。

空气似乎凝固了低矮的草房，一群鸡从门前飞过，是一只狗在威胁，母亲大声恶叫：“死狗，该死的东西。”狗跑了，鸡又恢复了宁静。

母亲终于开口了，说：“这信要抓紧写。”

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废旧的作文本，里面有可以利用的



方格子，摊铺在桌上，摆出要写信的架势，我抬头，问母亲：“怎么写？”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平时不是写过几封信吗？”

我握住的笔又放下了，感觉母亲有一千句、一万句话要跟父亲说……

母亲呆呆地站着。

我傻傻地握着笔等待母亲开口。

母亲又叹了口气，说：“你先写着，我去菜园薅点青菜，准备做午饭。你大哥今天回来拿伙食，小芳也快放学了，信写好，你也抓紧做作业，不能因为一个虐疾病就总想逃学。”说完，母亲拎着竹篮，向自家的菜园走去，一群芦花鸡叽叽喳喳跟到了菜园，疯狂地啄着鲜嫩的菜叶。

我心想，前几次，给父亲的信都是说说家里的情况，再问问父亲的情况，最后再直奔主题，就是最近家里开支大，抓紧寄点钱回来救急。这封信怎么写，母亲的脸上写着太多太多的疑虑，她想告诉父亲什么？想问父亲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信还得写，怎么写？我拍了拍脑袋，拿起了圆珠笔。

他爸：

近来家里都很好，一切也都顺当，大喜再有个把月就考大学了，小儿子近来总是发高烧，医生说是虐疾，在家治病，也没耽误作业，小芳比以前听话多了。

前几天肥猪出圈了，卖了四百多块钱，还没够村里来要“三粮五钱”、农业税的，家里手头紧张了，主要还是大喜快花大钱了，你尽量想法多寄点，家里能毁穰的都毁穰了，也想不出其他法子了，总不能把口粮都卖了吧？你在外面路子宽一点。秋后手头就会宽松一点了……

你在外面也别太亏待自己，买点有油水的饭菜，你身子骨重要，这个家还指望你撑着呢。



对了，你老惦记着祖坟，清明那天我跟小儿，还有小芳，去了运河邱渡口公墓地了，祖坟上都是青草野花，你不必担心，纸烧了，头磕了，酒敬了，话也带了……

写着写着，门外传来了大人说话的声音。我赶紧爬了起来，倚到门框上，望着菜园里，母亲正蹲着在择菜，那个男人斜在自行车上，一脚着地，梳着油汪汪的大风头，我心想，这不是家里大叔刘品顺吗？听说上个月才拼到一个村支书干干，上一任姓胡的书记听说是硬被大叔告了下去，我们姓刘的毕竟是大姓，全村姓胡只有几户人家，正想时，只听母亲大声说：“你这大官，我们不稀罕！”

大叔咳了一声，将烟头弹了出去，吐了一口痰，清了清嗓门，干部味十足地说：“不要说你们是我家里人，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也得照顾，我家兄弟不在家，我理所当然照顾好你们家，特别要照顾好你，今天晚上我撂饭碗就过来！”

母亲恶狠狠地吐了一口骂道：“狗不吃的东西，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再胡嚼嗓根子，防着我撕烂你这张臭嘴，德性……”

大叔见母亲声音越来越大，他反而不急不忙地将那条细长腿抽了过来，支好自行车，蹲到母亲面前，手里抓起一把青菜，低声说：“三妹呀，我是可怜你，难道你不知道我那个三弟在南方打工已经失守了吗？”

母亲一怔，撂下青菜，站了起来，两手叉腰，望着大叔喊道：“你这个书记到底想干嘛？我家老三怎么啦？爬上你家灶上拉屎啦？”

大叔也站了起来，贴近母亲，轻声说：“我那个三弟搞上一个，叫……”

母亲恶狠狠地吐了一口骂道：“姓刘的全你妈蠢种！”

大叔嘿嘿了一下，说：“你不可以这样海骂哟，你要骂只能骂我那个三弟搞了别的女人。”

母亲大声喝道：“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我听不下去了，见母亲大怒，又见书记大叔死死纠缠，怕被村庄人看到嚼舌根子，就赶紧走了出来，喊道：“妈妈，小芳快放学了……”

大叔见我走了过来，黑乎着脸，慌慌张张地推着自行车，两腿一夹，咯吱咯吱地走了。只见母亲望着大叔的背影，连连吐了几口唾沫，嘴里还不停地骂道：“黄鼠狼儿孙，一代不如一代……”

运河滩上的油菜花纷纷落下，卸下了一片金黄，换回了压枝的籽粒，小麦也完成了灌浆，正在烈日的晒烤下走向成熟。满湖的庄稼已经进入了收获的倒计时，小满如一道圣旨，一夜之间，满湖遍野便是黄金铺地，尽管运河水一如既往地向南，不急不缓地流淌，但季节的号令已经催生着万物生长成熟。母亲如往常一样背起粪箕和瓷盆来到运河闸，望着一片肥厚的秧苗，心生一种无限的感慨，母亲心想，今年丰收在望，一苗定三收，夏季油菜，小麦收成已定，如果晚秋水稻再能丰产，家里三个追命鬼的开销就不愁了。

母亲一边给秧苗戽水，一边心想，这个刘老三真的是该死，去信个把月也不回信，又不寄钱回来，大喜花销日见日涨，老娘我都快撑不住了，正在这时，母亲坑头舀水时，从裆后看到队长葛跃进顺着田埂急急赶来，人未到声音到了：“喂，你家刘老三寄钱回来了……”

母亲停止了手里的活，爬上田埂，放下裤腿，红着脸，笑笑说：“谢谢你呀，葛队长。”说着就去葛跃进手里接汇款单。

葛跃进将手一缩，母亲差点栽进水沟里，母亲气红了脸，说：“葛跃进，你多大啦？还跟吃屎小孩一样。”

葛跃进将汇款单在半空中扬了一扬说：“吃你喜面！”

母亲冷着脸骂道：“刘老三回来揭你的皮！”

葛跃进哈哈大笑说：“刘老三巴不得有人偷你！他早就玩上了一个小女人了，他不会再要你了，哈哈……哈哈……”



母亲一气之下，将粪箕扔进水里，又将瓷盆摔向了田埂，激起了一片水花，葛跃进像遭了雷暴雨，两手捂头，大叫：“你找死呀！”母亲拔腿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嚼嚼骂骂：“真你妈狗改不了吃屎……”

葛跃进讨好地跟了上来，哈着腰拉了拉母亲的膀子，气喘着说：“村庄上小妇女，个个都失守投降了，就你妈屎克郎——硬挺着……”

母亲甩开了葛跃进，脚下生风，嘴里不停地骂着：“你这个队长就你妈一个吃屎狗，除了好这一口，你还能干点正事吗？”

葛跃进死死地拉着母亲的膀子说：“快收麦了，到时，我找几个人帮你忙，队里出点杂工，包你满意！”

母亲喉咙里像堵了一块死肉，狠命地咳了一下，一口吐在葛跃进的脸上，拔腿就跑。

二十五

夏日的雨说下就下，不睁眼地下了二十几天，运河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带，忙碌地将上游的雨水不停地流走，运河滩一片墨绿色的稻田让人心生太多的感动与希望，母亲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暑假。一到暑假，母亲的身边就多了三个卫士，在这世界上，再高贵的人都不比母亲此时荣耀。下午的时光仍然闷热难挡，母亲撂下饭碗，就吆喝道：“你们三个都给我听着，下午去运河河滩水稻田追肥放水。”母亲指指大哥说：“你，考上大学，拿到通知书，开学就去读书。考不上，我也没条件让你复读，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后面学种田，种好田，一辈子也饿不死你。”

母亲又指指我，说：“姊妹三个，就你调皮，这个假期给我老老实实改造，下午，跟你大哥一起拖肥下田。”

母亲又指指小芳说：“小芳，你也该学点田里的活，只有娇闺女，



没有娇媳妇，将来嫁了人家，没人会像你妈一样将你含在嘴里，走吧，跟我们一起下田去。”

木门像筛糠一样合拢了，一把旧锁呆呆地挂在木门上。

大哥架着平板车，母亲用一根绳子扣在平板车的把上，说：“小儿呀，有多大劲就给我都使出来，这车肥呀，秋天能换三千斤水稻，人不亏地，地不亏人，你不让地吃饱喝足，它哪有那些白花花的大米给你吃呀！”

大哥呼哧呼哧地撅着腩往前拖车，我越是使劲，那粗绳就越是拼命地往我肉里钻，勒得我喘不过气来，母亲在边上搭着劲，一边斜着身子往前走，一边说：“吃不得苦中苦，就做不得人上人，天上不会掉馅饼……”

到了运河边，大哥的衣服全湿透了，母亲说：“歇歇吧。”

我们三人围坐在母亲的身边，脚下的水沟哗哗流着清水，大运河夏日的盛装十分迷人，吆牛赶羊的声音打破了田野的寂静，满湖劳作的人们都在各自的承包田里低头干活。小芳说：“我渴了。”大哥拉了小芳一把，说：“河里有水，哥捧给你喝。”我见大哥和小芳去喝水，我也去了，母亲大叫：“注意河边湿滑。”我们三个都满意地喝足了水，回到了田埂上。

母亲将尿素和磷酸二铵一包一包地从平板车上往下搬，而我和大哥每抬一包尿素都要使出全身力气，还气喘得难受。

大哥是很少开口说话的，他挺了挺腰，望着母亲怀里抱着一包磷酸二铵，正想搭手，母亲吆喝道：“不要你伸手，我一个人搬惯了，两个人出力不均匀不好干活。”

大哥缩回手，半天，说：“妈妈，你真了不起。”

母亲将手里搬的一包肥料堆上了肥堆，顺手用袖子去擦满脸的汗水，大哥抢步上前，用自己的衣袖为母亲擦汗，只见母亲一把搂过大哥，将大哥死死地搂在怀里说：“我的儿呀……”



小芳见母亲搂着大哥，赶紧跑了过来，张开双臂将母亲和大哥搂抱着，我呆呆地望着，这时，湖风温暖，水鸟成群结队地嬉戏着。

母亲教我们撒肥，我跟大哥每人一个竹篮，竹篮里装着大约十五斤重的肥料，大哥在前面撒尿素，我跟在后面负责撒磷酸二胺，母亲站在田埂上，不时地纠正我们的动作。

“大喜，大把抓肥，使劲往外撒去，不要总是缩手缩脚，肥撒不开，庄稼也长不匀称……”

母亲又补充了一句，说：“这跟处人处事、做人做事一样，不要撅撅作作，你就得大大方方，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

我们哥妹三个都像小学生一样，连连点着头。

母亲调转头，指着我说：“小儿呀，你做活就你妈不认真，就跟你写作业一样，急急潦潦的，马马虎虎的，怎么就不能学着你大哥，认认真真撒肥，你看你，走了过后，脚后倒下一大片水稻，稻苗嫩嫩的，踩倒就爬不起来了，做活，眼向前看，脚下靠感觉，两趟撒过就熟络了。”

大哥的一竹篮尿素撒到田头正好没了，可我的磷酸二胺还剩下半篮子，母亲望着我们兄弟俩坐在田头瘫软不堪的样子说：“做活急不得，也像你们做作业，急了就会出错，要耐着性子，做事要细心，这一趟，大喜的肥料正好用完，说明你手、头脑、脚步跟肥料配合就到位了，肥料均匀了。小儿呀，你看你，做事毛糙得很，我给你的肥料也是一趟用的，可到田头了，肥料剩下一半，这就说明你走得快，撒得慢，跟你做作业一样的，磨洋工，时间耽误了，作业还没做完。”

我望着大哥笑笑，大哥冷着脸说：“妈妈说的一点不假，你做事就该细心些，不要总是让妈妈失望。”

小芳笑笑说：“大哥真是语出惊人，从来没见过你说那么多的话。”

母亲的脸上洒满了阳光，开心地笑了，说：“做人做事，就是



要学你大哥，少说话，多做事，用心做事。不能像你二哥，就练一张嘴，跟你大大一个德性。”

小芳眨巴着眼睛反问：“我大大怎么了？大大打工很辛苦，常常寄钱回家，那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嘛！”

我连连点头称赞。可母亲却只顾叹气，望着一片绿油油的秧田，说：“这个村庄上多少年轻人走出这片土地，除了寄几个钱回来，还能帮上家里什么？”现在这个村庄上，还有几个完完整整的家庭呀？

大哥蹲在田头，低着头，不说话。

大运河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苍翠的杨柳倒映在水中，密匝匝的水草织成宽厚的绿毯覆盖在河的两岸，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老人小孩的呵护下顺着河滩啃着一片嫩绿的鲜草，微风暖洋洋地吹在人的脸上，田野里漂浮着浓浓的青草香气。秧田很快就施齐了肥料，母亲说：“大喜，小儿，你们兄弟累着了，就坐这歇歇吧！小芳，走，你随我去上游切坝放水，稻田施足肥后，必须要灌足水，肥料才有功效，稻根才能吃饱喝足，水稻才有营养，生长才能壮实，秋天才有好收成。”

小芳一蹦一跳地跟着母亲去了上游水坝，大约一顿饭的工夫，我们的稻田里就能听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

正准备收工时，队长葛跃进站在田边的土路上撅腩大叫：“刘大喜耶……你的信……”

母亲一听大喜有信，几乎跟大哥同一时间，像触电一样顺着田埂就向小路方面跑，可田埂的松软，让大哥连摔了三跤，浑身跌得跟泥牛一样，母亲早已从葛跃进手里抢过了信。葛跃进笑笑说：“你儿子算是真的有出息了，这个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母亲心中有数，知道这信的分量如千金重，只是死死地攥着信件，像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眼里含着泪花，应付着葛跃进说：“谢谢你，



谢谢你葛队长……”

母亲往大哥方向跑，我跟小芳也从田头往大哥方向追，几乎在同时，我们娘儿四个围成了一团，大哥两手全是泥水，正要从母亲手里接信，可母亲死死攥着信件说：“快洗手，别弄脏这个。”

我想去母亲手里抢信，母亲知道我脸皮厚，怕我拆坏了东西，提前黑乎了一下脸望着我吼道：“你给我老实点！”

小芳将嫩白的小手在母亲紧攥的白色信封边上一边抚摸，一边咂着嘴说：“这是哪里的大学呢？”

大哥将洗净的手在上衣上擦了又擦，母亲含着热泪将信慎重地交给了大哥，信封下一行草体“苏州大学”如刚出世的婴儿，带着母亲的体温与鲜血，在午后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

我望着田野大喊：“我哥考上苏州大学啦……”

小芳扒着嗓门向原野的最远方向喊去：“我哥考上苏州大学啦……”

葛跃进呆站在路边，不停地望着我们，连连点头。

大哥拆完信，露出一张盖有苏州大学的《普通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大哥望着母亲说：“妈妈，我考进了苏州大学建筑设计学院。”说完，又将信件装好，交给了母亲。大哥望着我发号施令了：“走，拖车回家！”

母亲将信件攥在手里，朝着呆站在路上的葛跃进摇了摇，转身去了自家的田头。

二十六

大运河两岸的青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枯黄，芦花在渐冷的夜风里摇曳出孤独的脆响声，河水静静地流淌，运河闸上冰冷的闸



门发出瘆人的寒光。

一行丈量土地的人们，正在星夜下，行走在这片寂静的土地上。支部书记刘品顺说：“葛队长呀，你这个队运河滩两百亩粮田，全拿出来吧！就不要再丈量了，将来这个厂子办起来，你们就算厂带队，家家都可以安排人员进厂做工，做工人总比当农民要强吧！”

葛跃进缩了缩头，说：“不是说好了，三个生产队，每队出五六十亩的吗？”

刘品顺反问：“你是不想出这地吗？”

葛跃进说：“晚饭前，我队开了群众会，已经说了。这运河滩200亩水旱田拿出一小部分来给村里办制药厂，你这样一弄，我怎么跟群众说呢！”

刘品顺叹口气说：“邱大华老板说了，他只看中你们队里的这个涮水板200亩地，其他两个队的凹坑牢他不要！”

葛跃进气呼呼地说：“邱大华一个外逃人员，他倒吃心不小，要我心也剝给他吃吗？”

刘品顺双手叉腰，反问：“葛跃进，你要什么态度？我这书记说话，难道你都不听？”

这时，一个沙哑着嗓音的男人说：“这个地是邱老板要的，你们可要想清楚，邱老板的药厂是乡里汪书记招商引资项目呦。”

葛跃进一听是翁国庆的声音，便泼口大骂：“翁国庆，你充什么大佬？那个邱大华不就是一个小药贩嘛，是什么大老板呐，办什么样的大工厂要我200亩田地呀？”

翁国庆走近葛跃进，掏出一包硬中华，递给葛跃进，帮着葛跃进点着了火，嘿嘿了两声，说：“葛队长耶，十年河东转河西，好多地方队长早就收家伙了，你还拿自己当个官呀！现在吃香喝辣的，数到邱大华那样的老板，你就不要从小长在小井里，也没见鳖大的天，走出运河滩，你球也不算……”



葛跃进将香烟从嘴里拔了出来，狠劲地扔了出去，夜空里飘过一个闪亮的抛物线，只听葛跃进骂道：“翁国庆，不就是你妹妹翁翠莲跟着邱大华私奔了吗？你还有脸回来教训老子，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影子！”

翁国庆干咳了两声，连连说：“老葛呀，不要满嘴喷粪好不好？还是那块掉在茅坑里的烂石头，除了硬，就是臭！”

刘品顺站到了翁国庆边上，扯了扯葛跃进的衣袖说：“你葛跃进，能不能做点人事？你听听全村人都怎么说你的？除了那点事情，你就一事无成。”

葛跃进甩掉了刘品顺的手，气愤地说：“姓刘的，你也不要在我面前瞎摆阔，你没上台时跟我怎么说的？现在混大了，就不认人啦？”

刘品顺软笑笑说：“翁总呀，听到没？出去了都是条汉子，留在家呢，变成狗了，到处咬人，见谁咬谁。”

有人说：“这夜里，风大，也看不清田头地边，明天再说吧！”

翁国庆却说：“那不行，邱老板说了，这个月底必须开工，这些播下去刚出头的小麦苗苗全要铲掉，邱老板还说了，就要葛跃进这个队里的河坡地，其他的不要！”

刘品顺嘿嘿了两句说：“翁总耶，放心，请放心，请转告邱老板，随时可以开工……”

葛跃进大声喝道：“这个湖滩地是全队老小吃饭的粮囤子，地都分到了户，家家都有土地证，管你是什么总不总的，老子就是不同意！”

刘品顺向脚下狠狠地吐了一口说：“散会！”

第二天，葛跃进正在自家菜园里挖萝卜，准备窖藏过冬，村里跑腿的来传话说：“葛队长耶，村里刘书记叫你快到村里碰事了。”

葛跃进望着女人挤了挤眼，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奸笑了一声说：



“公干，公干，我就不陪你理萝卜了。”

女人恨恨地吐了葛跃进一口，说：“懒牛上套屎尿多！”

村部的竹排椅上坐着两名公安，其中一名稍胖、年龄大点的望葛跃进冷着脸，说：“你坐。”

葛跃进扫视了屋里一周，除了两个公安，村里三大员也都在，但没有了平时的海谈说笑。

公安问：“你叫什么名字？”

葛跃进冷冷地望了望刘品顺，说：“书记没介绍呀？”

公安严厉地说：“问你呢！叫什么名字？”

葛跃进报了自己的名字。

“多大？”

“44。”

“有人举报你强奸了村里几个妇女，听说了，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孩子，还有的是弱智女孩！你老实交待吧！”

葛跃进傻了，眼前火花直冒，连声说：“我没有做这些缺德事！我没有做这些！”

公安又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正是严打关键时刻，你身为一名队长，破坏改革开放，趁大批青壮男劳力外出打工赚钱时机，心生歹念，对村里良家妇女下手，睡了女人就不说了，关键是，你睡了老人和小孩，还有那些村头的白痴女人，这些现象都能把你定性成强奸罪！”

葛跃进浑身像筛糠，大声哭了起来：“公安耶，你们就行行好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千万别办了我呀！我真的没睡老人小孩呀，更没睡村头白痴呀！”

公安冷笑笑说：“那行，你没睡老人小孩，也没睡村头白痴，但你睡了其他妇女，对不对？你如果老实交待了，我就不带你走了。如果不老实交待，我不仅带你走，还要让你戴着手铐从你家门前走。”



说着，公安就将亮铮铮的手铐在半空中摇了摇，葛跃进像疯了一样，从椅子上滑到了地坪上，双腿跪地，连连磕头。

公安冷着脸说：“交待吧！”

葛跃进拿眼望了望坐在拐角处的村三大员，冷冷地望着刘品顺两眼，说：“公安耶，村组干部哪一个是好的呀！没有一个是清水下白面的！”

刘品顺从竹椅上跳了起来，双手叉腰，气愤地叫道：“败类，典型的败类，再不交待，给我带走！”

两名公安拿过手铐像逮着一只绵羊，眨眼功夫，葛跃进的双手就被铐在了竹椅上。

葛跃进只是亲妈黄妈地哭诉，也不交待问题，偶尔也会说点村组干部的事情，刘品顺与公安咬了咬耳朵，三大员就出了门。

公安说：“给你机会，再不交待，现在就带走拘留，你的情况，我们早都掌握清楚了。”

葛跃进见抵赖不得，只有说出了与村庄上两个寡妇，还有几个年轻妇女发生的事情。葛跃进跟公安哀求说：“你们千万不要把我睡女人的事情说出去，否则，我们的家就散了。”

公安笑笑说：“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那就是，把其他村组干部的事情也都详细地说清楚！算你举报有功！”

葛跃进拖声怪语地说：“公安耶，我哪敢说他们唷，我说了他们，他们还不放火烧了我的家呀！”

胖公安走了过来，掀起葛跃进的一只耳朵问：“刚才，他们在场，你不是说了吗？没有一个清水下白面的，没有一个干净东西，现在给你说，你却不说了。行，不说也行，现在跟我们去派出所，今晚就办拘留手续，你在村里奸淫妇女多人，耍流氓，败坏社会风气，够了，先拘你十五天再说！”

葛跃进将头往椅子上一边磕，一边说：“我交待，我交待。”



短短一顿饭工夫，公安就从葛跃进口里得出刘品顺等村组干部在村里大搞女色交易，其中有几个未婚女孩怀了孕，公安气愤地骂道：“一群混账东西。”

葛跃进写了检讨书，交了四百元罚款，由刘品顺写出担保书，释放了。

村里来了特殊人群，翁国庆昂着头走在人群前面，在刘品顺书记和葛跃进的陪同下，正在运河滩实地察看。

刘品顺极力地讨好那群喝着洋墨水的蓝眼睛人，也不知刘品顺讲话这些人到底是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但他们时不时地会点头、微笑。

刘品顺哈着腰说：“这么平坦的土地，靠近运河边，多好的地方呀！”

可葛跃进说：“这个地方老百姓整天成百上千的牛呀、猪呀、羊呀都来这里放牧啃青，最不适合办药厂了。”

翁国庆拿眼死死地剜着葛跃进，可越是这样，葛跃进越是人来疯，并大声喊：“运河闸附近以前是个耙厂，埋过成百上千的死人……”

那群蓝眼睛脸色陡然变得严肃起来，其中一个大高个头惊讶地呶勒哇勒起来……

刘品顺走近葛跃进，伸手掐了他一下，小声而带刺地说：“你葛跃进看来只有公安治得了你，你要记住，可是我保了你！”

葛跃进也小声说道：“我可没有怕过，公安让我戴罪立功，他们本子上也都记了你们几个的成绩，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有十四个，村长八个，会计五个，你的成绩最突出，其中有两个可是黄花大闺女怀孕了，嗯，你的准性很强！”

刘品顺气愤地骂道：“走着瞧，操海了制药厂，你就等着去蹲牢！”正说时，一个不土不洋的矮个头、戴眼镜的小男人模样的人，操着一口海壳腔，慢条斯理地说：“一般建制药厂，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大气含尘、含菌浓度低，无有害气体，周围环境比较洁净或者绿化比较好的地区。”

翁国庆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呢？”

海壳腔说：“药厂要远离码头、铁路、机场、交通要道以及散发大量粉尘和有害气体的工厂、贮仓、堆场等严重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振动或者噪声干扰的区域。如不能远离严重空气污染区时，则应位于其最大频率风向的上风头，或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头。”

刘品顺连连点头说：“对，对，对，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污染。”

翁国庆赶紧掏出一包上海牌香烟，一边点头，一边散烟，一边叨咕着说：“没有比这块田地再好的地方了。”

可葛跃进连连摇头，推开了翁国庆的香烟说：“这个地方以前埋死人太多了，不少死人都是喝农药死的，翁国庆的老太太就是喝敌敌畏死的，整整喝了一瓶的敌敌畏呦！地下水都污染了，不适合建制药厂。”

刘品顺吆喝道：“葛跃进闭上你的臭嘴，你不放臭屁能憋死你呀？”

翁国庆又走向海壳腔，说：“您是专家，还有什么要求？”

海壳腔轻蔑地望了一眼葛跃进，慢声细语道：“制药厂的要求很高，要求交通便利、通信方便。制药厂的运输比较频繁，为了减少运输费用，制药厂尽量不要远离原料来源和用户，以求在市场中壮大，还要保证水、电、气的供给。充足和良好的水源对药厂来说尤为重要。同时，足够的电能，对药厂也很重要，有许多原料药厂，因停电而损失惨重。所以要求有两路进电确保电源。”

葛跃进大声喊道：“我们这里用的都是脱裤电，一天来不了两小时电，哪有你讲的那样娇惯。”

刘品顺恐葛跃进如此跳下去会坏了大事，望着边上两个手握铁锹做杂工的群众挤了挤眼，又小声叽咕了两句，葛跃进就被死死地摁在边上的小沟里，连喘息都不顺了。



翁国庆望着制服葛跃进的两个群众连连竖大拇指，远远地甩过去大半包香烟。

海壳腔继续说：“制药厂还要有长远打算，要为未来留足发展空间，决不能只顾眼前一点小利益，特别是在用地上要留有余地。”

翁国庆赶紧将一支香烟戳进海壳腔嘴里，又为他点着了火，忙问：“留多少为宜？”

海壳腔将烟雾吹散在空气中，略作思考了一下说：“第一期用地 150 亩，再留足 100 亩。”

翁国庆自言自语道：“那就是 250 亩。”

海壳腔点头示意。

刘品顺说：“也就是说，我们这块地可以用了？”

海壳腔说：“制药厂还要考虑到防洪排涝，必须要高于当地最高洪水位半米以上。”

刘品顺连连点头说：“这里是全村制高点，打日本时，运河闸上就是瞭望哨，人朝瞭望哨上一站，四面腾空，远在十里开外的小鬼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海壳腔笑了，一群生人都笑了。

一个阴雨的午后，在村部。制药厂的征地很顺利，邱大华老板仅派翁国庆参加，与葛跃进签了租地合同。刘品顺说：“你们制药厂要按时交付土地租金。”

翁国庆连连点头说：“放心，放心。”翁国庆将几条高级香烟，分别给了葛跃进、刘品顺，还有其他参加签协议的村组干部，每人一条。

葛跃进冷笑笑说：“我是卖地贼了！”说着就哭了起来……

刘品顺踢了踢葛跃进，说：“跟你妈三岁小孩一样，你大大你妈妈都死十多年了，还哭哭啼啼的，成什么体统？”



葛跃进将一条香烟扔了出去，正好打在翁国庆的腿上，边哭边骂：“全队的人会扒了我的皮去喂狗呀……”

二十七

运河水日复一日地静静地流淌，干枯的野草为原野增添了孤独与荒凉。运河闸的看闸棚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招牌——宇宙制药厂。

宇宙制药厂开工那天，整个运河滩沸腾了，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乡里派出所组织公安、民兵上百人维持秩序，刘品顺胸前佩着鲜花，昂首走在队伍前面，上百名嘉宾进入会场，站在一个用鲜红帆布做的背景前，宏大的场面上形成了主席台和观众席，刘品顺宣布：“宇宙制药厂开工典礼现在开始！”

运河滩自从有了人的生存，就不曾有过如此喧闹繁华，那么多的鞭炮为之燃放，那么多的旗帜为之飘扬，那么多的眼睛为之关注，那么多的心脏为之跳动，可正当无数人为之抒情之时，会场外围上百名的男女老幼，手持草叉、木铎、扫帚、棍棒一起疯狂地向会场冲了进来，主席台上有人大喊：“群众造反了，公安给我上，统统给我捆起来……”

会场一片吆喝、打砸、鬼哭狼嚎声。冲进会场的群众一齐拥向主席台，只听得翁国庆鬼叫了一声就倒了下去。又听得刘品顺鬼叫一声也断了声音。外围有人喊：“都给我老实蹲下来，双手抱头，否则，严厉惩处，决不姑息。”

没一会工夫，全队 110 口人就都被粗绳捆了起来，一个跟着一个人的屁股后面，链连成了一条线，不分男女老少，你盯我我盯你，像扣猪一样，公安叫道：“都给我听好了，现在正是严打阶段，你



们这些聚众闹事的人，就是黑社会组织，头子就是队长葛跃进，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跟我们去乡里派出所投案自首，否则罪加一等。”

有人鬼叫：“老子犯什么法？我们保护自己的土地，何罪之有？”

公安问：“这位英雄豪杰，你叫什么名字？”

众人说：“他叫小三碗子。”

公安走到小三碗子面前，笑笑说：“吃过擀面没？”小三碗心想，你这公安也太小看我了，大声叫道：“擀面哪天不吃？就因为吃了擀面你们就抓我们吗？”

公安冷笑笑，树起肥大的右掌狠劲地盖在了小三碗脸上，小三碗顿时鼻口出血，脸色青紫，又上来两三个公安将小三碗两只膀子架到半空，像提鸡一样狠劲地往上提，只听小三碗鬼哭狼嚎，一名公安问：“这碗擀面没加作料，好吃吗？”小三碗慌了神，生瘟鸡一样一屁股栽倒在地上，一百多名男女也都慌了神，女人的哭声像洪水突袭大运河，被凶猛的洪水冲毁了堤坝……

宇宙制药厂的筹建由招摇过市、惊天动地改为秘密筹建，一个阴雨的午后，寒风刺骨，运河水也减缓了南下的步伐，满湖遍野枯萎的野草被寒风卷起又落下，有如从天上撒下的冥币，整个湖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鸟雀不再叽叽喳喳地喧闹。按照乡里要求，要抓紧成立宇宙制药厂协调小组，刘品顺如幽灵一样走进了闸塘队，正准备钻进一个小寡妇家，忽然被屁股后面的声音怔住了，“哎唷唷，品顺叔又痒痒呀……”刘品顺调头一看，原来是胡传帮女人顾美丽。

刘品顺只有调转自行车头，说：“我来你们闸塘队开个社员会，想选一个队长……”

没等刘品顺话说完，顾美丽已经贴近了刘品顺，将右手伸到凤凰车的龙头上，将铃铛摇得直响。

刘品顺低着头说：“不要瞎摇，让人家听到。”



顾美丽哈哈大笑起来，说：“哎唷唷，哎唷唷，作为一个村支书，那么大的官，你还怕哪一个呀，又没做什么缺德事儿。”

刘品顺冷着脸说：“我还有正经事要做。”

顾美丽嘻嘻哈哈地说：“嘿，嘿，嘿，书记这话怎说，我又没跟你做什么不正规事呀，你说的正经事又是什么？”

刘品顺正想推车走，葛跃进女人李桂兰又从东庄走来，远远地就鬼叫起来：“哎唷唷，哎唷唷，书记大人呀，睡过寡妇又勾上顾美丽了呀！”

刘品顺见李桂兰风风火火往这赶，就想赶紧走人，这两个女人凑到一起，不是地裂就是天塌，再好的小猫遇上这两只耗子也得玩死，想推车硬着头皮走，车已经被顾美丽拔下了钥匙，顾美丽望着李桂兰疯笑笑说：“来吧！葛跃进睡别的女人过瘾，你也让书记过过瘾！”

正说时，李桂兰已经走了过来，刘品顺见自行车被锁了，只有蹲到寡妇菜园边上，掏出香烟，点上，吞云吐雾，也不望李桂兰。

李桂兰阴笑笑说：“天这么冷，蹲这干嘛？小寡妇被窝热得很，空着闲着多可惜，又不在于多一次少一次。顾美丽，我们走，别耽误人家干正事儿。”

顾美丽哈哈大笑，说：“这个绝女人，真是毒怪得很，书记整天就这一点正经事嘛！”

刘品顺吐了一口，说：“管好你家男人，不要再去公安局，让我去保他！”

李桂兰冷着脸说：“恐怕下次轮不到你去保他了，怕就怕你自己要找人去保了。”

顾美丽傻傻地笑着，像憋过了气一样，半天说：“乖乖，你们弄半天是说暗语呀，哈哈……”

李桂兰干吐了一口，说：“葛跃进本来不想再干这个队长的，现当下不干还就不行，要不干，大家一起收家伙，只要你这个书记

不干，他那个队长就不干，你在睡女人上成绩那么大，公安不逮你，却抓他一个站岗放哨的，撂在你身上，你能服气吗？”

顾美丽走近刘品顺，见他像生了瘟的鸡低着头，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这一口也没办法，不要死挺着，只是这个小寡妇很可怜，上有老，下有小，就靠这个小女人种两亩薄田，你也不能提起裤子就完事，凭着良心去照顾照顾，可怜可怜她。”

刘品顺被两个女人搞得头晕目眩，推着自行车，像得了疟疾，耷着头滚进村部，呆呆地坐了一个下午。

乡里驻村干部马助理急匆匆来到村里，说：“组织召集宇宙制药厂协调会，闸塘队长必须参加，主要是用他们队里的田地，唱的是他们队里的戏。”

刘品顺冷着脸摇摇头说：“队长葛跃进被我撸了。”

马助理问：“那由谁负责这个组呢？”

正说时，葛跃进女人李桂兰跟顾美丽一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李桂兰望着乡里来人问：“你是乡里贵干？”

马助理点了点头，反问：“你是谁？想干嘛？”

李桂兰说：“我知道你们要开会，研究宇宙制药厂的事情，我家葛跃进，那个死不要脸的东西，被人告了，说他睡了别的女人，他没脸出来了，再不要脸的男人被人说偷了别的女人，也出不了那个窑子……”

顾美丽拉着李桂兰的衣襟，不住地笑着说：“更何况是干部呢？”

马助理问：“那你们队里的事情哪个管？”

顾美丽指指李桂兰说：“她管呀！他们家本来就是女当家，现在男人没脸见人了，女人再不出山，那个家不就失守了吗？”

刘品顺眼里冒着火，气愤地甩掉手里的烟头，嚷道：“这是你们唱戏的舞台吗？这是村民委员会，是谈正经事的地方！”

李桂兰阴着脸，说：“嘿嘿嘿，有乡里干部在场，你就开始撒泼了，



你起码还讲点道理吧！”

顾美丽嘻嘻哈哈地说：“你们谈正经事，你们谈！”

刘品顺抬高嗓门问：“你们成心来操蛋的，我们怎么谈正经事？”

李桂兰狠狠地吐了一口，说：“谈正经事也得有正经人谈呀？”

马助理冷着脸，反问：“谁不是正经人啦？”

李桂兰陪着笑说：“你肯定是正经人，可你总不能跟不正经人商量事吧？”

刘品顺撸了撸袖子，跳到李桂兰面前，拽起了李桂兰的衣领，大叫：“你想坑死我吗？”

顾美丽拉着偏仗，将刘品顺从后腰死死地抱着，让李桂兰抽出手，狠狠地扇在刘品顺的脸上。李桂兰一边打、一边骂：“狗不吃的东西，你生了坑人心，害死了我家葛跃进，还想得好报？”

刘品顺像被泼了尿水，抱着头蹲在墙角不再说话了，其他村干部你望我，我望你，也不发表个意见。

马助理见势头不好，只得笑笑问：“你们俩坐下，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们都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多少年多少代，又没有杀父之仇，怎么就闹成这个样子啦？”

李桂兰拉着顾美丽坐到了竹排椅上，李桂兰说：“我们不想坑人，也不想挡人家的路，可偏偏就有人跳上我家灶台拉屎，让我家男人左一次受罪、右一次倒霉，现在又撸了我男人小队长，我撻明说，要不干，大家都收家伙，一个也不许占着这个茅坑。”

马助理是一个年近 50 岁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他知道眼前的事情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马助理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趟，走近李桂兰，轻声慢语地说：“要不这样，你还让葛跃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李桂兰摇摇头说：“他再不要脸也不能再来了！”



马助理说：“那么，我问你，你家老葛从此就再也不出门啦？从此再也不见村组干部啦？就再也不见群众啦？”

顾美丽奸笑说：“到底一级干部一级水平，你看人家马助理说得多么有道理呀！”

李桂兰瞟了一眼顾美丽，问：“照你说呢？”

顾美丽说：“听人家马助理的准没错，借梯子好下墙，你家那个葛跃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马助理又走到刘品顺面前，用手指点了点低头不语的刘品顺说：“庄邻是几辈子的事，子子孙孙要处庄靠邻的，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一点破事，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关键时刻，邻居比亲兄弟还管用，你与葛跃进之间没什么厉害冲突，牙齿跟牙齿还打架呢！我要说，算了，你们之间就不要小人计较了，当前那么多工作要做，要收‘三粮五钱’、农业税，要扒河打堆，要搞计划生育，最关键的事情是要处理好宇宙制药厂的事情，全县都知道你们八堡村要建全省最大的制药厂，牛皮吹出去了，可事情还没做，这些事情，哪一件不要你这书记冲在前面呀？可一个好汉要十人帮，你下面没有腿，怎么做事呀？”

马助理说完，又走向顾美丽说：“我看你是个明事理、识大局的人，你现在就把李桂兰带回去，顺便将葛跃进给我通知来开宇宙制药厂协调会，告诉他，就说是我通知他来参加会议的，如果不来，他已经签了租地协议仍然有效，一切后果就由他一个人负责到底！”

马助理这一招很管用，李桂兰像触了电从椅子上爬了起来，拉着顾美丽就往家里赶。

两个女人走后，刘品顺气得差点晕了过去，望着马助理冷冷地问：“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马助理笑笑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能惹能收，拿得起，放得下，你与葛跃进斗下去，最终倒霉的是你而不是他！”



刘品顺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没想到死在这两个女人手里！”

马助理冷冷地说：“只要不慎重，什么沟里都能翻船。”

二十八

当运河两岸的水草露尖的时候，人间已经进入清明时节。而江南的春天要比江北来得早些。邱大华的药品、医疗器械的生意越做越大，几乎包揽了半个中国。江南的春雨像林黛玉的眼泪说来就来，中饭后，邱大华在别墅里小眯了一会儿。高级轿车开至门厅，两名助手将邱大华护送进车里，保安与驾驶员默契地点了点头，车快速进入市区宽敞的柏油大道，接着就驰进了一片茂密的南方热带雨林会所。两名女接待高挑的身段，身着红缎旗袍，款款地拉开了车门，将邱大华引进了一个十分幽静的化妆室，洗漱、换衣、整理停当了，两名女招待向邱大华微笑了一下，示意可以出场了，邱大华化妆后的脸庞在灯光的照耀下略显有点古怪扭曲，头发夸张的亮，走起路来很拉风。

会议室廊道金碧辉煌，脚下是鲜红的地毯，墙裙上悬挂着巨幅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名画，还有几张被称为奇人奇画，其中一幅是工匠老头穿着一身睡衣，睡衣先在墨汁里浸泡一下，穿上身后睡到宣纸上，像驴一样打滚，听说打滚时要屏住呼吸，一口气完成画作。题签也很古怪，名家只用脚趾蘸上墨汁在宣纸上狠狠地踩两下。印章也很特别，上面不像是中国文字，画的是怪兽。

穿越这个通道，不怕你有钱，再大的老板头也会晕，神智也会颠倒，两个女接待分别挽着邱大华的两只膀臂，各自介绍两壁上的名字名画。《桌球》《蒙娜丽莎》《不相称的婚姻》《大宫女》《盲



女》《雅典学院》《珍珠女郎》《后宫露台》《戴安娜的休息》《土耳其浴室》……

邱大华被左侧的一幅画惊呆了，这幅画《土耳其浴室》，是由土耳其著名画家安格尔创作的世界名画，具有浓厚的东方情调和异国风情。安格尔把抽象的古典美与具体的写实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匠心独具地表现出女性的柔美和纯洁。安格尔这个画家最高成就就是画女人体画，他对女人的嗜好是一贯而深刻的，当安格尔的天才同青春美丽妖娆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时，创造力是空前的。肌肉、曲线、酒窝、柔韧的皮肤，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垂涎欲滴，入木三分。邱大华深深叹息说：“好画，好画。”又指指左侧的女接待说：“你的肉感跟这画差不多。”两名女接待露出微微的笑意。

这是一场拍卖会，为不久前一场地震灾区赈灾善心义卖，邱大华的团队坐在会场正中心偏后位置上，由于抗震救灾，大哥的学校也放假了，父亲被翁国庆安排来助威，父亲又单独给大哥打了电话，说：“明天在国际会议中心，有一场叫什么拍卖会，跟地震有关，放这几天假，你也不必回苏北老家，来回盘缠花消不少，你来我这里，吃喝住就省下了，更何况跟邱大华后面去天下最大最好最眩的宾馆也能开开眼界，混吃混喝不说，常常还有补助，划算得很呐。”

大哥听父亲如此一说，心也动了。大哥自从来到苏州读书，总是想家，想念母亲、妹妹，也曾去找过父亲，去了两次，都不巧，父亲被翁国庆指派不是去拖药了，就是去送货了，忙得也没空闲。

大哥想见父亲，还有一直堵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大哥总觉得母亲因为父亲而不快活，生活得闷闷不乐，母亲以前是极开朗的一个农家妇女，天大的事情撂下来，她不低头、不叹气、不流泪，是一个心性上很硬的人，可近年来，随着村庄上不断地传来父亲的一些闲言碎语，加之家里来信，父亲也很少回了，只是寄钱，一味地寄钱，钱越寄越多，可话一句也没有了。以往挨年过节的，父亲死也要回家，



哪怕天上下刀子，可近几年，几乎不曾回家。大哥又想，父亲是一个极其顾家的男人，原来外出打工是让母亲给轰出家门的，父亲最离不开家的，主要原因还有祖坟，尤其是他外出前几年，每逢清明时节，父亲不是写信回家嘱咐母亲去上坟烧纸，就是直接寄些烧纸回来，甚至不惜千里迢迢跨过长江，追星赶月回家烧纸。可近几年，祖坟上没有了炊烟，父亲既不回来烧纸，也不嘱咐母亲去祖坟上，母亲心里添了堵，那个祖坟她也很少再去张望。母亲像一棵鲜活的蔬菜被从泥土里薅出了根，慢慢地在变恹。大哥心疼母亲，母亲所有的不快，大哥记在心中，他要找父亲问个明白，功是功，过是过，大哥平时话虽少，但他有想法。大哥最容不得母亲不高兴，他为母亲可以上刀山，下油锅。

早晨，大哥坐车刚到周庄，找到邱大华的宇宙药业集团门前，两辆崭新的绿色大巴停靠在门厅，清一色着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叽叽喳喳地排队上车，只听翁国庆操着一口半土半洋的怪腔，手里握着个卖老鼠药的小喇叭，叫喊道：“快一点，都给我快一点，谁误了我的事，我就炒谁的鱿鱼，刘老三，你是聋子，还是哑巴了？”

父亲拎着两袋沉重的东西气喘着往车上挤，但还不停地用两只眼睛打量，忽见大哥从一花坛边走来。父亲甩掉手里提的东西，几步就跑到了大哥面前，气喘着说：“我的亲乖乖耶，可见着你了。”说着就伸出粗糙的大手去拉大哥的袖口，大哥心疼地望着日渐衰老的父亲，说：“你怎么累成这样？”话没说完，大哥已经被父亲一路小跑拉上了宇宙集团专车。

上了车，大哥被父亲按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他忙碌完了过道里的活计。父亲也在大哥边上坐了下来，父亲气喘着跟前排座位的几个人说：“这是我儿子。”这时，整个车里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大哥。车内沸腾起来，有人说：“扯吧，刘老三，凭着你这样子能生出这样帅气的儿子呀，谁会信呢？”



还有人说：“刘老三的话可听不得，这个孩子明显就是城里孩子嘛！”

也有人说：“刘老三发烧了，想儿子了。”

翁国庆从最前排副驾驶位置里爬了起来，整了整领带，挤了挤两眼，像检阅仪仗队一样，缓缓地向后座走来，一边走，一边眯虚着眼睛四下里搜巡，大家附和着说：“翁总你去认一下，看看刘老三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帅气的儿子。”

大哥红着脸，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恨不得大声回击这些无视父亲尊严的人，但又想，父亲在这里混穷谋生，没什么地位，遭人小看，甚至耻笑，本不足为奇。还有，父亲用在村子里处世的方法去对待南方的人，难免受到人家歧视。大哥又想，发这个火尽管可以解我一时之气，但父亲还得在这个天堂里混穷。大哥咽了几口唾沫，将心中的火扑了下去，无聊地望着窗外。

翁国庆咂着嘴望父亲鬼笑了一下说：“你刘老三，两个儿子，刘大喜是大儿子，听说就在本市读书，小儿子上了高中，还在江北老家卧着。让我来看看……”翁国庆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抬起头来，让翁大爷认认。”大哥很不乐意地抬起了头，翁国庆说：“哎呀呀……哎呀呀……我的亲亲乖乖呀……这不就是我们村子里的状元郎嘛！”

翁国庆使劲一拽，大哥站了起来，翁国庆将大哥推在自己的前面，向驾驶室方向走，一边推着，一边走着，一边嘻笑着说：“你们看看这个孩子像谁？不是说你们上海、苏州这些大城市的坏话，你们这些大城市里能养出这样的苗子吗？看长相，这在江南江北算一流，再告诉你们，他是苏州大学的高材生，是我们当地的状元郎。”“嘿嘿，哈哈，满车里的唏嘘声，乖乖，这个刘老三平时总是在我们面前炫耀儿子怎么怎么帅呀，怎么怎么高材生呀！原来竟然还是真的耶。”

有人说：“刘老三平时说鬼话，他讲真话，大家都认为是假话……”
满车的人都说：“对，对，对。”



翁国庆将大哥推至副驾驶室，让大哥坐下，大哥红着脸说：“翁大爷，我还小，就站着吧！”

翁国庆满脸严肃地说：“他妈的，这满车人站着，你都该坐着！听话，快坐下！”说完，自己就坐在大哥边上的设备盖上。

一路上，翁国庆像是导游一样，在为大哥讲解苏南风土人情，对的，不对的，吹得大哥一概听着、点头。父亲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和荣耀，心里像装着蜜罐子，竖着两只耳朵在听满车里的人夸赞大哥帅气。有人说：“苏大学生，上海、苏州当地学生都很难上这样的高等学府。”父亲一改平时咳咳唠唠的坏习惯，平心静气地听着，尽管坐在最后一排，却能清清楚楚地听清翁国庆在给大哥演讲的每一句话，此时的父亲感觉到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父亲、最荣耀的父亲，他的两只手虽然是平放在双腿上，但不时地攥紧，不时地嚼着牙，他要控制住情绪，特别是座位两边集团里的女职工不时地投来羡慕的眼光，他仍镇静地坐着，左边的女人说：“哎，刘老三，看不出来呀，你还有这个本事，养了这么个帅气的儿子，没看出来你有这个本事呦！”父亲微笑着点点头，心想，你这个上海女人真的不会说话，我的女人要是来苏南城生活，不要一年时间，保证比你会说话，大城市的女人就你妈外壳洋气、内里毛糙。

右边的女人说：“哎，哎，哎，刘老三耶，这个儿子怎么看都不像你耶，你说说，这么帅气儿子你带他出来心里没有压力吗？”

父亲昂着头，伸伸脖子说：“我的儿子，怎么不能带出来？我有什么压力？我是有压力不假，我怕有的人攀着跟我做亲戚呢！”

“哈哈，哈哈，这个刘老三，就喜欢讨巧……”

赈灾拍卖会正式开始，随着主持人的木槌一声巨响，场内一片静寂，主持人隆重介绍，今天荣幸地邀请到数十位国内知名企业家光临本次拍卖会。

拍卖会第一项是公演。第一个节目是著名女歌唱家韦唯献上一

首《爱的奉献》，“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主持人煽情地说：“刚才一曲《爱的奉献》唱得人肝肠寸断，催人泪下，所有有良心、有爱心的人士都会潸然泪下。下面请欣赏《千手观音》，这是由上海舞蹈学院的孩子们义演的一个舞蹈。千手观音是大慈悲的象征，她能够默默地保佑您度过各种难关，消除各种病痛，当您运气旺盛时，能使您更加辉煌；当运气低落时，能够消除各种障碍，化解各种灾难，使您顺利度过关口，达到一生幸福，平安吉祥。在座的各位知名企业家都是国家栋梁，在地震发生后，都曾倾囊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希望这个拍卖会，也能拍出您的善心，拍出您的慈爱。”

主持人说：“现在拍卖第一个藏品，这是一幅当代著名画家捐赠作品《春山美睡图》，起拍价为30万，现在开始起拍！”

40万！

50万！

60万！

61万！

62万！

主持人高喊：“五、四、三、二、一，62万成交！”

主持人说：“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爱心，他是走不远的，企业也是做不大的，人一旦离开了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就会举步维艰，那么，当社会需要企业家关心支持的时候，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收紧行囊，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试问，你的良心何在？你的爱心何在？你的善心何在？好，下面进行第二幅藏品拍卖，这是一幅汉代著名画家作品——《燃藜图》，起拍价300万……”

哇……吓死人啦……会场一片嘈杂声。

主持人叫板：“现在开拍！”



301万！

301.5万！

302万！

主持人扒着嗓门喊，这幅画的意思是夜读或勤学。宋朝有诗：“蓬窗亦有精勤士，何必燃藜向石渠。”希望我们有识之士，除了遨游商场、搏击人生以外，还要教学研读、勤学上进，这幅图既有潜在的收藏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实价值，对于有志向的企业大家，肯定是个盼望多时的心仪藏品，希望企业大家三思。下面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机会……

邱大华坐不住了，他生在江北老家有两个孩子，男孩邱天，初中没毕业就甩掉书本，跑田里干活去了，这两年被邱大华安排在自己的企业，也做不了什么周正事，虽然不闯祸、不惹事，但也无所作为，只是家里的一个摆设。自从邱天来到邱大华身边后，家庭就闹得鸡犬不宁，特别是邱天与翁翠莲之间是冰火两重天，对待父亲与翁翠莲私生子邱江南更是视若仇敌。一天，邱江南放学，下着小雨，家里的几台车驾驶员都被派出去办事了，翁翠莲说：“邱天呀，你弟弟放晚学了，驾驶员都不在，我觉得有点感冒了，浑身不舒服，你看能不能开个摩托车去学校把你弟弟江南接回家。”

邱天没吱声，开启摩托车飞去了学校，邱江南见哥哥邱天来接他，高兴得蹦蹦跳跳上了摩托，可返家途中，车子神不知鬼不觉就窜进了路边水塘里，差点把邱江南淹死。翁翠莲总认为这是邱天故意所为……

邱大华左思右想，一直以来身陷商海弄潮，教育子女甚是失败，心思一动，决定出手，他对身边翁国庆说：“准备举牌，400万！”

邱大华话音刚落，后排已经有人举牌400万！

翁国庆拿眼看看邱大华，意在问他怎么办？邱大华说：“410万！”可话音刚落，后排又有人举牌：“450万！”



翁国庆望邱大华摇摇头，又摆摆手，说：“放弃吧！”

邱大华又小声说：“再加 10 万！”话音刚落，前排又有人举牌 500 万！

邱大华正想开口说话，大哥从边角处挤到了翁国庆的边上，翁国庆说：“大喜呀，这是邱总。”邱大华连连点头说：“这个孩子出息了，我买这画也是因这孩子给我的启示，孩子没出息，老子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用。”说着就示意翁国庆说：“再加！”可大哥按住了翁国庆的手，靠着邱大华耳朵小声说：“这个画不值这么多钱，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挂这张画，说明全是复制品。”邱大华“啊”了一声，正准备说话，只听主持人大叫：“三、二、一，3 号老板 500 万中拍！”

主持人喘息着，口对话筒说：“今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是一幅土耳其著名画家安格尔的世界名画《土耳其浴室》，这幅画是‘二战’时期大英博物馆流出的，价值连城，收藏价值极高，希望企业界的各位精英抓住机遇，在这里，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要独立思考，大家不要干预精英们的思维，让各位精英的思想与世界文化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各位精英，现在正是显示您高超判断力的关键时刻，安格尔的画作以其“静穆的伟大，崇高的单纯”为主色调，构图严谨，形象典雅。请看《土耳其浴室》，这幅画把古典美丽融化在自然中。现在开始起拍，最低价为 3000 万！”

这时会场出现了嘈杂的议论声，但很快就有人举牌 3100 万！

3200 万！

3250 万！

3300 万！

邱大华在过道走廊里对这幅画就十分钟爱，邱大华喜欢白净微胖中等偏高的那种女人，他对《土耳其浴室》上所画女人早已垂涎



欲滴，心中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摘下这颗天上的星星。

翁国庆小声问：“邱总，怎么说？”

邱大华咬了咬牙齿，恨不得咬碎了所有与他竞争的对手，说：“3500万！”

翁国庆刚举出3500万！接着就有人举出3600万！3700万！4000万！

邱大华又咬了咬牙，望着翁国庆，翁国庆望望大哥，大哥又将嘴靠近邱大华，小声说：“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好像不对，《土耳其浴室》是法国画家安格尔于1862年创作的一幅画布油画，根本不是画在宣纸上的。这幅画是‘二战’时期从大英博物馆流出的，这就更不对了，这幅画现在还收藏在法国卢浮宫，这幅画的复制品到处可见，我们学校的游泳馆里就有，这幅画描绘了各种不同姿态的浴女拥挤在一间浴室中，有的聊天，有的饮水，有的跳舞，有的梳头，有的慵睡。表现的是中东风情和异国情调，我们这里怎么可能有这幅画作？同时我们也都不具备这幅画的欣赏能力和水平。”

邱大华问：“那就是假的了？”

大哥说：“这肯定是个赝品！”

邱大华问：“什么叫赝品？”

大哥微笑说：“伪造的文物和艺术品，就是假货。”

邱大华拍了拍大哥的肩膀，红赤着脸，点了点头。

场面冷静下来，主持人高喊：“这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拍卖，《土耳其浴室》这幅画历经沧桑，漂洋过海，辗转百年，谁藏了她，谁就会得意商海而成为蛟龙，错过就是一生，钱可以赚，但这幅画是世界唯一，宇宙无二，有了她，你会鸿运当头，鸿图大展……”

企业精英们又一次心潮澎湃，只听有人叫喊5000万！

又有人叫喊5010万！

接着有人叫喊5100万！



邱大华的血液直往头顶窜，两手不停地揉搓，只听得主持人槌子一落，高喊 5100 万元中拍。

第三天，某机关报报道：“我市又破获一起借赈灾拍卖赝品名画敛财案，涉案金额达数亿元，犯罪嫌疑人已逃出境，正在追逃。”邱大华看了这则新闻后，吃惊地大叫一声，翁国庆等人唯恐邱总出了什么事情，一起拥进办公室，邱大华将报纸摊在桌上，惊叫：“我的乖乖，好险呀！”一位副总说：“邱总智商高人，不愧为精英中的精英。”另一位副总说：“邱总真是奇人奇才，连国际上的名画都识得真假。”

翁国庆红赤着脸说：“这个钱要是被骗去了，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财，还会遭到众人耻笑！”

大家都说：“对，对，对！”

二十九

邱大华忽然从老板椅上站了起来，拍了拍报纸说：“刘老三呢？”

翁国庆惊讶地问：“找他干嘛？他在仓库卸货呢！”

邱大华指指翁国庆说：“快给我叫来！”

父亲气喘着小跑来到邱大华办公室，忙问：“邱总叫我有何事？”

邱大华指指边上的椅子说：“你坐，你坐。”

其他人都觉得没事出了门。

邱大华走近父亲说：“你儿子大喜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

父亲故意惊讶地问：“他一个孩子家，能帮邱总什么忙？”

邱大华将桌上的报纸拿到父亲面前抖了抖，说：“前几天那个赈灾拍卖会是个骗局，差点上了当。有两幅画，我都想拼血本买来



收藏的，幸亏你儿子大喜在我边上不停地耳语，告诉我说是赝品，这不是帮我天大的忙吗？”

父亲红赤着脸，笑笑说：“孩子能懂多少？”

邱大华撇了撇嘴说：“你刘老三就这个熊相，夸你儿子有本事，你反而在我面前拿腔拿调的。你就是一个说你咳嗽你就喘的东西。”

父亲不住地微笑。

邱大华说：“苏大离我这里也不远，你能不能打个电话去学校，让他晚上过来一下，我要单独为他组织一场晚宴，其他人员我来安排。”

父亲连连摇头说：“这个不能，这个千万不能。”

邱大华瞪了瞪眼睛，问：“怎么就千万都不能啦？我邱大华的饭菜里有毒药呀？就是下毒，也要先毒死你这个老滑头，老子还舍不得大喜呢。说不准这孩子能成为……”

父亲嘿嘿着，说：“你们家多高门槛呀，我们就一个农村刨食吃的小鸡。”

邱大华指指桌上的电话，命令说：“打呀！”

父亲又嘿嘿说：“我哪天打过电话呀？不会打。”

邱大华问：“大喜是多少年级多少班呢？”

父亲一五一十地说了。

邱大华很快把电话打进了苏大，说：“我是宇宙药业集团董事长邱大华。”对方客气地回答：“幸会幸会，您如此闻名全国的企业界精英，如雷贯耳呀，请您吩咐。”

电话撂在桌上等了四五分钟，里面有了声音，邱大华赶紧拿起话筒，问：“你是谁？”

大哥答：“我是苏大学生刘大喜，请问您是谁？有何吩咐？”

邱大华咳了一声，清了清嗓门说：“大侄儿呀，我是你邱大叔，宇宙药业集团邱大华呀！”



大哥内心一惊，心想，如此名人，又如此谦逊说话，真是难能可贵，忙说：“哦，邱叔叔呀，哦，不，不，不，我还尊称您为邱董吧！”

邱大华哈哈大笑说：“我的侄子出息了，随你怎么叫，都行，只是有件事情，跟你说，就是下午下课后来我集团吃顿晚饭，邱叔叔表心意，你来苏州读书，又离我不远，我们是庄邻，我想，这一点要求，你总不该拒绝吧！”

大哥一听是请他吃晚饭，连忙拒绝说：“不敢不敢，邱董，您是全国企业界精英，忙得很，千万不要在我这一个孩子身上浪费时间，再说了学校也有纪律，不是星期日也不得外出。”

邱大华说：“你父亲也在我这里，不要跟我客气，五点半，我去奔驰车 8888 接你，你在学校东门等，拜拜……”电话挂了。

父亲叹口气，说：“你这是让孩子难为情，他哪天见过这么个场合的？”

邱大华撇撇嘴，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刘老三呀，看不出来，你能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让我看看，你从哪里能配养这样的儿子。”

两个人都嘿嘿、嘿嘿地笑了。

翁国庆走了进来，邱大华指指父亲，望着翁国庆说：“今天晚上去国际豪泰大酒店，给我按最高规格定一桌。”

翁国庆皱了皱眉头，问：“也没什么贵重客人呀！”

邱大华说：“请刘老三。”

父亲像被开水浇上了头，猛地站了起来，忙说：“邱总，邱总，这个玩笑开不得。”

翁国庆望着父亲，扮了一下鬼脸说：“刘老三，这个熊家伙，一碗辣汤就管饱了。”

邱大华冷着脸，说：“我跟你正经话呢，你油嘴滑舌的，是能说一句周正话，还是能做一件周正事？”



父亲赶紧打圆场，说：“国庆不是干得很出色吗？”

翁国庆被邱大华一句话轰晕了头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像只瘟鸡。

父亲笑笑说：“邱总耶，这事就不要提了，国庆他也是为你的药品在做广告嘛！”

邱大华斜望了一眼父亲，冷冷地说：“做什么药广告？”

翁国庆像疯牛一样捺住父亲，没头没脑地盖了下去，一边捶一边叫：“你这个刘老三，叫你鬼嚼，叫你鬼嚼！”

邱大华喝道：“翁国庆，你是想死还是想活？想死，马上拖你去喂狼狗！”

翁国庆瘫软地坐了下去。

父亲气喘着想走，但邱大华赔礼似地说：“刘老三，不要跟这种人计较！”

邱大华对翁国庆说：“晚宴就是我们一家和刘老三父子俩，一定要让邱叶参加，这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也不肯沾我边。”

翁国庆摇摇头，说：“恐怕我叫不动她。”

邱叶和大哥是同龄，又是小学、初中时的同学，没有考上高中，就帮着母亲冯桂花耕种农田、养猪。邱叶个头像邱大华，高高的，还做过篮球运动员，身材极其匀称，皮肤不比大城市女孩差，眼睛长得并不大，但很周正，鼻翼高隆着，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是班花，大哥曾暗恋过，但大哥在邱叶眼中，就算是个啃书虫，印象没什么突出。

前几年，邱大华硬是将儿子邱天、女儿邱叶弄到自己公司来，让邱叶学了财会，现在是一边工作，一边读苏大成人本科。

自从邱天、邱叶来到江南，他们兄妹俩就商议，坚决不与邱大华、翁翠莲牵扯，偶尔去吃顿饭，也只是表面应付。

邱叶曾因与翁翠莲吵架被邱大华扇了一个耳光，就因这一个耳

光，竟然让他们父女俩一年没说一句话，没在一个桌上吃饭。

邱叶见着翁国庆就吐唾沫，骂他是瘟狗。

翁国庆反复想，叫不来邱叶，又要遭邱大华怒吼，甚至是羞辱，想想，还是把话说在前面，翁国庆清了清嗓门说：“那个孩子见我像见到鬼一样，不是吐就是骂，你让我叫她吃饭，不是白让我送她骂吗？”

父亲站在一旁憋不住想笑，而翁国庆不住地瞅着父亲，怕父亲开口损他，父亲干脆故意将眼光投向邱大华，只见邱大华复杂的脸上，似乎有汗珠沁出，父亲心想，天也不热，怎么邱大华就脸上出汗了？父亲又想，你邱大华富到了没有道理的地步，就因为叫自己的女儿吃顿饭也能让你憋出汗来？

邱大华斜勾着头，望着只顾喘粗气的翁国庆喝道：“去，给我安排驾驶员，我亲自去接大喜。”

苏州大学门前有穿校服的男生女生出入，个个充满活力，真是一个英才辈出的地方。邱大华下车后，望着莘莘学子在感叹，他走进校园，那些古树、古建筑吸引着他，他虽来江南闯荡多年，遨游的都是商场、商海，接触的都是兜尽心机用来赚钱的商人，一旦进入校园，接触这群孩子，个个像太阳一样火热，又如星星一般闪烁，心生太多太多的感想、感慨、感动，他百感交集，不由自主地搂着一棵参天白松，潸然泪下，他游走江湖那么多年，赚了那么多钱，但内心总觉得无处安放，恰恰是，当他看到张謇题写的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并勉励学生“存不欺心”。邱大华的心似乎有无数支利箭射来，心想，百年前的老学究是何等心胸，教育子女又是何种标准，而当下的商场，人与人之间，除了心存欺诈，还有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难道就我邱大华一人？心里又想，这些年，除了赚点钱，还剩下什么？子女学业荒废了，原本好好一个家庭让烂淫夺走了，真心实意的朋友一个也没有了，现在盯着我的人，

无一例外的与钱有关，未来的路怎么走？邱大华正在苦思冥想时，有人在身后，轻轻地叫道：“邱董……”

邱大华急转身，一看便是身着校服、魁梧高大的刘大喜，邱大华激动地搂过大哥说：“大喜呀，你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大哥尴尬地将头从邱大华胸前抽出，微笑说：“邱董，我最近研究生毕业考试时间紧，就是来跟您说一下，能否允许我不出去吃晚饭了，以后毕业了，只要有机会，侄儿一定报答。”

邱大华松了松领带，站直了身子，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位不俗的学子，心生一种复杂的情愫，有些失态地说：“大喜呀，邱叔叔都亲自上门请你了，我知道你也不会在乎一顿晚饭，但邱叔叔这个二指宽的脸面，你总该给吧！”邱大华一边说，一边用右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苍白的脸庞。

大哥见邱大华言语动作都显得有些古怪，便忙说：“好吧，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把书送回宿舍，马上就到。”

邱大华开心地笑了，说：“这才是我的好侄子嘛！”

高大漂亮的奔驰，大哥当然是第一次坐，邱大华指指前面说：“侄儿，你坐副驾驶座。”

刚上车，邱大华就拍了拍驾驶员小储的肩膀说：“这是我侄子，是苏大高才生，学校还准备公费送去美国再深造。”

驾驶员小储羡慕地连连点头，又望了望大哥说：“邱董呀，不是我说难听的话，你们江北怎么能有这等人才两济的苗子呢！”

邱大华哈哈大笑说：“他妈的，你们南方人就是外表人鼻狗样，肚里缺少的东西太多了，江北像我这侄子的名牌大学生可多着呢！”

驾驶员自知说错了话，忙改口说：“对，对，对，江北人有的是聪明才智，就像我们邱董，现在是全国闻名的医药界老板，江南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做您这么大老板的？”

大哥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宽敞的马路和两侧美丽的江南水乡风

景，心想，做邱大华老板的驾驶员可真不容易，要学着说话，尤其是当今这种暴发户老板，全靠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杀出了一条求生血路，你跟他说细话他不懂，你跟他讲粗话他认为你俗，要想说出让他高兴的话，高不行，低也不行，只能随他心走，碰他高兴，否则，牛性子一甩，天王老子也不认，大哥望了一眼驾驶员，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深深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同情，还是其他意思。

邱大华问驾驶员：“小储呀，你跟我开了十几年的车，我亲自去接过谁吃饭没？”

小储似乎听懂了邱总的话，忙说：“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接着就瞟了瞟右侧副驾的大哥说：“你真有面子！”

大哥颌首微笑了一下，说：“谢谢！”

大酒店坐落在金鸡湖畔，茂密的森林掩盖下的大酒店，清气扑鼻，花香袭人，给人一种陶醉的感觉。奔驰车平稳地停靠在大酒店的门厅上，两名礼仪微笑着帮着打开了车门。

邱大华下车，主动牵着大哥的手，说：“大侄子，走，我们在太湖厅。”

大哥边走，边笑笑说：“邱叔呀，您老这样厚待晚辈，倒让我怎么回报您呢？”

邱大华哈哈大笑，说：“大侄子呀，要说回报，如果用钱来说话，这辈子很难说，你能赚我这么多钱吗？说用感情来回报，那就简单到再简单不过的几个字……”

没等大哥问是哪几个字，邱大华就高声大笑：“说，那就是听我的话。”

电梯里，漂亮的服务生微笑着说：“这父子俩关系真好！”

邱大华望着姑娘笑笑说：“这姑娘真有力。”说着，就用手提包里掏出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也不数，从中抽出厚厚的一叠塞给了姑娘说：“讨你喜话，拿去买衣服穿！”



只听姑娘高兴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大哥莫名地笑了笑，与姑娘对视了一眼，便下了电梯。

太湖厅是这家大酒店最豪华的一个包间，顶上夸张地吊着由千枚水晶球组成的图案大灯，包间里有卫生间、休息室、娱乐室、更衣室、化妆室、卡拉OK厅，餐桌也夸张地大，足足可以围坐三四十人，光这一桌的男女服务员就十来人，帅男靓女，器宇轩昂。

邱大华在两名女接待的簇拥下，始终将大哥牵着，进入太湖厅时，邱大华硬是将大哥推了进来，像是怕大哥跑丢了。

邱大华走进太湖厅四周打量了一下，问呆呆站在边上的翁国庆，“我女儿邱叶呢？”

翁国庆冷冷地说：“她说没工夫！”

邱大华冷着脸问：“她在哪里？”

翁国庆说：“一小时前她在集团财务部。”

邱大华厉声问：“现在在哪？”

翁翠莲见邱大华大发脾气，走上前来，小声说：“就不能好好说话，邱叶能听他的话？”

邱大华转过脸来，轻蔑地朝翁翠莲望了一眼，低声问：“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她？”

翁翠莲陪笑说：“我的话她更不会听！”

邱大华又转过脸来，问翁国庆：“那邱天呢？邱天怎么也没来？”

翁国庆低声下气地说：“他们肯定在一起！”

父亲见邱大华在斗气，连忙走过来说：“消消气，消消气，要不，我去一下他们住地，好歹不远，来回半个小时。”

邱大华嘿了一声说：“你去？他们能来？”

父亲讨好地说：“他们平时对我可好了，三天两头送吃的喝的给我！邱叶还帮我洗衣服洗菜做饭呢。”

邱大华又用怀疑的目光瞟了瞟父亲说：“这两个东西，心里也

不知都装些什么？”

父亲望望翁国庆，意思是想用一下公司里的车，翁国庆假装不解其意，故意望父亲吼道：“你刘老三，我脸上有什么好望？我是美女吗？”

邱大华见翁国庆如此对待父亲，手指了指翁国庆，说：“瞧你，瞧你那个德性。”说完，邱大华又朝父亲说：“刘老三呀，孩子听你话，我很高兴，你如果能将邱天和邱叶带来吃晚饭，我就相信你刚才说的是周正话。如果不来，你可要考虑清楚，刚才你说那个话的严重后果。”

父亲一听，坏了事，邱大华这种人，有了钱以后，财大气粗，说变脸就变脸，弄得不好，又要穿小鞋，特别是近年来，父亲总是用热脸碰他冷屁股。因为全国十多家分公司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被东南亚经济风波差点卷得粉身碎骨，邱大华一年时间像救火一样，几乎没有工夫回到集团总部，夏天去了东北住了两三个月，冬天去了海南住了两三个月，在海南购了别墅，在哈尔滨也购了一套别墅，南方、北方的别墅里什么也不缺。短短两三年，翁翠莲熬成了一个黄脸婆，要不是共同生育了一个男孩邱江南，翁翠莲对未来的日月都已经绝望了。自从将邱叶和邱天安排到集团来工作，就像两个追命鬼，把姓翁的一家搅得差点翻了天，老翁三天两头找父亲哭诉说，这样有钱人家不呆也罢，不如回老家，种那二亩田地，还落得少烦神，但新媳妇不让，说只要老翁回江北乡下，那就拜拜，老翁怎能舍得？

翁翠莲也动不动就找父亲诉苦。去年国庆节，邱大华老女人冯桂花来苏州看病，住在苏州人民医院，开了子宫肌瘤，邱大华从东北打回电话叫翁翠莲送点钱过去，翁翠莲觉得很是为难，翁翠莲心想，这不是头顶尿壶找刺的吗？于是，给邱天、邱叶姐弟俩打电话，想托他们姐弟俩送去，可姐弟俩却将翁翠莲臭骂了一顿。



翁翠莲又找来了翁国庆商议，表明邱大华的意思，翁国庆气愤地骂道：“这个狗日邱大华旧情难忘，吃锅里、望碗里，外面又养一个连，根本没拿你当人待。我看，他待你也是庄上杂耍——玩猴的，他邱大华有儿有女，老女人生病理所当然让儿女去孝敬，他凭什么非得要你去医院看望，这分明是想出你洋相。要是摆在十年前，他把你含在嘴里，提到老女人恨不得给撕了吃了，现在好了，他妈的，吃过狗肉回过味来了，再看看他邱大华现在对得起我们全家吗，对翁军他爷脸不脸、腚不腚的，还拿老人家开玩笑，问他这么大年纪搂着城里的这个小寡妇还干得了吗？真他妈荒唐，这是拿老人家当老岳父待的吗？又说回来，现在拿我更不当人待了，认为老子是吃他软饭的混球，越是做不了的事、说不了的话，他还就越让老子去，办不了就找机会整我，他把我当泥捏，想捏成狗熊就是狗熊，想捏成王八就是王八，老子是受够了，要不是翁军没念成书，亏他找个工作，一家团团圆圆生活在一起，老子早就翻脸了。老家的黄土照样能埋人，但就是乡亲的脸面不好对待，说回来了，当初让我们丢人现眼，回不了家，见不得人的，还不是他邱大华作的恶……”

翁翠莲大声嚷道：“够了！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问你，去年底，你从公司挪用那个300万干嘛去了，你不要认为你聪明，邱叶那丫头就是邱大华安插在公司里的眼线，你以为货款不入账她不知道吗？”

翁翠莲抹了一把泪说：“你也该收收心了，在老家时，你不如刘老三，来江南，怎么说也是亏了邱大华，住别墅开轿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鸡鱼肉蛋，全家在公司里拿工资，可你不仅不珍惜，你还叛着过，你以为我不晓得，公司里那些胭头脂粉的哪一个逃过你的？你还怪邱大华重不起你，不要说他，就连我也重不起你！”

翁国庆扒着嗓门想解释，被翁翠莲高声喝了一下轰走了。

翁翠莲最后找来了父亲，说：“刘老三呀，眼下又遇到一件难

为事。”

父亲坐在真皮沙发里，望着茶几上堆成了小山的各种水果，正想伸手去拿，翁翠莲已经走近水果，从中挑出一个苹果，说：“这是洗过的，带皮吃，可以补点维生素。”

父亲“嘿嘿”了一声，接过就啃了一口，不住地咂着嘴，说：“这个苹果肯定是进口的，味道跟本地的都不一样。”

翁翠莲摇摇头说：“也未必，现在什么不能冒充进口的？”

父亲边啃苹果，边小声说：“大华经营的药品就不能冒充。”翁翠莲叹口气说：“你刘老三能了解多少？”

父亲啃完了苹果，将苹果残核丢进垃圾桶，双手拍了拍，安安穩穩地坐回了原处。父亲刚刚平息了一口气，直听得边上红木仿古几案上电话铃声响起，父亲望了望既有愁眉状态又显春风得意之状的翁翠莲，说：“翠莲呀，快接。”

翁翠莲似乎感觉到电话另一头是谁，她停顿了一下，正准备拿起电话，手像触了电，又缩了回来，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坐到了父亲的边上，说：“是他！”

父亲轻柔地问：“哪一个？”

翁翠莲摇了摇头说：“追命鬼！”

父亲不解地叹口气，似解不解地问：“你现在是亿万富婆，得风得雨得太阳，哪个敢追你的命呀？”

翁翠莲的眼光望着对面墙边的电视在发呆，静了半支烟的功夫，说：“刘老三呀，你只看到我风风光光、花花绿绿的一面，可谁又能知道我内心的凄惨悲凉呢！我现在两怕，我最怕接到邱大华的电话，接他电话不是说三道四，就是指桑骂槐，骂我一个人还罢了，还骂我们全家，就连父亲七十多岁的人了，他也骂，有时骂得很难听，从来不把老人家当人待。再就是夜晚，自从江南寄宿在校以后，我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半夜起来喝酒，恨不得一醉千年！”



父亲惊呆了，心想翠莲怎么会这样想呢？天下还有她这样有钱有脸有面又风光无限的女人吗？父亲用异样的眼光斜视了一眼翁翠莲，说：“翠莲呀，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哪家不是外面光呀，就跟那锅一样，外面看，光亮得很，翻过来，底下全是黑的。”

翁翠莲转过脸，平视了一下父亲，说：“我这一辈子算是陷进了邱大华的坑。”

父亲微笑说：“外面不知有多少人都看你红眼呢！”

翁翠莲叹口气说：“心里越来越空落，要不是有江南，我死的念头都有。”

父亲冷了一下脸，说：“翠莲呀，你千万不能这样想，路有千万条，你做黄花大闺女时跟上一个有女人的男人，那个时候都能挺过来，眼下这么好的条件，有什么挡山石迈不过去的？”

翁翠莲不住地摇头说：“你不懂……”半天，翁翠莲又说：“邱大华的老女人冯桂花来苏州治病，邱大华非要我去送钱给她治病，我现在被他逼得没路可走了，你说说，我怎么办？”

父亲揉了揉头皮，正在这时，电话又响了，父亲又望了望翁翠莲，翁翠莲无奈地从沙发上身有千斤似的，双手抵着膝盖，爬了起来，抓起电话，没等问是谁，对方没头没脸地就骂了起来：“你这个掉了魂的东西，死哪去了，还魂啦？刚才打电话不接，想死吗？去跳河呀！”

翁翠莲浑身像掉进了水里，哆哆嗦嗦地，口不收风，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邱大华责问：“冯桂花在医院住院，叫你送点钱过去，你他妈就是装死，你想看着她死吗？我告诉你，今天再不把钱送到冯桂花手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祭！”

翁翠莲迷迷糊糊挂了电话，像是冬天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了下来，她迷迷糊糊挪到沙发边，一头栽进父亲的怀里，放声大哭……



中饭后，父亲坐上了翁翠莲自驾的宝马，来到人民医院，冯桂花正在午睡，自从邱大华与翁翠莲私奔，她们是第一次见面，却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冯桂花胸中的怒火，眼中的怒火，口里的怒火瞬间如爆竹，点火就炸，但中间有父亲在场，冯桂花从病床上翻了起来，先是怒视了一下翁翠莲，又冷眼望了一下父亲，便将头转向了里侧，自顾自地流泪。

父亲站到冯桂花的病床边，翁翠莲远远地斜靠在卫生间的门上，父亲低声问：“你什么时候来苏州的？”

冯桂花只当没听见父亲的问话，哭声反而大了起来。冯桂花越哭越伤心，翁翠莲接着也哭出了声音。父亲轻轻地拍了拍冯桂花的肩说：“你生病了，不能哭，再说了，这是医院，边上都是病人……”

父亲见冯桂花止住了哭泣，说：“桂花呀，这是大华托我给你送了一万块钱治病的。”

冯桂花不住地摇头，又抽泣起来，连声说：“我死了，与他们没有瓜葛，我不要他们的钱。”说着，转过身，将从银行刚提出来的，还没拆封条的一万块钱扔到了地板上，父亲连忙拾起来，说：“桂花呀，我们都是老庄老邻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华他走错了路，早就就后悔了，现在把邱叶、邱天两个孩子接过来工作，还不就是等于向你赔罪呀？再说了，大华出差了，要不然一定会来看你，他人在外，心在你身上呢，不住地打电话回来，要不我怎么会跟翠莲一起来看你呢？你我都一大把岁数的人了，孩子都成人了，我们这一辈子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再说回来，你作坏了身子，跟旁人有何相干？人家该花天酒地，一样不少，只可惜邱叶、邱天两个孩子还没结婚成家，你还没享他们一天福呢！”

只听冯桂花又哇地一声失声痛哭起来，父亲望翁翠莲挤了挤眼，挥了挥手，意思是让她出病房……

父亲又轻轻地拍了拍冯桂花的肩，说：“翠莲出去了，桂花呀，



我跟你讲，大华也难，他心里挂着你，每天都在为你两个孩子盘心，因为你的两个孩子，大华跟姓翁一家几乎是钉对钉、铁对铁，你就好生治病吧，不要再给大华添乱了，我走了，过天把再来看你……”

父亲正准备走，冯桂花一把拉住了父亲说：“刘老三呀，你是明白人，你说说，自从那个婊子勾走了大华的魂，我家老少过一天好日子吗？你看看，你们儿子大喜考上了大学，可我女儿叶叶跟大喜是同学，就因家里闹腾，书也没念成，儿子天天连个高中也没上，我这一家算是让这个婊子坑死了……”

父亲低声说：“桂花呀，人要走什么路，那是命，都过去了，陈芝麻烂小豆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眼下，关键是眼下，你就是治好病，将来看着两个孩子结婚生子，让你过几年太平日子，不要乱想，我也该回去上班了。”

冯桂花又拉了拉父亲的衣袖，但父亲已经觉得没话好说了，只得将一万块钱塞在了他的被褥下，硬着头皮走出了病房。

翁翠莲在回别墅的路上，默默地，一声一声地叹气，快到公司时，父亲说：“翠莲呀，你停车，让我下来，跑两分钟就到了。”

翁翠莲冷冷地说：“去我家，带点东西过去。”

阴雨江南，春天总是枝繁叶茂，别墅群里高大乔木枝叶在白炽灯的照射下，泛着绿色闪眼的光芒，翁翠莲的别墅算是鹤立鸡群，两面临水，背靠假山，局部五层，欧式风格，电梯配置，白天进入，只觉豪华大气、宽敞，而夜晚身临其境，胜过皇宫，粉红色调让人想入非非，正厅周围有酒吧、卡拉OK厅，有卫生间，有化妆室，有更衣室，有休息间，有娱乐室。

翁翠莲打开一瓶洋酒，倒了两个半杯，打开一个冷藏柜，取出四包食品，分放在四个果盘里，指指沙发，说：“你坐吧！”

父亲被这环境所吸引，不停地点头，摇头，点头，摇头。

翁翠莲递过半杯酒给父亲，说：“这是洋酒，慢点喝。”



父亲说：“翠莲呀，你不是不喝酒吗？”

翁翠莲说：“你叫我大翠子吧！今晚我想喝点。”

父亲说：“那也该少喝一点，你这样要是让大华知道了，那就糟了！”

翁翠莲端起酒杯，紧挨父亲坐了下来，父亲赶紧欠了欠身子，让了一下。

翁翠莲冷笑了一下，问：“你怕我会脏了你？”

父亲心跳加速，忙说：“大翠呀，你在我心里就是个孩子。”

翁翠莲竖起酒杯将大半杯的洋酒一口倒进了嘴里，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口中骂道：“他邱大华是一个混蛋，刘老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父亲放下酒杯，按住翁翠莲去拿酒瓶的手，说：“千万不要再喝了，千万不要……”

翁翠莲大声嚷道：“死吧！白披男人皮的东西。”说着，挣开父亲又自酌自饮了满满一杯，父亲见她醉了，赶紧扶她坐下，可她一头栽进父亲的怀里……

三十

大哥怕父亲食言，叫不来邱天、邱叶，特别是邱叶，性格有点执拗，这一点大哥清楚。大哥分析，父亲在邱大华手底下做事，现在邱大华跟姓翁一家子亲情出现了危机，关键时候，还得成人好事，更重要的是为父亲考虑。大哥与父亲一同上了车。

车停在宇宙药业集团职工宿舍区大门前，父亲对大哥说：“大喜呀，邱天那孩子听我话，我一说就中，邱叶那孩子很难说话，就全靠你了！”



大哥冷冷地说：“大呀，你刚才不是说了，邱叶就听你的话，还经常去帮你洗衣、洗菜、做饭的吗？”

父亲嘿嘿着说：“大喜呀，你不懂，我是说这话让姓翁一家难看，也让邱大华更气烦姓翁一家的。”

大哥冷冷地说：“大呀，你在人家邱大华手下做事，又是一个村庄上的人，总该成人之美，你怎么不望人家好，反而挑拨亲情关系，让人家发生内斗呢！”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大哥神经兮兮地说：“大喜呀，你大不是不想他们家好，可你知道这些年来，你大受邱大华、翁国庆一家多少气吗？”

大哥摇了摇头，问：“邱叶住哪里？”

邱天开了门，是两室一厅，装饰得很好，跟江南富裕的小康之家没有两样，也不像是姐弟俩的宿舍，配置得倒很像一个完整的家庭。

邱天拉了拉父亲的手说：“三叔呀，吃了没？我们正在准备包饺子，大姐的手艺可上档次了。”

邱叶见大哥突然来到，没说多少话，指指沙发，说：“你坐吧！我来做饭！”

父亲赶紧走至餐桌边，说：“叶叶呀，就不要做饭了。”

邱叶赶紧拍了拍手上的面，说：“也好，邱天也饿了，我们就去门前的小饭店吧，刘大喜在苏州读书，我本该尽点地主之宜！”

大哥走上前来，死死地盯着邱叶长长睫毛下面的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说：“我们现在是第二次同学了。”

邱叶红了脸，低了低头说：“你是读研，我是上成人学校，那是一回事吗？”

大哥靠近了邱叶，在大哥的印象里他们俩从来没有站得如此近，大哥听到了邱叶的喘息声，大哥清楚邱叶此时此刻的心情。大哥说：“邱叶，你真的了不起，早早就担负起家庭重担，照顾好弟弟，而我呢？”



是这么自私，二十大几的人了，还要父母为我操劳，我佩服你！”

邱叶冷冷地说：“刘大喜呀，我知道你是最有出息的农村青年，现在我们是两个不同层次里的人，虽然以前是同学，但现在不同了，你快出国深造了，将来前途无量，我也就是一个小职员，还是父亲的一点恩赐。如果不是你来我家，即使打死我，也不会与你搭腔。”

大哥忽然伸出双手，紧紧地拽着邱叶的双手说：“邱叶，你是我女同学中最优秀的那个，下午邱叔叔告诉我，我才知道你在苏大读成人本科的，不知不该罪，你原谅我，再说，我在苏大读书，也没有什么老乡亲戚，也很少跟同学来往，今后，我会经常联系你！”

邱叶低着头，没有言语，感受着大哥那双饱满有青春活力的双手传递给她无穷的力量。

父亲嘿嘿了一下，说：“大喜呀，快说呀，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邱叶赶紧缩回双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说：“我们走吧，就在小区大门前的小泰湖酒家，我都熟悉，出门就到！”邱叶一边说，一边就去储藏室拿酒。

父亲推了推大哥，慌忙地说：“快说呀！”

邱天帮着姐姐在房间里找东西，只听大哥说：“邱叶耶，你不要忙乎了，我们就是来带你们姐弟俩出去吃饭的？还是邱叔叔安排的呢！”

邱叶走出房间，冷着脸，问：“他怎么会叫你们来带我跟弟弟去吃饭？”

大哥憨厚地笑了笑，说：“邱叔叔给我打了电话，还亲自开车去学校接了我。”

邱叶满脸疑云，摇了摇头说：“他放不下这个架子。”

大哥见邱叶怀疑，又上前拉着邱叶的手说：“我大大要来接你们，我是主动跟来的，你总该给我点面子吧！”

邱叶摇了摇头，说：“刘大喜，你有事瞒了我。”



大哥又嘿嘿地笑了笑，说：“我是撒谎的人吗？”

邱叶连连眨了眨长长的睫毛，说：“你说的理由不充分。”

父亲怕事情搞砸了，赶紧说：“你爸爸前几天去参加了赈灾大拍卖，想花上亿资金买两张字画，当场就被大喜识破了，说那画是假的，你爸听了大喜的话就没买。这不，今天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说是当地破获了一起重特大以赈灾义拍为幌子的诈骗案，涉案金额数亿元。你爸爸幸亏没买，要是买了，估计这个医药集团又要少一条牛腿。”

大哥望父亲挤了挤眼，意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邱叶听了介绍，心中一惊，除了为邱大华免遭损失感到欣慰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大哥心存感谢，邱叶心想刘大喜知识渊博，关键时刻能助这个家庭的一臂之力，并能让驰骋医药江湖的大佬看重，且厚待有加感到高兴。

大哥打破了尴尬局面，说：“邱叶呀，我们走吧！就为我们两个老同学异乡相见……”

邱叶抽回手，抹了抹脸，白炽灯下，邱叶那粉红鹅蛋脸像桃花一样粉嫩地开放着。

大酒店灯光璀璨，走在紫红的地毯上让人有梦幻般的感觉，父亲抬头望望顶上的灯，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想：奶奶的，不就是吃顿晚饭吗？见得着找这个地方，还不就是有钱烧的，我这个靠打工赚钱的人，晚上花五毛钱买一块烧饼，就着咸菜、稀饭，吃了也觉得像神仙一样快活。

邱大华见邱叶、邱天都来了，拉过大哥的手说：“我这大侄子真的出息了。”

邱叶见是姓翁一家在场，也没别人，心中甚是不快，但心想，我是来陪刘大喜的，与你们姓翁之间没有什么相干，不知不觉间，邱叶就挽起了大哥的膀臂，大哥也显得很从容，见看青老翁和他媳



妇，大哥主动介绍说：“这是我同学邱叶。”翁国庆夫妻俩见大哥如此亲热对待邱叶，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翁国庆连连点头说：“真好真好，这样真好！”

邱大华坐在主宾位置，满面红光，望着大哥笑笑说：“大侄儿，过来，这里坐，就坐在我边上！”大哥笑笑说：“邱叔叔，那里是上席，老家规矩，那要让长辈坐的。”老翁夫妻俩拿眼望邱大华，邱大华就是不看他们。父亲说：“那个位置，孩子不能坐，你就不要折煞孩子了。”

邱大华冷笑笑说：“这要看我是因为什么事情请人吃饭，敞开说吧，大喜虽然不是我的职工，不是我的下属，但他关键时刻帮了我大忙，他就是我的座上宾。你们呢？”邱大华望了望老翁夫妻，又望了望翁国庆夫妻，不屑地说：“除了要钱，还是要钱，你们说说，你们帮过我一分钱的事吗？”

老翁憨憨地笑了笑说：“大华说得不错，我们都吃了闲饭，一大家多亏了大华。”又叹口气，望着大哥说：“孩子呀，你是第一次来，又是帮了你大华叔叔大忙，你就坐吧！”

大哥坐在边上不动，可邱叶总是在桌下踢大哥的脚，弄得大哥不知所措，翁翠莲望着父亲，说：“天不早了，坐哪都是吃饭，叫大喜过去吧！”

父亲难为情地说：“这叫什么事呢？就算是我过去，也数不到大喜坐那里呀！”

邱大华面无表情地平视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望着满桌的山珍海味发呆，邱天忍不住了，说：“我饿了，反正我也坐不了上席，先吃了。”于是就拿起了筷子，邱大华用右手在桌上点了点说：“没出息的东西，你们都要跟大喜学学！”邱天软呆呆地放下了筷子。

父亲见难收场了，只有望望大哥，说：“大喜呀，想不到你邱叔叔这样看重你，你就坐过去吧！”



大哥见场面难堪，不像是招待客人，倒像是敌我双方谈判，就只有采取紧急救场，草草吃了饭，各走各的路，要是因为吃这顿饭，让他们家闹出事来，反倒让人过意不去！

大哥站了起来，邱叶也站了起来，大哥说：“嘿嘿，我想不到，我们村上的父老乡亲这么快就融入了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也不像我们村庄上穷讲究了。”大哥拉着邱叶说：“来，你坐邱叔叔边上，我坐你边上帮你夹菜。”

邱叶推了推大哥说：“刘大喜，爸爸让你坐他边上。”

邱大华高兴地拉了拉大哥，说：“大侄子呀，叔叔看重的就是有才品有出息的年轻人。”说着，就从边上的包里掏出一个礼品盒，递给大哥，说：“大喜呀，这是叔叔的一点心意。”

大哥接过一看吓了一跳，忙放到桌上推给了邱大华，说：“叔叔，这哪行呢？这可是刚出厂的摩托罗拉手机唷！我们学校连教授都没看到用呢，我一个穷学生怎么能用这个呢？再说，我跟谁打这个电话？”

邱叶拿过手机，看着精美的包装盒说：“这手机也只会配你能用，爸爸好意，你就拿着吧，假如出国留学了，一两年也不会回国，方便着跟家里联系。”

大哥坚持说：“我一个穷学生，不配！”

邱大华冷着脸望着大家说：“大喜出国学习所有费用，我包了。”又望着邱叶说：“你是会计，每月给我按时打款给大喜。”

大哥惊讶地站了起来，说：“叔叔，这样不妥吧！您这样施舍我，我会觉得不舒服的。再说了，我是公费留学，我打算去了美国后勤工俭学，也花不到家里什么钱……”

父亲也连忙摇手说：“不假不假，大华你的好意我们领了。”

邱大华冷冷地说：“刘老三呀，你是大老板呀？我告诉你，我看重的是大侄儿这块材料，是极品好材料，要是像有的东西扶不上墙，

让我给他钱，那比登天还难！”

大哥见邱大华说话难听起来，又怕将氛围搞砸了，就不再吱声，手机由邱叶暂时装进了坤包里。

酒过三巡，邱大华端杯站了起来，指指大哥说：“大喜呀，邱叔叔很高兴。”说着，就用酒杯去碰杯，大哥赶紧站了起来，又指指邱叶说：“叶子呀，我们一起敬。”邱叶的脸上更加粉嫩红润了，邱大华见这两个孩子一起陪他喝酒，竟然史无前例地将一大杯五粮液一口干了下去，咳了半天。邱叶赶紧过来为爸爸拍后背，心疼地说：“爸爸，你怎么了？”

邱叶这句心疼的问话，让邱大华情绪一时失控起来，老泪纵横，不停地低头擦泪，竟然哭出了声。抱着邱叶的膀子，说：“爸爸心里好累好痛好难呀……”

邱叶也哭了，大哥赶紧转过脸来，紧紧地抓住邱大华的手说：“叔叔，叔叔，你不要这样，你是驰骋全国医药界最优秀的企业家，谁人不知？您如此功成名就，还这样悲伤干嘛？”

邱大华一手拉着邱叶，一手拉着大哥，哽咽着……

盛夏时节，苏大公派留学人员名单中赫然写着刘大喜的名字，此时，正好也是邱叶成人本科毕业季，刘大喜单独赶来，为邱叶献花表示祝贺。

三十一

几年过去了。大运河的夏天，仍然是酷热难挡，运河水千年流淌不复回。午后的树荫下老人歪着冲盹，妇女唠叨家常，小孩追逐玩耍。忽然西南方向乌云密布，狂风骤起，一条白龙戏水的图案悬挂在空中，便有人大叫，坏了，赶紧往家里躲呀，小白龙探母啦，



有灾难啦……整个村庄猪吼人翻，忙乱的人们，搀搀拽拽，正忙乱中，一声响雷砸了下来，接着便是倾盆暴雨，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凶猛地扔了下来，狂风无情地掀掉了草堆、草棚、草房，村庄上出现了摧枯拉朽的天灾景象。

狂风、冰雹、暴雨过后，运河再无宁日，牲口、尸体、植物秸秆、树枝棍棒将原来清澈见底，可以伸手捧喝的河水糟蹋得腥臭难闻，水面上死鱼死虾死蟹到处可见，运河变成了一条不堪重负的病牛，驮载着沉重的杂物缓慢前行。

村庄上出现了瘟疫，先从猪瘟开始，接着鸡鸭鹅出圈扑腾着几下翅膀就倒头伸腿了，老人、孩子开始出现呕吐、头昏、拉稀，接着就出现了腹泻脱水……

顾美丽听说母亲拉得起不了床，就赶紧找来了葛跃进女人李桂兰商议，两人一起用平板车送母亲到村合作医疗，村医李阿姨为母亲量了体温，用右手扒开母亲微闭的双眼，问：“怎么到现在才来？赶紧送乡里医院。”接着又对李桂兰、顾美丽说：“刘老三女人这病很危险，像是霍乱弧菌感染，这种病死亡率很高。你们还要注意，霍乱弧菌传染渠道很多，特别是粪便传播，你们帮她忙也该注意点。”

母亲微闭着眼睛，一听李阿姨说：“她的病会传染给李桂兰、顾美丽。”硬撑着睁开眼，脚踏两下，指指李桂兰、顾美丽，意思是，你们走吧！

李桂兰冷着脸，说：“奶奶的，平时就是钉对铁，这个时候，眼看着你要撂命了，也不能见死不问呀！走，顾美丽……”

顾美丽见母亲硬挺着要下平板车，摁了一下骨瘦如柴的母亲，望了望李桂兰，说：“赶紧走吧！好死外面人，坏死是自家人，处庄靠邻的不就这个时候有点用处吗？”

李阿姨指指门外，说：“要快，她脱水很严重。”

母亲刚到乡里医院，门诊医生一问情况，二话没说，就指指边



上一个护士说：“快抬上救护车去县人民医院。”

母亲刚走，李桂兰就捂着肚子直喊：“疼死了，厕所在哪里？”顾美丽扶着李桂兰往厕所走，还没到厕所，就鬼叫：“坑了，我的肚子也疼得受不了了……”

在县医院的传染病房里，拥挤得无处插脚，母亲与李桂兰、顾美丽都被安排在走廊里临时救治点，按医生说，应该隔离治疗，但苦于县人民医院条件简陋，也只能集中观察，因地制宜，传染病区出现了药品严重短缺，特别是多巴胺类药物。因为患者中有一部分出现了酸中毒后血压下降的情况，急需使用此类药物。

顾美丽听说医院药物短缺，就问边上护士说：“你们开医院怎么会缺少药物呢？”护士摇摇头说：“这次霍乱住院病人太多了，医院从来也没这么多住院病人，再说了，多巴胺平时用得也少。”

李桂兰冷着脸问：“那我挂的都是什么药？”又指指母亲，问：“这个老女人挂什么水？”

护士冷冷地望着李桂兰，又望望顾美丽说：“你们两个腹泻比较轻。”又指指母亲说：“她比较重，现在用的就是多巴胺，不过，今天夜里就没这种药了。”护士又补充了一句，说：“医院正在向省大医院请求支援！”

顾美丽捂了捂腹部，捏了一下滴慢的皮条，望了望干枯的母亲，又望了望苦瓜旧脸的李桂兰，说：“刘老三女人样子越来越难看，要是真的药品跟不上，小命撂了怎么办？”

李桂兰用两手在床上撑了几下，反问：“你说怎么办呢？”

顾美丽低了一下头，又抬了起来，说：“你是干部家属嘛，你可以叫你男人赶紧联系刘老三，找邱大华，他是卖药的，药贩子，有的是药……”

李桂兰眼前一亮，说：“你这死女人，平时坏主意多的是，要命时候还就管用，哎，我家那个不知鬼混哪去了，半天了，还没到！”



顾美丽鬼着脸说：“又去睡邱大华老女人冯桂花去了吧！”

李桂兰撂下脸，骂道：“把他忙的，跟他妈一条公狗一样，配了全村的母狗！”

顾美丽向地下吐了一口，强忍着疼痛，奸笑了一下，说：“葛跃进真要是公狗就好了，母狗交配找公狗，配一次还要给十块钱。”

李桂兰将牙咬得格格响，不停地骂着：“等病好了，撕烂你这张狗嘴。”

父亲接到葛跃进打来的电话，第一感觉就是母亲病情一定不轻，因为这个电话母亲没有亲自打，或者葛跃进打这个电话，母亲不在身边，应该在医院。又听葛跃进说，顾美丽、李桂兰也都传染上了霍乱，还了解到，她们俩人是因为抢救母亲而被传染，更觉心中不安。大哥留学归来，回苏大任教刚刚上班。父亲本想让大哥想办法，但再一想，孩子刚回国不容易，让孩子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父亲反复考虑，邱大华虽然是个全国大药贩，但药品这东西绝不是想要就能拿走，有的药品有钱也难买得到。

关键时刻，父亲又想到了邱叶，父亲心里清楚，这几年，大哥在国外留学没要家中一分钱，除了他的勤工俭学外，全部得益于邱家。而邱家每一分钱流向大喜，都是通过邱叶每个月到银行办理汇款手续。在大喜心目中，只有邱叶这个心中女友，但他看不起邱大华那样靠投机倒把发家的暴发户。前天大喜回国，是邱叶带着父亲去了上海机场，父亲亲眼目睹了她们在机场拥抱的场景。父亲被感动得老泪纵横。

父亲想着想着，自行车已经停在了邱叶的楼下，邱叶一听父亲说，村子里有那么多人患了霍乱，又听说母亲危重，急需多巴胺类药物，额头上急出了豆大的汗珠。赶紧给远在海南海南的邱大华打去电话，并说，这事是天大的事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邱大华深深地叹口气说：“孩子呀，我们做的是药品生意，我

们打交道的是二级经销商，从来不与医院直接来往，再说了，我们的药品怎么能直接交到那几个女人手里呢？”

邱叶一脸的冷峻，说：“难道一个老板，只能谈钱、谈生意、谈利润、谈成本吗？你整天手里攥着药玩钱，当有人想用药救命的时候，怎么就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了？”

邱大华又叹口气说：“孩子呀，你不懂，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提到的多巴胺类药物都是处方类药，我怎么去直接弄这些药物？我是药商，不是医生！我卖药，不用药！”

邱叶摇摇头，也不顾父亲在场，说话变了腔调说：“刘大喜的母亲是谁？在这紧要关头，你连刘大喜都可以不顾，也罢，明天我就卷起铺盖，跟邱天离开这个公司，你们过天堂日子我们也不红眼。”说完，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父亲连连点头，浑身燥热得出汗，说：“孩子呀，你别急，你尽心了，我再想办法！”

邱叶站在电话边急得直顾流泪，眼见父亲已经走到了门边，正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邱叶赶紧抓起电话，又给父亲递眼色，父亲就回到了沙发边上，望着电话发呆。

邱叶说：“那我该怎么做？”

邱大华说：“你赶紧去苏州人民医院找郝院长，刚才我跟他联系了，你从他那里直接拿药，一定要听从郝院长的吩咐。”

邱叶丢下电话，望着父亲说：“三叔，快，我们去苏州市人民医院。”

郝院长没说什么，只问：“你们要这么多多巴胺干嘛？”

邱叶说：“我们那里大面积发生了霍乱，药品紧张，医院缺货了。”

郝院长说：“我开给你们，但你们一定要将患者送二甲以上医院救治，否则，我不能开这药。”

邱叶连忙说：“病人都在县人民医院了。”

郝院长先是摇了摇头，叹口气说：“这个邱老板总是给我们添难，



处方类的药品，都是临床使用，我连个病人也没看到，就开走上百盒处方药品。查到了，我连稀饭碗也没了。再说了，我这做法也不符合医德规范那！”

邱叶说：“郝院长，药品就是治病救人的。如果眼看病人因缺药而失去生命，那药品还管什么用？再说了，在救命与医德面前，哪头更重要呢？”邱叶急得汗水直往下滴。

郝院长用颤抖的手开了一百盒多巴胺。又摸起了电话，告知了药房，说：“你们给她一个药品冰藏箱带上，防止车上发热药品质量下降。”

邱叶告别了郝院长，说：“谢谢郝叔叔……”

郝院长望着一个干净利落的背影，连声喊道：“你叫我叔叔，你是邱总什么人？”

邱叶小跑着，头也不回地应道：“我是他女儿……”

邱叶将药品放到车上，望着呆站在边上的父亲说：“好了，三叔，走吧，我们一起回村里。”

父亲被邱叶办事的利落干净惊呆了，一贯善于表达的父亲，口吃了起来，问：“孩子呀，药给我吧，连夜往家赶！”

邱叶打开车门，一边说，一边将父亲往车上推，“快，我们一起回村，我开车，安全得很！”

父亲上了车，忙问：“你要不要跟大喜说一下？”

邱叶笑笑说：“他刚刚回校上班，一个海归回高校留校任教，太不容易了，就不要打扰他了！”

父亲听得心里暖暖的，忙说：“大喜这孩子痴人有痴福！”

邱叶一边开车，一边笑笑说：“世界上所有人要是都像刘大喜那样痴就好了。”

邱叶首先找到了县人民医院，将送回的药品交给了传染科主任，主任连连点头致谢，并对邱叶说：“这才是真正的救命药品呢，我

们四下购买，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无米下锅了。”

父亲将邱叶带着去见母亲，被医护人员拦了下来，说：“传染病区，任何人不得进入。”

父亲说，我们是患者的家人。

护士摇摇头说：“我们是对你们负责，这是医院的纪律。”

正说着，葛跃进提着几个塑料盒过来了，一见父亲，高兴得直叫：“这个刘老三什么时候死回来的？”

父亲走上前来，拍了拍葛跃进的肩，指指手里提的东西说：“给李桂兰送饭呀？”

葛跃进皱了皱眉头说：“给三个老女人送饭！”

父亲紧皱了一下眉，问：“哪三个？”

葛跃进叹口气说：“你女人，我女人，还有胡传邦女人，三个女人都住在走廊里，我正好一起送饭，方便点吧！”

父亲伸手拉了拉葛跃进的手说：“难为你了葛队长。”

邱叶走了过来，满脸桃红，喊道：“三叔，我们跟葛队长不就能进去了吗？”

葛队长拿怀疑的眼光望了望父亲，问：“刘老三呀，这个孩子？”

父亲昂起了头，自豪地说：“这孩子是我女儿！”

葛队长指指父亲，摇摇头说：“你那女儿小芳我也不认识呀？”

父亲笑着问葛队长：“你看这孩子像哪一个？”

葛队长连连摇头，说：“这孩子分明是大城市里的孩子，我们这个村子里哪能养出这么个品相的孩子呀？”

父亲哈哈大笑，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我跟你一起进去吧！”

葛队长瞅了一下四周，小声说：“院里管得紧，病号太多，不允许探视，你们跟我去吧！”刚说完，指指女孩，说：“这孩子就不要去了，那里很脏，这孩子干净得很，哪能去那个地方，传染上不得了。”



父亲也转过脸，对邱叶说：“孩子呀，葛队长说得没错，那地方脏，你就不要去了。”

邱叶还是跟着父亲去了传染病房，母亲两眼塌陷，眼圈发黑，瘦得脱了形，父亲心疼地拉着母亲的手，小声地说：“你看这是谁？父亲指指邱叶。”

邱叶顺势蹲了下来，抚摸了母亲黑瘦的脸庞，眼睛里饱含着泪水，说：“阿姨，我是邱叶。”

父亲靠在母亲耳边言语了一番。

母亲饱含热泪，想撑着坐起来，她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将牙齿咬得吱吱响，但还是没能坐起来，父亲连忙拍了拍她身上单薄的被子说：“你身子弱，就不要坐起来了。”邱叶也赶紧拉紧了母亲的手说：“阿姨，你有病，就不要起来了。”母亲含泪的双眼紧紧盯着邱叶，突然母亲将脸转向了墙角，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父亲将脸贴近母亲，说：“想儿子了吧！大喜刚回国，在苏大任教，等他事情理上头绪就回来看你啦。”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邱叶见母亲哭得伤心，也伤心地哭了，贴近母亲耳边说：“阿姨，我用手机给大喜打电话，你来接，在这个里面什么话都能说，你说话他能听到，他说话你也清清楚楚地能听到，就对着这个说就行了。”

母亲怀疑地望望父亲，又傻呆呆地看着邱叶在手机上拨来弄去，分把钟功夫，电话里就传来了大哥的声音。

“喂，邱叶呀，你在哪呢？”

“哦，我在老家呢！”说着就哽咽了……

“你怎么啦邱叶？有什么难为事吗？别急，千万别急，有我呢！”

邱叶望着母亲那双塌陷而充满着渴望的双眸，说：“来，阿姨，大喜跟你讲话。”

母亲黑瘦的右手像捧着千斤重的物体，声音颤抖地问：“你



是……”

大哥大声喊道：“妈妈……妈妈……你怎么啦？……”

母亲一听是大哥的声音，“哇”的一声，半天没有憋过来，泣不成声地对着手机喊：“我儿呀……妈的心肝耶……”

父亲抹了一把脸，说：“别哭了，好好跟大喜说两句宽心话。”

母亲连连点头，但口对着手机就是讲不出话来，邱叶在边上帮着母亲说：“阿姨想你啦，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看她，她病了，不过没问题了，再过几天就出院啦，叫你不要担心，好好工作，不要焦着家里，焦着妈！”

母亲望着邱叶连连点头，脸露笑意，抹去脸上的泪痕说：“我儿子大喜真有福气！”

邱叶的脸像盛开在三月的桃花一样，合上手机，又从包里掏了一沓钱，递给母亲说：“阿姨，这是孩子的一点点心意。”

母亲赶紧推让，说：“你这孩子，我怎么能要你钱呢？你能不嫌弃我，来这种脏地方看我，这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快快收起吧！”

父亲也赶紧拉了拉邱叶的膀臂说：“你能帮我们忙，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再要你破费那怎行呢？快快收起吧！”

邱叶将钱放到母亲枕头边上，有些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拿我当外人待？这样吧，我代表刘大喜看望您，因他刚刚回国，没能回家来，我代表他，这样可以了吧？”

母亲忘记了病痛，笑得合不拢嘴，说：“我这是哪辈子修行的？”

父亲有些骄傲的样子，望着母亲说：“你赶紧闭上眼睛休息，好好挂水，我送邱叶出去，这个地方太脏，不能传染给孩子。”

母亲不舍地拉着邱叶的手，左端详，右瞧瞧，怎么也不舍得松开。

邱叶低着头，说：“阿姨，过些天，我陪刘大喜一起回来看您如何？”



母亲颤抖着松开了手，眼泪又扑簌簌地流了下来。邱叶赶紧掏出洁白干净的手帕帮母亲擦了又擦，将母亲搂了搂，将她桃花般的粉嫩脸面紧紧地贴在了母亲那张快要干枯的瘦黑脸上。

三十二

晚上，父亲买了些糕点茶食来到邱大华的老家，冯桂花开了门，一见是父亲，大声喊道：“这不是刘老三吗？你是什么时候死回来的？快快进屋来？”

父亲将所带之物放到吃饭桌上，笑笑说：“一点心意。”

冯桂花指指边上的沙发说：“你坐吧。”又指指桌上的物品说：“孝敬老娘呀？”

父亲红了一下老脸，说：“你这个冯桂花呀，都多大年纪啦？还开孩子一样的玩笑？”

冯桂花傻笑了笑，说：“这次回来又是去你大你妈坟上烧纸的吧？听村里人说你好上了翁翠莲了吧？乖乖，你真能干，跟我们家邱大华变成了襟兄弟了，哈哈，哈哈……”

父亲心中一震，脸上马上痉挛了一下，口中结巴了半天，也没吐出一个字来。

冯桂花褪去笑容，冷着脸说：“刘老三呀，你这个东西也就是个贱货，那个翁翠莲小丫头时就是个勾死鬼，我家邱大华那么忠厚的一个人，魂也不就让这个婊子勾走了？现在好，你这把老贱骨头又跟邱大华后面拾便宜货，这事你女人也早就知道了。”

父亲战战兢兢地说：“冯桂花呀，这个玩笑开不得，这些鬼话讲不得，大喜他妈要是听你说这话非气死不可！”

冯桂花又哈哈大笑起来，手指父亲说：“刘老三呀，你跟邱大



华后面鬼混，什么也没学会，就学会装。行，你装吧！你以为你女人不知道这事吗？你年把不写信回家，逢年过节也不回家，不是那个婊子绊住了你，你离得了这个家？我还不知道你刘老三肚里有几根花花肠子呀？这村庄上无风三尺浪，何况这么大的风声呢？”

父亲拿眼四周张望了一下，想问邱叶哪去了？话到嘴边没问。

冯桂花冷着脸问：“你家老女人的病怎么样啦？”

父亲也冷着脸说：“前几天听说差点撂了命，这几天又掰过来了。幸亏大华帮忙，在苏州人民医院买回了急救药，没有这个药，这病还真难说呢！”

冯桂花骂道：“他就是靠卖假药发的家，这点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冯桂花刚说完，脸上一阵狐疑，忙问：“你是跟哪个回来的？怎么回来的？”

父亲被问闷了，心想：“难道邱叶没回家来？还是邱叶回家了瞒着她妈？为什么要瞒这事？”

父亲瞅了一眼冯桂花，问：“就你一个人在家呀？”

冯桂花嬉笑着说：“刘老三呀，你是不是给你女人传染上病啦？我不是一个人在家，还能跟你女人学带个男人来家呀？”

父亲丧气地起了身，说：“冯桂花呀，你狗嘴吐不出象牙，不跟你闲扯蛋了。”

冯桂花哈哈大笑，说：“急了吧！混你玩，你能在外搂着翁翠莲睡觉，就不许你女人在家找个老男人去去火呀？”

父亲气愤地将面前一个小木凳踢倒了，甩开膀子就出了门，冯桂花跟后面就喊：“刘老三耶，还那个熊样嘛，回苏州帮我去看看邱叶、邱天叻，叫两个孩子抓紧寄钱给我，又要收‘三粮五钱’、农业税了，别忘了，难为你了……”

父亲一听冯桂花这话，准确判断出，邱叶从医院出来，并没有



回家看她母亲，心想，这孩子会去哪里呢？

父亲赶紧跟车去了县城，母亲只能吃点流食，父亲去了县医院门前一家粥店，买了一碗白米粥，老板娘问父亲，就这一碗粥够谁吃的？此时，父亲已一天粒米未进，父亲说：“你给我来一碗粥，四个包子，一盘咸菜吧！”

老板娘端着粥和包子过来，问父亲：“要不要炒个熟菜？”父亲忽然想到母亲平时就喜欢吃鱼，就说：“这样吧，我家属在这儿住院，你替我烧一条鱼吧！一定要是运河里的新鲜鱼。”

老板娘拿两眼直瞪父亲，问：“你是哪里人呀？”

父亲说：“生长在大运河边，几代人了。”

老板娘说：“那就奇怪了，你是大运河边人，难道就不知道运河边才发生一起惊天大案？”

父亲惊呆了，忙问：“什么惊天大案？”

老板娘肥油油的脸上，放着光亮，在白炽灯下非常显眼，高隆的鼻梁下长着一个大大的嘴巴，说起话来不停顿，白沫随话喷出。“你这老板呀，运河里的鱼都被那个叫宇宙制药厂污染了，鱼全死了，下游十几个渔场里的鱼全被药死了。”

父亲心里怦怦直跳，忙问：“这是因为什么？”

老板说：“前几天暴雨，淹没了药厂，药厂的污水全灌进了运河，流到了下游，灌进了附近的几十家渔场，药死的鱼人吃了也生病了，昨天就有几百口人来县里上访，听讲药厂老板被抓了。”

父亲急问：“是哪个老板被抓了？”

老板娘说：“听说是大老板的小舅子被抓了。”

父亲心想，翁国庆才做药厂厂长不到一年时间，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真该倒霉！

父亲付了钱，捧起盛粥的塑料盒，去了母亲的病房。刚到病房，葛跃进也气喘吁吁地到了，还没等父亲开口，葛跃进就望父亲挤了



挤眼，各自安排好病人的饭食，走到了走廊尽头的厕所边，葛跃进贴近父亲的耳朵说：“刘老三呀，家里出大事了。”

父亲急问：“出什么大事了？”

葛跃进说：“制药厂的污水药死了周边鱼塘里的鱼，还有上百口人吃了死鱼都住院了。”

正在这时，小芳匆匆赶来了，父亲问：“小芳，你去哪了？你妈病成这样也不来服侍她，养你有什么用处？”母亲咳了一声，说：“小芳刚刚考上旅游局解说员岗位，还没写信告诉你，她去培训了。”小芳接着说：“再有两天培训就结束了。”父亲又问小芳：“你二哥冲哪去啦？不是说做乡里通讯报道员了吗？这个差事能有多少事，就靠帮人家抬抬轿子吹吹牛，怎么也不来看你妈？”小芳瞟了一眼父亲说：“你说得轻巧，有工作单位能随便走呀？二哥这通讯报道员事情也多着呢？没事还写点豆腐块登登报，将来想做作家呢。”父亲撇了撇嘴说：“作家，什么作家？不好好苦钱养家，我看是作死吧！将来连女人都找不到。”

父亲又转过脸问葛队长：“那该怎么办呢？”

葛跃进压低声音说：“乡里汪书记亲自到村里来处理的，现在支部书记刘品顺到县里带人去了。”

父亲问：“到县里带什么人？”

葛跃进说：“到县里带上访群众，一二百口人去围县政府大门了。”

父亲连连摇摇头问：“这事邱大华知道吗？”

葛跃进说：“邱大华肯定知道了，他的小舅子翁国庆已经被抓走了。”葛跃进忽然想起了什么事，猛一抬头说：“听说邱大华派他女儿邱叶回来处理这事情的。”

父亲惊叫了一声，说：“她还是孩子呀！”

葛跃进摇摇头说：“村里人传说的，听讲这孩子本事不比邱大华差。”葛队长咂咂嘴说：“他妈的，这村庄上好就好一家，耍就



弄一窝，真的他妈蹊跷。”

父亲叹了口气，连连点头说：“这孩子处理这个问题怕是太嫩了点。”父亲边想边问葛跃进：“你知道邱叶是去县里什么地方处理问题的？”

葛跃进说：“听说是去县信访局，村里只负责去带人，这个孩子负责处理药厂赔偿一些事情。”

父亲叹口气说：“这个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父亲见母亲吃了点饭，脸色也红润了些，有了点精神，心里也就放下了，见输液管滴得太慢，伸手去捏输液管，一边捏一边问母亲：“怎么样啦？”

母亲低着头说：“好多了，邱叶那孩子呢？”

父亲笑笑说：“想她啦？”

母亲满眼泪水，不停地点头。

父亲笑笑说：“大喜有福，邱叶这姑娘心眼好。”

母亲叹口气说：“也不知冯桂花能不能同意这闺女嫁给我们大喜？”小芳一听，高兴地捂住了嘴，靠近母亲耳边问：“真的是邱叶和大哥谈上啦？”母亲合不拢嘴地笑。

父亲贴近母亲耳边轻声说了几句。

母亲乐得直咳，满脸的喜气，好像打了兴奋剂，望着吊水瓶出神地笑。

父亲又贴近母亲耳边，问：“你想让邱叶那闺女再来看你吗？”

母亲连说：“想呀想呀！可只是，不能再让孩子破费了，她给我的一沓钱，我原封也没敢动，等大喜回家时，让他带给人家，我们农村有句土话叫‘小二姐倒贴’，我们家不能让人说出话来。”

父亲连连点头，对着母亲说：“你说话做事总是够品的。”父亲给小芳交待了几句，跟葛跃进握了手，说：“我去找邱叶。”



三十三

县政府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保安配合着警察在维护秩序，“还我们大运河！”“还我们鱼塘！”“赔偿我们损失！”“请制药厂滚蛋！”“严惩放毒分子！”到处是标语、口号。父亲从人缝中向里挤，为首的几个人，大部分是外村人，只有翁品德和小三碗是本村人。支部书记刘品顺短袖衫上别着一个“值勤”袖标，手里握着一个集市上卖老鼠药的小喇叭，大声叫喊着：“村民同志们，村民同志们，这是县政府办公的地方，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上访的地方，请大家跟我来，西侧边有一个小院子，那是信访局，有什么话到信访局去讲，制药厂的翁国庆厂长已经被抓了，邱大华老总已经安排特别助理来了，她坐在信访局等着我们去评理解决问题了，请大家相信我，我们现在就往信访局去吧！”

有人说：“他妈的，什么信访局，我们不去……”

也有人说：“上哪讲理去呀？闹闹算事。”

还有人说：“怕是有去无回吧？扣了我们怎么办？”

这时很多便衣警察手持警棍，命令着：“快走呀，再不走，就去公安局谈吧！”

老百姓一听说，不去信访局就要去公安局，都吓掉了魂，一窝蜂似的往信访局方向跑，还有的人趿拉着的拖鞋也跑掉了，鬼叫声一片，县政府门前的警察原地不动地吼叫着，我倒要看看谁想去公安局“吃皇粮”！

父亲随着黑压压的人群往信访局方向挤去，只听有人喊：“慢一点，大家慢一点，请注意安全。”父亲一听，是小儿子的声音，父亲心想，真是一娘生九子，我这个小儿子连他哥脚底板老皮也不如，现在又考了个什么报道员，专门帮着吹牛皮抬轿子说鬼话，没出息



的东西，只听父亲对天叫了一声：“二喜耶！”

父亲一声喊叫，让我大吃一惊，父亲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一会儿我和父亲在信访局门前会合了。

我也没工夫跟父亲多说，跟着汪书记拎包去了。

信访局门前顿时黑压压一片，嘈杂得听不进片言只语，父亲顺着信访局外开的玻璃窗往里看，正见着翁国庆被两名警察押解着坐在桌边，桌子的东侧坐着邱叶，西侧坐着两名接待人员，桌子朝里位置空着。

父亲心想，今天即使帮不上一句话，也要看着邱叶，不能让这孩子吃亏。人家毕竟是为我们家送药回来的，再说……

刘品顺气喘吁吁地站在人群中间，大叫：“现在选出五名代表，由代表进去谈话，其他人都在外面等着。”

“啾……啾……我们都是代表，我们都要进去谈判，谁都代表不了我们……”

刘品顺手里的小喇叭被一干部模样的人拿了过去，分头下面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文绉绉的样子，咳了一下，对着小喇叭，说：“根据《信访条例》规定，群众信访必须依法反映诉求，不得聚集上访闹访，否则严肃追究责任，谁再鬼吵鬼闹的就送公安局处理。”

上访群众一听公安二字马上停止了喧闹，有人说：“奶奶的，总是拿公安来吓唬我们，老百姓想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也没有通过推举，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就顺手从人群里拽出五个人，其中有刘品顺、小三碗被拉进了信访大厅，那个主持调解的人，正是坐在桌子西侧的那个中年敦实男人，由于太胖，说话费力，每说一句话，就要擦一下头顶，白眼珠费力地睁着，问：“你们几个人都是选出的群众代表吗？”

刘品顺不住地点头说：“是，是，是。”

主持人问：“你们有什么诉求？”



刘品顺刚想说话，小三碗抢着就发言，口像机关枪一样：“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要求赔偿。”

有人说：“这个制药厂必须搬走，污染太严重了，我们那里的地下水都污染了，将来子子孙孙还活不活啦？”

有人说：“大运河水全污染了，这条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吃水用水都在那里，现在全烂臭味，我们还怎么过这日子呀？要还我们一条干净的大运河！”

小三碗又说：“你们看看那个翁国庆，就他妈是个看青的儿子，怎么就猪八戒变成了沙和尚了？他除了晓得把脏水臭水放进大运河，别的，他还懂什么？那么多药死的鱼都是喝了他放的臭水，那些吃了死鱼住院的人都该找他算账！”

“对，就该找他算账，就他妈一个看青儿子，回来耀武扬威，坑害我们庄稼人！”室外一阵混乱……

调解人眨了眨白眼珠，说：“你们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比如说，损失有多少斤鱼？损失有多少钱？吃了死鱼中毒有多少人？大概住院费用多少钱？”

几个代表，包括支部书记刘品顺直搥头皮，小三碗说：“我们只知道本生产队死了多少鱼，住院几个人，其他哪里知道呢？”

调解人斜望了一眼生瘟鸡一样低头不语的翁国庆，说：“翁总耶，你总该有个态度吧！”

翁国庆抬眼望了望对面几个代表，又望了望邱叶，有气无力地说：“这个制药厂生产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只是这场暴风雨淹没了厂区，导致污水抵在管网里下不去，漫了外溢进入大运河的，这是天灾造成的损失……”翁国庆拿眼盯着邱叶，总想让邱叶接过话头，因为牵涉到损失赔偿，翁国庆从内心不敢表态，怕表态不作数。翁国庆清楚近几年邱大华对他的心里排斥，就因为用了公司几个钱，邱大华就翻脸不认人了，恨不得挖坑埋了他。特别是好多场合让他



下不了台，故意设置障碍，明知是他处理不了的事情，偏偏让他去处理。就如这制药厂，春天的时候，曾经给总部汇报，制药厂污水处理设备陈旧老化，怀疑原来购置的设备是老设备、淘汰的二手设备，必须停产大修，需要几百万资金。

邱大华一听翁国庆给他汇报要几百万资金修理污水处理设备，在电话里大发脾气，满嘴脏话，说：“你翁国庆就他妈一条蛆虫，到哪里都要挖窟填坑。我那制药厂前两任厂长都干得好好的，也没见一个要修污水处理设备。到你手里几个月，就把我好好的污水处理设备搞砸了，我看你是成心捣蛋。你看看，你如果还能干，就给我好好干；不能干，给我滚蛋。只要这个制药厂厂长不干了，你他妈从此给我消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个家业是靠勤劳的汗水换来的，不是什么热屁股讨来的，我这里更不是什么养老院……”

翁国庆心知肚明，邱大华早就对自己的妹妹翁翠莲失去了新鲜感，特别是翁翠莲近两年与父亲之间来往过密，翁国庆看得一清二楚，只是装痴卖傻罢了。包括他邱大华，明智翁翠莲跟父亲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了，还是不撕破这张蒙在窗户上的纸。

翁国庆也清楚，这次污染事件绝非小事，大到法律制裁，让他翁国庆去坐牢。翁国庆望着邱叶不停地发出哀叹，心想，邱大华呀邱大华，老子都被警察摁在这里了，你他妈起码派个副总来救我吧，现在倒好，叫你女儿过来算什么？分明是打马虎眼嘛。再说了，这个死丫头恨不得挖个深坑将我活埋了，你叫她来干什么？

调解人严厉地用手指点了点桌子，问：“姓翁的，你犯什么傻呀？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翁国庆将嘴向东侧挪了挪，说：“她，她就是老总派来处理问题的特别助理，你们问她。”

调解人冷着脸面朝邱叶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邱叶点了点头，说：“我叫邱叶，宇宙药业集团财务总监，我



是回家探亲，接到了老总的电话，要求我来了解一下情况。首先，我对我们制药厂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表示道歉，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会把刚才大家反映的问题整理好材料，马上给老总报告，尽快给大家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

调解人点了点头，说：“这样很好！把翁国庆带走！”

翁国庆被两名警察拖走了，一边走，一边大叫：“邱叶一定要救我，一定要救我，一定不要让我坐牢。”

父亲隔着玻璃窗望着邱叶连连竖起大拇指。

三十四

邱大华飞回了苏州总部，准备第二天召集总部班子会议，特别邀请了大哥参加他们的高层会议。晚上，邱大华拖着疲惫的身躯，斜歪在床上，拨通了大哥的电话，说：“大喜呀，我是你邱叔叔，因为老家制药厂染污了运河水，老百姓造反，造成了不小损失，那个翁国庆又被公安给铐走了，邱叶回乡处理，情况也都了解带回来了，现在老家那边老百姓天天上访告状，这事还得抓紧了结，我想请你过来一下，参加一下我们的会议，给我提些好的意见，我身边缺人才呢！”

大哥说：“邱叔叔呀，药厂出现污染肯定不会是个小事，你不应该派邱叶去处理这事，这可是个大事情，你最起码派个副总去处理，翁国庆被抓了，你得亲自过问呀，否则，你怎么交待？”

邱大华连说：“是是是，我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的。”邱大华屁股挪了一下，将肩膀垫在床头垫上，翁翠莲见他坐起身子，赶紧拿了一个枕垫塞在邱大华后背，又沏了一杯淡淡的龙井，两眼紧张地望着邱大华，用右手指了指茶水，冷冷地走了，轻轻地带好了房间的门。



翁翠莲心里一直在惦记着她大哥翁国庆，他毕竟是因公受到连累，但翁翠莲不敢把话给邱大华直说，近两年来，邱大华把这个家只当成是一个旅馆，与翁翠莲之间也是表面应付，人面前一切正常，背地里视若陌路人。翁翠莲自从与父亲之间的事情发生后，心里就失去了平衡，总觉得邱大华是明知装傻，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的一件事情，邱大华在海南过春节，东北的办事处烧炕失了火，烧死了一名保安，事情闹得很大，本来安排翁翠莲一个人前往处理的，翁翠莲只说对东北水土不服，天又太冷，受不了那气候，又没有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推辞不愿去。谁知邱大华二话没说，就安排手下人通知父亲，陪同翁翠莲去东北处理问题，等问题处理清了，准备回到江南本部，谁知暴雪封门，父亲陪翁翠莲吃住在哈尔滨一个多月，父亲的体重增长了，酒量也增加了，可是，把江北的家给忘了……所有这些，他邱大华比谁都清楚。

翁翠莲斜靠在门边，邱大华与大哥打电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翁翠莲摇了摇头，去了厨房间，邱大华平时回家，喜欢吃翁翠莲为他做的小疙瘩汤，用鸡蛋清和面粉，疙瘩都跟豆粒大小，用黄豆芽做汤，底料用老母鸡汤，放上几根老家带来的粉丝，这样的小疙瘩汤，只有翁翠莲做出来的口味纯正，新鲜而不腻，口感爽利，邱大华最喜欢这种吃法。再后来，条件越来越好了，邱大华的身子骨也开始了透支，翁翠莲就把老母鸡汤换成了甲鱼汤，把粉丝换成了海参，底料制作时加入了人参、枸杞。

翁翠莲连敲两次门，邱大华都没有应，翁翠莲干脆扭开了门，说：“这是小疙瘩汤，好了，吃吧！”

邱大华像陌生人一样，转着白眼珠望了望翁翠莲，责问：“没看到我在打电话吗？你跟谁学的越来越没规矩了？”

翁翠莲放下碗筷，正准备退出来，邱大华一边望着翁翠莲招了招手，一边对着手机说：“大喜呀，两分钟后再联系你。”



翁翠莲呆站在那里，邱大华从床上爬了起来，趿拉着拖鞋，走到小桌边，吸溜吸溜地喝起小圪塔汤，只听邱大华自言自语说：“乖乖，这汤新鲜，这汤山南海北都没有。”忽然问：“你说说，你大哥怎么做事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呢？别人做制药厂厂长，风平浪静，轮到他头上就出事了，他是存心坏我事，还是想干嘛？”

翁翠莲走到桌边，微笑着，小心地说：“大哥那人，你知道的，没有什么大本事，但他心不坏，他满心想为你把事做好，但他没那能力，当初你安排他去做厂长，我就不同意的，但是，我不同意有用吗？再又说回来了，这次出了污染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邱大华将饭碗一推，说：“不怪他？怪谁？怪我吗？”

翁翠莲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我没说怪你，这是天灾人祸，他现在都去坐牢了，你不想法去保他，现在还说这不酸不咸的话干嘛？”

邱大华瞅了一下翁翠莲说：“我安排刘老三还有邱叶回家看了翁国庆，代表公司去处理这事，这不，他们回来了，现在最大问题是赔款，估计要卸掉我半身肉。”

翁翠莲冷笑笑说：“你在说鬼话，那个刘老三就是个无赖，平时油头滑脑，一句周正话都说不了，他能处理什么问题？还有那个邱叶，她一个女孩家，她懂什么？”

邱大华冷笑笑说：“你看不起刘老三？我还打算重用他呢！”

翁翠莲明知邱大华阴阳怪气，便问：“你准备提拔他做什么领导呀？我知道，你们马上都成亲家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呀！”

邱大华哼哼叽叽两句，忽然抬起头说：“你说得不错，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自己人。”说过，连连叹气说：“那就叫刘老三回老家做制药厂厂长，如何？”

翁翠莲心里一颤，一种莫名的思绪涌上心头，但在邱大华面前她能说什么？翁翠莲声音沙哑地说：“好呀好呀！这不是很好吗？”

翁翠莲接着就试探地说：“你家我家他家原本就是村庄上好邻居，



用他比大哥翁国庆要高强多了。”

邱大华欲言又止，脸色也很难看，叹口气，说：“我想，刘老三就一个普通打工的，也没企业管理经验，那么大的一片资产，我总不能让一个外人去拿捏……”

翁翠莲见邱大华情绪有点转变，就问：“你打算怎么办？”

邱大华似笑非笑的样子，说：“我打算让你和他一起回到制药厂，你做他的副厂长，主要目的，你很清楚。”

翁翠莲头脑里像滚进了一群蜜蜂，嗡嗡直叫，头晕目眩，赶紧扶住了桌边，强作一下镇静，猛咳一声，摇了摇头，死盯了邱大华一眼，打开了制药厂的话题，颤抖着声音问：“江南怎么办？这个家离了我还能算家吗？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翁翠莲说完了话，也没等邱大华回应，就踉踉跄跄走出了房间，房门无意中被关了起来，发出了“咣当”一声响。

翁翠莲回到咖啡小屋，泡了一杯咖啡，一边品着这浓浓咖啡的苦涩，一边在想，这世界全是苍蝇和狗屎，看看这满世界的花花绿绿，没一样如运河边的村头田沟，草垛池边，大运河静静流淌的河水，哪一样不是那样的单纯，即使饿一点苦一点也没觉得这么累，现在，她心里的累比死还要难受，这个邱大华现在布这个棋局，像一个天大的坑，很深，要把一个为他失身的女人推下这个坑，坑里有很多东西陪葬，包括哥哥翁国庆，也包括那个刘老三。翁翠莲心想，再回到八堡，再也找不回如血肉一般难舍难分的村庄了，在那个村庄上，还能找到槐树下翟兵的初吻吗？还能找到雪夜中让她失身、山盟海誓的邱大华吗？翁翠莲轻手轻脚走向儿子江南的房间，伸手想扭开门，但手像触了电缩了回来，心想，孩子休息时间本来就不充分，还是转身回到充满咖啡浓郁气味的小屋，她想给父亲打个电话，但怕保安嫌烦不去叫，又怕父亲因一天的劳碌，爬不起身，更怕打电话被邱大华发现，摸起的电话又放下了……



邱大华整夜未眠，他是一个为了工作可以舍命的人，上午十时，宇宙药业集团召集董事会，邱大华穿着蓝格子短衬衫，系着绛红色领结，脸庞略显黑瘦，眼圈肿黑，染了头发，他抖了抖精神，说：“下面，我宣布一项重要的任免决定，因宇宙制药厂出现了严重的污染事件，原厂长翁国庆涉事被抓，决定免去翁国庆厂长一职，同时决定，刘老三任宇宙制药厂厂长，翁翠莲任副厂长，刘大喜任特别顾问，邱叶兼任财务总监。”

翁翠莲找父亲老翁和后娘商议，要交待家里的事情。老翁明显地衰老，神志也大不如从前，胡须也懒得去刮了，后娘也失去了从前的热情，摆出了大城市老女人的谱来。翁翠莲心中不觉一寒，望着无可奈何的老翁说：“我回老家任职，儿子江南这边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翁翠莲话音刚落，后娘连连摇摇头说：“现在雇个保姆都两三千一个月，你们那个家哪个敢承担这个责任呢？”

老翁半天说了一句话，还听不清楚，两眼角塞着绿豆粒大的眼屎……

后娘冷着脸，也不看老翁一眼，像对待陌生人似的，自言自语地说：“你有钱呀，女婿是天下最大老板，女儿从头到脚披金挂银，我一个退了休的老女人，还要养着一大群人，我去抢银行呀！”

翁翠莲冷冷地说：“那也行，不要你们看这个门了，我另找人吧！”

翁翠莲刚走出门，后娘跟了出来，说：“翠莲呀，不是我说你，我们过得很是艰难，你就撒一点让我们拣拣又如何，你家里用谁如用我们放心呢？你与其找一个不熟悉的人，还不如花同样的钱让我们来照应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老翁也慢慢踱了出来，翁翠莲一见父亲跟后娘站在一起，第一次发现他们之间如此不般配，这哪是一对老夫妻呀！简直就是南腔北调，城乡差别，以前怎么就看不出差别呢？翁翠莲摇了摇头，望着父亲可怜兮兮的样子，说：“我会加倍给你们钱，只是……”



后娘连忙问：“只是什么？”

翁翠莲对后娘说：“我为家里找保姆一个月也只需要一千块，现在我不要你们照看我家事了，但我给你们两千块一个月，只是你要照顾好老爸！”

后娘连连点头说：“老夫老妻的，我不照顾他，我还能照顾哪一个？”

翁翠莲心中一酸，爬上车，鸣地开走了……

董事会结束后，邱大华召集宇宙制药厂的领导班子会议，邱大华平视着坐在对面的几个人说：“你们是通过我深思熟虑，考虑多日，最佳组合的一套方案。刘老三在我公司打工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我不能让一个有贡献的乡邻睦族一直在外劳碌奔波，同时刘老三在我们运河一带口碑不错，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处理与地方上的关系有益无害。”

邱大华盯着父亲那张老脸，笑嘻嘻的、志得意满的、合不拢嘴的样子，邱大华冷笑笑，问：“刘老三，你对这个安排满意吗？”

父亲赶紧站了起来，向邱大华连连鞠躬，说：“很好很好很好！感谢邱总，感谢邱总抬举。”

翁翠莲坐在父亲边上，脸冷得像三九天雪地的水缸，一双有神的杏凤眼死死地盯着邱大华，邱大华故意避开翁翠莲的目光，翁翠莲心里骂道：“人面兽心的东西。”

邱大华嘴里喊着：“翁翠莲。”顿了一下，也不望她，先是盯着面前那张任免文，又抬起头来，平视父亲，好像父亲就是翁翠莲。说：“翁翠莲这次是代表总部安排回家乡，回制药厂协助刘老三工作，但是，翁翠莲是代表总部，这个很重要，遇到重要的事情，你翁翠莲要及时向总部报告，你的任务是要监督刘老三的工作。”

邱大华喝了口水，说：“刘大喜……”还没来得及往下说，翁翠莲大声喊道：“你征求我意见了吗？为什么这样安排？我走了，



家就撂了吗？你考虑过我们娘儿俩的感受了吗？我要是不回去呢？”

邱大华习惯地撇了撇嘴，又将双手放在会议桌上，像在弹钢琴，双眼眯虚着，会议室里静得可以听到每一个人的呼吸……

父亲正想插话，大哥在桌下用脚给了他示意。

邱叶正想发言，也被大哥轻轻用腿晃了一下。

邱大华叹口气，眼也不睁，反问：“昨天晚上，我不是征求你意见了？”

翁翠莲喊道：“我同意了吗？”

邱大华声音也稍微大了一点，反问：“你不同意我就不做，那你不就变成这宇宙药业集团老总了吗？你像吗？”

翁翠莲猛地站了起来，喝道：“你心有病，想坑人整人，心黑透了坏透了，挖坑让我跳，我要是不跳呢？”

邱大华冷笑笑，说：“妇人之道，小人之心，庸人之为，我一个堂堂的著名企业家，挖坑让自己女人往里跳，那我还配做这个老总吗？”

翁翠莲咬紧了牙，气得差点憋了过去，手指着邱大华，说：“你就是不想让我好好活，又不想让我好好死，你是架着刀子在我脖子上撸着玩。”

邱大华用右手轻轻地点了一下桌子，忽然抬头猛地对视一眼翁翠莲，翁翠莲的眼睛像被刺刀捅了一下，脚下像踩了地雷，浑身颤抖了一下，只听邱大华大叫一声：“你想造反吗？”

翁翠莲被震住了。

邱大华解掉了领结，解开了衬衫上面那个扣子，甩了一下头，望了望大哥，说：“大喜呀，你是我请来的高参，眼下，全国校企合作是一种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希望你把国内外最新的管理理念带到我们这个企业，将来释放到我这个现代企业来。”

邱大华叹了口气，接着说：“大喜，你能放下身架，做我的顾问，



我绝不会辜负你，我们共同努力搞好宇宙药业集团，眼下，你要好好帮助你父亲将制药厂带出困境，不能让我好端端的一个企业走入绝境。关于你来我集团任职一事，我已与苏大一把手达成了共识，过几天我把集团文件送去给他签个字就行了，你要抓紧投入工作才好。”

邱大华微笑着望着大哥，等着他的态度。

大哥先是冷着脸，见邱大华等待他的态度，也就略带微笑点了点头。

邱大华似乎非常满意，也很得意的样子，又喝了一口茶，笑着望望邱叶说：“制药厂耗费了我太多心血，堆了几个亿资金在上面，多年来，特别是翁国庆任厂长以后，一直亏空，窟窿越来越大，这次安排你去，我想，目的和任务你应该清楚。”

三十五

制药厂新的领导班子，很快摸清了制药厂运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本次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周边群众整天把制药厂的门围得水泄不通，尽管天气炎热，持续高温，但厂区大门前上访的人群昼夜值班，大运河水泛出腥酸的臭味，沿着运河闸向下游，仍可见着死鱼死虾漂在水面上，大运河两侧的芦苇、柴草明显比上游枯黄稀少，河水也从制药厂一分为二，上游仍然清澈见底，鱼虾活跃，水草茂密，再向下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父亲带着大哥回家看望母亲，一见面，母亲就问父亲：“那个俊女孩怎么没来？”

父亲笑笑，指指大哥，说：“你找儿子呀？”

大哥红了红脸，问：“哪有什么俊女孩呀！”

父亲笑笑说：“邱叶，是邱叶。”



大哥微笑着问母亲：“妈妈，她漂亮好看吗？”

母亲笑笑说：“妈妈上次差点搭了命，是那个俊女孩开车带着你大给我送药回来的，还给了我一沓钱。”说着，母亲就去枕头底下，掏出了一个新的手帕，拿着新簇簇的一沓钱来，母亲笑笑说：“这钱我可不能花，我也没命花人家钱，你替我还给她。”

大哥红着脸，将钱包好替母亲放到枕头下面，回到客厅说：“妈呀，这钱，你能花，你也有命花，就当是孝敬您的。”

父亲笑了。

母亲笑了，拥抱了一下大哥说：“你不把那孩子带回家，我还是不能花那钱，我还要当面问她，这钱是你给的，跟我儿子给的，是不是一个样……”

全家都笑了。大哥问母亲：“弟弟呢？”

母亲摇了摇头，说：“自从去乡里上班，整天跟汪书记后面拎包，写什么报道，来家屁股不沾板凳就走了，还说经常受到领导表扬呢！”

父亲皱了皱眉头，问：“小芳呢？”

母亲又叹了口气说：“她到县城上班后，基本很少来家，还给我上课，说什么黑加白，五加二，也不知她忙什么？也没看做什么周正事，听讲不是这个地方搞现场，就是那个地方搞揭牌，说是忙死了，现在老百姓一见他们瞎忙就恨。你们说，叫老百姓整天在路边修沟铲草皮，一年要铲六七遍，村庄上屎尿都要没锅台了没人问。”母亲说起话来就不想停顿。

大哥连连摇头说：“妈妈呀，你就是一个种田人，你哪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呀，以后去，少操心，再说了，弟弟妹妹也都有了不错的职业，都是吃皇粮的人了，也要跟上他们的脚步，不要拖腿才好。”

父亲连连点头。

母亲问大哥：“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作为家里老大能不能把全家张罗一起吃顿团圆饭？”



父亲又连连点头说：“我正想说呢。”

大哥高兴地说：“这是当然的。我明天起早去买菜，今天就打电话叫他们这两个有了工作就不顾家的淘气鬼。”

父母都笑了。忽然，母亲严肃了起来，说：“那个邱叶必须给我请来。”

父亲嘿嘿着，望着大哥，说：“这个对你来说很简单吧！”

大哥红着脸说：“怕人家不给面子。”

母亲一听大哥说推辞话，马上脸就冷了下来，问：“怕你妈不会做饭吗？怕我们家脏了你女朋友衣服吗？”说着母亲就难过得坐到桌边抹起泪来。

大哥连忙走近母亲，将双手放在母亲瘦弱的两肩上轻轻地按摩，红着脸，说：“我一定叫她来，好了吧！”

母亲陡然抬起头，两颊挂着泪就笑了起来，说：“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父亲站在一边似有心事，大哥走近父亲，问：“大大呀，你好像心事重重，是不是那边走访的事情呀！”

父亲冷着脸，点点头说：“也是，只是……”

大哥问：“只是什么？”

父亲皱着眉头说：“明天叫邱叶来家吃饭，要不要叫翁翠莲一起来呢？她毕竟是我们制药厂的班子成员嘛！”

母亲冷着脸走了过来，像见着陌生人的样子，手指着父亲的脸，问：“你说什么？叫哪个来我们家吃饭的？”

父亲喉咙里像塞了什么东西，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

母亲撇了撇嘴，望望大哥，又望望父亲，冷冷地说：“惹鬼上门吗？”

大哥对父亲提出的意见似乎没有感觉到不妥，但对母亲的态度又大加赞赏。大哥说：“明天如果邱叶来我们家，怎么说也是新亲上门，



这在农村来说是件大事，总不该出现什么意外，让庄上人说闲话，我觉得，还不如请邱叶的母亲冯阿姨一起来家里，反正这亲迟早是要走动的。”

母亲像孩子一样笑了，拉着大哥的手，说：“这孩子考虑事情真的周到，正合妈心意，我跟冯桂花原来也是磕磕绊绊的，一起请来家，我也好赔个不是，庄邻多年怎能没有个鸡鸭鹅斗？”

父亲见大哥意见被母亲认同，心中不甘，前些天才被冯桂花损了个灰头土脸跑了，现在要请人家上门，冯桂花那张嘴里全是粪水，来了后，庄子上那些老女人还不知又要说些什么？但儿子的岳母迟早要上门，再说了，儿子决定的事情，作为父亲也不好不同意，但心里总是不踏实。父亲又想，冯桂花跟翁翠莲是仇人冤家，这辈子估计是吃不了一锅饭了，她们是千万不能走到一起，冯桂花要是见了翁翠莲，非把翁翠莲撕了喂狗不可，可自己夹在中间又怎么办呢？父亲苦笑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冯桂花带着女儿邱叶拎着好几袋的茶食，在大哥和母亲的笑脸相迎下，走进了我们的家门，小芳将邱叶拥抱得亲如姐妹，大哥这几年与以前大不相同，尽然顺势将小芳和邱叶一下子全部拥在怀中，他们三人开怀大笑，冯桂花乐得脸像熟了的西红柿，母亲拉着冯桂花的手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我们处了个好亲家，你以后可要多包涵我哟！”

冯桂花右手指着母亲的头说：“你这个猴精，这个村子里老女人，我就服你一人！”

母亲哈哈大笑，说：“我俩是不打不来交情，哈哈……”

冯桂花攥着母亲的双手说：“你做女儿婆婆我放心。”

母亲指指我，说：“叫冯阿姨。”

我笑笑说：“冯阿姨，快屋里坐。”

小芳指指我，说：“这是我二哥，报道员，将来想做作家。”



邱叶桃花一样的脸蛋，笑着说：“作家呀，好让人羡慕呦。”

大哥搂了我一下，说：“夸你是作家呢，不要只当吹鼓手，作家是要写出用心灵叩问人性的好作品的。”

我被大哥这句话砸晕了，我知道做通讯报道员和做作家是两条相背离的路径，做通讯报道员，就是端着公家给的饭碗，各为其主。书记还总结过顺口溜，“扯草堆，捞二场，麦糠衍子扬一扬，哪里没有万斤粮？”书记的教诲，让一个通讯报道员变成全面的喇叭，光荣而神圣，但难度不小，我曾经自嘲是笔尖上的舞者。

大哥叫我做一名能够叩问灵魂的作家，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思考，也就是说不是叩问灵魂的文章根本不是好文章，不会叩问灵魂的作家根本就不配称为作家，喝过洋墨水的人说话如此简洁而深刻，平时我小瞧了大哥。

邱叶跟小芳叽叽喳喳地说：“你大哥二哥根本不像亲兄弟。”

冯桂花是一个尖嘴酸刻的女人，指指我，望着母亲竟然说：“大喜明显不像这个村里的人，一看就是在大城市生活的材料。这个两儿子，就他刘老三的种，油嘴滑舌，不着调，心眼不周正……”还在说着，被邱叶捂住了嘴，说：“妈妈呀，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母亲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把冯桂花和邱叶引进了屋里。

太阳晒到屋顶上，酒菜上了桌，母亲指指大哥问：“你大大怎么还没回来？”

大哥皱了一下眉头，邱叶说：“你给翁翠莲打个电话吧，让她说一声。”

大哥拨通了翁翠莲的电话，说：“翁厂长，请你帮我找一下我父亲，告诉他，家里来人了，叫他回家来吃饭了。”

翁翠莲压低声音说：“厂子门前全是上访群众，刘厂长被围困在厂里出不来了。”

大哥冷冷地说：“不是答复月底前处理到位，反映问题和正常



交涉由那五个代表参加的吗？怎么又围住大门呢？”

翁翠莲声音沙哑地说：“你不要着急，我到后面转转，找找他，大门前是出不去的。”

大哥正想说话，只见父亲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满面春风地将凤凰新车支在门前，边说边笑地进了门：“哎呀呀，哎呀呀，冯大美人呀，我的亲家母上门来，我也没来得及夹道欢迎你，这不，你家邱总安排我去制药厂了嘛！”

冯桂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哈哈大笑说：“家里哪如厂里热闹呢，养眼又舒心耶。”

父亲大声喊：“快坐快坐，开席！”

头杯酒刚下肚，邱叶的手机响了，一看是父亲邱大华的，也没避讳，打开手机说：“爸爸，我来大喜家了，妈妈也在。”

邱大华哈哈大笑，说：“女儿呀，我知道你妈跟你去了大喜家，这就对了嘛！我安排你们回乡，目的之一嘛！我好高兴哟！”

邱叶皱了一下眉头，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大喜家呢？”

这时，全家都竖起耳朵在听邱叶打电话，大哥将耳朵贴近邱叶的脸上，一边在听邱大华电话，一边在享受着阳光下最美好的爱情时光。

邱大华笑着说：“我告诉你，刘老三被上访群众围在厂里，是从后墙边翻墙逃跑的……”

邱叶冷着脸，说：“爸爸，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邱大华说：“你让大喜接电话。”邱大华接着说：“大喜呀，那个制药厂污染的事情很复杂，要抓紧协助处理，抓紧帮我拿出整改方案，抓紧恢复生产，我可拖不起呀！”

大哥点了点头说：“您放心！”

冯桂花在一旁脸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一阵，只见她夺过大哥手里的手机，大声喊道：“臭不要脸的东西，有本事自己回来，



装什么熊，老娘去撕翁大翠喂狗！”

邱叶见母亲动粗，赶紧夺过手机，气红了脸，说：“这是什么地方呀？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冯桂花气紫了脸，哭哭啼啼地望着邱叶说：“你就是一个叛徒，原来在家怎么说的？你长翅膀了，顺着那个老贱货了……”

母亲拍拍冯桂花，笑笑，说：“今天是好日子，大华要是在家也会很高兴，我们两家走到一起不容易，就看在孩子面上，不要这样了。”

父亲端起酒杯，说：“冯亲家，我们走一杯，祝贺孩子，顺便说一声，年底要不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

冯桂花抹了一把泪，端起酒杯，一下干了，说：“我这两个孩子，都变成汉奸特务了。”

大哥望邱叶撅撅嘴，一起端起酒杯说：“妈妈，我们敬你一杯，祝你天天开心。”

冯桂花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大喜呀，只要你顺着我，不当特务，我的心就敞亮了。”

母亲瞄了一眼父亲说：“我们俩一起敬亲家母。”父亲端起酒杯。

冯桂花笑着，摇了摇头说：“他妈的，这个世道真是邪。”一边说，一边将酒干了。

母亲说：“慢点喝，慢点喝，处庄靠邻的，我最了解你，你是一个直肠子人。”

冯桂花叹口气，说：“直肠人受人欺。”

邱叶将冯桂花搂了一下，说：“没人敢欺你，说着就两眼紧盯大哥。”

大哥连声说：“对对对。”

小芳说：“二哥我们一起敬大哥、大嫂吧！”

屋子里洋溢着一片笑声。



三十六

大哥请来了苏大环境学专家、建筑工程学专家组成的团队，对制药厂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并拿出了一系列的方案。

大哥带着苏大专家团队集体讨论的意见，携着邱叶约见了邱大华。邱大华的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开心，邱大华说：“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能看到你们真正成为我的可靠接班人，我知足了。”

邱叶冷着脸说：“爸爸，你说话可要小心！”

邱大华皱了皱眉头，问：“怎么啦？”

大哥也疑惑地望着邱叶。

邱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说：“接班人？你得有仪式呀！”

邱大华睁大眼睛望着邱叶问：“什么仪式？”

邱叶说：“你起码让大喜进入你集团总公司高管呀，那个制药厂顾问算是接班人吗？”

邱大华从酒架上拿下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大哥赶紧接了过来，又从装饰架上取下三只高脚杯，将酒分别酌上。邱大华示意大哥坐下。大哥挨着邱叶坐下了，邱叶将右手平放在大哥的腿上，邱大华哈哈大笑，说：“这简单，你们俩先把仪式办了，我再办那个仪式。”

邱叶忙问：“什么仪式”？

大哥也抬起一双疑惑的眼睛投向了邱大华。

邱大华红晕的脸上陡地严肃了起来，说：“你们抓紧把结婚仪式办了。”

邱叶脸若桃花，大哥的心跳也加速起来。

邱大华问：“大喜，你同意吗？”



大哥微微点点头。

邱大华又问：“邱叶，你呢？”

邱叶白了父亲一眼，低声说：“随你！”

邱大华抿着嘴唇，点了点头说：“我要是两个仪式一起办呢？”

邱叶走近父亲，滚进父亲怀里，轻声地说：“感谢爸爸！”

邱叶又走近大哥，拉了拉大哥的手，说：“叫呀，叫爸爸！”

大哥红着脸，站了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邱大华满意地点了点头，笑了笑，说：“我这辈子做成了一件最满意的事情。”

大哥走到邱大华身边，将苏大战略合作团队对制药厂调研方案呈报给邱大华，说：“您一边看文本，我一边介绍整体方案吧！”

邱大华连连点头，接过了方案。

邱叶坐在大哥身边，时而帮着倒红酒，时而帮着递文本，还不时地去换洗毛巾。

大哥开头叙述性的语言，就是如何组织苏大人员，怎么拟定调研方案，如何深入制药厂内部，怎么家家户户走访，开展问卷调查，如何比对国内外大中小型制药企业的投入、产出、用地、用工、环保、设备、财务、税收等情况一一作了介绍。

邱大华不停地点头，不停地拿起小毛巾去抹擦额部豆粒大的汗珠。

大哥喝了一口红葡萄酒，轻轻地喘了一口气，说：“董事长，请容我直言，宇宙制药厂虽然产出、利润、用工等指标都已达到了国内外中小制药企业的控制标准，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真正地落到实地，那就是环境污染，尤其是对空气、水源的污染，与国家标准要求相差太大，整改难度太大，已经造成的污染基本上处于无法整改的状态，比如说，流出的污水，通过运河流进了洪泽湖，通过洪泽湖流进了大海，怎么整改？再比如，污水已经通过土壤的

渗透，污染了地下水，而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口还处在饮用地下水阶段，而这些老百姓已经饮用了这些地下水源，会让部分人体患上各种疾病，轻的是肠胃病，重的则是癌症，还有专家提出，几十年后，有可能导致当地男女的绝育，大面积发生癌症……”

邱大华猛地站了起来，两手颤抖着，嗓音沙哑，说：“大喜呀，我花钱花钞让你组织专家团队去搞我材料，固定证据，送我去坐牢的吗？你们这是去帮助我？还是去找坑埋了我？”邱大华不停地叹气，在酒吧内踱步。邱叶见势不妙，忙放下红酒杯，说：“爸爸，你心脏不好，血压又高，千万不要激动，我觉得，大喜他只是向您反映些真实情况。”说着，就从邱大华手中接过玻璃杯，轻轻地放到红木茶几上，转回身，挽着邱大华的右膀，轻声柔气地说：“爸爸，您还是坐下吧！”

邱大华重重地歪倒在沙发里，看了大哥一眼，将两只膀臂用力地交叉放到胸前，紧皱眉头，也不言语。

邱叶将一只软垫塞到邱大华的后背上，紧挨着邱大华坐下，望着满脸沮丧的大哥，小声说：“今天就不要再说制药厂的事了吧！我们一家人可以说说其他事情。”

大哥将调研报告文本和工作日记本向前面略微推了一下，呷了一小口红酒，也不望邱大华父女俩，将背轻轻地靠在了沙发上，取下眼镜，掏出邱叶送给他的那只带有鸳鸯戏水图案的白手绢，将眼镜片轻轻地擦了又擦，戴上眼镜，将手绢横竖叠了一下，又放到手心，双手压了一压，小心地放入上衣口袋，平视前方，满脸的严肃，也不说话。

大哥越是显得严肃严谨，邱大华的内心越是感觉到不踏实，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挣脱了邱叶，站了起来，端起小半杯红酒，先是站到大哥身边，大哥视而不见，连个身子也不欠一下，邱叶给他使眼色，他连望也不望邱叶一眼，邱大华撇了撇嘴，紧挨着大哥坐了



下来，将红酒杯与大哥的杯子碰了一下，脸露难色地说：“大喜呀，你对工作十分负责的求真态度我很欣赏，你对制药厂展开全面调研的方法我也能接受，只是，我们要清楚，我们展开调研的目的，应该是两条，一条呢，”邱大华轻轻地拍了拍胸口，说：“要对企业高度负责；二条呢，必须对这个企业的未来发展有利。我们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去开展调研，拿出方案，而不是胡乱评估负面效应……”

大哥仍然没有动静，邱大华见大哥脸色严峻，从没见过这个孩子会如此倔强，便伸过酒杯又碰了一下，说：“大喜呀，我们爷儿俩目标肯定是一致的，刚才是我态度有些生硬了。”

大哥见邱大华态度有所转变，轻轻地叹了口气，端起了酒杯，也不说话，一口喝了下去，邱叶走了过来，又将两空杯酌了酒，说：“酒也要少喝。”邱叶放下酒瓶，端起了自己的酒杯，走到邱大华和大哥中间，笑笑说：“这样吧，酒干了，到一楼露天浴场游一下如何？”

大哥端起酒杯，没有表态，喝下酒，等邱大华的态度。

邱大华站了起来，将酒喝了，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喜，不如这样，到后花园走走吧，换换空气，做点有氧运动，也可以在花园里谈事，你觉得如何？”

大哥转脸，没有表情地与邱大华对望了一下，邱大华这时才真正地觉察到年青人内心的强大，也体会到了一种不可撼动的力量，内心的情愫也复杂起来，心想，原来总认为自己是医药界了不起的老板，是个远近闻名的弄潮儿，改革开放最早发家致富的百亿级商人，一个小小的留学生算什么？更何况是自己准备培养的乘龙快婿。邱大华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平时连说话都有羞涩感的年轻人，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如此的强硬，邱大华又回头想，我堂堂一个著名商人在选择女婿上也不应该落俗，必须有这种坚韧坚毅，不可撼动，如泰山磐石一般不可抗拒，否则哪配呀？

邱大华想着想着，见大哥仍呆坐在那里，就拉了一下说：“小子耶，



去后花园。”

三十七

宇宙药业集团大厦向后是一座林园，园子不大，集退思园与拙政园的诸多园林特点，曲径通幽，怪石嶙峋，小桥流水，独显僻静之妙，高大乔木已成参天之势。在一小桥处，邱大华坐在桥首，望着从北蜿蜒而下的清清溪水过了脚下小闸，紧紧皱着眉头，大哥拉着邱叶走到邱大华边上，邱叶坐在她父亲身边，大哥一边轻轻地叹口气，一边指指清澈见底的小河水，说：“邱董，想请教您个问题。”

邱大华从内心佩服大哥的学识和自信，但表面还是板着面孔，轻轻地问：“你要说什么？”

大哥指指前面小河里的一块不大的太湖石，问：“这么一点小河沟，为什么要起名小运河？”

大哥没等邱大华回答，又转过脸，指指他屁股下坐着的桥闸问：“这座桥为什么叫八堡小桥？这座闸，为什么叫小运河闸？”

邱大华被大哥问得一脸无奈，接着两行热泪如雨而下，几乎要哭出了声。邱叶赶紧掏出手绢为父亲擦泪。邱大华内心开始疼痛，自从他与翁翠莲连夜私奔近20年来，就再也没有回到那个生养他的故土，远处山石里的百灵鸟在叫，邱大华的眼前出现了家乡麦收时的情景，他正和冯桂花推着一车麦子往场头运送，面前站着这个邱叶也才刚刚学会走路，村头村尾到处乱飞乱跑的鸡鸭鹅，还能听到村头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那声音是那样的清脆，满田野收麦运麦的人们，口渴了就去运河里捧水喝，有的人干脆学着牛喝水，朝芦苇上一趴，将头伸近水边，一边舔水，一边学牛叫，喝足了，将头插进水里，从头到脚的舒服……



邱叶走到大哥边上，耳语了两句，大哥走近邱大华，将邱大华搀扶了起来，顺着小运河向上游走，走进了一条窄窄的巷道，两边是参天的杨树，两侧墙壁上挂着模拟的村舍牛房，邱大华叹口气问大哥：“大喜呀，这画什么意思呀？”

大哥点点头，说：“邱董呀，您是思乡心切，所有这些都在还原您的记忆。”

邱叶微微地笑了笑说：“现在老家也都变了，哪还用这些农具去种田呀，农村还出现了不少土地撂荒，这些小土窑厂，还有这座轮窑厂也都关停了，因为浪费大量土地，湖边的几家造纸厂都拆除了……”

大哥望着邱叶点点头说：“现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矛盾和问题也非常突出，前阶段江南江北关停了好多的养殖厂、化工厂、造纸厂，这些厂除了对土地资源造成浪费外，重要的是污染环境，对当地老百姓造成了很大伤害。”

邱大华的内心悲凉而复杂起来，本来回老家办制药厂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带动了本乡本土劳力就业，减少人员外出打工，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投入资金量很大，由于用工多，工资开得较高，企业几乎没有利润，这次环境污染又赔进去近一个亿，这一个亿基本上就是裸身刮肉，制药厂账户上分文没有，前阶段账上还有点节余，都让翁国庆给败葬了，邱大华越想越生气，但又想回来，回老家办厂本来是件好事，也想撑撑面子，想当初将翁翠莲连夜带走私奔，除了给家人造成伤害外，对乡里乡亲也没个交待，想办个厂，让乡邻们看一下，我邱大华不是只会拐女人的人，我已经混出个人样来，想转变转变乡亲们的看法，千万也没想到，办个厂反倒让他们受到了污染，运河水不能再喝了，地下水也污染了，按大喜说，因为我的问题，要让全村人断子绝孙了，这到底是做好事还是作恶呢？作这个孽，将来儿女也不得好报应呀？



邱大华越想越愧疚，带走了一个翁翠莲，那只是影响姓翁一个家庭，我都给了补偿，现在污染了一个村，一条河，一大片土地，让全村人生不了娃，或者都生个痴呆聋哑，到那个时候，我将如何补偿？

邱大华一屁股坐到一只石头辘轳上，一声接着一声叹息……

邱叶和大哥分坐两旁，邱大华拿眼望望大哥，平静地说：“大喜呀，真正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敢于在我邱大华面前挺腰说不的人，到目前唯有你一人呀！”

大哥将目光转向了西南方向的一处豆腐磨坊，心平气和地说：“邱董呀，我们个人的发展要和国家发展的方向一致，国家发展目的是要惠及全国人民，让全体民众享受发展的成果，而不能让人民遭殃，特别是环境保护是底线，是原则，也是生命，你们这个制药厂如果还继续生产下去，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去改造，都无法免除污染问题，只是大污染与小污染、轻污染与重污染的问题，现在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邱叶递了眼色给大哥，想让他不要再提污染的事，因为邱大华的脸色又阴沉起来。大哥避开了邱叶的眼神，继续说了一句更锥心的话：“这个厂子再开下去，你们全家都将是我们的运河沿岸人民的罪人！”大哥语音一落，就站了起来，习惯地弹了弹屁股，抬脚就走，邱叶赶紧上前，拉住了大哥，央求着说：“你上哪去？”

大哥昂了一下头，说：“我回学校去，重操旧业，既与经商无缘，还做我的教书先生去！”

邱叶哽咽了一下，死死地拉着大哥的臂膀，说：“你才是我爸最好的合作伙伴，没有你，他走得越远，错得就越大，爬得越高，跌得也就会更重……”

邱大华也颤抖着站了起来，走到大哥边上，轻轻地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喜呀，邱叔拼了一辈子，路总是顺的多，话也总是好听的，也只有你敢于揭我疮疤，说我短处，哎，你才是我最



值得信任，值得培养的接班人呀，走吧，我们还回酒吧，详细听你的调研汇报去……”

三十八

静静流淌的运河又送走了十个春夏秋冬。运河又恢复了碧水蓝天，水草茂密，鱼虾翻滚。运河闸上方高高悬挂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巨幅标语。

春风和煦，桃花盛开的季节，邱大华带着他的团队，正在村口的杨树林下迎接欧洲新农村访问团。

访问团从省城出发，十多部考斯特下了高速就急驰在运河大道上，八十多名西欧建筑学专家蜂拥八堡村，大哥下车后接过小芳手里的喇叭，逐一介绍了西欧建筑学专家，又给来访嘉宾介绍我方情况，大哥侃侃而谈，指指小芳，说：“这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最漂亮的女孩，是县旅游局一号解说员，也是我的妹妹，她叫小芳。”

这时灌木丛中的小喇叭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观摩人员一齐哼起了这首温馨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外宾们个个竖起大拇指。现场一片 good-looking, good-looking……

大哥拉过邱叶的手，说：“各位，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 Beloved，宇宙药业集团总经理邱叶。”

大哥话音刚落，边上一欧洲女专家拉过邱叶的手，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 You really are amazing。

大哥走近邱大华，说：“各位嘉宾，这位是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宇宙药业集团董事长邱大华先生，这几位副总分别是翁国庆先生、翁翠莲女士、刘老三先生……”



小芳红朴朴的脸上挂着星星点点的小汗珠，她从大哥手里接过小喇叭，给众人鞠了个躬，说：“欢迎国内外嘉宾下榻美丽的大运河畔，聆听静静的运河潺潺的流水声，还有那金蝉的鸣叫声……”

各位嘉宾，我们脚下的这条路是我村直接高速入口的迎宾大道，也是村民们惯称的“报恩路”，它是一条通向全国各地的康庄大道、致富大道，每天从这条“报恩路”运出的农产品、工业产品、旅游产品、微商土产品都在 100 车辆以上，也将有数千旅客通过这条道路下榻我们大运河畔，住进我们的农家乐酒店——稻香村全国连锁酒店，说起这个稻香村酒店呀，可不得了，它就是由我的二哥，现在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发起的，他按照我大哥的建议，辞掉了公职，回到家乡，组织几十名本村青年创办的连锁酒店，全国连锁分店 200 多家，总部就设在我们村里，请大家看我手指的方向，大家举目一齐向东北方向仰望，运河闸方向，高耸的三座建筑，中间那座飘着红绸带，上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左侧“全国稻香村连锁酒店总部欢迎您！”右侧“永远跟党走，坚决不回头！”三个红色条幅边上还挂着各色宣传标语……

大哥向人群中指了一指，说：“那个貌不惊人的矮个头就是我的弟弟，你们可别小看他唷……作家，全国稻香村酒店董事长，厉害得很呀！”全场暴发出热烈掌声。

这时有人议论：“刘先生，你长得那么潇洒帅气，你妹妹小芳生得这般水灵，怎么你弟弟生得像个受罪鬼，又黑又瘦又矮又秃，怎么不像你们兄妹呢？”

站在一侧的父亲被全场的人说得不知所措，忙点头说：“是黑了一点，是矮了一点……”

翁国庆微微咳了一声，说：“人家兄妹两个像她妈，有名的猴精，聪明漂亮……”

邱大华撇了撇嘴说：“这个作家像他父亲，一辈子就练一张嘴，



长得不怎么样，脾气还不小。”邱大华瞟了一眼昂着头、满脸得意之状的父亲说：“还风流成性呢？”

大哥红涨着脸，指指小芳，说：“快介绍。”

小芳抹了一下沁出的汗珠，说：“现在我们参观的是八堡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产业园四季有花，季季有果。”中外嘉宾有的采摘苹果，有的采摘仙桃，有的采摘黑梨，一片嘻笑，这时有人找水洗水果，产业园董事长小三碗走了过来，从一棵梨树上摘下一个黑梨送进嘴里咬得“格崩崩”的脆响，笑笑说：“我这现代农业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生态产业园，所有的水果、蔬菜都是直接采摘直接使用，不需要再用水去清洗。”

小三碗一边啃着黑梨，一边笑着介绍说：“我以前是个北京上访老户，近些年，邱大华老板回乡支持家乡建设，他投资十几个亿兴建这个产业园区，给我承包，当上了产业园董事长，我从附近三个乡镇流转了6万亩土地用于生态产业园建设，主要从事生态水果、蔬菜生态种养，农产品收购，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等高效生产经营。我们公司在重点项目上，围绕‘产业兴村+绿色农业’的新业态模式，深挖当地大运河文化特色，整合当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把农田集约综合利用，采用‘种养+加工+物流配送+电商’方式，打造一、二、三产业整合的现代产业园。”小三碗又从边上的辣椒藤上采下一个半红辣椒放到嘴里嚼了起来，大家议论着：“这个辣椒不辣吗？”小三碗说：“未来功能蔬菜、观赏蔬菜将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比如降糖辣椒，对餐后高血糖的降糖效果比较明显。未来，我们的公司就是要靠科学技术培养一大批现代新型农民。”大家都微微点头。

“现在我们公司用工1100余人，本村是家家有人进园打工，其中23户贫困户去年在我园获得收入户均超15万元，有人说我这个老上访户一下子变成了大救星。”小三碗指指邱大华，笑着说：“真正的大救星是邱老板！”



这时，生态农业园里笑声飞出，掌声响起……

小芳高喊：“现在我们来的是村民公园，这个公园叫‘念恩园’，蜿蜒清水从‘颂恩桥’下流过，河里水深急流，形成湍急之势，两岸芦苇茂密，芳草萋萋，鱼虾嬉戏，方舟载客，叫卖嚷嚷，上游码头游客喧闹，河中舟楫错位向前，游客相互 hello，岸上土特产品应有尽有，置身在河中，哪知这是江北小村，如置身世外桃源，精神放松，再听渔歌阵阵——‘大运河来情谊长耶……阿妹眼里泪汪汪唷……阿哥背包去打工耶……就为家里盖楼房唷……如今不用离家乡耶……最好岗位在身旁唷……’”

游客们都附和着唱了起来，就连老外也跟着哼唱起来，“念恩园”里一片歌声。

在河的东北角是一片灰瓦白墙的低矮徽派建筑，小河静流，绿树成荫，安静闲适，鸟雀争鸣，抬头一看是“养心院”。走进“养心院”，村医李阿姨正在组织省城医疗专家给全村老人义诊，大哥走上前去，见母亲在量血压，就打招呼，亲热着，还帮母亲整理衣袖，没注意边上走来一个憨声憨气的女人，大叫：“你小子不得了，心中只有妈，忘记了丈母娘。”

母亲哈哈大笑，指指正在帮李阿姨召唤人的冯桂花，冯桂花走上前来，拉了拉大哥的手说：“‘猴精’是你妈，老娘我也是你妈呀。”话音未落，顾美丽就推了大哥的膀子，说：“叫呀！”边上的邱叶说：“都叫一百次了，叫不叫，挂嘴上，有什么用处呢？”

邱大华见吵闹声也过来了，翁翠莲正想往后退，顾美丽上前拉住了她，几个女人围着大哥一个人，大哥一见势头不妙，恐生事，忙说：“抓紧给老人体检吧，这些省城专家时间跟金子一样。”只听大哥叫道：“小芳，赶紧请客人参观文化大院。”

文化大院就在养心院的西北角上，小型电影院正在上映《我不是药神》，走过影院，经过一片竹林，沿着鹅卵石路，跨过一个“和

你同作轩”小亭，就到了观众大舞台，舞台上正在上演地方戏《乡村好人》，听说省专家正在评审该剧，准备申报国家级优秀剧目。小芳说：“八堡村文化大院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典范，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当代农民内心的文化追求与期盼，我们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不比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市民差，我们这里天天有电影大片，日日有戏剧曲艺上演，我们的图书室藏书超 20 万册，我们还有为农民量身定做的农耕博物馆——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可以说‘我们这个村就是新时代农民的美丽家园。’”

时至中午，阳光直射树梢，观光车停在了国际医疗设备研究院门前。邱大华从小芳手里接过小喇叭，声音沉重地说：“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心结，也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永远的一个伤痛，因为追求个人的发展，污染了这块生养我的土地，后来痛定思痛，是我的女婿大喜多次奉劝我，让我关停了倾注我半生奋斗成果的制药厂，又是我这个女婿在我迷茫的时候，组织专家团队为我指明了一个方向，把制药厂改建为国际医疗研究院，现在这家研究院有国际顶级研究人员 100 多名，也是国际上第一家民营医疗设备研究院，特别是对未来医疗的研究，包括手术室的设备——整形设备、医疗辅助设备、病人的监测设备、药品、理疗、修复材料、杀菌、消毒设备、麻醉剂等等。所有这些都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去研究出最节能最环保最廉价，舒适度最高的新型医疗产品，去造福人类……我们这个医疗设备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已经研制出了 70 多种国际一流的医疗器械和设备，特别是近年来为非洲国家的重大疫情疫病的防控提供了大批量的设备支持。尤其是 2020 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大流行，我们研究所研制的最先进的 ICU 设备为此次重大世界流行疾病的救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所有嘉宾都为邱大华竖起了大拇指，外国专家一片赞誉声。

邱大华将所有嘉宾引进国际医疗设备研究院参观。大哥指着标

有专家楼字样的三幢大楼说：“这三幢大楼都是世界顶尖级的高科技人才在这里办公，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老板竟然原本就是这片土地里生长的土娃娃。”父亲擦了擦老脸说：“大华不易。”

翁翠莲望望父亲，递了纸巾过去，频频点头。

院子的东北角有五幢大楼，标有医疗设备制造检测楼，翁国庆介绍说：“这几幢大楼每年光为国家上交税收就超亿元，300多名用工，除高科技人才以外，全是本村外出务工回流人员。”大哥补充说：“这里生产的医疗器械和设备，几乎涵盖了所有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如心脏支架，移动光谱，生物芯片，最先进的分析仪，精准医疗检测设备，应有尽有，可以说，咱们的邱总就是世界医疗器械设备的航母总设计师。”

嘉宾们赞叹道：“这么个小村落，做出了如此大的医疗设备产业，真的了不起。”

更多的人说：“这里出了个邱大华老板，是能人的带动效应。”

旅游观光车停在“跟党走”桥边，河水潺潺，一片知了的喧闹，众人惊讶，聚神而听，相互议论，哪来的这么多知了在叫？小芳说：“跨过这条‘富饶河’，向西南500米就是一座蝉的世界，也叫‘金蝉公园’，这座公园紧依大运河滩涂，原来是一片乱坟岗，因为公路建设，本村的死者坟墓外迁，群众心里不顺，祭扫困难，后来，根据民意，邱总投资八千万建设这片原生态‘金蝉公园’，将外迁的本村死者全部回村安置在这片美丽的家乡土地上，与大运河水为邻，跟美丽的金蝉为伴，公园里不仅是逝者的天堂，也是全村人休闲的场所，里面山水相依，林石相抱，每天聚集千人跳广场舞，还有学生组织夏令营，邱总去年光是投放金蝉籽一项就花去了一千万。”欧洲老外个个圆睁着眼睛，不停地赞叹：“中国还有如此美丽的天堂世界。”这时，邱大华接过小芳的喇叭说：“为村里仙逝的人们鞠个躬吧。”邱大华话音刚落，就见人群里走出来几个人，扑通向西南方向跪了

下来，重重地磕着头。

几个老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见父亲、翁国庆、翁翠莲，还有十多个村里人跪在那里，忙解释说：“他们在磕头，是祭奠祖先的民间风俗。”老外一听大哥解释，呼啦啦一片全跪了下来。邱大华见此，也跪了下来，向着金蝉公园磕头。

有个老外说：“这个真有意思。”

晚上，所有嘉宾下榻在稻香村全国连锁酒店，正好翟兵今天在酒店娶儿媳妇，翟兵原来是翁翠莲的未婚夫，因翁翠莲与邱大华私奔，错过了这段姻缘。邱大华设宴招待所有嘉宾，正举杯时，有人进来耳语，这人不是别人，却是老队长葛跃进，手里拿着一张红纸，纸上写着几个人的名单，“诚请邱大华、翁翠莲、刘老三、翁国庆、刘大喜等贵客参加我儿子婚礼。另请邱大华为我儿子证婚，请翁翠莲即席讲话！希望诸位给个面子！翟兵呈上。”邱大华一看心跳加速，耳根都红了起来，邱大华赶紧叫来大哥，将这张红纸递给大哥，大哥看后微微笑了笑，说：“很好！”

邱大华红赤着脸，问：“什么叫很好？”

大哥说：“赶紧准备几个红包，所请之人全要过去，您的证婚词都是现成的，就是换个名字，翁翠莲老总也得讲话呀！”

翁翠莲咬着牙，黑着脸，骂道：“他妈的翟兵，他想出老娘的洋相呀？”

大哥严肃地摇了摇头说：“翁总呀，这里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根，我们外漂一族，现在回乡了，人家儿子娶媳妇是大事，邀请我们参加是看得起我们，说明心中有我们。你千万不要乱想，把本来很风光的事情搞砸了……”

邱大华带着名单上的几个人来到大厅，翟兵夫妇笑脸迎上前来，邱大华将一个大大的红包递了过去，说：“大侄子结婚，这个喜酒

必须喝！”

翁翠莲的脸像紫猪肝一样滚烫，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也将一个红包交给翟兵的妻子，翟兵将一行人引到婚礼现场，全生产队的老少爷们围了上来，小三碗宣布婚礼正式开始，新娘新郎，双方父母全部登台，小三碗用洪亮的声音高喊：“请全国著名企业家邱大华夫妇证婚。”邱大华手牵着翁翠莲闪亮登场，此时此刻，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台下，母亲高兴地推了推父亲，说：“大华有点模样，翠莲怎么总是黑乎着脸？”父亲说：“她紧张。”

母亲指指边上的冯桂花说：“亲家呀，我们还认你！”

大哥推了推母亲，示意她不要乱说。可冯桂花将嘴里的瓜子壳朝地一吐说：“就凭她那个熊样，能养出我那一对儿女呀？”

母亲连忙说：“对对对，不假，特别是我们邱叶，上哪找去呀？”

顾美丽扯了扯母亲的衣领说：“翁翠莲不是跟你家刘老三了吗？这个邱大华也不拣嘴嘛？”

母亲骂道：“撕你的嘴，边上翁国庆听到不捶死你！”

下面的议论声盖过了台上麦克风的聲音，邱大华的证婚词读完了，小三碗将麦克风塞给了翁翠莲说：“你随便说两句吧！”

翁翠莲抬起头，脸像烧糊了一样，往台下一望，乡里乡亲，哪一个不熟悉呀，那些叫她大翠子的这一辈人都驼着背老了，那些熟悉的一起长大的儿时玩伴也都迈进了中年，她哽咽着，开头大家议论纷纷，还能听到一两句骂声，可当翁翠莲满含热泪试着几次开口说话而说不出口时，站在台下的母亲、冯桂花、顾美丽、李医生、葛金花、邱叶、小芳，还有一群女人拥上台去，将翁翠莲簇拥在人群中间，相互慰藉，可能是大哥的安排，从台下上来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捧着鲜花，一个献给了邱大华，一个献给了翁翠莲，接着“乡亲群”里马上传出一张翟兵娶儿媳的大幅照片，一看，全村人都在上面，个个幸福美丽，如沐阳光。

